

方山先生文录 （明）薛应旗 撰

●目录

序

卷之一	策
卷之二	疏 表
卷之三	纪述
卷之四	书一
卷之五	书二
卷之六	杂着
卷之七	记一
卷之八	记二
卷之九	序一
卷之十	序二
卷之十一	序三
卷之十二	序四
卷之十三	碑
卷之十四	传一
卷之十五	传二
卷之十六	论一
卷之十七	论二
卷之十八	论三
卷之十九	论四
卷之二十	策问
卷之二十一	墓表 墓碣铭 墓志铭
卷之二十二	祭文

●序

题方山文录

曩余为南国子司业与诸贤论学咸推薛子仲常余数延参驳相悦以解既仲常别去举进士有官守再越岁见于豫章其所得踰南雍时矣又再越岁见于留曹其所得踰豫章时矣一时同志谓仲常任道担当斯文其有属哉岁庚戌余守制家居邸传仲常董浙学政将谓一方得师吾道之昌明有期矣今年春乃竟从调例行止真非人所能哉先壬子冬仲常属其门人南城许进士洛携文示余评 鹭清题其端委是以书唁之复申前请余因忆王玉溪尝谓吕泾野曰李献吉真奇才也一为歌行近体即如李杜一为古诗乐府即如曹刘阮谢一为赋记序书即如屈宋贾马其殆可传也已泾野曰惜哉向使

其一为定性订顽即如程张一为大学中庸即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固习闻泾野之说者也今观所录文触机感事舒懋发情皆训辞格论未尝有意于文而巽灏抑扬动中矩矧殆阐定性订顽之精蕴而优入学庸之堂室反诸身心可验质诸古今可稽而措诸天下可行盖非空言无物徒以鬪奇争胜娱心志而悦耳目也如是为文□在□矣乃知仲常之道固将垂之久远而未可以方所限也尚得与文人例论哉仲常当自慰而益懋矣

嘉靖癸丑□九月既望泰和南野欧阳德崇一甫书于西□之直庐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一

策

◆策

廷试

○廷试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耳但传云惟周之历世最多国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之所积累亦后之继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泽洽于民心亦继之以嗣王能尽持盈慎满之道者也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复世重肇中华建振古无比之功德朕 太宗继述于草创之初 列圣遵承于太定之后百有六十余载传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兹来思 祖宗创造万艰惕然悚惧朕欲长保洪业于无穷有隆弗替永

宗社万禩之固保家国千世之传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适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进尔多士于堂尔等蕴持既久王政素闲于怀可罄所知以告朕将亲择而勉之钦哉臣对臣尝读书至说命有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是君以保治之道望其臣也读诗至烝民有曰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是臣以保治之道辅其君也君不以治道望其臣是为自圣自圣者谓人莫己若虽有善言无从入矣臣不以治道辅其君是为自欺自欺者谓吾君不能虽有善道莫之告矣此上下交所以为泰而上下不交所以为否也否泰之间寔吉凶消长之机治乱安危之会也可不慎哉不然则恭默思道如高宗内修外攘如宣王皆中兴之令主也传说虽帝赉之良弼山甫虽天生之贤佐其贤与智要非有过于高宗宣王也而德命之辅阙湏之补者盖真不自满假而圣不自圣之心也盖真知王业之不易保而欲建久安长治也策也钦惟 陛下具聪明睿智之德禀刚健中正之资将以启中兴之令图建无前之伟绩而隆亿万载无疆之休于以远迈乎高宗宣王以上追三代之隆而陋汉唐宋于不足为者也微臣何人而足以赞庙谟裨国论于万分之一耶窃观 陛下临御以来凡五策士矣始之以慎初之道盖欲体元居正而更化以善治也继之以纲纪风俗盖欲通变宜民而绍复乎先王也继之以王伯之辨盖欲极深研几而纯心于王道也继之以知人安民盖欲养贤及民而绥靖乎中邦也继之以耕桑蚕织盖欲利用厚生而父母乎天下也合而观之无非所以为持盈慎满之

道也然当时策士之言 陛下亦既梓之为录布之庶府传之天下矣顾皆视为虚文而未闻采为实用岂以 陛下亲策贤良之士为应故事而已耶抑其言皆将顺逊志祇以铺张洪业扬厉盛德而为 陛下之所已行者耶臣时窃伏草野每恨芹曝之诚无路上献乃今举于有司进于 大廷以奉 清问甚大幸也使臣复有所回护隐伏而不言言而徒摭拾三代之遗文补缉汉唐宋之故事聊以塞责而无适于用则是臣当可言之会而以空言罔 陛下也上负吾君下负吾心纵天宽地容不加罪谴而天下后世其谓臣何臣伏读 圣策见 陛下上嘉三代下及唐宋惓惓于 祖宗创业之艰难 列圣守成之不易而深忧至计惟欲民之遂生物之得所以尽持盈慎满之道盖兼前是五者之问欲会而通之以观厥成也此实所以造万世之福也岂惟一代之民物受其赐而已哉然臣窃虑 陛下有是念也而不能底是绩也为是言也而不能励是行也兹欲励行以底绩岂有他哉亦唯 陛下推是心与是言以达之政焉耳臣愚反复 圣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耳是 陛下之所以鉴于古昔者固自探其本矣既而曰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天复世重肇中华建振古无比之功德朕太宗继述于草创之初 列圣遵承于太定之后是 陛下之所以法乎 祖宗者又自得其要矣乃复诏臣等罄所知以告是诚大舜好察迩言之心先王询于葛尧之意也臣敢不稽经援史而为明切时务之论以复明诏乎臣闻之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是先王之政惟在于民也又曰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是 祖宗之意亦惟在于民也然保民之道安在哉亦曰尽教养之道焉耳矣但教养之文具易设而教养之要道实有未易尽者臣请得为 陛下言之夫古今之言养与教者夫孰不曰制田里而教树畜也设学校而明礼义也然田里何以制树畜何以教学学校何以设礼义何以明则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况乎与世剂量之道随时变通之宜又有不可以执一论者盖享国长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之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民以授田井十则为通通十则为成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工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而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服诗书礼乐之教遵命乡论秀之规而其所以教养乎斯民者固至详至备而尽善尽美矣此其所以德洽化流治隆俗美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迨夫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风俗薄恶汉唐以降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时异势殊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有均田之制有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民不遂生物不得所而先王之治所以卒不可复者皆职此之故也臣惟 陛下以天纵之圣应中兴之运丕阐化猷增饬仪矩制礼作乐崇道右文籍田蚕室之礼咸事举行 郊庙神祇之祀无不稽订迺复议定 庙制命所司择日兴工其诸因仍苟且之制背礼不经之训一洗其陋而千百年之旷典至是复覩其盛矣凡我臣民莫不仰 大圣人之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但仪章虽备具治道虽黼黻而畿甸要荒之间穷檐蔀屋之下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蒙袂辑屨之状琐尾流

离之形使有能为郑侠者图以上献则 陛下不忍人之心亦岂得晏然而已乎昔人论享国长久而本之于仁礼谓后有携贰者思先王之仁而不忍畏先王之礼而不敢其言诚是也自今日之时与势言之则仁民之政殆尤急于礼焉盖君之于民也犹父之于子也慈父之教其子必示之以家礼而欲其周旋观法习熟仪节以世其家斯固诏燕之道也然生业不周而不能衣食其子饥寒切身廉耻将丧则亦将视父之所示者为虚文矣安望其能从父之教乎今之民皆饥寒之民而礼义无可修之暇者也臣恐其于 陛下之礼文未必其能释然于心也昔汉文帝之时贾谊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而帝则谦让未遑臣始读汉史至此未尝不谓文帝之因陋就简而惜贾谊之说之不售也及反复思之乃知文帝当高帝战争之后惠帝昏弱之余天下嗷嗷新出汤火若遽事礼文则生息休养之意或未能专而民农为之重困此其意盖有在也卒至蓄积岁增户口蕃息天下殷富粟陈贯朽鸡鸣犬吠烟火万里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而致治之美庶几成康矣不然则谊固英杰之才所言皆卓越之见而文帝岂弃才之主周勃陈平又岂蔽贤之相耶使谊尝历试艰难亦必自悔其说之早而用之晚岁其见必周不意遽亡弗复登用而汉之礼乐终袭秦陋是则为可惜也今 陛下忧民之心不为不切养民之政不为不行而持盈慎满之念不为不至而臣敢复有辞者愿 陛下于本末先后之间加之意而已文帝后世之君而所行亦非纯王之道固不足法但其一时之见亦有合于圣贤之旨孔子见卫民之庶必曰富而后教孟轲陈王道于齐梁欲其谨庠序之教而必以制民之产先之是皆以仁民为先而植夫礼让之本也臣愿 陛下于退朝独处之际深宫静一之中试思今日之天下为富足耶为困穷耶若以为富足也则饱暖者不一二而饥寒者常千百杼柚其空室如悬磬而冻馁流离之惨 陛下曩时亦自形之制策矣若以为困穷也陛下何忍赤子之至于斯而不一为之所耶然臣所望于 陛下者非欲家赐谷粟以食之而人给布帛以衣之也非欲生今而复古之道也非敢为迂阔难行之说而扰天下也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得夫与世剂量之道因时通变之宜不拘拘于陈迹而不失先王之意使天下帖然于相生相养之域耳盖民之所以不聊生者皆起于不均之横征豪右之兼并而无常生之业也先是奉对之臣亦尝有以是策献者矣但其说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无以感悟 陛下之听焉臣请得而续陈之夫民常生之业在田而田无限制则兼并之患不息兹欲限之则亦未免亟夺富人之田若之何而后可哉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庶几可乎请断以一年为限如自今年四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唯自今年四月以后一丁惟许占田一顷余数不过五十亩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听许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有增置者并削其所有立为一定之限以为一代之制行之数十年富者限于制而不复买田兴废无常未免鬻产则田直日贱而民产自均虽井田之制不可复而兼并之患日以消矣成化中大学士丘浚尝有此议而田宅踰制亦

祖宗朝之所禁者正 陛下今日所当加意而着之令者也且不刑一人不扰一民下方尺之纸而天下晏然自服 陛下何靳而不为此耶若乃奢侈成风靡丽成俗则又不可不严为禁革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而圭璧金章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此不惟可以见先王之世上下有章而且以节民之财也今天下则庶人得为帝服倡优得为后饰富民墙屋被文绣庶人孽妾缘其履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甚至家无担石而所食者常珍囊无余货而所衣者纨绮风俗至此盖有不啻如贾谊之所谓长太息者矣及夫冗员也冗兵也冗费也三者日积而月甚升斗之给尽出民力尺寸以上悉仰县官所谓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者盖有不啻如苏轼之所忧者矣乃若贪贿之徒求进之辈其在京师而近于 陛下之耳目者固已洞察臣不得而深言之矣乃若守令最为亲民而民之休戚所系尤重其间贤者不一二而不贤者常什伯或计取以肥家或贿权以要宠莫非浚民之膏血以自润也天地所生财货止有此数而耗蠹若此则民之伐桑枣鬻鸡豚捐子女以应上官之求亦势之所必至耳夫民生有欲不能自遂则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汨天地之精郁而为沴厉荡而为氛祲此其感召之机有必然者民何以遂生而物何以适所也 陛下策臣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夫 陛下之言及此禹汤罪己之言也天下民物之福也 陛下果能以此忧勤之心而布为忧勤之政阜民之财节财之费既如臣前所陈矣而又于九庙落成之日 祖宗妥灵之余一意休养弗事土木省刑罚薄税敛恤茆独雪冤抑戮贪酷进忠良释逋负绥携贰问民疾苦布德行惠使夫困者苏蹠者起蒙袂辑屨者完好而充悦流离琐尾者还定而安集则天心克享协气自应庶灵毕至百嘉鬯遂 天地清宁郊庙歆享华渚流虹前星耀彩九河顺适三垂晏然不惟礼文具备将见中声可复而大雅之久沉者亦可作矣由是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而唐虞三代之后再见我 明天子也宗社万禩之固家国千世之传将自与天无极矣其所以致之之由 陛下固自得之而臣既已略述之矣 陛下能不重念之哉昔汉匡衡当元帝之时言曰聪明果断者戒于太察温良慈厚者戒于无断宋司马光当神宗时有言曰仁明武君人之三德而仁为最要二臣虽槩举之实各讽其君之所不足也臣至愚极陋固非二臣之比而区区芹曝之诚则寔愿 陛下有以垂鉴之也虽然臣之所言皆涉于事者也而其原则在 陛下之一心而已昔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仲虺之告成汤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吕望之陈于武王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成王则曰单厥心康王则曰循大卞高宗则曰咸有一德宣王则曰兢兢业业其所以正此心而清出治之原者皆在 陛下之能自得师也若夫汉唐宋之君其间虽不无可称者然皆不免于杂伯杂夷非臣之所以望于 陛下者也倘 陛下不以臣言为迂留神省览俯赐采纳则天下幸甚臣草莽之人不识忌讳干冒 宸严无任陨越之至臣谨对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一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

疏 表

◆疏

乞恩改除教职疏

乞恩改除教职第二疏

代费钟石荐唐渔石疏稿

乞休致疏

代南九卿贺擒夷酋疏

代本堂宋公谢改兵部尚书疏

○乞恩改除教职疏

臣由嘉靖十四年进士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除授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知县随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讷缘臣禀气虚弱赋质羸久患痰火时发哮喘即今勉强办事旧病加增每吐血痰不时迷晕询之医人皆称不蚤调养患且不测臣自揣疏庸且外官无养病之例本即告乞休致窃思 圣明在上凡虫鱼草木之微皆得鼓舞于光天化日之下臣虽一介草茅叨 赐甲第重荷厚恩岂敢终甘废弃伏乞 圣慈怜悯俯赐曲全勅下吏部查照嘉靖八年进士高简先除直隶徽州府休宁县知县后因本官具奏改除直隶扬州府儒学教授事例将臣改除附近教职容臣调理病症万一痊可则蝼蚁余生皆皇上之赐而涓埃之报有日矣臣不胜祈恳迫切之至

○乞恩改除教职第二疏

臣因病笃冒昧乞恩比例改除教职奏蒙 勅下吏部已踰三月未经该部题覆臣在任瞻望度日如年赍本人役忽自京回称说曾具通状告行该司推禀蒙面谕臣已经巡按浙江御史张景李遂先后荐举正宜益励初心黽勉供职不当改调因此案候不行臣闻之不胜悲感匪躬尽瘁臣非不知图进徼荣臣非不欲但臣前病益增晨夕伏枕一筹莫展六事尽废若过自疑畏不复哀鸣于 君父之前则将来病势益不能支臣死不足惜而百里生民之命固不可一日无所寄者岂容鰥官旷职而上负吾 君下负吾民以自速天谴耶此寔臣之苦情积虑不能不仰叩 皇上之垂怜也如蒙 勅下吏部查照先今本内事情将臣改除教职以便调理病症则 皇上再造之恩臣生当殒首死当结草矣臣无任祈恳迫切之至

○代费钟石荐唐渔石疏稿

臣先准兵部咨令九卿科道各举将材近又节得邸报见陕西抚按诸臣奏称达虏拥众深入仰勤 圣虑臣以菲才久叨厚禄夙夜图惟深以不能献长策赞 庙谟为愧偶有所见岂敢隐默臣惟书称有备无患诗言用戒不虞蠢兹夷狄虽若无知然其气势之消长寔视我中国人才之盛衰也故韩范在军西贼为之破胆司马复相虏人不敢窥边此皆往事之明验可见用人之当先矣臣切见原任刑部尚书唐龙忠贞素禀文武兼

资志节追乎古人才猷迈乎名将始令郟城击却巨寇继巡江右拯活遗黎督漕两淮调度允为法式总制三边经营久着威名有臣如此在内则可以参谋九重在外则可以折冲万里盖真难得之才而今日所当首先擢用者也先年本官以母老告归侍养臣昨给由便道访其私家见龙精神意虑一如壮年生有三子俱已成立凡其所以养母而奉侍朝夕者盖不待龙亲自为之矣礼金革之事无辟矧如龙者有子可代侍养正当召还柄用岂宜遂其安闲臣愚莫若今日兵部照先令吏礼工三部事例添设尚书一员就将唐龙起用则声实所加必能致远人之畏服万一有警则命之出将必能着攘却之绩收保障之功矣臣浅闻寡识辄干用舍之机感恩图报过有芹曝之献如蒙 圣明采听乞即 勅下吏兵二部从公评议行取本官到京则中外之士论攸归远近之輿情允协军国之缓急有倚而远人之窥伺可息矣

○乞休致疏

臣幼即丧母饥寒失调长兼耕读积劳成疾及叨举进士选授浙江慈溪县知县事颇繁剧臣以菲才夙夜干理痰疾大发咳嗽吐血比时引例陈情奏蒙皇上悯臣危迫改授江西九江府儒学教授官卑事简静养调理以致前疾痊可历升今职是臣之少延残喘获有今日皆 皇上之赐也臣虽糜骨捐躯莫罄涓埃之报岂敢辞劳就逸以负曲成之恩但臣父少孤家业零落生臣等四子因贫无资两子出赘一子出继臣父与臣相依为命今臣叨享禄食欲奉以就养臣父以山林之性官舍扃钥不便出入纔到任所旋即思归欲乞归终养臣有兄弟例不敢请臣父在家日夜念臣臣在官舍日夜念臣之父臣之情事莫知所措旧年三月内正拟陈情乞休侍养忽得邸报臣由稽勋改调考功臣即思今年例该考察京官关系匪轻当事任怨人臣之义臣若乞休则是推奸避事不忠之罪莫大于此今仰赖 圣明照察凡诸臣堪以供职者仍旧存留其有奉职无状者循例黜谪臣于此时若又因循窃禄忍弃其亲则不孝之罪亦莫大于此今臣孤身在任妻子俱在原籍每家书至备述臣父思臣之状臣虽勉强供职而心情悬念精神恍惚痰火复发怔忡健忘肤理瘠耗筋骨疼痛臣父今年七十有五衰年多病久近之期臣不忍言而臣之躯命亦自知非延永之兆也仰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群生庶类各得其所故敢不避僭渎之诛上干 天听伏乞 勅下吏部容臣休致侍养臣亦因得以调理病症倘臣父子少延一日皆我 皇上一日之赐也歌太平于有象祝 圣寿于无疆而感荷之私昊天罔极矣臣无任祈恳迫切之至为此专差办事官曹章亲赍谨具奏闻伏候勅旨 【前疏至京值桂御史劾本已下遂不果上】

○代南九卿贺擒夷酋疏

伏以睿谟广运聿收帷幄之功玄德升闻式奏封强之凯易称神武自古已昭书颂天威于今为烈百嘉鬯遂九围救宁恭惟 皇上 膺历授图握符御极聪明时宪勇知高出于百王道德日新勋业重光于列圣顺帝则而不知不识尽君道而有猷有为四箴以教域中一怒而安天下蠢兹叛逆先鼠窜于穷荒引乃夷酋每蜂屯于边境既频年入

寇秦晋遂非时逼近幽燕至勤当宁之怀用竭上玄之叩使功使过屈群策以兼收作福作威总万机之独断义勇效灵于匕筮囚奴褫魄于壶浆自速天诛不专人力诵舞干之赞何待七旬讽采薇之歌无烦一月宣王威于沙漠显庙筭于毡裘卫律既亡必系单于之颈继迁已败定梟可汗之头永绥九重北顾之忧益振万载中兴之绩臣等备官南署叨禄留都愧无克敌制胜之能徒有恋主服勤之念遥同星拱敢效嵩呼伏望圣敬缉熙王猷允塞惠京师以绥四国咸享升平类上帝而禋六宗永膺福祉臣等无任瞻天荷圣忻跃屏营

○代本堂宋公谢改兵部尚书疏

窃惟留都地重官备六卿司马任隆职司九法矧属干城之寄寔严锁钥之防必得其人庶堪兹选如臣者赋资愚朴徒勤许国之忠逢运休明未识经邦之略驰驱方岳旋涉两京忝冒卿曹洊经三部每怀鰥旷之惧恒膺尸素之惭忽被殊恩复更要秩膺保厘之责负荷惟艰深感激之私图报逾切始终竭力务既初心夙夜匪躬冀全晚节臣无任感戴之至

◆表

拟文华殿新造九五斋恭默室成廷臣贺表

拟追谥诚意伯刘基为文成侯嗣孙谢表

○拟 文华殿新造九五斋恭默室成廷臣贺表 【会试作】

伏以干象宏开祗肃飞龙之度商文昭揭式潜雉雉之思袞衣日见于宵垂章服时承于昼接罔游于逸有那其居谨拭目以改观敢扬眉而作颂臣等欢忭欢忭顿首顿首窃惟左掖右门天垂营室之象上栋下宇易昭大壮之文固将利用以安身亦欲居贤而善俗尧茨不剪尚兴衢室之工舜门既开尤好总章之问爰及商周之际益严户牖之铭上德弗事于怀居至人恒切于望道自丹楹刻桷之风炽致琼宫瑶台之俗兴长乐未央已见高皇之逸志明光朱鸟益张武帝之侈心嘉德徽音何裨实得盘龙仪凤徒饰嘉名安乐成宫矜歌管珠帘之句东堂开宴夸金屏翠帐之词慨古道于将湮幸斯文之有在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刚健日新聪明天纵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惟君万邦百官承式固将制礼作乐以复先王之旧岂终循诵习传而守近代之遗成德所以为行既玩辞于周易多闻将求建事遂取法于商书九五命斋深悟干戈之义恭默名室潜孚说命之辞遂择日以兴工不踰时而就绪庶民子来于经始万方快覩于落成大寝尊严天居爽垲千栌赫奕高映端门万栱峻嶒仰模营室嵯峨容与俨汉水之仙槎摇漾轩翔恍新亭之龙刹甘泉远望神极峥嵘函谷遥看皇居佳丽鸣鞭清蹕御宸垂旒邕邕弼承肃肃卿士不惟资之游息盖寔藉以藏修乘龙御天大明终始审象立相爰置后先干干与时偕行事事乃其有备日干夕惕体君子之自强精知力行协先王之成德云龙风虎以类相从曲蘖盐梅交修罔弃运干始以利天下迪 高后以康兆民知至知终必与几而存义惟人惟圣不有善而矜能盖非止决事于斋居而寔欲审几于屋漏者也臣等恭覩斋室之在上

仰观经训之有临敢不贞固一心钦承庶位文明自励少追在田之龙道德允怀勉效筑岩之士纵乏调元之德冀输纳海之忱伏愿玩象玩辞静观乎阴阳消长之会敦学典学致谨于理乱安危之原凛殷室二妃之言鉴齐宫七市之对爱养民力敬迓天和瑞协星文感华渚流虹之兆祲符象数获瑶光贯月之占

○拟追谥诚意伯刘基为文成侯嗣孙谢表 【国子监堂考作】

正德年月日伏蒙圣恩追谥臣祖基为文成侯者谥以尊名细大不浮于行节以壹惠事辞必称其情懋建勋庸固臣人之常分追惟报典实王者之至恩百辟忻谈一家悚听臣感激感激顿首顿首窃惟圯桥孺子兵法本诸谷城坝上真人帝业成于帷幄功昭逐鹿瑞协斩蛇非直人谋诚由天授唯是生封万户一代京观没谥文成千年侈美臣祖基西湖望气蚤知真主之兴胜国辞官久利大人之见放浪山水娱乐诗文书着郁离聊尔穷居而独善策陈时务遂为自献以先资间道诣金陵仿佛下邳之属乘风发伏卒庶几武关之谋伪汉先擒大战效劳于彭蠡僭吴继下密谋因定乎中原岂爵固辞罔敢贪天为已力微猜不避宁忍立党以欺君呼吸虽睽违于赤松韬略实渊源于黄石仰稽天象俯察人情此 太祖谓之子房而 先帝所以录后也兹遇 皇帝陛下大智博临深仁徧覆爰知守成不易因思创业惟艰激励事功凡有长而必录灼知劳勩故虽远而不遗仰惟祖武之绳追继 皇考之志载颁异数大溥殊恩谓臣祖翊运开先庶乎经天纬地摧坚抚顺允矣立政安民禄食虽享于生前宠锡未加于身后易名以谥涣号文成进伯为侯鼎新武秩光腾诏旨宠溢祝辞非徒稽谥法于周公盖远迹留侯于汉代后先媲美遐迹扬休众口铄金浮议虽遭于一旦积诚动物公论自定于百年此固天道之好还实由圣心之旁烛芳名在天地永为彝鼎石室之勋大义昭日星岂止黄河太山之誓臣罔修先业甘守敝庐春秋家学不传婺纬忠忱徒抱仰膺追谥之宠实慙论譔之私乏贾嘉之能莫绍治安之策无魏謩之烈深惭忠谏之规惟怀巩固本支敢曰爰及苗裔伏愿心悬九有泽物不遗于遐道奉三无官人不专以世庸虞书之车服锡周雅之彤弓君臣保终始之全华夷均内外之戴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三

纪述

◆纪述

旗性资疏鹵向往不前而景哲追修之志寔不敢自怠凡所闻于师友辄为纪之间有自得亦附书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已作不敢冒立言之责也

上篇

下篇

○上篇

古之学者知即为行事即是学今之学者离行言知外事言学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谓之修一语不敢苟徇斯可谓之直一介不敢自污斯可谓之廉

牛梏于童可服于廂木植于芽可栋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气者所以运乎天地万物者也有清则有浊有厚则有薄穷则变变则通故一治一乱皆非一日之积也

御气者道也胜天者人也赞化者性也

圣人制命贤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君子积行而处穷守道而招毁命也亦性也命则顺受于天性则责成于己

心易实而难虚气易扬而难抑能虚而抑其于道也几矣

失心之言荒以肆无检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试故也

圣人全道而立训故简而一诸儒拟言而议道故烦而二

几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审几者贤见几者圣知几者神

不知几不足与有行也不知本不足与有用也

一节之士难与语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难与语切实之事也

人之所不能违者时也所不可离者道也时有升降阴阳尽之矣道无定在鸢鱼见之矣通乎昼夜穷通得丧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渊鱼体用显微皆非在物者也

缓行徐言不可遽谓之德也工文善书不可遽谓之才也

文王望道未见者不自满假其心虚也颜子见道卓尔者既竭其才其心实也曰虚与实其究一也

人之一身父母之遗体也天地之委形也观天地之不远念父母之孔迩则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万物皆备于我不可以物为非我也然而有我则私矣万理皆具于心不可以心为无物也然而有物则滞矣

天行健斯悬日月而不坠地行顺斯振河海而不泄人行诚斯备万物而不遗

五纪明则阴阳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维效则刚柔成质而地道立矣五典贞则仁义成德而人道立矣

圣人立命其次植义其下沉俗

博文约礼孔子之学也一贯尽之矣知言养气孟子之学也四端尽之矣扩而充之四端其一贯矣

君子习天以敦仁习地以精义习于天地之间以对时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清生浊虚生实一生数大生细

其志定者其言简以重其志俭者其言质以实其志刚者其言果以断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厉

学者不患立志之不高患不足以继之耳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践之耳
妙感应者存乎德竭显微者存乎识处事变者存乎才
诚者立本也谋者定事也几者预图也激清名于一朝发义气于一二事者未为得也

君子于天下谈不如见亿不如历

阴阳之气凝者为石流者为水凝者无变信也流者无滞智也孔恶其硃室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则不窒矣智运而正则不逆矣

信贵能明执偏废全其失也塞直贵能容任情驭物其失也绞果贵能详疾行寡顾其失也率

君子之于道非任不成非气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气似气而害气也

赋奇特之器者受抑于天抱直遂之操者见折于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权也

明养于静而丧于耀勇昌于平而沮于愎

炫才则嫉来矜名则毁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总权人忌其专也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达其庶乎

正学之不孚于天下者伪徒坏之也大道之不行于天下者多岐乱之也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则不屈于物忍剧则不扰于事忍挠则不折于势忍穷则不苟于进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济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朋友之聚所以乐也对面而异其存亦奚贵于聚哉

直木先伐全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难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画者象也值其画者变也潜龙勿用者辞也用其辞者占也斯义不明而附会无不至矣

尚书纪帝王也春秋纪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礼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古之为师者以诚教弟子亦以诚学今之为师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腾名而饵利不亦惑乎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况积德而惟馨者乎

崔子尝言续经之作也何传之难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众乎由魏晋而来天其闭道也已矣

世一易则习一变贤一出则论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为定则矣乎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强斯召辱矣自重自强而侮辱犹是焉其斯为无妄之灾也已

中庸者唯中则庸也过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

易终于未济斯天道之不穷乎书终于秦誓斯气运之将变乎诗终于商颂斯文弊之复质乎春秋终于获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达于天命之谓德推而通之之谓道举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谓功异裁同制之谓教小人其心君子其饰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问舜有四耳四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为耳目是以无所不闻无所不见斯之谓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岛人之手足为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谓九手九足也

无实而有名者盗也小实而大名者幸也孔子愿以执御名而天下后世称圣焉实也

经者律之本也律者经之推也经以用律无废道矣律以行经皆良法矣彼闲于法者常弃经以为腐专于经者率薄法以为俗其亦勿思甚矣

问义与命有以异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义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义也

博施者施之博也济众者众得其济也故曰博施非难济众为难

诗有五材献俗而不俚列政而彰义极幽而不隐贡善而不谄刺恶而非怒用之房中则美化流用之乡党则亲睦行用之朝廷则纲纪立用之军旅则威武振用之郊庙则神鬼格斯其为诗也唯君子为能举之也

诗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诗以炫藻六朝所以衰也能者忌之积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有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

势利在人有时而销歇也天理在人无时而泯没也

人之一心本与天通者也或为巧言所入或为谰言所拂斯变其常性而不能辨是与非矣

华园徐子与薛子论易于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书其肇于伏羲之一画乎徐子恍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欤非过也

君子置得丧穷通于度外而无时不自得也小人置得丧穷通于度内而无时不患失也

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诸出入之门以开示学者阖辟则谓之乾坤一阖一辟往来不穷则谓之变通见形则谓之象器制用则谓之法利用则谓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变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君子不知风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颂不足以敦化

或问江鲍徐庾应刘沈宋二陆三谢可以为诗乎曰乱世之作也其词冶其音漓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问曹植王粲曰其殆涂斯人之耳目者乎勿观可也问李白杜甫曰其犹有可取乎近于史也曰然则删后果无诗乎曰楚有屈原汉有苏武梁鸿诸葛亮晋有陶潜唐有张巡元结韩愈颜真卿司空图其犹古之遗也元声之在两间也洋洋乎曷尝一日息哉

文中子讲学河汾王珪其族叔父也亦师而受学焉辅相唐室卒为名臣岂偶然哉

畜不久则着不盛积不深则发不茂

君子之学也忧不得乎实不忧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忧不崇其德不忧官之不崇也

人子之事亲也显亲为上其次悦亲其次养亲其次荣亲其次逸亲逸者力可能也荣者贵可能也养者富可能也悦者贤可能也非德为圣人其孰能显亲哉

经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己也故治经者要于适用治律者要于求中

君子之道定心为上心定则经可治心不定则经不可治今之乱经者则又多矣以权者假以术者贼以功利者叛以辞赋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记诵者浅以静虚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褒故治经得之于心而措之于行者鲜矣

古人于同己者或知其恶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异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异而私怒也

时之隆污民之休戚其几安在哉存乎士风之真与佞耳

改过则长善矣甘贫则足用矣

君子之于世无去无就惟道之从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务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着节义士乐奋勇以垂声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异

族之离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则礼废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难乎

良臣于君尽心而已尔不以远近异其忠贞士于友尽心而已尔不以从违贰其信古者以行为言故其文简而中后人以言为行故其文烦而亿

义协则礼皆可以经世不必出于先王理达则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网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维以制度五伯胁其威故假以兵车仲尼绌其智故约以忠恕孔伋达诸天故析以性命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盖将以掇陂行而伐私情也

无成者恶盈也括囊者辟谮也遯迹者消忌也有是三者庶乎免于今之世矣

人情警于抑而放于顺肆于誉而勅于毁君子宁抑而济毋顺而溺宁毁而周毋誉而缺

存诚之心道民之教也闲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行也

怀永图者缓急效负远略者遏浮言

言贵切而不贵诋议贵尽而不贵争迹贵明而不贵暴名贵与而不贵取

为人臣者莫难于纳污尤莫难于任怨不纳污者不可与图几不任怨者不可与决滞

为家以义不以利则族党睦而家道昌矣为国以义不以利则贤才辅而世道盛矣

故曰义以生利

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乡人皆恶之未可知其人也一乡皆称愿人焉德之贼也是故居乡而恂恂在朝而便便岂其视君大夫固不若宗党戚属哉盖自有难与言者在也孟子学孔子者也故曰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

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张公室乎观其奔吴而犹不忘宗国孔子必有以先见其微矣

○下篇

董仲舒相江都则化相胶西则化其大人为能格君者乎武帝三策而不用柰之何哉

或问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于治天下也何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于治身也何有

宋刘忠定公年八十而无疾或问之曰惟一诚耳彼专事导引者亦何为哉

曾子启手足以示全子张呼申祥以告终一息尚存此志岂容少懈哉

王烈居乡不事武断也人皆望庐而还矣龚遂之郡不持干戈也盗皆卖刀买牛矣君子无我斯能处人闻誉而喜见诤而艴者众人也闻诤而喜见誉而惧者君子也司马君实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罢熙丰之法蔡确誉之则喜苏轼诤之则怒夫轼与确人所知也君实岂不知哉蔽于己之异同而忘其人之贤否也是以君子贵无我

君子之为政也因其道不变其俗通其情不失其宜是故有不火食者矣燔炙虽美不可以告也有不粒食者矣饔飧虽善不可以告也

我闻曰大臣法小臣廉法则无不廉矣廉则无不法矣法则庶士无不端矣廉则百姓无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财传曰财聚则民散是财者人之所由聚散而理财者军国之大政也苟生之众为之疾而非食之寡用之舒则财亦难乎恒足矣

治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得民心以散财为先散财以节用为急

萧文奎为御史出巡遇薛子于天津问观风之道薛子曰尝闻之君子之德风观民风之敬可以知已之庄矣观民风之让可以知已之谦矣观民风之贵德可以知已之仁矣观民风之贱货可以知已之义矣观民风之敦悫可以知已之信矣曰然则观风者观诸已乎曰子不闻乎知风之自观不于已将何观乎曰然而今而后吾知观风之道矣

高宗未见传说仲尼未见周公乃皆覩其貌于梦寐之间者其气类之相感乎

伊尹就汤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驷万锺之不屑一介取与之不苟者素孚乎人心也周公不免于四国之流言虽召公犹且疑之岂其尹之不若哉其所值者则然也至于风雷之变则天且孚矣而况于人乎

长洲吴公辞东阁而居礼部无锡邵公辞尚书而乞终养是宋司马公之辞枢密今

犹及见也孰谓四维久不张乎

大臣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让三曰容公则不比矣让则不争矣容则不忌矣

或问文必本诸行乎达诸政乎曰然吾闻之其行敦者其文实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简以明其行与政矫而譎者其文夸诌而支离

君子之筹边也养士为先御敌次之胜敌又次之

为民牧者以子弟视其民则民未有不以父母视之者也以生徒视其民则民未有不以师长视之者也以鱼肉视其民则民未有不以虎狼视之者也

文以载道也道以经世也靡辞不足以阐幽治辞不足以适治游辞不足以贡俗艰辞不足以辨理故曰辞达而已矣

泾野先生尝言御史有九病见善忘举者妬知恶不劾者比依违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觊觎者狡惧祸结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盖其所长而论者忿喜人奔竞护其所短而荐者贪九者有一于此终亦必亡而已矣开诚布公九病可以勿药而愈矣

寇贼猾夏犹水之于木石也石实水不能入木不实水则入之

弭盗莫如诘奸抚民莫如糾墨理讼莫如正俗

君子之于刑也服民不难中刑为难中刑不难致明为难致明不难清刑为难清刑不难用仁为难

君子之道博学以畜其德博问以通其学精思以研其几直躬以践其仁知斯四者可以得为政之本矣仰察于天时俯察于土俗中察于人情视民不良如己之恶视民不足如己之匱知斯五者可以得为政之用矣

君子法以制财而民不困时以兴事而民不劳惠以慈民而民不离逊以导民而民不乱中以折狱而民不争时以简民而民作勇五者具举可以为政矣

君子有五政而终之以乐一曰爱二曰义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慎六曰乐故不爱之乐残忍之声也不义之乐淫靡之声也不序之乐乖乱之声也不勤之乐惰慢之声也不慎之乐放僻之声也

古之称善政者爱民今之称善政者贼民古之刑罚惩民之恶今之刑罚剥民之财古之征敛计安其国今之征敛计肥其家古之折狱求民之情今之折狱任己之情

世有温良慈祥者矣事不能举讼不能听今谓之无才者也世有见事风生者矣竭民财力逢迎上官今谓之有才者也然无才者殃民实浅有才者殃民实深君子宜知所择矣

有一家之奸有一乡之奸有一国之奸有天下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古之君子其仕也为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为己故民失其依焉

君子之道杜誉以防轻喜杜谗以防轻信戒暴以防轻怒戒满以防轻足戒谒以防轻进五者备而身正矣明以驭胥史恭以驭寮案上下实以惠士卒式以驭刍粟均以驭

商农严以驭仆隶密以驭左右详以稽始终八者备而政行矣

古之为令者以悦民则贤以悦上官则不贤以立法则贤以立猛则不贤以弭盗则贤以纵奸则不贤以修礼则贤以纵傲则不贤以惠孤独则贤以催科则不贤今之为令者其贤否则反是矣

周公为相则吕召毕荣之徒进矣王荆公为相则惇确惠卿之辈进矣荆公不欲为周公哉自高自用气质之偏累之也

为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携矣

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绩

大臣者官家之工师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纪纲正属吏下以风俗化士庶者也

君子之仕也见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计其小其于政也几矣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无金玉之积其受爵不溢其功是以能令闻长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兴宋论繁而霸儒竞霸臣必藉强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异皆胜心之为也

韩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辟俗僧狂道何与聃昙本色哉

隋王仲淹抗志续经天之未丧斯文也惜其籍无传焉岂后人诛绝之甚而遂泯之乎

战国乱矣乐毅之谢燕惠仲连之却帝秦正矣哉

薛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当时若辞而不往岂不愈于抗而得祸乎此后渠崔子梦中所得之言也

或问瘠土之民可与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或问沃土之民可与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俭

人臣之本忠直而已系宠则忠之疾也张功则直之圉也忠以殿国非以安身也直以永化非以胜人也

词章靡则理蔽训诂繁则经散是故学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周公之制谥法善善恶恶天下万世之公也今时则不然矣曾何劝惩之有哉

狄梁公岂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万物一体而无间者也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于天下亦安然受之矣

俗所未厌圣人不辄改也俗所未安圣人不强行也

陶靖节之乞食而咏郡康节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过此以往孔颜之乐其几矣

古诸侯多天子继别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诸侯继祢之支子故不能犯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汉唐以来则无是矣礼以义起报宜从厚今士大夫之家庙虽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朱氏礼祀止四世承封建之旧也程氏礼祀及五代缘子孙之情也

汉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也岂唯功名事业而已哉虽谓之圣学亦可也

宋之理学固至周茂叔而大明庆历中范希文以中庸授张子厚盖已启其端矣

或问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但后世星数之说行而求诸天矣堪輿之说行而求诸地矣独于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罗景鸣因西涯李公处于刘瑾张永之际上书愿削门人之籍可谓尽事师之道矣

宽者子民之道也严者摧枉之权也有一地而宽严异者包希仁欧阳永叔之治开封是也一人而宽严异者柳谕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宽严异者张复之之治蜀是也

贾谊董仲舒仅相王国汉之所以杂霸也陆贽韩愈不久于朝唐之所以杂夷也

天下之治士习之纯也天下之不治士习之舛也其纯与舛存乎教之立与不立也太奢则费故曰国奢示之以俭太俭则陋故曰国俭示之以礼

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厌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惮作也利与害相因而生法与弊相角而立

许平仲之于元也召以议道则往召以制官则往召以立教则往召以作历则往舍是无往焉

古者谏无官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为盛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执笔随之如迁固载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废立张汤之阳惊张禹之屡顾岂独纪事而已并其情伪得之此所谓信史也

王文恪公尝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后天下无遗才矣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元佑熙宁诸人互相攻击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宋哲宗之世非无范纯仁韩忠彦也南渡之时非无李纲赵鼎也其后非无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言贵乎经世也不贵乎费辞也今既行夏时矣如春王正月之类不必纷纷致辨也

贾谊之经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汉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岂才之不逮哉势则然也

申屠安坐而邓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吕端锁阁而继恩彷徨韩琦出檄而守忠黜贬王嘉发愤不能去一佞幸杨震连疏不能去一乳媪萧望之以师傅困于石显赵汝愚以贵戚阨于侂冑此无他权之所在有重轻也

近世非无贤也贤者或矫而过激矣非无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检矣非无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观望矣

周衰而宗法废尊祖合族之义不行矣唐亡而谱牒废尊祖合族之义不明矣

簞瓢陋巷颜子之乐也浴沂风雩曾子之乐也今处贫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

其乐乎

今之督学宪臣有君道焉治之谓也有师道焉教之谓也曰治与教风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几也是故不可不慎择其人以授之也

后渠崔子曰养士存乎学董学存乎人成化中提学御史孙鼎之忠孝陈选之清方士奋其修正德末御史萧鸣凤惩恶严虽才不贷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构去呜呼学校何由而正哉扞辱之女可以观性秉节之臣可以观学

遯世无闷可能也遯世不见是而无闷不可能也

尧舜之公天下也尧舜之私其子也汤武之取天下也汤武之舍其身也非圣人其孰能之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三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四

书一

◆书一

寄少宰龙湖座主

答邹文征

答蒋虹泉户部

答胡象冈提学

答汝士廉

答熊元直检讨

答郭文麓郡守

答费二湖学谕

答丘朝弘学谕

寄黄泰泉

答朱镇山提学

与李罗村兵宪

上少湖相公

与尹洞山宫允

复李石鹿太史

复赵方厓廷尉

答骆两溪太史

答陈玉泉佾宪

答王敬所提学

复陆东湖少保

答钟吴江季烈

与王槐野翰读
答石玉溪都宪
答孙明轩宪副
答李同野宪副
答赵方泉提学
答张水南公
答刘白石宪副
与周江郎
与杨会江
答马溪田
与孔文谷
答史沱村都宪
答吴寓庵
答曾汝道
答王槐野
附王槐野书
附元老介翁书
奉复介翁
与吴泽峯太史

○寄少宰龙湖座主

都城荒旅独受教爱正昔人所谓有大贤而为之师斯亦足恃矣尚复何言但忆彼时选考二司俱各得人士习渐觉可观鄙心甚庆亦窃虞之及抵家乃得所闻殊切杞人之怀夫铨衡重地君子小人进退之关天下治忽安危之所由出也障川回澜当必有以处之方今士民咸属望我公千万为世道留意时事至此声音笑貌非所献于左右矣初至南京寓止未定偶值邹进士应奎行便草率附候起居邹我公庚子门人气志向上不类流俗赐教一二

○答邹文征

不肖游遭忧患困伏草土反已省愆莫知所措追惟曩昔与君讲道白下而四方朋辈亦时有相启发者今皆不可得矣此学不讲今世通弊自吾乡观之更觉寂寞不溺于势利之相高则安于举业之自足糾结缠缚牢不可破求如执事知我之深信我之笃者真不易得也非执事之知我信我也执事之心即我之心也即千万人之心也即古今天下人之心也其感应孚契之情有难以语人者二千里外连得手书稔知远念殊荷殊荷所示日修记一册见执事志学精专工夫无间自此寻向上去便是作圣之功非徒欲以一善而成名者仆虽颓堕振起多矣所论孟子大体小体实未尝离尽是痛快发明但引

乐记人生而静一段中间如以感物为性之欲及好恶无节等语意节次终是未纯此盖多是后儒撰拟非圣人之言也执事又谓先立之功湏是平日瞬存息養戒慎恐懼保守得此心然后物交能思物至能反躬此亦未免于揣摩想象之说终非根极理要之言盖人之一心万物皆备立则便有主宰便不能夺非是悬空立着此心待物至然后从而思之方不能夺也况动静无端寂感无常随物顺应所过即化若是豫定于中则是有心应物而非虚灵之本体不免蹈世儒求中于未发之前之说其流之弊将逆亿潜生不为物引必为理障毫厘千里正在此处其曰先立云者正是指出头脑以为学者最初用力之地工夫莫先于此之谓也大体既立便是小体不能夺便是思则得之非谓先立了大体待物至然后思之又有一层意见且思之云者即是感而遂通不是苦求力索只缘人不能立大体感之不能通便为小体所夺便是不思则不得也孔子所谓慎思再思九思俱即是先立大体工夫世间亦有一等未能立大体待逐事逐物至面前方纔致思者便做得好时亦只是季文子之类耳终非圣学执事高明融会当自得之执事又将周濂溪圣学一章务与系辞易简等语相配虽是道理一般其实不消如此凑合盖圣贤言语亦多有随事应机处若必欲一一凑合到得窒碍时便有生吞活剥割裂装缀之病此亦是习根未除不可不察若果能于本体工夫着实下手做去则自融释脱落六经皆我注脚何必牵制文义以自陷于固必将迎之窠臼也执事爱我信我敢献愚衷倘有异同望频频示教长清齐之大邑寄百里之命正谓此任本非细事以执事为之必当为昔之武城单父矣慈溪畧承命附去亦当年一时意见不足观也量时与地幸自裁之唯敬教劝学一节近时号为能事者最所不屑谅必以为首务不待愚言之赘也千万留意暑中草草不尽

○答蒋虹泉户部

某不类延祸先母自谪所奔归道出吴关重辱垂问获接颜采已非近时人物及覩税政又知经纶之学清绝之操寔勤羨慕特以困伏草土不敢奉候起居耳即承翰教殊感记存及读尊君璞翁家书益知庭训而执事之贤与令弟之奇岂偶然之故哉所谕寿章某虽不文亦愿奉命但不肖方举襄事而衰经棘人未敢辄亲翰墨敬留空卷俟祥禔之后当勉图请教决不敢负所委也虽然以执事之贤自可以寿翁于不朽其诸文章祝愿又何足以为重轻哉但愿执事自兹以往益懋初志则所以寿民物者亦将于是乎在又岂特一家之庆而已某于执事虽仅有倾盖之雅而秉彝之好则寔有定交之意固不敢为佞亦非所谓交浅而言深也亮之

○答胡象冈提学

日闻左右校士作人不遑晷刻乃辱垂念不置时赐教音宠以华匾侑以多仪荒野草堂永为生色矣菲薄鄙人何以承此厚情也惟夙夜砥砺以无负执事责成之意庶可以报称于万一不知颓堕之资终能克副鄙怀否数年来南辅文宗固多名流然以道义匡范诸生而不屑屑于文章课试之末者自萧章二公之后赖有公在所谓师严然后

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古人立教自是如此彼时俗浮沉之言谅不足以混定见也会晤未涯恃爱及此时令渐暄惟节劳珍摄是望

○答汝士廉

忆自庚子岁与执事别于金陵今且十年矣想念何可胜言鄙人罪谪之后甫蒙收复即祸延考妣忧苦百端恨不能即对执事一论春初见邸报误书尊名为临安令适接使翰始知丞归安感慰之余殊觉怅怅以执事邃养玄抱岂不能取高第为显官乃仅仅若此耶我思古人明道龟山俱为簿尉而当时师之后世仰之惟执事素位而行迟以岁月当自有欣然得意处矣千万为斯文自爱禪祭甫毕意气感怆草草不尽闻将有徐州之行可图一会统留面悉

○答熊元直检讨

昨都下之聚过承念旧依依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复总不能剧谈细论如豫章时矣南还又承远饯委曲雅谊何以当之留都事简易于习懒京师一切书问将作复止虽知已如元直亦遂疏阔抱歉何可言即辱书惠并示诸制启函读之如对元直甚慰远怀鄙人无似百无所成惟从事于文颇专且久兹虽屏去尚知一二敢献愚衷古昔先王未尝有意于为文六经之作所以阐天地之藏发心性之蕴纪纲人事维持世道真如生人之饮食裘葛不可一日阙焉者皆不得已而有言非无用之空言也孔孟继作亦若是焉而已战国秦汉之文人始各逞其辞说以驰骛于天下中间虽不无可观而要之至理率多悖缪盖皆无得于心而有意于为文徒以华世鼓誉而无益于民生日用是岂先圣贤之所谓文哉唐宋数家虽其风容色泽畧贬于秦汉而意义所存则或有庶几于道者柰何今之为文者动称秦汉而修词造语依傍影响如小儿之学舌优孟之作叔敖而自己之肺肠心膂得之于稟受者反若为其所剝而噤不能自出一语可笑也其有稍知此义者则又高自标致务为杜撰而于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掇自谓成一家言摆脱习气乃顾为支辞蔓说反有晦于明白简切之理则又几于因噎废食者矣然则必何如而后可孔子曰词达而已此千古为文之準则也故为文者若胷中真有一段意思直是见得透彻不得不发者惟据吾所见而直书之意尽言止不较工拙自是有用文字使本无可言或言而必欲隐伏避忌则固当涵泳停蓄正不必缀缉支吾而虚费精力为此无益之事也元直以文为职者固未免有应酬之作但中间亦自有随机发明道理处不有益于己必有益于人庶不为无用之空言矣易曰修辞立诚韩子曰仁义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诚学仁义则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恃在知爱不觉狂露惟采择之

○答郭文麓郡守

日承宠顾感荷不遗某服色凄楚久失奉谢负歉寔深然中心悬悬时在左右郡学颓圯故地久湮某髫髻游歌尝窃慨慨乃今赖公修建而数十年之失地一朝尽复殊为慰忭但记文湏托之名家庶可信今传后顾乃滥及不肖其何以承之前已面辞詎谓尊命再临豐仪俯及如何如何某在草土百忧感集二年来笔砚废阁若必不容辞俟禪祭

后当撰次请教然亦只能为老生常谈以塞责免白必不能与文人较工拙也恃爱敢预陈诸记室其许我乎督学公在数日前亦有书见属倘文移便中希鼎言致意非敢迟滞也草率不次统乞原亮

○答费二湖学谕

忆别君十年余矣故交星散往事如梦可胜叹惘鄙人迂戆每事认真违俗忤时惹忌招祸罪谪之后继以忧居虽不即死已甘心废弃矣昨以部檄追出复补祠曹孤居旅食去就靡定多君不弃专使驰辞副以嘉惠殊荷雅谊但称谓过分寔不敢当思昔浔阳之会虽承诸君谬推中间一二学师谓余不当滥收其徒而余亦自知菲薄恒兢兢于好为人师之患唯是虽朝夕相与者亦未敢辄有师弟之名矧君当时在德化县学余因王掌教之嫌仅仅与君相会今君乃过谦至此不惟令人愧悚且恐闻之于众适以重不肖之罪也自今以后倘有垂示乞削去门生之号庶见相体相爱之情诚心直道决不敢欺望推心照亮外附答丘子书幸即命来使致之值收药匆冗不悉

○答丘朝弘学谕

离违日久每切想念冗懒因仍竟疏候问费使至乃辱手书情谊委曲如见颜色且闻宁阳诸生服习教诲足占敦学殊慰鄙怀倘由此而进遂收安定苏湖之功则亦可以不负平生矣随事尽分此正吾人实自致力无入而不自得处亦奚必高官要职而后为快哉但所云自来不通京札今特破例以候相知是固特立之操然一向执着则恐亦未免沦于硁硁自好之人恃在过爱敢直言之及谓鄙人对人专以李翱张籍辈待应德此寔好事者为之而区区寔未尝有是也应德鼓篋时尝以举业文字示余已知其非凡后遂数数往来甚相知厚自登第后颇觉稍存形迹余谓各以事阻初不疑讶今闻君言岂亦好事者有所鼓弄于其间耶昔柳子厚谓韩昌黎收召后学抗颜为师正谓翱籍辈也余每谓昌黎曾作师说辄又躬自犯之恒窃笑其为人矧某少不知人闻道独后岂得以举业之故而遂敢侈然借应德以自重耶纵不能自立决不应狼狈至此也应德尝信执事为处子之秀而执事亦不可谓不信余者顾亦有惑于人言宜乎间者得逞其计矣费友在九江相知亦未尝及门受业渠书称谓亦过推余滋阳相去不远倘会间并望善为我辞可发一笑余情种种俗冗不尽

○寄黄泰泉

夏间李一吾金宪行曾附启奉候未审能达否某初以今天下有公其人不获柄用甚为慨惜乃今静观熟思恐公即出亦必不能与时俯仰不若高居海滨尽发所闻勒成信史以垂后世俾天下公是公非终不泯没昔人所谓穷而在下则其道明者正公今日事也岂天意亦有在于斯耶某菲薄偃蹇辱公教爱最深朝夕悵悵寔未尝一日忘公也浙江之役固多难处而拙直之性又不能为世所容姑俟科场事毕即当上疏图归丰草长林甘心没溺不知何日再覩颜采也尤回溪行敬托一问起居匆率草草莫罄鄙衷临楮神往

○答朱镇山提学

客岁京师殊荷雅情此盖同心之谊彼此自切固非泛泛交游者可例论也唯兄器局不凡造诣精进自是有数人物鄙人潦倒何足以追逸驾而兄顾拳拳垂爱感荷感荷春间入浙每见自闽来者辄问起居知教铎所孚士类兴起每图通候苦无便役乃辱专使驰辞殊愧先施益增瞻恋浙中自昔多才之地仆岂敢有所轩轻但近来士子聪明俊伟者十仅一二其诸缀缉浮套相扇成风虽文辞末艺亦多非由中之语一及格言正论则相顾错愕此非有大涵养大力量者恐不能斡旋转移也鄙人菲薄振起无由如蚩负山唯日惴惴耳将何以辱兄之下问哉使者告行唯愿益崇明德以慰斯文以光吾道千里相隔无任注思亮之

○与李罗村兵宪

曩在白下朝夕受教爱既守制家居又承枉过此情此谊何啻肉骨数年来踪迹不常遂成间阔时一思之不胜惘惘前吾丈在江藩时某在都下值建昌孙典史行曾修启附候竟未审达否迩来吾丈声实益隆远近称述不惟齐鲁倚重而犬羊窥伺之心亦将赖以喙息干城保障寔天下之所向往也某蹇拙疏庸碌碌度日而越中变态不能调停无足为高明道者即因济轩公行便附候起居暑冗草率不一

○上少湖相公

夏初闻公入相贤者无不称庆谓吾道光亨中外有赖而积久之望今始得慰公私之喜岂胜踊跃特以行役奔驰遂羁问候仰望台垣无任瞻恋某违教二年辛苦万状发种神疲百凡枯槁每思二十年来屡遭排摈辄荷扶援今公论思黄阁密勿翠华而某乃衰落如此自分不能备洩渤之用矣命也何辞此中情事寔难调停浮言萋菲只尺同异唯恃有此心在耳固不敢恤也但忆往在属下将有此行公谓再当审处当时思家唯图便道一归今悔服先见无可追矣兹因寇僉宪行便谨附起居寇古雅恬静二十四年科第仅仅若此盖可与者敢托以布微悰恃爱率尔无任悚仄

○与尹洞山宫允

违越光仪倏忽二载知己难逢胜聚易散衷肠默注常在左右不特一日九回而已客岁杪秋忽拜瑶篇华札开轴启函捧诵错愕而神游恍忽俨然长安对月时也每有感创则辄一歌之足舒愤懣矣今年夏初复承教翰反复词旨爱益加切匪直记存而已惟公贞心粹养玉润而栗贤愚受益良狡输诚大受远施之器自是如此仆本菲才性又粗率虽痛自省又一遇不平乃复吐发此中风俗更不相宜某亦何心麋鹿之性日思丰草唯有去而已矣人情时事大段可慨不知作何究竟挽回旋转恃有公等惟厚自珍摄以慰素望不悉

○复李石鹿太史

京师数承宠教殊慰素心濒行更辱款饯寒夜秉烛接席对谈备领高谊违越以来时切瞻企但行役匆匆久失裁候徒抱寸心耳查生至获拜华札仰荷记存且闻玉节荣

归仙旌在望维扬士人咸羨登瀛益知兴起矣某叨学职化理无方作人寡效日切恐惧思得近来士俗渐趋唯有讲学一节差可人意中间虽或不能尽踏实地终是知所向往有进步处当时与公灵济之会虽聚散不常毕竟亦觉渐有意思此中浮泛不情且未敢言及维扬习尚原有头绪公归振作当益兴起无任颺望科场渐近校阅不前冗中附复不悉

○复赵方厓廷尉

某菲薄不类迂戇忤俗惟公厚德高谊每略迹而原情殊切感荷昨承翰贶仰见记存恨不能一接颜范以罄衷曲留都雅胜暂羁道驾凤台牛首鹭渚燕矶足称徜徉矣海滨多警近来诸公经理守御渐有可恃贵省预秋试者多相知之士而令器偶遗岂亦有数达人大观谅勿为意也某以多病昨上疏乞归又为当事者所阻碌碌度日无足为高明道者使者行便草率附复不一

○答骆两溪太史

久不接颜范恒切瞻企每于人士间得公起居诚足以廉顽立懦不惟同年之光寔吾道之幸也去夏过贵郡匆冗中未能进谒以遂请教之愿至今抱歉即承手翰已领所谕但令器还湏出考中间去取糊名编号决不敢一毫着意也若以令壻之故遂阻其进恐亦未安某平生拙戇凡对人不致不以直告以此忤时但于我公则又非所当避草率奉复幸孚亮之

○答陈玉泉金宪

不见吾丈久矣此心瞻仰曷有既极前得邸报知从者按闽日望道出武林冀一相见迟之不至将谓别有便道顷得手札始知又罹忧制竟失奉慰仆服役一方疏隔如此回思往年日与吾丈徜徉于金陵诸胜恍若梦中事矣人生碌碌百年光景嘉会能有几耶怅惘怅惘仆精力无复往时浙中诸事疏略极多罪过不知何以自免委曲于利害之间自分不能若道理上差错望直言规诲庶不悔平生相许之义来币因在旅中不敢拜领附使返璧嘉扇当奉扬仁风矣舟发西水匆冗不悉

○答王敬所提学

鄙人无似承乏贵省学政两入赤城备领前哲行义如台学源流所载者真所谓多贤之地也既见金石两公面领高论不啻古人再询诸士谓更有敬所王公生虽未覩光仪而向往之心盖已驰于象郡矣即承华翰殊慰瞻企因在孤旅厚币不敢承领谨附使返璧暑冗中草率奉复未尽欲言

○复陆东湖少保

曩在京师多辱雅爱佩服不忘入浙以来行役匆冗有失问候恒切抱歉即承华札捧诵再三如覩光范惟明公经纶宿学庙堂倚毘宣猷効悃日昃不遑顾于某犹荷记存感激感激贵省多才之地中间事体非经世谙练者不能调停菲才荒落鄙性粗疏不能尽如人意获罪孔多高明有闻愿一察焉当自得其情矣便中及此更希教之

○答钟吴江季烈

去秋严州别后时切注念春来拟吾贤观政既久且奉差劳苦必得选首竟为吴江岂亦取选时局于数目耶虽然杨文贞公常恨不得为县令寔以德泽易于及人莫如此官执事与文贞同乡而平生志在康济固将于此乎发轫矣况吴江为东南大邑财赋力役倍于他方而民繁好讼非得贤者为之不可且去浙不远早晚可以通问亦觉少慰鄙怀即承使翰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近鲁受通家之爱日深一日何以当之但二儿出疹只尺不能一见此心如割草率附复嗣容另启

○与王槐野翰读

前岁京师特与公邻对月论心临风舒啸不问闲冗无间朝夕此其意气虽公与仆固不自知彼旁观而泚笑者何能测识哉行役浙中遂离左右二年来有时独坐恍若对公固不啻梦寐见之而已去秋邵生南还得公寓札启函读之人情物理持论殆尽机迎神解不觉坐驰又岂特覩函关之紫气西汉之文章云尔也但中间奖借不敢承当亦不敢自委谨奉以周旋期不负公而已柰心无穷而力有限迩来所遭殊自愧汗公亦记当事者初议乎本以学政遂属于仆仆亦以学政直受不辞比至地方文衰俗陋自以为是已成锢疾仆以庸医不能针顶砭育洗肠涤胃坐视其昏愤颠蹶发谵见鬼则既无策矣且又海上豪侠招集不逞引致岛夷统众数千随潮上下所至城邑焚烧杀戮子女金帛劫掠一空鼓噪所向无敢当者仆于其间又不能设一方畧建一论议以为民捍患积骸流血徒付叹悯昔人所谓饱食终日与下民一致耳将不有负于公之所期待乎近闻公掌翰留院比之北都若非要津然实系我 祖兴王之地旧章成宪可资采录而山川佳丽要不徒止供游览也公其有以见示乎小儿近鲁以试事入城特命候谒门下尚其以犹子视之不吝发蒙之教至望至望

○答石玉溪都宪

令子承芳至辱手书恳切足知道义之爱仆亦谓提学官士习民风所系故不敢启幸门以坏人心术不意竟以是获罪大方至有在京师诋毁者谓仆朴责诸生至死浙中虽有造言之人亦原无此说不知四三千里外何人更复为此也昨过贵郡见一所公亦甚相谅古谓善者好之仆虽菲薄然受二公之知则亦可以自慰矣鄙人虽不能谢绝世味然于宦情则寔淡薄行使止尼固未尝少留意也彼何人者挟此腐鼠以恣恐吓亦何为哉此固不足与辨亦聊以对公一笑耳阳明祠在绍兴者旧以新建伯题额余谓阳明之所以取信于后学者其重轻不系于此故敢更订直书曰阳明先生祠此亦一时鄙见公乃以碑文见属则仆之浅陋岂能窥测阳明之蕴奥而赞扬其万一哉若其格言至论散在诸集或有一二搀入者他日有暇当尽为校阅汇成一编公亦当不吝往复用相质正可也令子在省时科场事冗遂失奉复兹因便役附此区区请教之私总未能一一嗣容再布

○答孙明轩宪副

忆昔布衣长安即辱宠顾乙未工曹益承垂爱二十年来不敢忘也使蜀旌旄即能捐去野服长啸遁入山林目前如公者能几人哉可为吾道光矣鄙人拙戆多忤时俗播迁之后从事耕钓者已五六年乃复有兹役殊自愧汗即闻有人腾谤京师将为驱逐之计不知麋鹿之性日思丰草科场事毕即当图归吴越山川密迕相望扁舟大笠公能同我游乎去夏过秀州甚欲见公不获如愿即承翰使殊荷记存孤旅无家厚币不敢承领附使反璧学规附呈请教岁事匆匆将渡东浙据案草率不次

○答李同野宪副

客岁一见遂成阔别前发武林无缘晤辞不胜瞻忆亦知吾兄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顷辱专使连得手教兼拜嘉贶殊慰鄙衷仆本迂疏况视浙中学政知不能免但此心则不忍有负平生故遂勉立师模冀回士习而人之好恶爱憎真不遑恤今得以全躯而归终于樵牧回首畏途自幸多矣惟敝地去浙不远海上之警时复有闻谅兄规矩画可保无虞即见邸报中章疏慨切天下有人菲薄瓦全真足自愧更复何言小儿亦承念及通家之爱感激感激令郎近来想日有进益吴支二生如何惟兄统成之耳使者行速值对客匆冗不尽

○答赵方泉提学

某以樗栌之资自甘废弃久矣前岁不揣复出补南宫司属驯致承乏贵省学政私忧过计谓此官为士风民俗所系较诸一职一事者更觉不同故日夕兢兢唯恐有负而卒不能副乎众志者诚才力之不逮也若此心则岂敢欺哉兹归敝庐虽不能拟王仲淹之读书谈道而偷闲自便此生亦过分矣我公方持教铎振我南畿不以鄙人为戒远辱使翰反若有误取焉者区区虽不敢当而世道则真有赖也感服感服瞻企益勤末由躬候聊此附谢语多拙直亦恃爱故耳亮之

○答张水南公

三岁浙中服役诸郡家信罕闻昨得放归次儿长孙先已中痘殇去怀抱作恶遂失候左右乃辱手书垂问益见厚德每事先施惭感惭感且闻所苦亦颇相类殊为怆然行路自古称难于今尤觉叵测即返初服学稼灌园聊以卒岁韩子所谓幸不为人所戮足矣又何言对使草率奉复一二情事嗣图面承

○答刘白石宪副

郎钱张三生至辱高文龙示披诵再三上薄秦汉草堂生色矣但奖借不敢当耳仆入仕途垂二十年迂愚直率多忤鲜合涵养未深自分终晦虽忝预吾丈年末而南北睽违近始倾盖不意相谅乃过半也感服感服射圃亦倚藉完刻多荷留情豊草长林每醒午睡辄登台眺览如见颜色想公怀抱彼此相同固不必合并为快也诸生东归草率附复不备

○与周江郎

两年在浙尘垢满衣每一对公则若洒然涤去去冬病卧辱公特过榻前从容数语

不觉沉疴顿释是迂僻之性盖不可一日无公也今春闻报即归不及告别而瞻忽之间则常在左右内外两忘超然事表熙熙春台公其独步矣仆迩来无事莽坐林栖雄雌白黑亦一切置之特未能时常对公质正犹觉惘惘耳俞生近思归过武林谨托问讯便中幸示一二

○与杨会江

盱江别公倏忽七八年矣可胜怀想庚戌京师曾见尊翁谓执事且至晨夕企望迟之不遂遂有浙江之役既鍾季烈来谓鄙人出京之明日而公即至矣益增惘惘昨公谪滁阳而生亦以迂拙竟谢事归来望醉翁丰乐相去只尺而懒散林簿不能遣候起居即因少林僧便聊附以闻庶见拳拳之怀耳仆与贵游不通书问久矣然于公则不能割去亦以公能不为世俗态也余惟珍重以副鄙怀是望

○答马溪田

甲辰龙江别公今且十年矣瞻忆道模无缘继见而函谷青牛亦遂靳不复出曷胜慨望中间升沉坎坷亦曾一寄吕同州转达未审得彻记室否顷谢浙中学政归终日杜门颓然蓬藿忽奉手制专使远驰如从天降亟启捧读反复再三诚不啻五千言之惠也当世守以为琬琰光重岂有量哉敬叩使者获悉起居嘉胜天培元气锡公上寿为世仪刑海内士人罔不忻愿矧某受公知其为庆忭又当何如古之君子得志则其道行不得志则其道明惟公平生著述将必有次第编辑者倘有便尽发以示至望至望即今东南海寇出没草窃乘衅民鲜宁居不但力竭而已杞忧罄恤不能一一为公道也唯冀顺时加摄以慰斯文

○与孔文谷

乙巳雪中公顾我于钱塘江上且携觞痛饮意气慷慨别后途中作一诗书于赤壁卷尾寄上竟不得达昨在浙仍索而得之即因溪田使者之便附呈记室庶以遂初心也公近来著作必多且关中山川雄壮西京风气犹有存者为助不少有便幸勿靳示教生迂疏浅促再出再逐无足为公言者兹得归卧蓬蒿窃自庆幸而平生贵游亦不敢一字相通唯公往日之高谊则寔有不能忘者故复有此亮之

○答史沱村都宪

节钺临常甚欲趋谒缘自浙归日鲜鞭策林栖草卧遂成颓惰寸心怏怏则犹冀从者东巡当候诸道左以展平生然亦将进趋起未敢必也忽辱华笺丰贶俯贲丘园仰见我公误爱之谊过厚之情迂疏鄙人何以承之唯有感荷而已往时西北丘戎东南转运经世者尚忧民力之竭乃今海岛江洋寇盗出没而村落无藉又且乘之而起盖兼有西北之患矣唯公沉毅练逵远近素孚将必有荡平镇服之策顾犹虚怀谦已询及刍蕘益可见公周悉万全之至虑诚今日东南之干城师帅也但江洋之盗借势于海寇而海寇之炽则寔始于浙东浙东门户也苏松堂室也盖必谨门户而杜其所入之路则堂堂可以无虞不知浙中当事诸公其又何以处之若其始之所发端则固公之所素知而区区

所不敢言者也然亦莫可追矣如何如何归来杜门未敢预闻世故恃公之爱而杞忧嫠恤不觉又发狂论唯公掷之伺容乘便图见诸惟益加慎重以慰士民不悉

○答吴寓庵

客岁承枉过草堂天已向晚剪烛数语匆匆别去久阔之怀未尽倾倒无任系恋每欲奉候考盘以分寤寐之乐而麋鹿之性不便城市竟至偃蹇京师书问亦久不作令器子言处遂成落寞殊负通家之爱昨罗村访我山中始知高驾已出考盘颇为猿鹤之讶然亦知非兄所好也即辱手札具领至情但所云新报则不敢闻命鄙人拙直不能委曲时事且凡百认真直前做去为世所憎者不啻嵇康所犯而已苟全性命待尽首丘亦窃幸矣岂宜再出兄谓少舒公论何独不谅私情也恃爱敢直致左右狂奴故态只此便见难改金陵佳丽仪部清幽自不妨兄此行或少需大用以展平生或迁转图归终遂高尚惟尊意何如耳使者去速草率奉复垂念厚情惟有感荷而已临楮固不能尽述槐野兄相会幸为道意壬子秋曾令犬子奉书未值持归早晚当再布也

○答曾汝道

浙中一接颜论知为道器既屡读高文多受启迪正资丽泽以图兴起斯文不意人事不齐遂成睽隔良朋难遇胜会无常从古已然可胜叹惘昨闻召入将谓必居禁近以行所学窃为吾道之庆适承使翰始知南补然留都系根本重地而兵曹有参赞之委似亦不当以散局视之也矧地方多警民物殷忧赞司马以惠南国正执事今日之事区区鄙人草卧林栖实切仰赖恃忘形之爱敢直布诸左右幸留意焉农事方兴未及遣人奉贺诸惟鉴亮不一

○答王槐野

士君子诚有利于天下虽摩顶放踵如墨子亦所当为不然则一毛之拔自是可惜盖不独杨子为然古之至人如彭簪观井腰索覆轮犹恐不免其兢兢然爱身若是乎其慎重也是岂私其身哉诚亦知是身之有用而不可以轻试也通乎二三子之见而吾道之时中可会矣公试观今日之井可易观乎仆昔为县令为考功俱矢心从事以期不负平生固众所知也然皆几于不免昨在浙中痛其俗披文靡慨然一为整理亦既略有头绪矣间有一二不能鼓势行私者遂曲为谗构以致垂成辄隳区区一毛漫然拔去置之无用若再不知止此身宁有几哉仆是以甘心裂冠毁冕而戴笠荷蓑终于山泽之癯无悔也公乃举遵岩王子之说谓不若出而勉効功业此固见公体悉之至然亦涉于谐谑之嘲仆谓江左虽僻在一隅亦代多杰特春秋以降未暇悉举若唐之陆贽宋之邹浩范仲淹则固庸人孺子之所共知也唐子亦岂肯偃然居于其上哉特王子之自道耳公固不当置疑于其间也仆候天凉尚当至雨花灵谷与公一见然后徧游寰宇山川以毕此生耳公其信我乎

○附王槐野书

顷睹邸传凡调徙方面仍领原御除前日之今矣如是公且可出以明吾志夫世事

浮云造物小儿未有大男子与小儿鬪者也白衣苍狗斯湏改变自昔人固叹之矣公号称莘莘旷览之士独柰何不审斯道乎寓庵公言公远栖林莽之间盖二年履迹不入于市客有问其庐者辄匿而不与接则乃古人凿坏之意矣然此但可异于凡流要非所以通于大方之观也所谓大方之观者譬犹之神龙潜则蟠于九渊游则横于四海潜见大小不可形求不可定拟故孔子取之以喻君子贵变化之义耳若块块守一隅自以为操是以往即可立名当世此乃道傍槁立秃木耳彼其荫且不足休行人矧以上栖九日下覆八埏能乎愿公改弦勿用之以钓奇焉吴中古称才窟然奇隼者不数数见遵岩王子有言自季扎子游以来历数千岁而始有荆川唐子若是乎其难且疏也今唐子既出而公复欲以礼乐文章表见于世恐山川精华不能分而为两不若顺遵岩王子之意去之而勉効功业怀仁义之宝以振靡敝而捄疮痍亦庶几哉于当世之治可与前行名臣比踪矣今时已春暮新水灌渠宜即理楫北迈酬知己之私若肯轸怀离绪枉帆燕子矶下仆当携酒一斛走大江之滨而觞公不则亦任所由而已

又

使者来时适长女之讻至旅况既恶而重以是苦意绪摇曳譬若悬旌奉公书词甚款恳委备仆徒诵之不能具答也第当其痛苦时度无以解乃辄取公集读焉读一二首忽复解脱然失手则又复苦矣仆謏劣焉能序公集哉则是丽服而加弊冠也不宜然念今之修词之士徧满海内至若公集云者固必传且可久远仆亦欲托之弗朽则安可引却不为任哉卒之当効役也少迟之顷仆欲请告去矣不能与公图一面之晤矣仆有刺心之痛茹蘖之毒故乃割情声利之涂耳若公则不宜辄有也秋至水平宜即拏舟北迈造物以小儿玩世人世人亦以小儿玩造物可也所惠策问及教浙条约咸斤斤当实不华要之在变靡俗敦实学不辜任使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言之不掩其光独么么之子不理耳传曰礼义之不愆遑恤人之言公素称自信弗惑之士独柰何用是区区轸孤愤之怀邪语客其事徒伤心肾独坐咄咄又为造物阴笑之不如荡胸结舌更图表竖之门斯亦可以垂百世之誉矣仆观公之志独不得伸于越自余所至即可致显名毋持二虑且行且止倘天从人欲得假旌节入关仆当持一觞于关下候之矣令嗣茂才附此问讯望之慕之

○附元老介翁书

今世俗务毁人鲜成人者弗考其人平时操修树立何如而辄听信于爱憎者之口难乎其为士矣吾辈不能维持岂可辞责然且脱此境亦所以保全公也降级例已寝不行兹当赴部颺企一至可得良晤也因惠老行附此奉问不一不一

○奉复介翁

旗自浙归杜门荒楚者二年矣不敢一入城市虽平生侪辈肯问顾者亦仅仅一二初秋六日乃获拜老先生正月十七日手札恭启捧读温言俯谕垂察曲成虽至自惠老如从天降惊感交并不知所云窃惟老先生为 国元老 主上倚毘调鼎禁中直庐西

内赞襄启沃夙夜不遑乃犹留情晚末此岂三代以后之事哉昔韩愈文起八代道济天下尚伏光范门下三上书而不得通以退之视旗何啻土苴矧又疏卤怠惰四三年不获一候起居反屈台严远赐接引若恐一物不得其所者即此以视贞元之相岂止万倍虽古勤于吐握者恐亦未肯如此也此其感戴何能言喻但薄福积愆动辄得咎辗转于中自分终晦今再三思之有老先生为之培植而犹委靡不振与草木同腐真天地间之弃物也秋水灌河拟将理棹伏候门下以听进止干冒奉复无任惶悚

○与吴泽峯太史

往岁京师甚受教爱离违以来未尝忘也既秦华峯归浙获拜手札殊荷记存壬子冬董后峯入京曾附启奉谢未审达否惟公石渠清暇涵养日深每思就正以开离索忽闻使节荣还窃幸请见有缘柰因避警流移感暑病腹未能即遂初诚谨此先候起居嗣图扁舟湖上以申夙抱也五月初六七间地方几于不免毘陵一路赖贵邑城守障蔽稍延时日即闻当路有异同之论公当慨然一白庶使士气不挫自兹以后更有赖矣利害切身敢一及之余容面承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四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五

书二

◆书二

与泾野先生

答沈御史

答王嘉江

答钱给事

答钟石先生

答叶教谕

与周子垂

与徐波石

与吴峻伯

与王樗庵

与罗念庵

答任五岳

与徐少初

答艾冷溪

与薛西原

与章介庵

与崔后渠公

答苏舜泽提学
与张太守
与张龙湖先生
答黄泰泉
与唐荆川
与唐渔石公
与陈澄江
与徐养斋公
与袁懋中
与马西玄
答胡百泉
答华补庵
与钟石先生
答林镇江
答茅丹徒
答刘慈溪
答刘西川兵部
奉熊北原太宰
复石塘闻公
荅林镇江
与刘怀耕
与马溪田
与巡抚公
奉张西盘太宰
与孔文谷提学
与章介庵先生
奉北原公
与养斋公
与张水南学士
与钟石龙湖泰泉少湖诸公
○与泾野先生

违教以来奔走尘土夙夜惕厉惟恐颓堕有负教言然不能振拔殊觉愧赧日见
朝命进公祭酒君子称得师者同然一词此寔世道将泰之机非直门墙之幸也应旗近
得外补满拟途中得一会晤昨在济宁获遇尊舟不胜忻跃而从者已先谒阙里遂不相

值闻輿从自张秋登舟因关河阻塞旅次多艰不能再转一候北望依依莫申候问惟顺时颐养以副海内士人之望不具

○答沈御史

贵邑缺令已久不敏初至勉强支吾方有头绪不意执事辈乃过为奖借以致当道误信不敢当亦不敢负也但旧务纷积内颇粘带而上下之间又多难处伊川云谓之得伸其志则不可也唯是冗杂度日有失问候而朝夕之间寔切想念非久疏于君子之门也张友至乃辱手札下问益感不遗而中间议论切实不为世俗寒暄之态高谊雅情佩服佩服溽暑尘嚣草率为复益增惘惘

○答王嘉江

京师一散相聚未涯萍水浮踪渺无定处俯仰兴怀无任感慨忽拜良使手书殊慰客况仆本迂疏世情落落亲民重任寔是不能兼之慈溪缺官已久而其间情事颇费区处得罪于人不可缕数执事顾乃过许岂传闻者过其实耶且厚德谦光千里下问此执事之所以加人数等而非时俗可及也东阳之民其有赖乎大抵人之一心天理完具率而行之虽不必事事求合要亦思过半矣其诸成败利钝本非人力所能与者正不必计忝在年末感荷先施不觉尽布衷悃非敢喋喋于贤者之前也亮之

○答钱给事

鄙人拙直叨令贵邑寔是不堪而此心耿耿诚不敢暴且弃也唯是半年以来备知人民受害之原前令受制之故多系豪强交结势侠及与上官之胥吏缔交合党根抵盘互遂难整理累年官府或见之畏避或藉为爪牙致使文献之邦久蒙刁黠之号而闾井亦坐是萧索困踣也仆不佞惟求本心之安不顾利害之及前项恶党颇置之法而上官之有要求以赂权要者亦因民贫无措以义郤之近来上下觉有相忤程伊川所谓不容而后去者仆亦唯有去而已矣累辱华翰过蒙奖借感发感发昔陆子静与其邑陈倅书有敝邑三虎已空闾巷欢呼之语今唯见执事念及于此可以观高雅矣使者南还正在匆冗援笔致书不觉慨慨甚少涵蓄唯照察之

○答钟石先生

某拙戇不能徇上官之意七月中已遣人具奏乞恩改教未蒙铨曹复本柰何柰何前日慨行路之难辄欲径辞归去后因巡按慰留故复寄寓西湖山中待返县之日将复再申前疏也千里之外过勤忧念诲谕谆切此恩此义不知何以承之使者还敬此附复少慰垂忆不具

○答叶教谕

不敏迂疏疾病缠缚而事势所遭且有不能处者甘心田野鼓舞太平乃吾分也再三请诸当道不蒙见允将行未可留滞西湖山中虽风烟景物朝夕万状而孤客萍踪不得如执事者一共吟眺诚不忍独乐也大抵天壤间事诚如梦幻泡影无常无变奚戚奚欢百年之后虽巧拙不同毕竟同归于尽耳所可恃者惟此心真不愧于本初使胷中洒

然无所挂碍庶或可为他日受用之地也便中附此代晤亮之

○与周子垂

家僮至九江得手书委曲甚慰客怀但子沾竟至不起此何说也闻之流涕时废寝食良朋凋谢人才可惜尚赖吾友与一二同志经纪其家俾孤寡不至失所庶慰存亡前曾有柬致应德闻在宜兴童子惮于往来遂不得其复书倘相会郡中统湏一论远惠巾袜甚适纳凉之用江郡萧条竟无所寄如何新秋尚暑挥汗草草不多

○与徐波石

某无似此心耿耿惟恐颓堕自罹坑塹每闻海内同志辄欲向往庶几得一準的虽本来面目不从外得而夹辅鞭策真亦不可少也侧仰道模殊切想象顷旅次浔阳邂逅德卿年兄论述盛德甚详以为得先生其人者而朝夕与游足为砥砺矣斯道在天下常如一日而污隆之几寔有可畏吾道异端间不容发义利之辨只在毫厘谨托德卿就正有道天涯瞻望无任依依

○与吴峻伯

慈湖荒旅淹辱高贤联床论道把袂盟心弥月之间遂订百年之约寒腊催人河滨送别彼此依依竟尔散去仆平生简拙而意气所孚如吾贤者真无一二想慕颜色常于梦寐中见之此情此谊可与知者道也去秋今春连得高捷之信而困伏江州竟不能遣一人奉候殊恨殊恨顷邂逅敝同年陈虚峰于江上聊附数言虚峰笃志理学朋友中不可少者仓遽中不能尽言会面未涯望更努力益加珍重

○与王樗庵

曩岁京师多领高论常忆兄惟恐不得为有司以行亲民之学此正儒者好作用处日来所闻德政信无负矣仆之不得终役慈溪亦伊川所谓不容而后去耳实非躲懒兄亦曾闻之否九江荒僻久不得通问顷因高生归便率尔相闻建昌之政凡在得为幸专制之吾人所遇本无定处到手即施虽一日不可放过何有注选权署之别也高生学亦向进并希赐教一二

○与罗念庵

昨寓豫章试院过承枉教易简切实从容洒落令人跃然而竹林朋聚一豁群疑向同会诸君不免堕落言筌者亦自是觉有省发矣所恨者此会不能常尔今春入留都虽交游满前不无离索之病大抵不随众雷同则异言淆惑未见确有定力者任道担当以倡明此学愿执事无所推避可也久无便役有失候问兹因公差人去聊致起居望执事有以教之

○答任五岳

春中得邸报知从者西归叹惘无极恨不能缩地一见以倾倒衷曲也海内人物如公有几今再疏乞休致为忌者所中然竟得布衣长往不失初志亦自足以洗刷尘氛挽回末俗矣视彼外为兢兢而中则逐逐者其贤不肖相去何如哉此寔天下之公论也某

无似得一南部已为过分但无实而受虚名恐亦未免为众嗤笑归来一念时发于中而老父七十未沾一命为人子者既不能以道义显亲于此自不能不仰体其情尔肝膈之言敢尽发之山川限隔相见未涯使者告去神与俱往

○与徐少初

明府下车新政日着乃知儒者作用自别而王道感人未尝不速也今天下人情多不乐为县愚则以为与民最亲易行所学莫如此官武城单父之治何尝一日不可复哉敝邑得公真士民之幸也但数年以来习俗日漓而返朴还淳切有望于执事寒家清素一二宗党自合安分守法如有以贱名来言者皆妄也痛拒而严斥之庶见爱人以德之盛心而鄙诈者皆知所惩矣此尤正人心厚风俗之一大机括也久不通问左右非自外于君子实恐付托匪人反藉是以为进渎之阶故迟之而不敢发耳兹因詹郡博东还之便敬附数言以承起居唯高明亮之

○答艾冷溪

令友宋子来获手札甚慰想念宋一见便若相知看起此种学问真不可以声音笑貌为者近来群聚论学之士在在有之求其真实直截一剑两段劈去私意一从天理上做工夫者盖不多见吾恐讲来讲去打成一片人欲窠子将来人心日坏世道日卑未必不自吾辈貽之是则深可忧也同志如兄温雅超卓立定脚跟硬着脊骨务俾幽独通于神明心事皎如日月底直进步类皆实地矣仆迂疏颓堕甚少规诲针砭之友所望于兄者不浅道里稍隔亦不可不时赐警策也彼煦妪称和之徒竟何益哉正气血气自当有辩兄正不可视浩然为东汉气习可也使人去速值吏冗草草便中滇示一二

○与薛西原

某尝读书见古之仁圣贤人每恨时不相值而徒慨叹遐慕想象其心胷面目也乃今幸获与公同生海内往往从人士间闻公行义见公制作旗独匪人能无情乎但少即奔走科举长遂因仍禄仕汨没风尘未能脱然以去从公于濠淮之上而此心切切则未尝不在左右今年秋汝东原至辱示所注老子因得公近来起居甚详且谓公闲居每语及不肖益兴向往不知何时遂得请见无任驰情也老子中间尚有可商确处唯面论乃尽兹托东原附候记室诸所欲言不能一一

○与章介庵

客岁初闻考功之报自谓得朝夕左右细闻精旨庶几凭借有地不期陆路抵家感寒受劳痰火遂发今春二月始得到任而从者已先一月行矣怅惘瞻企如何可言既从行官吏回自公所两得手翰教诲真切时一展诵省发寔多某惟今之驰鹜声利者固不足论其诸以讲学论道为名者则又多所可疑如我公脚踏实地卓立不渝诚足以匡世范俗乃今复有督学之命真为关中士人庆矣或谓公宿望久劳不宜置之藩臬此固可为爱公者某不佞窃谓与其得一京堂而无所建明孰若为一方师表以造就人才之为愈哉官之内外淹速正不必论也我公固深于道者就敢以是质之久稽修候起居兹敬

专吏奉问便中幸教一二关中行期道出何所统希见示吕涇野先生生尝游于其门颇受见知会间烦从者一道及之

○与崔后渠公

日从者启行旗值病火不能追钱江上多负雅爱小吏还自扬州辱华札高篇示教深愧晚末无似乃叨误知如此其何敢当中间规勉之训敢不佩服但慈湖学辩之序终未解尊意盖慈湖之学出于象山多说心之精神及人性本体推究其极恐未可遽谓之禅也渭老别自有见谅公当终不以为然恃爱敢略附左右俟当细论请教天气尚暑万万珍摄

○答苏舜泽提学

豫章获瞻光霁实惬素心柰行子戒途不能从容领教未尽之怀至今耿耿辱赐珍稿示类喻志别奥阐幽风雅之余真足以上下苏李而吞吐曹刘矣继又每从新刻中见序文诸作俱有省发想象仪容恨不再覩顷拜手札远勤千里兼审道履光亨江右士类大荷陶钧此寔吾道之光也感慰如何可言但旧时一二处生徒颇尚空谈流风习染渐及省下近来想皆务实矣此盖世道升降之几望执事更加之意鍾生崇武即荷甄拔预有荣色外学门记一篇盖往岁建昌师生所属今且三年矣近闻公大书其楣且辱督促故先后借重亦以表景仰之怀耳三月前已寄还该学愿有以教之

○与张太守

荒旅苦无便役久失候问日敝同年卢子来传言我公欲为生建立坊牌及赵子书至亦复云云此固执事盛意但菲薄生世垂四十年虽颇知自励而进寸退尺无毫发补于士风民俗其何足辱公之表扬以忝于吾乡诸士夫之后哉况今岁歉民贫愿公已之诚心直道不敢欺也仰祈孚亮

○与张龙湖先生

违越道范倏隔夏秋吴楚天涯曷胜瞻企自唯菲薄托迹门墙数年之间世途相阻去冬历春仅得事我公于南署沃闻教论受爱特深此情此谊唯可与知者道也诂谓倚藉方切又尔南北伥伥无依遂同离索近得泰泉朝夕往复庶慰岑寂然每一讲议则未尝不及我公也今强圉多故民物殷忧唯公速行赞画庙廊同心戮力拔幽起废共济艰难庶犹可以挽回耳不然吾恐数年之后不知更又何如也此固我公素所抱负而亦天下之所仰望于公者愿益加意秋途凉燠不时更唯珍摄是望

○答黄泰泉

乐失而求诸器数执事之情盖甚不得已也坛官尤且百计为辞则其亡失之弊晓然矣不识蔡太常能解此否昔夫子在齐闻韶而季子适周得尽观历代之乐当时不唯器数之末而声容之盛亦尚存掌乐之官然犹不免有先进无征之叹若在今日则又何如哉即承见约明晨再往以愚见论之似不必行矣容相见再论

○与唐荆川

八月间得尊翁书知永州宦况甚适但反复言道险难行专托转达谓决不可往又有家书一封随即附上不知执事见否愚意亦谓天寒道远慎动慎动若以定省久旷则唯疾之忧更宜体之翰谕问学只于性情中求之此寔至教执事高明峻洁工夫易简如此足矣但鄙意则谓践履上亦不可一息放过不然则荒唐无实如近世之论学者于知行忘助辨析毫厘而义利大防则甘心溃决而不顾未必非邯郸之步累之也不知高明以为如何新春元宵前后当得相见倾倒庶几得尽

○与唐渔石公

某无似逐队秦淮虚度时日仰瞻星岳寔切归依昨岁远辱瑶篇宠及老父举家感戴恨微役所羁不能洒然脱去从公于九峯五溪以遂平生之愿耳方今有世道之思者咸愿公再出以济艰难而公且戏彩横经悠然自得东山安石洛下温公必有定见固非晚末所能测识也兹因太学生休宁胡大器趋候门墙敢附起居大器朴实无华蚤岁与某同游泾野先生之门仰慕我公道德文章非一日矣伏乞阁人与进恃爱上渎

○与陈澄江

数年睽隔仅得秦淮一会遂又别去惘惘踰时继闻擢宪三晋便驿难逢益动离违之想顷拜翰贶始知以入贺归省若两月前早得此信则仆当家居以待乃竟失机会殊为叹恨迩来强场多虞正臣子效力之日今秋暂宁未可高枕唯愿执事辈赞画戎务以为久安长治之计方今之事莫大于此毋让毋让他日晋秩巨寮雍容廊庙固余事耳使去甚速援笔复书莫宣积抱闻且戒行山川回远霜露载途早晚珍摄无任拳拳临楮神往

○与徐养斋公

自公辞留都早晚殊觉岑寂泰泉虽在住居颇远往来总不方便愿公早归况贵衙门诸司亦若一日不可无公者宜体念之近见邸报 庙制皆断自 圣心已复 祖宗之旧可省不费之费天下苍生有赖谅公所乐闻者也从官去速岁除匆冗不悉

○与袁懋中

某无似百凡堕落独于海内贤者辄兴向往而耿耿之怀亦每不忍自弃前岁承乏贵邑一见高文知为大雅正欲晨夕往复以资丽泽而改官疏允遂往江西鄙心怅惘未尝一日不思接颜论也嗣见高登华擢声实光亨曷胜慰忭每拟奉启少达衷曲苦无便驿竟致因循频年抱歉昨姚明溪至辱手札远惠情谊恳切谦恭过厚愧我鄙人何以当之每念士君子生不遭逢恒苦于抱道赍志君今起自徒步遂跻禁近策勋明时追古作者愿益懋焉差官去速溽暑草率莫罄积怀唯卓然建立寔切至望

○与马西玄

京邸多辱惠顾且勤宠召获侍教论都会之中人事倥偬而公之幽意闲情较之在南雍时无异此可以见公之不凡匪止感荷之私而已南归正拟修候起居而匆冗因循未酬鄙愿乃辱书问远及愧悚愧悚所云泾翁易名一节固是可慨但古之大贤君子所

恃以不朽者更自有在当时关中尊子厚故事其为说已详但公在礼堂固不得不快然耳旗固有以知公之心矣若云世风所系当自有主张者在从容举之亦未晚也办官去便谨附候起居并致谢私草率不备仰祈俯原

○答胡百泉

某昔旅进南宫望见光仪心怀结纳未几遂服役风尘沉沦江汉忽忽十年不获一领颜论昨岁见公筹边疏草经制机宜臣细周悉虽鼂赵复生韩范再出文章论议当不是过真非请纓系颈之虚谈也鄙衷慷慨益切向往以为有人如此天下事无难为矣不谓当事者既已不能破格用公而持国是者乃复颠倒其说此何理哉公今潜卷滁阳益明宿学于公何负但权衡人物者似不当如此耳迹闻 当宁寤寐才贤恐永叔不当终为醉翁而丰乐闲亭不能久羈公之迹也重辱诸制赐教感荷不遗陈友竟不得一见亦殊惘惘使人去速偶值吏冗援笔为复不尽不尽唯孚亮之

○答华补庵

俛仰今昔岁月若流每怀故旧于兄更切非为燕好之私寔愿以道义相摩励而惴惴以堕落为惧耳惟兄知我久而益信持是语人未有不以为迂者仆明年之役夙夜惶恐人本难知才又当惜稍失其平不惟误人误国而一念自诒之恨将没齿而不能追矣敢不慎哉兄谓宜察于爱憎喜怒而以恕行之此正顶门上一针非有骨肉之爱者不肯为此言也受教受教决不敢负闻兄北上有期服官在途世路多岐望百凡珍重本当专僮候行而应门无人尚犹曩昔蹇拙至此亦恃在相知耳湖绵之惠寒旅挟纊使人去速草率附谢未尽之衷更容嗣布

○与钟石先生

前月见邸报知公晋掌邦礼此寔夷夔之任而 朝廷未尝轻授可见 圣心简注而入相之期谅不远矣无任慰忭某辱在门墙承受教爱至深且重恒愧无能为役不知何以自效于门下也今 朝廷之所委任海内之所属望咸在公矣惟愿益加珍重凡大典礼大制作均望熟虑而行之慎虑而从之则百辟乡士庶民小子皆将向风承德而庸众之见不攻自破岂特门墙之庆已哉时拟奉候荒次无人未能专使偶值兵部公差之便敬附起居匆遽僭陈亦恃公之爱也惶恐惶恐

○答林镇江

润州政教远近想闻而仆之注慕更久独恨一江之隔微役所拘未能合并以相质正我怀如何王万二友至辱示口义昭然发矇学田公田具见养士治民至意儒者作用迥然自别使海内司牧尽如执事三代之治不患难复虽然张子厚不用于时尚欲与学者行之一方今执事得一郡而治之体用之学沛然四达其所及岂少哉所委学田一记固愿附名矧华札恳切其何敢辞但恐言之无文不能垂远耳容早晚具稿以呈记室王万卓有造詣不徒愤悱益占尊教柰岁逼除暮匆匆别去草率附复未罄所怀闻留意荒政此最目前急务余容嗣布不具

○答茅丹徒

王万二友至辱手书真切且闻政教甚详殊慰恳忆惟执事清才博学自家食时已卓然不群矧今寄百里之命所系非小圣贤基本公卿事业寔发轫于此大人之志天下之虑固执事所素具但交游满前更当寓慎择于泛爱之中如荆川诸君或近临几席或远寓笔札必有感发为益不少其诸口耳浮华之辈似更斟酌鄙人受知执事今且数年不敢以泛然相待故偶及之非有他也辱委学记当具稿请教二友卓有造诣可以占执事之化矣但渠因岁暮归速匆匆附复不详

○答刘慈溪

士人自浙来者无不道执事德政而鄙人怀仰之忱亦未尝不拳拳于左右但道里稍隔苦无便役遂疏候问每一思之殊为惘惘顷辱翰惠益知高明能谅于形迹之外而千里神交固彼此同也慈在浙中颇难调停而执事居之上下贴服可见人心之公未有诚而不动者仆昔所行俱出一时之见而损益宜民寔切有望于执事今若此固鄙心之所甚慰也所云诸生具呈将为不肖立碑树表此则万万不可者愿执事力止之仆居南都最樗散所宜但今承乏京考未免取怨不知误爱之下亦曾念及此否偶值吏事率尔为复请教之愿尚未能悉临楮神往

○答刘西川兵部

尘途匆冗久失候问怀仰高雅常如瞻对颜色某本菲拙正宜留都散局乃兹叨司京察日夜惴惴不知公何以教之即承华札谕以贵境士民之情乃辱高文立碑树表闻之骇然真不敢当盖某自乙未冬承乏贵邑至丁酉二月遂有江州之行计在邑者仅十有四月虽勉强图惟庶几不负此心而迂疏固滞未免获罪大方每一思之殊觉抱歉今又为此适重吾罪且今之有司不务真德实政而动辄经营虚誉以为身后之地及考其实盖不免于胥怨胥谗者多矣慈民此举愿即已之若我公过爱之情则已心领值吏事迫促率尔为复万万孚亮

○奉熊北原太宰

某沦落江右即辱公知矢心砥砺真不敢负然于问候之情则日疏简非敢自外于门下寔以钧衡重地不敢轻褻耳顷闻公为不肖辨谤感激如何敢言盖不肖名位素微滥司考劾众怒群猜知不能免仰赖垂亮不即加谴斥更赐分析悯穷扶弱之恩嘘枯吹生之德其将何以报之不肖少患痰火每发辄危先年告教正坐此疾即今老父在家子道久缺昨岁已决意告归偶值考功之调恐取推奸避事之咎遂因循至今窃亦自惟人才难得决不敢一毫误伤自速天谴计待事完之日纵使去留允当輿情快愜亦当徒步归田以谢去者之忿而祸且不测命也何辞但公为官择人为国任怨求诸古人盖亦难之某虽即填沟壑而御结之念终当耿耿不泯也兹因公差人便敬申起居无任惶悚

○复石塘闻公

办官曹章至辱手教真切无任感荷但闻尊体违和旋即平复惊喜交集所谕唯图

归计此固是老先生有感之言亦望莫兴此念盖今京师百寮皆藉公以为具瞻或有所恃而不恐或有所畏而不为而诘奸刑暴其禁于未发者盖多矣旗事公于南部历四三年辱公误知谅不以为谏也即日考功之调当益矢心从事庶几报公之知其得失毁誉已置之度外久矣来教揭诸座右晨夕观省断不敢负即因公差人便附致谢教之私伏惟顺时珍摄至望

○荅林镇江

天下事理未有诚而不动者亦未有伪而不败者古圣贤千言万语亦唯教天下存诚去伪而已矣某本无似然于诚伪之间窃知惧焉二三年来每见镇之士民辄颂执事实学实政此岂可以袭取而强为哉今天下为学为政者欺已欺人淫朋立党坏人心术动貽民殃有人心者试观此辈能不痛哭流涕者几希此情此念可与知者道难与众人言也某适以不肖之身谬膺考课之责天日照临 君父在上岂敢复为身家之顾虑世俗之调停哉今正在惴惴待命之时值执事教翰甫及故一陈之不知执事闻此其将谓何略检公田之志已知执事虑处周悉虽上官稍有异同固于执事无损益也愿自信不疑即出视事以慰士民乃益见大君子之作用不以在人者为重轻矣拙作竟尔入石愧非金石之文不足以赞扬盛德如何如何且字刻俱精摩惠过多感谢感谢良使去速狂论附复幸惟照察不备

○与刘怀耕

承使者赍翰见及殊荷垂念但考察事体重大关系去处更有不能言者吾人在天地间夙夜兢兢止可求此心无愧而已富贵荣华迁就躲闪之事不惟不当为盖亦不能为也兄如见信自知鄙言之非狂妄矣况凡百亦自有命未必做小人便能利达也恃爱敢布今人以成败利钝论人者仆于此处亦自觉看破已久前十年已不为动心况今当倦游之日岂复有他顾耶人说罪谪之官还当去做俟有地方亦当一往诸余使者亦略知之暑中草草不尽

○与马溪田

前月隶人还自关中获拜手札知道体顺适图书无恙殊慰瞻企所委志书序文偶因考察事殷向未属稿兼亦菲才恐不当有玷佳制但恃爱不敢不勉容撰次请教惟方伯旧未相识还俟公改削转致入刻涇翁星野记之外更有别作专望寄示留都各衙门志书忆公尝欲分派修辑以备昭代典故此最盛事今公既归而泰泉又以忧去生亦以考察取怨为桂御史所论得外调矣谅皆公所欲闻者偶因吕同州差人回便匆遽中附呈记室翘首天涯不胜惘惘

○与巡抚公

频年荒旱江南尤甚仰藉抚绥俾凋残百姓少延岁月但今禾稻正值吐秀之时尚不得雨尤为可虞若今秋再如去岁则生民之命何以堪之父老传称谓自文襄公之后如三原东湖诸公皆值荒歉民藉以安今田野皇皇寔不能不望于公也前日获闻教论

夙夜感发殊切思惟既遭摈斥荷公垂问感激无已某惟目前急务莫要于荒政之修举而生民隐忧莫甚于君子小人之混淆近来伪学伪政之徒立党鼓誉似是寔非动制上下为害不小明公志在经世其于名实诚伪之间必能致察久矣兹不揣僭陈仰祈台照未及面辞谨此申谢

○奉张西盘太宰

某无似获侍几杖过蒙知遇平生分愿足矣尚何望哉即往建昌之役寔臣子无所口罪之义不敢辞也老先生拳拳垂念每于士人中得之郡守郭季文还自留都备述奖借太过自揣迂拙方负群猜何以当之且闻老先生上疏乞归未知 圣意如何方今时事大略可见沦落孤臣杞忧嫠恤窃于公之去就不能不动于中也向委大观草堂记途次草率属稿总不能阐扬万一谨托季文附上违离渐远问候日疏舟发钱塘不胜瞻恋

○与孔文谷提学

数年未获一覩颜色昨过钱塘重辱高谊追饯驿亭从容尊俎沃领教言且辱惠书刻数种于路读之益见执事学究本源不遗末艺其视世之堕于腐俗过于玄虚者真不侔矣两浙诸生何幸得师如此但近来子弟聪明英俊者固多而汨没沉溺者亦不为少尚赖执事提命紧切三令五申务期泾渭俱清骥弩同奋则人才咸得造就而公之成已成物之功用岂在古人下哉某残腊至建昌山郡间僻杜门省咎岑寂中每于记室寔勤想念向作诗一章过草莘时曾附修路道人恐未得达兹偶有赤壁卷谨附书楮末呈览少见谢私耳余惟为道珍重

○与章介庵先生

前岁曾具启并考功折俸附上计彻清览矣嗣后道路修阻冗懒因仍遂疏候问而瞻企之怀寔未尝少置某本菲薄承乏考察之司不敢避忌以负此心况继我公当事之后亦不敢不勉图策励以期无玷芳躅若怨家御人合谋倾覆固势所必至亦安心听之耳迂愚之性不便时好兼以老父在堂岂堪再出但建昌之役寔臣子无所口罪之义故单骑一来客岁逼除乃始得到即欲奉闻而新正碌碌又及再旬矣兹专吏起居稍展鄙情数年不见请教之心殊觉怏怏特在知爱遂发积怀非敢为大言于长者之前也幸原亮之

○奉北原公

去秋少湖公书至获拜老先生教翰内及近来士风吏治之弊不得不一振刷豁目拊心仰见公垂亮不肖之情寔因民生之休戚庶官之劝惩士习之污隆皆系于此故不敢为一身一家之计耳比时唯求无负此心虽不见知亦所不悔乃辱公念及于此就得罪以死犹且甘心瞑目矣尚何望哉但公位绝百僚顾留意晚末虽古人盖亦难之感刻何可言冬尽始知公去位及遭太夫人之丧固怆然以悲亦惕然动色谓太夫人荣膺寿考老先生扶植世教其诸皆不必论矣拙性迂愚不便时好建昌之役岂堪再出但思臣子无所口罪而尊命亦不敢违故孤身一至早晚倘得辞去固平生至愿也尊者之前岂

敢为不情之言哉贱役所羁未能即叩门下先此起居草率原亮

○与养斋公

违离道范倏忽逾年追想留都日亲几杖备领教益恍惚神游宛然犹在左右去秋获拜手札内及上疏乞归事旗以为南户虽司钱谷比之北部总是闲雅而士风民俗方倚重公冀公稍迟不谓屡疏决归竟遂高尚然而关系世教者则甚大矣方今海内羣聚讲学者不少然惻怛真切如公者真不多见此旗于广游博接之后益知公之不可一日离也旗获罪孤臣义无所口而痰火痔疾比在吏部时更甚初拟缴凭服罪即当图归与公朝夕苦为巡按所留遂成触藩之势且老亲在堂游子远出而孤旅孱躯百凡不便情事至此谁与控告惟可对公一发耳毘陵志书久不修辑闲中敢望留意以垂一郡之惩劝如何家童归省谨候起居不尽

○与张水南学士

去夏被桂史论后还自金陵因暑气方酷迤邐而行道出溧阳为县尹姜约父所留访游诸胜至秋方得抵家渴欲相见不意病疟遂不得一扣记室冬间稍愈而谪判之限已促遂从浙道至盱江拟即图归从公于三江二岛之间苦为监司所留虽杜门静居而尘俗满目荷衣旋垢然时一登山临水想象标格宛然在望冀公游览著作之余或亦尝念及不肖也养翁虽相去百里计必会晤兰舟草阁当亦不减石渠虎观之乐矣家童归省附候起居倥偬不尽

○与钟石龙湖泰泉少湖诸公

旗罪过深重天降之割不自殒灭去岁先妣弃逝甫毕襄事今年七月乃复延祸先考酷罚浣加号吁无路唯席藁待尽而已窃思老父平生励志隐行辛勤教育遭不肖孤志行陋劣命缘浅薄跋前踬后百无一成进既不能显扬于万一退复无以奉养于斯湏今累然在殡葬且有期尚忍吾亲与草木同腐耶唯是哀哀辗转冒昧希冀百拜稽顙北向长号专人赍状门下敢乞文从特赐墓文勒之贞珉以垂永久庶少尽不孝之心亦知老先生论思密勿华国文章岂暇及于山间草菜倘垂仁怜悯止湏畧畧数言自可垂诸不朽而不肖子子孙孙感恩刻骨当世世不忘矣万里长途无任惶悚祈恳迫切愿望之至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五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六

杂着

◆杂着

原组图说

致良知说

惕斋说

贞寿说

永慕堂说

三难轩说

冶亭说

赠冯午山提学

答李工部

答赵生

答潘生

赠涂生

赠方生

书皇华忠爱册后

诰勅题辞

跋君山诗刻

题陆义姑姊集

阅使朝鲜集

省官议

王仲山像赞

陈志槐行乐图赞

书国风郑卫篇后

书易传后

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章后

○原组图说

[见图]

说卦传曰干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是男女之生也皆本之乎父母者也而父母安从生哉夫亦有所祖也祖者何也太极是也故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而天地人物皆于是乎统宗矣故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自其一者而观之则至易至简而所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者亦不过率乃祖之攸行耳子厚作西铭言父母而不及其祖唯曰天地之帅吾其性盖引而不发之义也学者不反求自得遂以藐然之身与天地不相似而自分不能为父母克肖之子噫其亦弗念厥祖矣

○致良知说

大学一书乃学者入德之门而致知一语实大头脑处实紧关下手处世儒误认其义遂以为必穷尽天下之物然后吾之知致则是涉于闻见之知使人向别处走毫厘千里正在此处若此处一差则日用工夫便无安顿阳明先生乃直指以示人曰此致知者乃致良知也非别有所谓知也其言明白痛切拯溺登岸诚有功于吾道不小若会悟得

来则古圣贤之精一执中一贯忠恕尊德性先立乎其大之类虽其话柄似若各别而血脉路头无非所以发明人心天命之本然实至当归一精义无二者也譬诸天一也既谓之天又谓之干又谓之帝虽若谓其有形体性情主宰之殊而其实则此一天也譬诸人一也既有名又有字又有行又有职衔近世又有别号虽其所称之分与地不同而其实则此一人也果能见得此处透彻则不落言筌虽古圣贤许多话头皆为剩语柰何今之从事口耳者执着良知之说而不能实求诸心其说纷纷遂致自相抵牾枘凿其于道理一无所得而古圣贤之格言至论已一切废弃不惟不能为阳明之辅翼而其说反晦矣敢告吾党求诸本心当自有豁然贯通处尚安以多言为哉

○惕斋说

丰城余生过薛子论学述其父惕斋君之号而因问惕之为义薛子曰干之履干干惕若君子进德修业之第一义也自夫不知斯义者或失则助或失则忘而君子之道鲜矣盖斯道原于天命具于人心散见于日用事物流行于古今上下真所谓湏臾不可离者助则计功速效而不能湛然虚心以求实得忘则安常袭故而不能奋然立志以求自益夫其为是者虽妄意于精义入神亦竟何有而其流之弊将必有认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觉者矣故曰君子之道鲜矣惟惕以自居则提撕警省而此心惺惺不容一物知行并进体用夹持周旋不舍循环无穷寔圣学所以贯动静彻始终而与几存义之功也惕斋君果能铭于其斋以自惕焉则岂惟乡之好修者哉由此而圣学可几也且吾闻君自少读易为乡校诸生久之遂厌弃举业弗事则其中必有所自得矣子归试以吾言告之吾将有以究厥终焉

○贞寿说

程生爵问学于薛子因及其从姑曹贞妇事谓其事君子兵部君以道始终不回其节抚四岁孤以义竟至成立今姑年六十愿请所以寿之者薛子曰若之姑能贞矣何有于寿哉夫寿者福之先而人情之所欲也其有不得焉者以其无以致之也有以致之而有不能必得焉者以其弗值其常也君子语常则贞之寿也必矣盖形质者言乎其气也修短者言乎其数也应感者言乎其理也究而言之贞夫一者也贞之时义大矣哉故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坤用六利永贞是贞也者气之潜藏数之通复理之会归所谓正而固者也贞则起元而迎随无端悠久之所从生也仲尼曰仁者寿仁者元也元即贞之禅也若之姑能贞矣则以人合天而禀赋不亏刚方之气悠远之数达顺之理备于厥躬而受兹介福固自有以致之而非夫人之所能与也矧其教子成立代夫有终又有得于坤道之大乎坤道无强有弗寿哉程生曰然是可以寿吾姑而某等亦闻命矣因书其说以归之

○永慕堂说

陈生宠念厥考古田君以勤俭起家筑堂甫成弗获享其居因扁曰永慕乃述以告薛子谓将何以示教乎薛子曰人少则慕父母此固吾人之良知也长而迁焉斯无所不

至矣子知永慕孝莫大焉余尚何言哉但今之人多炫饰观听而不能实用其力遂使良知之说徒徧天下而能致其知者吾盖未之见也子果能永慕而夙兴夜寐凡所以行父母之遗体者一出言而不敢忘而言皆先王之法言一举足而不敢忘而行皆先王之法行则不亏其体不辱其身而作圣之道兹其在矣所谓仁者仁此也礼者履此也义者宜此也信者信此也强者强此也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诸后世将无不準若考虽逝令名则永贻矣岂直堂构云尔哉不然但厚其封殖美其轮奂则虽扩晏婴之湫隘辟潘岳之闲居谓之侈张前人之业则有之而非永慕之义也子学于吾门雅志理学其必能决择于斯矣登降斯堂尚其识吾之说以自考乎

○三难轩说

龙山戴公雅志古学尝筑轩以资静修扁曰三难薛子过而问曰公之意何居公曰力行责已克终是三者不亦难乎薛子曰夫是三者之难难矣若诚以三者为难则某敢有言焉夫人之一心性情是统性立天下之本情效天下之动而体用显微举不外于此心也能存此心勿失其初则至当归一无贰无杂诚精神应日着日察五常百行沛然各足经纶酬酢变通不穷而力行而责已而克终殆一以贯之而无余矣故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苟此心埋没于气质沉溺于意见牵制于世俗迁移于物化则精神气魄放逸委靡至于昏弱而不能行卤莽而不知反废弃而不能终乃欲执着矫强以为功吾见不临深以为高必加少以为多正如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不知究其本源而病其末流矣其于三者不亦难哉故曰非道之难也人之难也非人之难也其势则然也公雅志理学其必深究夫难易之原而于是三者其必将会而通之矣公曰子之言是也遂请书其说以揭诸轩

○冶亭说

江藩幕司钱塘潘廷刚氏名锴释文锴盖铁之精者云廷刚因以冶亭自号介吾邑潘知宪子质问于薛子薛子即其所自号者而为之说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材唯金寔先金之属六而铁居其一攻金之工六而冶人居其一金之精者其直匪直几倍于铁铁之精者其用匪直几倍于金尝观古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輦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岂唯尔哉鼎鼐鼎鼐錡釜剑戟戈矛斧钺锁钥银键之属皆宗庙朝廷边防关隘所需非是罔以利用其所系之重且切可知已然非冶人齐以水火炼以五精候用阴阳和取刚柔则鼓铸罔宜从革罔理形罔中象弗能成器以为天下利其质虽精亦将旋就剥落与瓦砾等耳无庸也廷刚顾名思义而知就于冶其必将为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而庙朝边关之用殆无弗适不尔亦必坚持劲守历变不渝宁终为华阳之镞茨山之英弗贡于夏弗登于楚以永矢于斯亭无宁柔脆脂韦汨没隐忍以自负其名与义焉斯得矣且吾闻管仲相齐以铁之为用于天下始置铁官以征榷至汉桑弘羊孔仅之徒佐武帝兴利则又官自治铸虽以贤良文学反复论谏随罢随复而百姓

坐是困乏遂俾利用之材致称不便吾愿廷刚之所治者其尚慎用之哉

○赠冯午山提学

午山冯子提学南畿越三年以疾告归濒行薛子访诸学台午山子曰兹行也虽静养自适将离索是惧子何以赠我薛子曰余弗良于言恶能为君赠哉然尝观君以身率教切切启迪盖欲实自致力者也离索何患焉且今天下群聚而论学者不少矣夷考其行或有多党自好不为者余亦未敢谓无其人也若是者虽日与之高谈性命细论身心剖决异同辨析疑似亦竟与说铃等尔何益哉吾愿午山子求诸本心精一自信会通神明不落言筌则千古圣贤若共一堂而四海同心将自有不对面而相孚者矣夫午山子吾所敬服固非取足于余言者也但岐路一分旦夕千里而下问之义则亦不敢虚辱尔君其归哉衡岳洞庭之野孔山颜港之墟登高涉源将益穷其所未至不知竟以余言为如何他日相逢尚当质正焉

○答李工部

古容李子治水南旺薛子过之进而问学薛子曰夫学也者将以学为圣人也圣人之至也学欲至圣夫岂远且难哉要之不外乎此心耳苟能操存此心勿失其初则纯明精一无体无方经纶万化举而措之而宇宙间事不必牵合附会而条理粲然各得其所矣尧舜周孔皆由此其选也若此心一驰私意夹杂虽读尽天下之书玩尽天下之物祇增障碍亦何益哉请以南旺水论方发原于百泉其静清而润下者固天一之本体也沿洄而出泥沙渐滓至于黑马殆又甚焉及其南北分流蜿蜒龙跃为濫为沃为洑为雍为汧为肥诸如此类随高下夷险以异其状而其本体则固未尝不在焉者澄之则清淆之则浊顺之则通阂之则塞亦唯导之者何如耳得斯义以绎之而慎所导焉其于学也不亦几乎

○答赵生

赵生子严学于薛子岁暮将归请以言为教薛子曰言之匪艰行之惟艰古圣贤之训其虑天下后世也盖亦远哉太古忘言典籍靡纪中古以还躬行不逮者虽或有言其偏蔽遁屈多与心性悖戾尚可指摘辨析延至于今则有大不然者知行合一之旨勿忘勿助之说公私理欲是非同异剖析几微亶亶终日随口酬答无可疵议虽古称善言德行者亦不是过矣及见诸行事则弃厥所言不啻若弁毛唾涕若是者将谁欺哉而又何贵于言哉吾愿子身体力行不立户门不事标榜务从实践则本心本圣当自有不言而喻者吾又何言乎子归维扬维扬士人近多论学试平心易气以质其平日之所师当自信鄙见之非诬而益知空言之无益实行之当务也

○答潘生

潘生垚将归于京山问于薛子曰垚也学于先生且岁余矣兹行愿有一言焉以为终身之诵薛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合体用通显微囊括宇宙流行古今固无容于二也奈何大道既隐人自为说专门殊尚各务已胜道之不明不行也凡以是也余方大有所惧

尚何能为子言哉但愿子求诸本心一意向道而不汨没于闻见驰鹜于玄虚则古圣贤千言万语皆可以会而通之而精微严密之旨自超然于意言象数之表固不假于他求也不然若但执着矫强以为功别开户牖以立异则彼此抵牾先后背戾将童而习之皓首而不得矣其诸承顺以媚世饰诬以欺众吾固知子之不忍为者又何言哉

○赠涂生

江右涂生以地理之学游缙绅间其术多验余尝问之乃言曰求地者必以积德为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应之是所以福其子孙者心也其恶果盈天必以凶地应之是所以祸其子孙者亦心也盖心者气之主气者德之符天未尝有心于人而人之一心气自感应吾之求地必观其人以是屡致验耳呜呼涂生斯言也乃蔡神与之说所以扩郭景纯修本图末之旨也吾儒正心之学固不憧憧于感应之间而术者以是求地则固宜其言无不验矣先吏部君之莹涂生寔相成之请余赠之言余在哀疚不能为文因书其所尝闻于生者以赞扬之俾终始守其说以训世焉

○赠方生

抚州方生以数学名于时其言多所可征其足迹半天下一日诣白鹿书院问余生年月日余辞之生乃曰若以余言为不足凭乎余谓之曰进退利钝固自有数但余方谢病而乃屑屑于星命之讲不几于却行而求前耶生默然久之余因试问某某若何曰此非远大之器也然而皆位跻公卿矣又问某某若何曰此皆远大之器也然而皆白首穷途矣余乃哂之曰汝言若是何以取信于缙绅耶生正色曰曾谓方山子而为是言哉子不闻乎颜非夭也跖非寿也夷齐非贫也齐景非富也贾董公孙程朱秦史子以为孰远大乎余为感发留之山中者旬日其言大率类此濒行索余言为赠余尚何言哉为书其答问之语于册俾广其传且以为世之论远大者告焉

○书皇华忠爱册后

屿湖秦公为侍御史时出按江西因奉其母周太夫人便道还里第维时学士大夫谓公之行也臣道也子道也可以劝忠与孝矣遂相率赠言盈册题其端曰皇华忠爱云越若干年晋副都御史仍抚江西余谒公于台省公尽出以示且曰子不可无言余受而阅之虽诗歌格律言人人殊而赞扬规讽咸附于古者赠言之义乃作而言曰皇皇者华周雅鹿鸣之三也吾尝肄业及之矣周道衰知斯义者盖鲜惟鲁叔孙穆子如晋晋侯享之奏肆夏歌文王皆不拜惟于皇华则重拜焉谓其教使臣之必咨于周也君子谓豹也得诗意矣公为侍御为藩臬长贰以膺兹大拜不惟历有岁年而功德名位日炽以昌顾兹赠言乃犹玩绎弗置可以见咨善焉可以见咨亲焉可以见咨礼焉可以见咨事焉可以见咨难焉五善具而靡及之怀有不啻叔孙子若是云云而已也君子谓公之忠也孰大于是然公何以得之礼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其敬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其爱同是爱敬一道也忠之所由出也公自家食以至于有禄其奉亲以周旋者必尽古人子服勤之礼而赜赜之念明发之怀皆其深爱之根于心而所以貽令名者无弗至矣宜其大发

宏施横塞江汉而效忠宣力若是乎其至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余因书以复公且以为覩斯册者告云

○诰勅题辞

夫人臣之效忠于君也固发于恒性而承宠知荣感恩图报则其情自有不能已焉者是故召穆公受宣王策命之辞勒诸康公庙器而稽首万年之祝屡致意焉此所以懋着平淮之绩翊赞中兴之治而称周之世臣也今恒溪尹公以名进士扬历中外盖已有年而朝廷宠锡褒封之典亦屡颁而覃及矣于是哀为一帙钁诸梓人不惟荣君之赐以宝琬琰之传以示家庭之训且将夙夜瞻承而匪躬靡盐之怀自不得不切切也矧其先大夫为名御史抗忤权奸厥施未究其增光前烈寔于公乎是赖斯帙也盖忠孝之所关也公其无忝于周之穆公以为今之世臣殆永有令名矣乎

○跋君山诗刻

右君山诗若干首学士水南张公作也一时名公巨儒咸谓公之才因君山以发君山之名因公以传信哉言矣公乃复传以示余谓余亦不可无言余反复读之作而叹曰是诗也其有余思乎君山僻在大江之阴去海不百里而近盖逃虚入空之境也公江湖廊庙之情无异于讲幄供奉之日故其发于言者类多恳款之诚有不因境而迁者矣忆余蚤岁见公于长安邸第公出示应制诸作赞颂洪猷歌咏大业泐泐乎朝廷郊庙之文至于拳拳民物之思则又蔼然可掬是公于或远或近或出或处之间罔非忠爱惻怛之流形而岂徒文人才子流连光景藻饰词翰者可拟议哉余因是册重有感焉故特书之

○题陆义姑姊集

陆议姑姊集者陆子浚明为其姊作传而学士大夫各立言以章义遂以成集也余视浙学过吴门浚明持是集访余舟中属题其端余惟昔鲁义姑姊舍己子而存兄之子刘更生高其义为叙于列女传中乃今浚明以谪谪荒远知有一国而不知有家其姊遂舍己子而字浚明之子知有弟而不知有己一门忠义尤世所罕俪焉岂亦有所感发也夫于乎是集行匪直永姑姊之义闻抑亦可以劝忠矣

○阅使朝鲜集

龙津吴子示余使朝鲜集中有彼国试文余阅其二论一谓汉高置太公于俎上而不顾而乃为义帝发丧是岂移孝为忠之道一谓韩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鸟而作赋初非有歆羨光荣之心此皆不可不谓之至论盖海邦僻远书籍寡少故不为先入之说乱焉而因可见天之聪明蛮貊所同也吾人可自为障蔽而剿说雷同漫不省究乎

○省官议

天之立君以统治也君之设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则任使不充而无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则禄秩不节而有以伤天下之财古者所以因事设官量能授职观其会通制其繁简既无滥官亦无废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夫理财之道也书载唐虞之际命羲和四子

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无职号统属至周则备矣六卿分职各率厥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时则四海永清万邦作又称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职乱秦不师古而变其制汉之初兴因袭秦旧虽云法度草创亦以明简易随时宜也迨至武帝寢以奢广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禄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举大分以作表盖亦有所感云光武中兴务从简约如盐铁属之司农次则属之郡县如水衡令长承尉二十余人并废之并官省职费减亿计虽犹以为未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长水射声二校尉而大率冗员之去已什九矣四海从风中国又安岂偶然哉范晔志之亦以见中兴之由也唐太宗省内外官定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未几而有员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类繁多莫能徧举及高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始有泛阶肃宗以后财力屈竭勋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以官爵赏功将士出征者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至郎将听临事注名有至异姓王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轻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贸乱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无定员悉皆出入分莅庶务咸平至和中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置局中书命官详定于是省台司监六馆曹郎各还所职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名藩重镇宾友寮属又复鑿削其损益亦不为不当矣元佑以后遂更其制卒至蔡京当国率意自用动以继志为言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内侍省职三卫六局两省端揆悉从更易员既滥冗名且紊杂而元丰之制遂至大坏论者谓元佑当国之臣不务去熙丰之人而务去熙丰之法所以激而为绍圣以后之纷纷也呜呼此三代以下设官之大较而当时治乱之相寻亦因是可推也我 国家设官之制准周六典参酌前代文武无偏重之权内外有相维之势诚足以垂之万世而无弊者矣但其间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时而设一职积习既久遂以为常不有以省之则无益于事祇以扰民记曰官不必备唯其人书曰知人则哲能官人盖官有小大繁简之殊才有短长能否之异称其职则政立枉其能则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后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众才而后入仕使之各尽其能也如此则官虽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长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责其能则官虽备而庶事隳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则有负□之虞才大而任小则有轻肆之志诚能谅众才之短长审庶官之小大则人尽其能职修其要精而治道经邦粗而饬才辨器将无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废事之患哉

○王仲山像赞

服尔服冠尔冠俨若立于朝端志所志学所学悠然安于考盘有经济之略而不屑于尘俗有寥廓之思而竟遂乎空玄此君所以加人数等而非局促者之所能攀援也彼辋川之丹青山谷之字画聊以游戏翰墨而岂足以尽君之真积也邪

○陈志槐行乐图赞

志槐翁感时兴怀抚景自适为图者四以永寓斯乐此其春景也属薛子题其端乃为之赞曰维翁之容温惠淳朴维翁之章山巾野服恂恂然推重于乡闾皎皎乎增光于

林麓式谷尔子既已振翻于大衢诒谋厥孙又将联翩而嗣续若翁者可谓俯仰无累继承有属知止而知足者也矧兹青阳蒨丽协气融和逍遥容与固以追随柳傍花之兴而独行自止恍若闻舞雩沂水之歌彼油幕香车之载金谷习池之陂又曷足以致翁之羨而为翁之多也邪

○书国风郑卫篇后

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郑皆曰美哉且谓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郑虽讥其细亦不及于淫也及春秋列国大夫会盟多赋郑卫诗以见志使皆淫词岂肯引以自况夫子虽谓郑声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说者据此遂以风雨鸡鸣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苏子衿之类悉改序说恐非夫子删述本指序说固未必尽是然汉时去春秋尚近经师传受犹有影响至宋则愈远矣此皆未敢尽信者也虽然诗亦稽实待虚之作未必专指一人一事而言必如孔孟说诗乃为得之如素以为绚忧心悄悄之类今皆可见下此则韩婴外传虽未尽能以意逆志而变动不居犹有古之遗焉吾思学者读经但当以尔雅辨释字义屏去训诂虚心潜玩当有得矣尔雅列于十三经者盖有谓也姑书此以自省

○书易传后

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有程子之易有朱子之易学者当随在观理不执一以泥其辞可也昔人谓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注下盘旋此其言固是然总不若从邵子所谓易前之易观之尤更鲜脱也

○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章后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仲尼系易之辞也其实圣人神道设教之义也书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者谓于地成天平之时天乃锡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用龟文而后为天锡耶若曰一五行二五事至六极二十五字为洛书之本文如班固之说则是天必先刻书于龟背而后使之出见也宁有是理哉洪范本无洛书字样而传者强为之说岂泥于天锡二字耶不知商书天乃锡王勇智鲁颂天锡公纯嘏其又何以为之说也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六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七

记一

◆记一

建昌县学门记

石埭县新迁儒学记

常州府重修儒学记

平阳县重修庙学记

舒城县儒学尊经阁记

重修三学射圃记

镇江府丹徒县二学义田记

南京提学察院题名记

○建昌县学门记

建昌学故有门嘉靖辛卯火己亥徐君九皋为令陈君嘉宾主教事乃议复建门成舜泽苏公佑以督学至题其楣曰广大高明示向往也属薛子记之薛子曰夫门也者文从二户也乾坤之谓象阖辟之谓变出入之谓用闲纳之谓义往来不穷之谓通是故古者王居有皋雉库应路诸侯有库雉路岂直表会云哉夫盖有取尔也矧学以群士为民率先固将导之趋以遵王路以入幽微以追古昔先王不得其门堂室曷从哉慨自周衰仲尼没七十子丧微言大义湮晦庞杂正路榛芜竞立门户不特杨墨庄列申韩商李之说涂烂生民为天下病其诸服习诗书名为诵法孔子者率各饰虚尚口核玄谈空聚徒成党煦妪濡沫以相巧伪风滋俗流迨今为甚谓非多门启之邪乃尔建昌诸士出入是门其尚思良师儒良有司兴废修复敦文征献至意务求广大高明之道以底精微中庸之极不堕偏曲不淆私邪真实践履罔事口耳则刚柔缓急昏明强弱皆入门而同归矣若但饰标帜以相高开户牖以立异其于是门将无负矣乎是役也门之西建石阑若干丈中修号舍膳堂若干楹后复筑万松亭以备游息皆由苏公以正学风之于上徐君政通人和陈君艺文阐道故民乐成之若训导某某丞尉某某胥协赞焉咸可记也并刻诸石

○石埭县新迁儒学记

天下之治忽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学校今学校徧天下而教养科贡咸有规制至论人才盛衰之故与学校之养士而士之所以自养者则犹若溺于习闻饫见而切近精实之理则或漫焉而未之究也虽然岂难知哉仲尼叹才难而称虞周之盛及考其数则唯五人九人焉尔矣然则其所谓建官维百与夫三百六十属云者亦或未免于具臣充位而其所以为盛衰者曷尝在于多寡间邪石埭为池州属邑旧有学在邑之南正德间溪水涨决日就倾圯科第鲜少垂三十年嘉靖乙未邑令炼炫览邑相攸得崇寿寺址议将改建甫即工而炫去迄无就绪岁丁酉楚蕲冯君以侍御史督学南畿莅池阳以埭学询诸生遂申命有司以终前业邑令何怡徐之麟先后副君之命且辟地以广其址于是殿庑堂斋门亭祠阁牲庖燕射台池馆舍图书器用诸所有事靡不次第肇新某年月日厥工告成于是诸士之业于学者乐育振奋科第接踵邑之士人咸谓学有征矣先是冯君以养疴归乃今奉命再至邑令黄釜训导冯光浙以学未有记告诸君君命诸生苏祯李璧诣薛子请记薛子尝与闻教事不敢辞避乃为文以谄诸士曰古者王宫国都以及州閭族党莫不有学士生其时自幼至长未尝一日离于学而其所以为学者始于离经辨志终于强立不反其间有诗书六艺之文有弦歌洗爵俯仰升降之节有祭祀乡射宾兴养老之仪有进材论狱出兵受成之法而其大要则务使人各复其性而正其身虽有刚柔缓急昏明厚薄之异皆进之中而无过不及之偏唯是不越乎一心之微而万事万物之理已具不越乎堂户之间而四海九州岛之业万世之策已定及出而经世理物体

国序民立均出度则随所施为无一不可投之以常变顺逆而裕如临之以祸福利害而不动盖其素所学者然也迨去古逾远先王之制尽坏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不免溺于文辞利禄之习而其矜以为能夸以为荣者鲜不以发策决科为事而聪明朴茂之质日就浇漓其于圣贤大学之道率视以为迂而言论不及间有及之者则又缘饰文奸作伪欺世而非明德亲民之实学矣何恠乎斯民不复见三代之治也哉乃兹逮学之迂督学君倡导于上邑令学官后先相成于下凡以不安于陋也尔多士藏修游息于此又忍安于陋哉其必力去俗习务追古学舍旧而新是图焕然为斯学增光者要不专在决科之利矣夫地以人胜人以道胜邹鲁濂洛关闽亦九州岛一隅之地耳何独胜于天下哉盖必有所由也且独不观今日东南诸郡邑固有每举不下数人者而西北之河津高陵其科第仅止什一乃独隐然为天下重呜呼兹不可以观邪冯君名天驭字应房学者称为午山先生经道纬文轨仪宪极盖名督学也某故于斯学之记愿以就正而因以进逮之多士焉

○常州府重修儒学记

夫道之不明也匪直知愚者之为之也凡以教学之不明也夫道之不行也匪直贤不肖者之为之也凡以教学之不行也故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夫教与学岂易言哉盛衰存乎时废兴存乎人而其所以为教所以为学者则存乎夫人之心而无间可息固不以盛衰废兴而有加损也是故向赴之机神会之妙特患无以倡之耳诚一倡之则教学其有不明不行者几希矣教学既明且行而斯道其有不明不行者几希矣吾常为东南着郡而学校之设其可考见者自唐历于胜国毁复不常迨至于今承平既久怠弛相仍崇观广址寢圯以没亦势然也数十年来郡大夫率议修复而竟不果嘉靖乙巳文水郭侯廷冕以名御史出守兹郡敦本尚实先劳不倦每至学辄进诸士论道艺文因以修复为已任越三年政成人和请诸巡抚都御史吉水周公延督学御史南昌胡公植巡按御史栾城陈公九德各允其议出赎金二百有奇聚材鸠工凡殿宇堂庑斋阁衙舍咸为修葺更筑龙冈高若干丈周围若干丈浚玄武河广若干丈深若干丈长若干丈而址之侵于民者自是旋复经始于是年某月日明年己酉某月日告成民不烦而事集于是郭侯乃进师生而申告之曰兹役也按其基图正其流峙缉其堂室新其丹堊是有司者之修学也而曰师曰弟子之修学则岂是之谓哉今之为师者严其章程时其升散稽其课试别其劝惩亦自以为能修其学矣而学之所以修则必有进于是者也今之为弟子者贯穿坟典沉酣丘索兼综经史泛滥子集亦自以为能修其学矣而学之所以修则必有进于是也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之以所以为圣者此心也贤之以所以为贤者此心也吾人之学正以学为圣贤也圣贤之学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坊忠信以固其基廉耻以严其卫英华以润其饰皆取足于吾之一心而不假于攻木攻金设色刮摩搏埴之工其为力则易其用功则简而其所成就者则高明光大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可以居人可以覆物可以駟■〈车蒙〉乎天下可以垂荫乎无穷以是之学而各底厥修则吾有司

今日之举兹学今日之修其所系不亦重且大乎不然而但如前所云则虽危科廪仕群起继兴亦故事而已矣何为也哉听者咸鼓动兴起期洗俗学之陋维时督学胡公方以本原之学为东南倡闻之喟然曰教学之明且行也其在是乎吾道之明且行也其有几乎谓旗尝游于斯学因属郭侯以记文见委值进士徐君鹈为教授诣余问焉余追惟曩昔与吾党诸贤相讲习切劘于兹而恒自苦于道之未闻也乃今获覩教学之盛方为斯道幸而愿窃自淑焉尔何能为言哉然又不敢辞也故次其修学之颠末与所闻于郡侯之告诸士而学台之属意于郡侯者以为记

○平阳县重修庙学记

平阳故有学传称肇置晋太康间其详靡得而纪云迨宋元佑建于凤凰山下立孔子庙绍兴中稍南徙安洋旋复元佑旧址元人稍葺因仍未愜既我 明兴率先学校規制始备景顺成弘间有司时加增飭自是以还垂六十年渐以圯矣嘉靖丙午邑令高君镛度材鸠工议将兴修以擢御史去不果又四踰年庚戌今张令仲孝至遂踵其志简徒程工戒期即事辨方正位而址之侵于民者悉复其故于是庙庑祠亭堂斋门庐庖库廩爨衙宇舍圃环池缭垣次第振举经始于辛亥四月某日落成于某月日揽秀据胜含英毓灵向背幽显巨细咸称而整雅周密寔视昔有加令乃暨教谕黄以贤训导某某率诸生请余为文以纪其事余乃进厥官属师生而告之曰古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何为也哉寔以惇性厚伦敷化而善治也世降俗末渐失古意迨科举制兴抑又甚焉虽学士大夫且视科第多寡以为学校盛衰而况于其它乎余历两浙每至学宫见堂楣轩揭以示诸生者多辅相及第名氏而人品学术咸置勿论斯其习闻而景效者可知已不知古人设学之意曾若是云云而已哉诚若是也仲尼子與之徒罔及巍科廪仕反若出其下矣今平阳温属邑也温为古永嘉郡永嘉之学自王景山氏倡之其端倪已可槩见既二程子以孔孟之学鸣于河洛于是永嘉之士若周恭叔鲍商霖许少伊戴明仲与夫刘元承伯仲诸君子皆不远数千里从游于其门而亲承指授及有得而归则又以其学淑诸乡人唯时若蒋元中陈君举王龟龄戴少望叶正则陈器之汤达可之属咸相与讲明演绎而正学日炽以昌永嘉于是与邹鲁并称而渊源堂室至今具在非若学宫之椽桷榱题污馒茨盖阅岁滋久而腐坏也夫椽桷榱题污馒茨盖其有腐坏且可撤剔而新之乃若是邦先进之学则浑然全具于吾人之心而千载一日人皆可修可复固不假于计工程力役众集劳而廓如奥如可以帡幪而容与也由是而出则以其所学而行之天下由是而处则以其所学而明诸后世将无施而不可矣苟徒知修斯学而不知修斯学则庙寝巍峩其何以妥古昔圣贤之灵轮矣赫奕其何以善吾身心之居乎虽伦魁辈出公孤继兴谓为富贵则有之将以称于天下后世曰学者则未也余不佞乐兹庙学之成而重有感焉愿相与懋之无令邑之人指斯学但为干进徼荣之地斯厚幸矣因书以为记

○舒城县儒学尊经阁记

夫经者以经世也圣人作经以经世而世之人或遵焉或否焉夫是以道有污隆世

有升降而全才至治不获常见于天下岂圣人继往开来范围曲成于此尚有遗虑邪凡以世之人不能尊尚经术者之过也是故建学造士必制阁以尊经而淑世作人之机庶乎有在然而学者犹率多玩焉而弗之省也矧可缺而弗举湮为旷典检稽观法漫然无从乎维此舒城为庐属邑襟带江淮掩映潜皖盖胜区也故有学宫诸制悉备唯尊经之阁久稽建立古燕高君节以御史出守庐之明年政成人和乃议举坠于是舒之诸生以阁请因相地度材计工画费达诸督学御史豫章胡公植允其议经始于嘉靖戊申七月至冬十一月遂告成事且谓当勒石以记公乃命庐学训导曹昂涉大江而东问于薛子薛子曰斯督学公之教也提调官之政也诸博士之责也二三子之业也某不敏何能为言哉虽然尝窃有闻焉仲尼曰入其国其教可知已其为人也絜静精微而不杂疏通知远而不诬温柔敦厚而不愚恭俭庄敬而不烦广博易良而不奢属辞比事而不乱是深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者也夫其所谓深者岂若后儒之皓首穷经呻吟占毕训诂辞章云尔哉是必有精旨存焉引而不发欲学者深造而自得也乃今阁以尊经天下学校之所同也尊经于经亦天下学者之所同也然知所以尊经而得其旨者或寡矣何也天下之理一也在天则谓之命在人则谓之性性之主宰则谓之心发动则谓之情运用则谓之才至其别伦分类因义著名则又粲然殊称有不可以一二指数者然合而言之其究一也皆命于天而具于吾人之心者也自夫人心蔽塞斯理晦冥圣人忧之于是着之话言书之简册以训天下以诏后世而六经于是乎作矣是岂圣人之初意哉圣人者忘言其上也不得已而有言其次也六经言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者也然其为之也非有他也一吾心之理也特托经以为之记籍耳学者诚能反躬自得不求经于经而求经于心涵养而勿忘奉持而勿失则虚灵之中万善贞一变化以遵吾心之易明适以尊吾心之书涵泳以尊吾心之诗会通以尊吾心之礼融畅以尊吾心之乐剂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一身之四体百骸天下之万事万物可从而理矣苟为不然而徒拟议于画之奇耦文之古今体之经纬度之疏数音之上下例之常变追迹石渠虎观之讨论崇文集贤之编辑如彼汉宋故事则是其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经也虽若与叛经侮经者有间而均之为褻经者也其不为轮人之所笑者几希矣恶在其为尊经也哉胡公振铎南辅倡明本原之学以兴起斯文为已任而贤有司又克赞成之吾邦二三子鼓舞乐育必将径趋高峻矣余乃犹有言者盖阐公之意以重为二三子勸也他日舒之士人有得于传心之教以为世名儒为时巨公则今日之举不将永有征乎是故记之以俟

○重修三学射圃记

三学射圃者杭州仁和钱塘三学诸生习射之圃也洪武初三学各有射圃涉于琐隘成化辛卯乃即开元宫废址总建三学射圃督学者就以莅政继迁代偶间屯田宪寮因以居之弘治戊午提学副使赵公宽至遂议度圃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学书院右建是圃以专习射迤北仍筑街通书院用便督率明年己未落成竟以原圃让为屯田公署其事具赵公书院记中岁久是圃亦就芜圯嘉靖辛亥余叨视学政属有司葺之明年壬子

八月秋试毕事始克经理至冬十二月讫工凡为前堂前轩各三楹东西两庑各五楹穿堂一楹后堂五楹厨屋三楹中外门各一座左右候馆各一楹在中门之外其诸弓矢决拾侯鹄旌旗极夹中容朴楅筹乏钟鼓琴瑟笙和箫埙磬席尊壶罍爵豆筮勺筐洗禁俎案丰觶之属悉鼎新如制癸丑春遂进师生习射值有石仆庭中盖前人砉而寘之者余因为文勒之以纪其事俾植诸堂左应旗惟先王仰观俯察以类物情而必为弧矢以威天下其选士也匪直以乡闾族党书其德行而必校射于泽宫以行庆让惟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靡不尽志于射斯其微义岂徒在于进退周旋仪文器数之间哉盖寔以阴阳并运迭用柔刚斯仁义成德而人道立矣不然将悻戾自用暴慢自贤不然将多文少实足恭而劳皆君子所弗为也唯射则正内直外明乎节志比于礼乐而雍容揖逊之中固将发的以祈爵而折冲御侮之规亦于是乎在是谦卑而有山履愬而有虎而盛德之所由观也故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而君子之所贵也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摎相可以军旅斯其为教固会通以行礼者也吾夫子矍相之射公罔之裘序点扬觶之语丁宁反复意义具在然而识其微者盖鲜世变愈趋化湮教弛固宜视此为末务矣矧兹为宋临安故都山川蓊丽人物纷华南渡君臣溺于般乐虽大阅燕射祇供游赏而文采议论徒盛声容厥后伯颜一入相顾披靡亦何恠哉天厌元德我 祖肇兴属当偃武而射圃之设必于文教之地图式仪注颁在有司昭示程法回视古昔先王志虑规为后先一揆自是海内向风德行道艺各务本实相观而善沦浹渐摩一时人才遂多卓立承平既久人情怠玩而长才秀民又率多以空文相胜流俗沿洄旋失初意惟 皇法 祖敦崇化原修明礼乐思得贤俊加意胶庠迹于督学之臣特诏所司不许滥推应旗不佞承乏两浙自受 玺书以来日切兢惧诚愿于尔有司学官弟子实心相与凡可以裨化理者不憚举行故于省城首善之地是圃之修复自不容缓而按图据经讲明肄习以为诸郡倡者不得不汲汲也惟我同志其尚绎思仰体因礼以明义游艺以畜德驯造于体志合一内外两忘而相与有成庶其无负不然斯举也岂不亦文具也与哉余兹重有惧焉矣谨记之以俟考成焉

○镇江府丹徒县二学义田记

古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设官读法考劝糾戒至周大备唯时邦国都鄙州闾族党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颁之系于学者则不经见岂其田以井授而百亩常制之外又有余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给而专致于学誉髦盈野宅俊满朝唐虞以还周之人才斯其最盛矣迨后田卒污莱青衿挑达狂童游士散在寰区家各殊尚人自为说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尼忧之设教东鲁弟子弥众而伐木绝粮已且不免虽贤如颜季箠瓢屡空藜藿不厌自非上知学稼干禄又何恠哉至汉元成间谓孔子布衣且养徒三千遂增学官弟子不限员数卒以用度不给而罢彼谓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见固妄至以天下之力而养士之需乃不能继曾谓处得其道而若是邪维兹镇江寔江东首郡丹徒为之附邑故各有学而田则未置唯是生徒日盛贫窶者或无以自给乃莆田林侯守是邦之

三年为嘉靖癸卯政成化行民隐具恤置公田以省班坊之费宽常赋之征鼓舞乐利者籍籍道路矣乃复因尚宝杨君绍芳所捐族人讼田一千二十四亩有奇计岁输租若干分给两学以为常业请诸抚按诸公咸如其议时提学御史衡水杨公宜惧其久而无稽也谓当刻石以传因属言于薛子先之以丹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节万生木薛子遂次其事而书之曰忧道不忧贫斯谓君子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能之学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诵法孔孟固当自兴而无待于外者矧侯尽师帅之道隆教养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资冠昏丧祭之费罔不为二三子虑矣二三子有不观感而益奋者乎夫士之于学也犹农人之于田也二三子果能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处可以善俗出可以长民则兹田之裨于学也不徒为贫士之助尔也不然其殆有田而弗耕耕而弗种种而弗耨耨而弗获获而弗食食而弗肥将不负侯今日之举乎且吾闻侯清夷古淡切近精实每听政之暇集二三子于海岳书院阐明体用之学他郡闻者莫不颀然向风而况亲炙之者其忍负侯也哉侯治行卓异陟明有日嗣至者固将踵侯之高义而继承勿替筦钥出纳者亦自当慎乃攸司而无旁落下移之虞矣余又何言侯名华字廷彬学者称为巽峰先生云

○南京提学察院题名记

南京故有提学察院在会同馆东北偏每校诸生隘勿能容嘉靖丙戌前提学御史卢君焕得地于城南凡若干亩右立明道书院左建提学察院至是御史杨君宜至景哲追修征文考献乃以尝提学南畿者姓名字籍凡若干人刻之碑置之厅左属余记之余惟天下之治乱人才为之也人才之盛衰学术为之也学术之邪正将孰为之哉污隆升降寔唯司教化者操之尔虞命司徒周官典乐慎选端方隆以师道唯是纪纲作成小大咸造天下喁喁聿称至治迨其季犹且学校废弛城隅挑閤而子矜作焉矧秦汉以下类多驳杂诡异虽建学宫立博士而选授多不得人则其人才学术之不古若又何怪邪昔程伯子言于其君曰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美士微谦退乡乏廉耻此盖学校师儒无以风劝养励之耳呜呼其信然哉维我 明兴省建学校立师儒置弟子员而提调之职唯责之守令后以化理无方作人寡效至正统中乃始有提学官之设授之 勅谕俾监察巡守者勿得侵越可谓专且重矣然诸藩以按察之佐为之唯两畿则命之侍御史其委任责成之意盖又加焉景泰改元裁去天顺七年乃复设之夫以是官而拟议罢复若不得已者岂非以师道所关至大而称厥任者之难其人乎矧南畿为我 祖兴王重地圣化率先人文特盛为是官于兹者其学行才望固极一时之选然又可以易易为哉盖善今者必鉴昔戒后者必惩往凡兹先后督学者姓名具列俾夫人得以仰而师之指而议之可以风可以劝矣是碑之立岂其微邪忆明道尝为鄆为晋城为江宁上元不过一簿令耳尚能以兴起斯文为已任所在民风士习率归于正而道统之传赖以不坠乃诸君受兹隆委殊命所乘所遇又非明道当时可比则其德业造就以匡翊世道者自当齐休等盛矣又孰有不可师而可议者哉余因杨君之请且有感于程氏之祠之相

与为邻也故特着之以告来者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七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八

记二

◆记二

宁波正学祠记

二忠祠记

梓溪刘氏义学记

友士轩记

观易台记

祠堂壁记

大观草堂记

代京畿道题名记

常州府理刑厅题名记

莲塘书屋记

晋斋记

南窓记

擒虎记

○宁波正学祠记

夫学所以明道也道安从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故曰道不远人孔子道之宗也自十五志学以至于七十不知老之将至至究其所自得则曰从心所欲不踰矩其于七十子之徒独称颜子为好学及语其所好何学则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呜呼学之源流断可识矣是故先孔子而圣者尧舜是也惟危惟微之论莫非以此心相授受后颜子而贤者孟子是也存良求放之喻莫非以此心相提携岂大圣大贤皆趋简便乐要约而恶博厌烦哉道之体本如是也秦汉晋唐上下千百余年出没于申韩老佛训诂辞章之间而豪杰之士亦不免沦胥以溺于是正学失传而纷纷之论莫知所适从矣宋兴百有余年诸儒继出而立言着论固皆足以为圣门之羽翼至于直窥堂奥上遯本真而独得夫传心之学者象山陆氏盖不可诬也当时游其门者若慈溪杨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质皆其高第弟子以道义相切磨而深有契夫陆氏之学此其所得岂可以泛常例论哉特以其师之学与晦庵朱氏入门路径微有不同遂至往复论辨真若忿争虽其后会归于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则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所以是朱非陆之说卒蔓延于天下后世而不可以一二开导也杨袁沈舒之学得其宗夫孰从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远得一人焉斯亦难者今以一明州之地萃兹四贤而久无专祀不得与婺之何王金许并列者无亦朱陆之故也乎有识者不能不为之慨叹矣嘉靖辛亥舒

氏之后以建祠请于部使者适余视学两浙遂与宁波守成都孙君宏轼议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即郡城镇明庵废址建正堂五楹左神库右神厨各三楹外为门楣三楹址横阔七丈四尺纵长五丈八尺周以砖垣经始于壬子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立主题四公之谥妥安如礼夫朱陆之学异同者众然溺因袭之见而主先入之说者至今未尽决也噫是岂可以口舌争也哉唯是祠成庶几拜瞻者以心会心其将有启发矣乎是举也值海上有兵事倥偬卒获告成事者君子可以观守之学究本原而政先礼乐矣余故乐为之记

○二忠祠记

夫人并生于天地间涣然无统也而卒为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以相服习虽常变顺逆安危缓急生死利害交于前亦若一定而不可易者人孰不谓势为之也然势可为之于着而其持之于微者则寔有屹不可拔者存而宰制化原鼓舞群动乃势之所自出而轻重由之势固无庸力焉而莫知为之者也此岂可以他求哉求之固有之人心而已矣中心为忠此固人心之固有者也然或怵于利害迷于取舍一旦丧其所固有而遗亲后君从兹始矣然则人心之关于世道也顾不大哉是故睢阳之庙见者兴嗟朱仙之祠闻者思奋是后人之崇祀先烈不惟追奖忠魂而寔以激发生人之固有为扶掖世道之一大机括也维兹五木为东南孔道当宋德佑初丞相文山文公因元人围常州遣诸将兵掳援道多遁去唯尹公玉麻公士龙分哨进兵麻公战于虞桥死之是时援绝力竭尹公犹收残卒五百与元兵战兹五木相持一夕手杀数十人被执不屈元人横四鎗于其项死之夫虞桥去五木不数里而成仁取义如二公者乃皆捐躯于此且余兵激于二公之死夜犹挥戈突战流血枕骸横蔽原野无一降者于是阖郡士民城破巷御宁就屠戮而不忍甘为臣仆是兹五木固二公死所为倡率忠义之地不啻若张岳之睢阳朱仙也三百年来祀典未举行道伤之矧吾土著之人能不拊心而负愧乎忆余少游郡校通守吉水王公昂署郡尝以是策诸生且谓五百死士无归而是方屡遭水旱岂亦噫嘘湮鬱之气上薄阴阳之和欤余对激切公曰此吾党之责也议将建祠祀之苦于经费而公亦适值内迁遂中止之尔来又三十年矣余叨禄仕不敢负厥初心兹自浙归检括俸资经纪祠事相攸筮吉得地于五木镇西观文桥之左聚材鸠工躬自督率始于嘉靖癸丑之三月至冬十月落成凡为前堂五楹中肖二公之像东西庑各三楹春秋有事则合五百死士而祔食其下后为燕寝五楹神厨二楹迤西以北仍筑室三间施僧守之凿池缭垣启门南向隐隐与虞桥相望题曰二忠祠云余惟正气之流行于两间也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在人为忠义二公与五百死士之英魂固无所不之也岂必庙貌于委身之地而后为得所归哉寔以人心易失而难全世道易流而难挽而向赴之几间不容发盖其初若无所重轻而积习以成则悬若霄壤是故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者有朝秦暮楚视去其国如视传舍者人同此心何若是之顿殊哉此古昔先王所以树风声表宅里以慎其感也慎其感则中人以下皆知所趋而人心斯有足恃不然则大敌在前甘心

窳匿若彼张全朱华辈者独非人也与哉独非人臣也与哉鄙夫昧心视躯为重偷生一时竟亦腐灭其视二公之一死以全人心以尽臣节伟然为烈丈夫而千百世之下凛凛犹生者相去何如耶虽至愚者当自有辩而顽懦者亦将勃然而兴矣以一发而引千钧此固余迂愚之见而立祠之意也因勒碑以记之割田二十亩充享祀修理之费具列碑阴

○梓溪刘氏义学记

古今之美而章盛而传者岂在于声华势利间哉亦岂矫强修饰聚交振誉以耸观听者之所能哉要诸出于人心之固有通千百世之上下而莫之能违者斯历久而弥芳也虽或时事有常变世道有污隆而其所为之迹有兴废毁复因仍迁改之不一而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则恒如一日而倡导率作之真几闻者斯兴触者斯动矧为之后者有不怵然以思惕然而奋而上泝其所谓美盛者乎故曰君子之道为可继也苟为之前者徒从事于声华势利之间而矫强修饰聚交振誉以耸观听则虽欺炫于旦夕取怜于市人而后有作者将羞称之又曷足以永其传耶此余于梓溪刘氏之义学所以重感其先后之有人而作述之相承也初刘之先居于信州之玉山宋淳熙间有讳允迪者宰德安有惠政时值晦庵朱先生守南康甚为所敬信及待次家居乃即玉山之桑田建立义学以教族人子弟而四方之学者咸造焉既晦翁与象山陆先生为鹅湖讲学之会数主于刘氏乃为作义学记且自书以勒诸石元末学毁而记石独存迨正德乙亥李公梦阳以副使提学江西遂进刘氏诸生并檄其徙居南昌之梓溪者谕以修复之意时梓溪刘君继在诸生中以学行受知于李公属董其役学遂告成越数年姚源寇起乃再毁焉嘉靖丙午巡抚江西都御史傅公凤翱至广信葺鹅湖讲学之所而有司因以义学告遂下于南昌府县胥议之今武选刘君廷梅与其弟廷楫皆继子也时方先后举于乡乃相率以承厥考之志且谓南昌在省城首善之地而玉山子弟多乐游学于兹莫若于南昌建学而徙晦翁所记之碑以植于其中则族之子弟远近称便巡抚公如其议遂委南昌知县皇甫涣督率之于是武选兄弟捐地若干亩及所得坊牌续食之资悉以助建学之费而宗人咸愿趋其事经始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成凡为堂四楹左凿浴沂所右筑风雩亭次为思齐堂五楹祀晦翁于其中以允迪公配次为讲习堂五楹旁作徙义崇德二轩左右各列号舍二十间学之前立坊一座扁曰梓溪刘氏义学示重建也坐坎面离白狐诸峰峙其前章山环其后中杂植以松竹桧栢而学之大都可谓胜矣武选君乃诣余请记余闻之夫人之为子若孙者其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传不仁也乃若允迪公之在当时晦翁谓其为政有本而不在于声音笑貌之间则其所谓美者可知已矧其时鹅湖之讲始若聚讼而终则会归于一其精旨要义尤其所亲闻而密领者要未可以鹵莽窥浅近得也是必本之人心之固有不着形迹不落方体而融会浹洽有不言而喻者矣后之人若但规规以绳其迹而不于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屑屑于文词艺能之间而不能反躬体认以实自致力顾曰吾学矣吾学矣则斯学之建也不犹据室庐而弃贗产

负筐篋而遗珍贝也乎武选君笃志于学固能知前人之美而传之者敢以是质之而与游斯学者申告焉

○友士轩记

薛子宰浙慈溪之又明年为嘉靖丁酉病火再疏请学职乃得江西九江教授至则学廡荒圯即小学居焉逾年戊戌春三月僚友诸生议于明伦堂西偏筑轩三楹以居効材呈工不閔于有司甫越月落成诸生问名焉薛子题曰友士因为言曰维兹江州紫三湖带九江匡庐耸峙与衡霍并称人文洊臻着自古昔迨宋熙宁间濂溪周先生倡明理学以兴起斯文及罢知南康军筑室于兹以老余在江东蚤勤向往以灵秀畜发风流所渐必有耆儒宿学忠信材德瑰玮卓犖之士生其间冀一寓游以藉观法庶几邹孟氏友一乡友一国以及天下以进古人之意乃今来与尔二三子游余寔不逮所望于尔二三子者尤不啻如尔二三子之望于余也其自今尔二三子往来斯轩尚各懋厥修以务复其本心以匡翼余存诚去伪劝善规恶正伦厚俗明经艺文日刮月摩无怠无画期尚友千古庶藏修游息类皆实地而丽泽相观斯轩于余不为无助矣不然则昔人之筑于兹者若齐云紫烟之阁琵琶浸月之亭一时岂不称胜自今观之果何益哉轩虽朴陋将不有同于是也乎吾侪愿相懋哉是役也诸生某某寔董之更有劳焉因并书以刻诸石作友士轩记

○观易台记

薛子署白鹿洞书院日盘桓于五老峰下乐其奇胜自谓与僻性相宜但好事者时或至止亦未免接应款答诸生中好静者稍以为言于是讲习之暇相从游览邈逖访穷探踰年几徧匡庐诸胜矣一日偃息于东林寺中僧弘演出庐山志视之且指说往迹遗事余谓之曰此皆吾所知亦古今人所共游也兹山镇压九江南康盘据三百余里其幽崖绝壑不可胜计必有人迹所罕至者汝尚为我言之僧迟疑踰时谓此中有人相约勿泄然业已露矣翊旦僧遂引余出寺东稍南折踰涧水入山坡僻仄陡峻不容竹兜余乃摄衣徒步攀崖缘涧登陟窈窕纡回灌莽无虑数十重始于香炉峰之阴长松修竹中得紫云庵而栖息焉庵有禅僧独趺坐榻中始若弗怪既亦相解余遂乐而留之庵之东有巨石如砥纵横约三丈余余终日坐于其上恍若有悟时闽遵岩王子以参议分守是方闻之亦徒步过访遂属有司为余筑室三间题曰观易台云余时倦于支离行不挟册或进而问曰吾见先生之居于是也终日颓然尔矣观易之义将无负乎余顾谓诸生曰夫夫也谓易为真有画也谓易为真有卦爻彖象也二三子不观乎日月之往来草木之荣悴云物之卷舒游尘之聚散俯仰只尺变态倏忽上下六合消息万状无在而非易也无时而非易也吾之观易也观是焉尔矣诸生闻吾之言若有契焉遂请书以为记时嘉靖戊戌秋九月既望也

○祠堂壁记

我薛当洪武初高祖祥伯府君自后圻迁兹余巷至我先考功府君殆四世矣世业

就衰室庐圯废岁时祀先悉从简率我先考功赏自叹曰伤哉贫也无以为礼嘉靖癸卯应旗为南考功主事秩满奏绩还自京师节缩俸余遂于居第之东南卜筑兹堂奔走因仍未遂修举丁未秋先考功背弃既葬立主乃参酌程朱之议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龕以虔祀事庶几协义申情但应旗次非宗子而合宗收族之法则犹不敢犯分以明礼也呜呼必宗法行而后祀礼斯明备矣今宗子沉沦罔克萃涣倘赖前休嗣有振起再当详议姑刻石壁间记之以俟

○大观草堂记

夫人孰不有所观哉而自私者恒蔽之也夫人之观亦曷尝有小大哉而自蔽者恒滞之也盖观不在物而在于我以我观物则万物皆备于我矣观不在目而在于心以心宰目则百体皆令于心矣故曰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通则无所不观观斯大矣病则有所不通观斯小矣然则心也者其观之所由以大小乎彼自私而蔽且滞者固不足与语此其或有志在立德而矫俗欺世以为贤志在立功而簿书期会以为能志在立言而词章训诂以为才问其名则是究其实则非者皆其志不早辨而卒堕于自私之归者也吾见其扰扰焉尔役役焉尔将何观邪又何望其观之大邪噫此大观之所以不易言也西盘张公早岁即有志于圣贤之学既魁三晋举进士为县令为谏官为京兆为御史中丞为大司空为南大宰盖其扬历中外者垂五十年于兹矣中间当大事建大节临大变断大惑以一身镇天下而天下与之以一言率天下而天下从之盘错纷结不能紊黯闇污浊不能加得丧利害不能动权贵威武不能挠非以所观之大而能若是乎唯其所观者大故能超乎万物宰乎众动而已不与已不与而天下之能事毕矣盖公平生所学唯务反身切实以为功而真口力久自有得于寒暑昼夜动静消长常变顺逆进退存亡之道故其为观者如此而扁其亭曰大观始若以之自勖而终寔有自得之意也岂漫为游息云尔哉夫公生太原寔汉太史迁所生龙门之域昔人谓迁南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齐鲁之都过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还于河洛能尽天下之大观故其为文雄深奇伟卓绝疏越而后有作者莫能及焉余则以为迂勤于足迹之余博于观览之末仅发于文辞而无得于理道唯是史记一书甚多疏略抵牾盖由其所历者虽广而得于目者皆形色貌象煨烬糟粕其所观者小也孰若公之居于斯堂也不离于几席之上而观于寰海之内外国古之往来悠然而默会超然而自得哉虽然是观也公自得之亦自知之非夫人之所能言也余未登斯堂而侍公有日因公属记故拟议以复而非敢为佞也登斯堂而亲炙公者当自有以信余之言矣

○代京畿道题名记

御史以监察为职以浙江等十三道为署出入中外凡以肃察贞度其任则既重矣京畿道则又在十三道之右为特置焉说者谓始以佾都御史领之既而易以年深御史然稽其沿革不见于会典唯今两京畿道印信内一系洪熙元年所造则是为御史所署其来已久岂佾都御史之设乃洪武永乐中拟议时事而御史乃后来之定制欤是皆不

可考矣嘉靖丙午今光禄少卿王君某尝以御史视道事值署舍为淋雨所圯乃修之以复其旧因思文献无征而前之莅兹道者姓名且不具存于是即其所可考见者将扁之于署以请记于余既而党君某以御史踵至遂勒石题名以申前请余惟我 国家建立诸司各有职掌其条理非不森然备具粲然详明但政务文案日繁月靡丛委山积而胥史或乘之以生弊端开利孔亦其势然也故律严照刷之条重隐漏之罚而每省必以御史董之若是道之设则又居京师重地而六卿五府暨百司庶正之文案咸听照刷所以行移体式视诸道有加盖隆其任俾得以行其事也夫何习见者视以为常而奉行者旋不如旧送刷者或呈其一而遗其二照刷者或详于细而略于大而当时建署设官之良法美意其不为弥文故事者几希矣前此姓名之日就湮灭又何恠哉今二君乃能兴废举坠旁搜前人列之贞石此岂以夸重委侈美观乎亦唯循名可以责实鉴往可以诏来庶几相与以有成耳昔柳公绰诛舞文以存法欧阳永叔治官书以求生古人之于文案其用心类如此今登兹石者岂无若人哉有若人焉而不传后将何法非其人焉而遂泯后将何戒此二君所以必题其名者盖真与人为善之心协恭体国之念固无所不用其至焉矣矧于职事肯徒文具以塞责乎此吾所以乐记之而且以为后之君子告也

○常州府理刑厅题名记

夫刑者先王不得已之制也先王欲与天下相安于无事而人生有欲物群则争是故教以三物坊以五礼而天下犹弗率焉于是制辟定令以齐之惧其或犯也必县诸象魏徇诸道路而俾之知避惧其或滥也必求皋陶伯夷其人以任之而俾之折中呜呼此其情岂得已哉夫何先王之道寢微而文墨之吏旋作巧法比况乱狱滋丰而天下始愁怨矣我 国家笃厚民生明饬慎恤两京则设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十三省则各设按察司每府则各设推官中外相维可否宥辟无非所以求刑之中也然是诸法官职有崇卑而惟推官为又次焉是诸法官责均理刑而惟推官为独详焉夫责详则怠忽或生职次则逢迎易起且狱词之成多自下以达上由外以至中也一失其平将谁与理矧吾常为畿辅之郡而按察无专设之司监司详刑惟推官是听盖其责不独详且又专矣是故得其人则一方之刑平不得其人则一方之民冤此其所系不尤重且大哉嘉靖丙午嵎裘君仕濂以名进士出推兹郡恕以求情严以执法凡三年刑清民服部使者屡以名闻下诏征入先是君尝语余以诸郡理刑之署类有题名以别贤否示法戒唯常独无犹为缺典遂考之郡志询诸故老自洪武迄今得杜公循而下凡若干人将次其名籍以勒诸石虚其左方以俟来者至是武进杨侯巍成其事而致君属文之意呜呼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诸公往矣而其名之登于兹石其行事之着于当时者则固昭然在人耳目也覩兹石者必将指之曰某也贤某也否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宁不惕然有动于中乎嗣是诸君子尚有不为贤不为可法者乎此寔裘君与人为善之公心为民造福之至意而杨侯又克成之也是故为之记

○莲塘书屋记

莲塘书屋者故夔州东乡令莲塘吴公所筑也其孙德辉君家食时寔居以修业及服官江右乃谓余曰莲其有征矣乎维我先世世居祁门之莲塘塘故有莲既积莽流壤堙为污池者凡若干年成化乙酉莲乃盛华先大父遂举于乡因屋其上扁以今名且曰后世必有征斯莲者迨嘉靖甲午余亦举于乡明年乙未第进士斯固吾祖之遗而莲之征也愿请一言以记之余乃为言曰耆欲将至有开必先福祥之兆固造物所司而善则庆信则顺庶征感应之机则寔存乎人而有不可诬者是故孝道至则蓬蒲出继嗣平则宾连生历纪次则蓂莢秀贤否序则平露荣养耆老则芝草茂政升平则木连理斯皆草木之祥而致之各有自焉者莲塘之莲其勿类是也乎吾于是益信夫吴之世德与君之所以贤也不然则荣悴开落固其常耳又何征哉昔濂溪周子爱莲而着其说谓其出淤泥而不染命为君子之华夫固有所取尔也莲塘公吾不及见吾独观德辉君筮仕宜春再调南昌繁冗风尘中洒然不为所汨没则其平生所自树以守乃祖之遗以光先世之绪而征之莲者非徒以荣贵焉尔也自兹以往将益懋行业则书屋之筑又岂特与三槐堂并传而已哉

○晋斋记

无锡华师鲁以晋颜其斋谓其先大夫职方君寔命之乃属薛子记其事薛子曰记者识也以识不忘也师鲁其将识其先君子命斋之意乎抑亦以晋之为义尚有当絀绎而默识之者乎夫记晋者莫详于易易晋者进也为卦坤下离上盖日出于地进而益明之象也理无停几学无止法君子自昭明德不日进则日退固不容于少息矣虽然知进而不知退君子不谓之晋也故摧如愁如以贞而吉晋如鼫鼠虽贞而厉审是而进则失得勿恤而进退存亡可以不失其正晋之为义始得而圣学其几矣职方命子之意无乃犹是也乎师鲁笃信好古锐于进修长曰斋居其必以余言为然而思貽令名矣余少与职方君同游学而师鲁之请又殷也于是为之记

○南窓记

婺源汪子仪从余游既归踰年与其兄子云偕来岁暮复告归乃合辞曰吾家君治生乐善筑精舍以居辟南窓以自适人因称为南窓居士愿请一言以记其义余曰兹义也何容言哉南窓君当自得之耳夫窓牖也户之有牖以通明也南则于位为离于时为夏易曰明两作离尔雅曰夏为朱明夫固皆明之义也天之生人其心本明人唯自失其本明之体而邪暗塞焉则不惟功名富贵声色臭味为足以汨没沉溺虽苦心积虑读书穷理亦皆为障蔽矣是故曰明命曰明德曰明善圣贤所以吃紧为人反复言之而不已也而君以南窓自适岂将琴罇图史之玩哉岂徒盘盂几杖之警哉优而游之使自得之可以见顾諟之义焉可以见克明之义焉可以见致知之义焉其于古圣贤之学亦将自是其几矣由是而之焉则日月之往来云霞之聚散鸢鱼之飞跃草木之荣悴凡南窓之所见者皆其活泼之光景也昔人所谓八窓玲珑者亦将于是乎在而明之时义大矣又何方所之拘哉子归试以吾言质之而君其然乎其不然乎其必有所自得矣二子其记

之以归

○擒虎记

东台畬侯守吾常之明年政平化洽四境又安唯夫椒之野有虎弗靖父老胥造于庭以告侯曰明府下车威惠并着群生咸遂则既受赐矣独吾乡僻在湖山虎尚为暴晨夜罔敢出入林麓不便樵蕪远近震骇持者退避唯侯神明其谓斯何侯即慨然曰有是哉吾在此而虎毒吾民是抗吾也昔韩昌黎因鳄鱼出没瘴海尚欲操强弓毒矢与之从事而况兹虎在名山沃野独能为吾侮乎于是下令虞人往即虎所虎乃怒吻迅形奋髯烁目人立而号声震山谷草木偃仆若将向而前者虞人叱之曰吾奉太守命来若敢当我敢当太守乎虎于是垂首丧气敛尾入罗遂缚之以归献于侯所侯值有事舟行陈之横槊饮劳赏功欢呼载道余适过焉相率观之虽僵仆偃伏而雄躯伟干钩爪森牙犹凜然有咆哮之象也维时别驾霍曾二君咸在舟次谓余不可无纪余惟宋尚书守九江刘光禄守弘农而虎为渡去史氏侈为盛事然莫非王土莫非吾民渡河出疆能保其无贻害于彼一方也哉孰与畬侯搏而杀之若叔敖之斩蛇管辂之断狐永除民患不尤快乎不然吾恐太山之侧纵无苛政而妇人之哭且将有所不免矣虽然幽壑阴崖鬼魅生焉污池莽泽蛇虺窟焉唯侯之心事光明洞达如日白天青侯之政事平易正直如春温秋肃此其所以妖踪猛迹自不能容而平康之福斯民其永有赖乎是故为之记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八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九

序一

◆序一

司马文正公集略序

韵要序

代礼记正蒙序

福建乡试录序

六朝诗集序

刻中唐诗集序

泰泉诗集序

三槐余庆图诗序

永思集序

沙洲草堂图诗序

尚湖留稿序

五岳集序

豫章文会录序

救民急务录序

治生录序

浚河录序

军政事例序

浙江乡试录序

刻童蒙渎知序

浙江壬子同年录序

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序

校刻程文引

诗说自叙

太平家世录序

水西奏稿序

使朝鲜集序

玉堂余兴引

怀慰编序

郭溪窓稿序

○司马文正公集略序

司马文正公集略者吾师泾野吕先生谪解时所校录也尝刻诸河东书院东南士人罕有得者岁戊戌浦南胡公以都御史巡抚江西属兵备副使文峰俞公某刻诸赣州己亥告成适俞进按察使谓斯集当公诸远迹而楮墨之资又弗可以独费赣也于是移置臬司语应旗书诸末简余惟文正公之在宋室其人品相业孚格华裔昭示宇宙虽庸孺牧圉罔弗知慕而彝鼎简籍纪录靡尽固有不谳论者独其文章之盛惟耆儒宿学庶几见之而揆诸天下乃尚未获与欧阳永叔苏子瞻诸集并行俾得户读而人诵夫欧苏与公继踵而出皆推让公者岂其时有高下哉寔以公先后入相勋德独隆而嘉佑治平之治尤为扬休诵法者所专美而自不暇及其文也岂亦以家传集之卷帙浩繁其势有不能以徧布邪是诚吾党之缺典而诸君子之心所不能自已也乃今斯刻行则公之言与公之德之功并如日星河汉之经纬上下而凡有耳目者所乐闻而快覩矣然则文峰公此举表章先正嘉惠后学虑悉赣人厥公且仁是亦文正公之存心也是又不可以不书也

○韵要序

夫书古小学也然经纬成文错综备物昭垂作述裨赞治理洋洋乎流行显设用莫大焉是故圣人取诸夬以作书契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夫亦以其所系若斯之重也世滋伪见是非罔质各逞其私故仲尼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寢不正云苍颉史籀遐哉邈乎其传莫续爰历博学尔雅急就诸篇以下著述烦多罕得其真虽以子云介甫穷奇博极而方言字说议者犹不能无遗憾焉

说文韵谱虽未深究字本然删烦举要似有端绪而艺文诡异承袭舛讹者又多莫之省究昔人谓读书不识字犹以意义言也今殆并形与声而茫昧之矣缀辞若工于义无当将何以哉唯是涪松泉夏公尝督理学政深为此惧及为江藩方伯政成化行而讲艺论道尤惓惓焉暇辑是编题曰韵要其字取诸韵会其序取诸韵府每字各从其类而系音释于下方不立异眩博而慎考精核约而该迩而远易简而名义具悉盖寔便于识字非特如世之资吟咏尔也公之用情良亦勤止学者于是而究心焉则发之文章施之政理咸可无倍而同文之道亦于是乎在矣又岂曰能注虫鱼辨鼠豹而已哉

○代礼记正蒙序

某少业礼经尝历考诸家训释每苦其说之浩繁而画蛇非马之谈则又各逞其纵横辨驳歧途殊轨莫或适从而礼之所以经纬天地纲纪人物维持古今与夫帝王因革损益之宜圣贤作经立传之意多违悖乖谬而去道日益远矣夫礼也者体也履也其于人不啻饮食裘葛不可一日缺焉者而切近精实又非由外铄也今夫礼记一书说者虽谓戴圣所集本仪礼之传而郑康成谓月令秦不韦所修卢植谓王制汉博士所录然而三千三百之仪纲凡具举究而论之是书之作多出自孔氏其徒七十二子共撰所闻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而生人之义大矣汉唐以降代有表章迨我 明兴学校立官科目取士其于是礼尤致重焉但后学病于浩博难于师传诵而习者比之诸经为类颇寡御史陈公某自为诸生时即研究是经博取约会究其指归继又集海内名贤相与反复是正积以岁月遂盈卷册据经合传不事凿说诚有得于礼者也既出按江右乃命某校对刊示学校题曰正蒙谓可以训蒙士示不自任也夫是书行其于学礼者殆不为小补矣

○福建乡试录序

嘉靖丁酉福建乡试巡按御史某寔监临之先是乃聘教授某教谕某为考试官教谕某某训导某为同考试官提调则布政使某监试则按察使某乃合提学僉事某所简士二千九百有奇如制三校之得士九十人梓其文二十篇为录以献应旗乃扬言曰福建古闽粤之地其俗至醇而其人至朴也晋氏以还艺文肇见灵秀鬱纡函光旋耀迨宋杨朱巨儒载道振铎寢明寢昌一时士人知所向往诵法先王修明礼乐绎微阐邃泝沿孔孟者盖相望后先也自是闽虽僻在南服遂与邹鲁关洛并称于天下应旗少尝读其书诵其遗文而梦寐武夷之阳冀一寓游以慰高山景行之念无从也乃今得服官黉校应聘敛才历豫章踰剑岭顾瞻武夷诸峰回旋耸峙出没云汉若昔之沧洲寒泉宛然上下及浮建溪达螺江秋水时至涵浸渟洄流行缭绕而所谓伊人真若邈洄可从者乃窃叹曰美哉洋洋乎山川之胜区也名世者将是在乎故是录也言虽人人殊类皆发性命之蕴通古今之宜尽人情物理之变究礼乐刑政之具其气昌其辞达其志广其思深其称文显而指微其举类迩而意义远谓其毓秀孕灵以泄山川之秘而服习儒先者非邪于乎盛哉唯我 国家百七十年于兹菁莪棫朴之化达于天下渐渍沦浹暨我 圣天

子御极丕闡宏猷增饬懿矩黎猷共臣薄于海外况兹多士涵濡声教昆仑磅礴固宜其出而式昭前烈以茂翊昌运彬彬翼翼若是乎其盛也或曰周礼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考其行艺而兴其贤者宜其纘戎奕世以似以续顾小雅皇父乡士之什其时录用者尚多可慨乃今所录者文乎哉某曰不然齐桓伯者叔向陪臣且闻角而识宁戚聆言而知鬃明虽人非其至者而感应则有机矣矧是役也诸执事协心偕事精核严遴拔十得五亦庶几无憾焉者仰惟 圣天子侧席求贤用图化理兹尔多士逢阳邁会腾茂蜚英固将渐鸿振鹭扬于 帝廷其母亏厥素履以貽诸执事之羞维尔多士懋之哉

○六朝诗集序

今天下论诗者谓不关理论理者多病诗一及六朝不遑究观而袭闻传听已槩拟其侈靡矣乌乎诗本性情褒正污隆理无不在不有独见率同耳食未可与论诗可与论理也与哉故曰商赐始可与言诗也或谓六朝诗恶得与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询圣人所择狂夫采薪咸为陈列故仲尼归卫而正季札聘鲁而观盖未尝遗乎列国之风也齐梁间人士独非闾巷歌谣弃妻思妇类邪昔王通氏圣之修者也其所续诗今不槩见然观其称士衡之文以及灵运之傲休文之冶鲍昭江淹之急以怨吴筠孔珪之怪以怒谢庄王融之纤碎徐陵庾信之夸诞孝绰兄弟之淫湘东诸王之繁谢朓之捷江总之虚颜延之王俭任昉之约以则是其所续者大都皆夫人之诗尔四名五志意义所系岂微乎哉然则斯集也固不特汉魏之余波初唐之滥觞也矧夫诸侯不贡诗行人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而列代之风泯焉久矣论世以征化者于斯可以弗之观邪

○刻中唐诗集序

蒋子惟忠得中唐人诗十家刻成语薛子序之薛子曰文章与时高下而声音与政相通诗固声之成音而尽文章之变者也古昔盛时行人采之太史陈之以观民风察治忽而季札赵孟亦因之以论世观人是盖言之不可以已者也自三百篇后汉魏六朝代有作者惟唐以之设科士类兴起迨至中叶沉涵超悟舒愤发情不靡不弱宛然真切而三百年污隆升降之会一讽咏而可得矣虽其人品造诣不能皆同而言有可取固不当以人而废矧其间若独孤常州者尚德艺经立宪诫世深为梁肃崔佑甫诸人之所揖让刻诸吾郡固亦甘棠之遗音也蒋子杜门自修考业尚友其为是也又岂特止于诗学而已哉

○泰泉诗集序

余少则闻今天下有黄泰泉先生先生生岭南既入史馆寻复归泰泉山中及起掌翰留院余获遂覲见先生出斯集授余序之余讽读既久乃作序曰盖观天运群动地效万形玄化应感莫疾乎风风之为用大矣哉是故先王作乐以宣之夫诗乐也寓言喻志巽入默移岂直乐云夫固所以为风也烝民南熏卿云江水遐哉藐乎厥义迥矣迨周太史采陈以观生仲尼删述以经世至今三百篇与易书并训惩劝盖特深焉汉魏以降艺轨争驰文质偏胜唐人独尚作者彬彬开元天宝号称极盛然已不逮元鼎黄初其去前

古则逾远矣宋元名家大都韵文风义浸微詎能动物迨我 明初高杨诗人沿袭胜国莫阐王猷际兹昌辰亦何取于绮靡邪弘德以还宣湮通畜振藻扬芳时则有二李何徐树声艺林风流宇内然长沙逞才其究则近关西拟古其究则拘信阳备体其究则弱长洲精诣其究则促虽亦文章之巨观终难与乎风雅之极致也泰泉粹质殊才贞志玄德博综丘坟穷超往烈发沉鬱之思协声气之元参体互变运哲尽神真足以刊数代横八紘洋洋乎与邃古同流矣谓为造化含生振起沦溺以为世风者非邪然则斯集也独无系乎哉先生著述种种余之今序序其诗耳其诸载在金匱石室藏诸高山大川尚庶见之俾天下后世述焉

○三槐余庆图诗序

余姚王子维岳举嘉靖乙未进士为南理评事踰年会 元嗣诞生覃恩封若考培轩君如其官母熊为孺人时年俱七十矣于是士人追惟维岳之先寔出自宋文正公旦以迄于今代有闻人袭休骈祉盖有自云乃绘三槐余庆图及为诗歌以貽之而属其同年薛子为之序薛子乃为言曰余尝观汉史迁记世家至其嗣续兴衰之际未尝不反复致意令人惕然以思也夫其指切其辞危岂微乎哉诚思之将自信世业不可玩德泽不可恃而日兢兢焉以怀永图矣子王氏之克永世固其明德之遗而敬承勿替以绍乃前哲余于其后人亦安敢诬哉不然若但以燕之后亡为召公之烈而赵武复立率归成季之勋则栾书之后终及于难伯阳之政不能保叔铎之祀是又遵何说邪且周官曰面三槐为三公位焉王景叔一时之意盖为是耳邈观厥先休征之孝通于神明仲淹之学远追周孔则其所以遗后人者又岂特若是云焉尔也晋范宣子谓其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夏为御龙氏商为豕韦氏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以是为不朽鲁穆叔则对以立德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而宣子之论不与焉夫豹之所云不朽者若斯斯其为庆也大矣余观维岳忠信慎重克自树立其志固不专在于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是故因述以阐余庆之义而进王氏之后也

○永思集序

永思集者休宁胡子孺道所集也孺道父木斋翁尝构永思亭以念厥考木斋亡孺道持彭泽陶侍御状不远数千里跋履关陕请泾野蹊田泲陂诸公为铭表传以葬诸公怜其孝各如所请将归值泾野卒孺道视含敛焉于是马王以下感生死别离咸赠言孺道归凡所得于关中者悉汇而刻之题曰永思集仍亭名也初孺道尝与薛子同游泾野吕先生门至是属序斯集薛子读之既遂书之曰文矣哉可以永孝思矣世胡氏者其在兹乎夫人之事亲也有美而弗知知而弗传而徒以荣进利达为能显其亲者斯固末也已其有藉文以传而托之匪人又恶在其能传哉孺道蚤得师知所向往今兹走关中之数公海内闻人也之数公之文皆理道之言而风容色泽不在秦汉下也后之绎其言以尚友其人者不将并其所与者以传邪孺道可谓识其大者能孝其亲矣昔陈瓘生长东南不识伯淳至为范淳夫所口??孺道素受泾野之知卒与相向而哭之列且关西

名胜咸得相与周旋岂偶然哉乃又知斯编匪直为胡氏家集尔也为之序

○沙洲草堂图诗序

岭南滨海汪洋灏瀚淳畜流转发为才贤率多闻人着士乃今复有逸民隐于沙洲诛茆结室以自蔽不求人知人亦无知者邈观风流其诸汉阴陈留老父之俦与厥有博士弟子欧生大任诵法孔孟以其余力艺文着为诗歌古辞駸駸乎入汉魏晋唐诸名家方且志凌五岳周游四方访问名胜所至名胜多乐与之游询厥所自沙洲逸民子也沙洲在数千里外仰高风者以远弗克至为艰于是图其草堂赋诗歌咏逸民由是播闻人士间矣方山薛子见而叹曰龙隐鳞凤藏羽远性逸情深潜长逝俾网罗者无慕斯固逸民志也嘘气成云将降时雨维苞蹁躩览辉乃下又自有不容已者盖物理也逸民名世元字本仁谓为逃名而名随者非邪

○尚湖留稿序

海虞丁子显之举进士历官南选部郎中正德中以诤谏去既谏垣白其事 诏复登用时值其舅氏陆水村位冢宰累移书促之起显之辞不赴雅志艺文多所著述是稿盖其一也嘉靖壬寅秋其友赵子德光属薛子为序申之再三以吏冗未有以应也迨冬十二月显之死矣薛子哀厥初诚义同挂剑乃作序曰夫文岂易言哉天垂诸象地效诸形人显诸言合而论之三才之道一故其文亦一也典谟风雅经纬上下人文至矣嗣是以还代有作者虽未尽追古昔并拟象形而各从其适固亦不害其为文也独汉杨子云唐柳子厚文章超诣駸駸与三代同风而失身丧检君子羞称纵其幽玄菁藻高标艺林琼玉英华着声辞囿亦奚足论哉乃显之淡泊清修遗落声利鸿飞凤翔山栖渊盟悠然物外咏歌徜徉五柳归来无名自在盖庶几焉而文之工拙弗较已矧其大篇短章体裁各具又自成一家言也是故可刻也显之名奉尚湖其所自号故题其稿云

○五岳集序

夫言心声也文又言之成章而经纬于其心者也然人藏其心不可测也知言斯知人矣是故叛者辞惭疑者辞枝吉者辞寡噪者辞多诬善者辞游失守者辞屈持是以御天下之言宜无违者然而不尽然也故仲尼伤之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又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呜呼其衰世之意哉迨至于今则又甚焉甫掖章缝高谈极论辞尚虚玄义多通变几于达性命之本穷仁义之原而汉宋诸儒殆将揖让盖不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矣至考衷稽素或多自戾而因以见侮于世若是者谓尽为夫人之罪也可乎五岳任先生少负奇节正学崛起西蜀发为文章不事掩饰故自制策以至于其诸著述类皆由衷之言虽读其奏对者以为似谏训读其辞命者以为似左国读其议论者以为似孟韩读其叙事者以为似史汉读其诗赋者以为似风雅而先生正大之心忠烈之气超迈之志清逸之才幽玄之思遗旷之情则固随感而发固未尝依仿模拟而为之也天下亦自信其为人而非言行相戾者流也或谓苏子瞻惜贾谊为王者之佐而不能优游浸渍以用其才以是为先生望吾则以为子瞻既知此矣且

犹深受神宗之知顾乃终身奔播而不能安于朝廷之上者何也要之气运所关非人之所能为也不然鲁有两生而文中子以大臣许之唐有李白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岂必其依回取容务俾功业之见于世哉矧先生官吏部荐贤绌恶不受私谒改春坊词林众方竞进而先生毅然以去此其风节固可以廉顽立懦而裨于世教者大矣以是而观斯集也又岂空言无施者哉昔岁乙未先生校文礼闱某寔出门下自是知先生为最深乃今待罪盱江先生馆甥李子伯可参知江藩其文章行谊寔先生同志之士也以余知先生遂属序斯集云

○豫章文会录序

古者命乡论秀取士以行后世设科较文取士以言此皆因时立政圣人不能易也汉世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诸科岂不犹有古意然饰诈钓名以干举希进者已往往出于其间是故较文取士庶几得人于什一亦势之不得已也但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其苟趋利禄者固不免逐于浮华及宋胡安定为教授欧阳文忠知贡举士习翕然以变而制科得人为多迨至嘉佑以还明道横渠考亭象山诸大儒率由此出然犹未免兼用诗赋君子有遗议焉迨我国朝建学设科罢去诗赋崇尚经义一时士人之所从事者皆圣人之格言至理先王之大经大法蕴之则为德行发之则为文章行之则为事业而合轨同趋不迁异物故巨儒名卿亦皆由此出而前辈人才号称独盛乃今或巧立门墙别开户牖言必神化而寔饰虚夸以惑众语必性命而寔假圣贤以文奸曰知行合一矣寔则务口耳而遗实践曰万物一体矣寔则私于己而不公于人动称下手工夫而不知其所谓下手者何事动称便是学问而不知其所谓学问者何据诸如此类难以一二指数有世道之责者欲为之处则又因其昌吾道学之名而未免有所顾忌彼亦逆知吾之顾忌而托于斯名以藏其邪慝转相鼓煽盖不知其所终矣豫章诸进士修辞立诚相观而善即以制举之业阐明性命道德之微发挥礼乐刑政之懿秩然有条粲然有章可以见德行焉可以见文章焉可以见事业焉我国家取士官人之初意正唯在是而诸君乃能恪遵成宪敦本尚实不为流俗变迁行且致用殆必不负所学而前辈旧德盖将复见孰谓科举之文不足以得士哉锺季烈尝从余游顷因录成诣余请序而诸君子又皆以道义气志相孚者故直书之知我罪我不暇计矣氏名具在录中他日之征文考献者当自得焉

○救民急务录序

无锡华师鲁录当代诸名公文田奏疏暨诸论议行事汇为一编题曰救民急务示余序之余反复诵叹乃为之序曰诚哉其救民之急务也今之为民害者固非一端而隐田诡税移甲就乙则害民之尤者也女??独颠连胥陷水火而疾苦危迫之状呻吟号吁之声为民上者岂一无所闻见哉然而恬不为之所者非其怵惕惻隐之心殆尽湮灭也正由奸宄豪右食人射利一旦恐利之去已遂多方疑阻或为危论或为难辞或为谤语务使丈田之法必不能行而后已唯是虽有爱民之心经世之志者亦因循坐视而赤子

之命日就于沦溺煨烬无复更生之日矣呜呼宁忍乎哉夫丈田果危也难也谤之所由起也犹且不可委也试取斯录观之其将以为危欤 圣天子主持于上公卿台谏辅成于下田里之老羸残疾皆愿湏臾无死以见田之就丈赋之获均也何危之有其将以为难欤王文安行之于苏州危黔阳行之于安福繆溧阳行之于东阳皆不旬月而就绪矧事体规制之详施为举措之方条件次第至易至简载于郭侍御之题奏冯司谏之或问者固一览而可得也何难之有其将以为谤之所由起欤苏州安福东阳之讴歌尸祝家传人颂而章文懿公之碑顾文康公之荐邹东郭先生之语具在可覆也何谤之有夫民之蹈水火也有介于其侧者苟能救之虽焦毛发濡手足亦不暇恤今举天下之穷民皆蹈水火而偃然其上者尚犹展转顾忌而恤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邪昔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已饥之是以随山刊木播种教稼虽环海为强数年底绩究竟为之今之君子有一方一路一郡一邑之寄者若各率厥属委任责成固旬月可办而易为力者也独无能任其责者乎师鲁以学校诸生顾有希文之志观是录者其必重有感焉矣

○治生录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物之有生固造物者之为之也又何以治为哉是故君子忧道不忧贫而士之恒心不因于恒产鲁斋许氏乃曰读书以治生为先岂其诵法孔孟而顾于此有弗达耶盖鲁斋所言寔有伐檀诗人之意欲夫人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于欲也彼登龙断执牙筹而厚自封殖者适以罔其生耳岂治生之谓哉余之生值世业中落贱贫无以为养甫束发即训蒙以供菽水弱冠获廩郡学家人节缩买田以耕及举于乡继叨进士劝驾续食之资禄俸柴直之给不敢妄费旋复增置佃诸乡人照额岁入以为赋税饔飧冠昏丧祭宾师燕馈百凡之需因录田亩之丘段佃人之姓名租税之数目汇为一帙命曰治生盖有感于鲁斋氏之义仅以养生不至无赖分愿足矣乃若侈大其观穷极其欲如彼罔生者之为不惟吾所不敢亦不愿子孙有此也且又闻昔人有言曰国家之赋轻于什一豪民之税倍于亡秦噫敝也久矣小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吾更愿承吾业者其于各佃务在体悉自额租之外不敢一毫暴殄以期同底于生此又区区平生之隐忧至念欲达之天下而未能者也苟能行之一家不犹愈于已乎愿永念之

○浚河录序

昔史迁书河渠班史志沟洫自禹而下皆盛称李冰西门豹史起郑国之功谓其能引水溉田以业农也夫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谷也五谷育而农事殖夫然后衣食足而礼义兴太平之治可保于无虞矣此其所系岂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农为职者或因循岁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为乎农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职之当举也盖以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而在下位者又难于获上是故不好逸而恶劳则远嫌而避怨而农事往往废弛流离者载道矣斯民将何赖焉淳安吴君某以贤良文学选贡明廷授丞吾邑职在治农公清勤慎视民事如家事川涂沟洫陂障圩塘丘陵坟衍堪

堑桥梁靡不悉心强理而承委申请画图贴说率皆躬自相度协人情土俗之宜建经常久远之计民不劳而事集财不匮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旱潦有备丰穰可望是君之功利济斯民者寔大岂特如昔人所谓不负丞而已哉当汉大始间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首起谷口尾入栌阳溉田四千五百余顷而当时之民歌之兹武进之田九千三百余顷视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为郑国白渠之歌者舍君其谁哉故于是录乐为之序以告天下之为丞者

○军政事例序

军政事例者今御史某君所辑也君奉 命清理两浙军政深惟宪度究观典章博采群情时事参酌成书厘为六卷名曰军政事例云于是布政某副使某请刻以布属某为之序某受而次第读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谓国之大事在戎而经礼有五军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诚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论军政者咸称唐府兵最为近古然不免变为方镇而貽五大在边之患宋人惩之遂制禁军于京师时出以卫郡县其规模亦未尝不宏远而卒至于武事之不竞诸若此类皆由为之后者不善于维持而无所据守遂不能补偏裒敝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 国家创业甫平即定军制卫必五所所必千军而又分藩列阃以统之其视前代之制可谓大备矣但承平日久渐次废弛营伍缺乏虽时廛清理率难复旧亦以条例之散见事体有异同而一时奉行者不免得此遗彼而经纪之未周亦其势然也夫国家之有兵犹人身之有荣卫也荣卫得其理则神气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长世苟不察虚实不达标本而调摄无方则形色貌象虽若具体而中寔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剂制方而素难诸书必会而通之斯能纳斯人于仁寿也君之兹辑枢机周密品式备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势之变通一展卷而可得其殆军政之素难矣乎嗣有是责者循是而行之则事各有稽立可就绪而卫所营伍可复 国初之盛永无唐宋季世之虞矣将不寿国脉哉盖君邃抱宏猷融识远览事有可凭不论今昔善有可同无间人已故随所事事辄存久远之虑而立经常之法不徒为一方一时之计也唯是按浙以来虽职专军政而激扬所至风动区域凡诸感发人心裨益治理寔有非军政之所能尽者即是编而观之亦可以类推矣

○浙江乡试录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复当天下贡士之期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某先期戒诸司曰兹朝廷之懿典而臣子所当矢心从事者也以人事 君责莫重焉曷敢不慎时清戎御史霍某巡盐御史胡某崇教右文相与协谋恭事于是博征文学之官远近胥会某官某某官某为考试官某某官某为同考试官提调则右布政使某右参政某监试则按察使某副使某其诸执事各慎选以充既入院御史某复率众而矢之曰百尔执事明有国宪幽有鬼神其各严恪毋忽乃合提学副使薛某所简十一郡之士凡三千有奇三试之得士九十人刻其文二十篇为录以献某以职事敢僭言曰维兹两浙壤接畿辅限带山海孕灵濡化鍾为才贤盖自昔率多闻人而不可以一二曙记也某始至境遐泝风流

追惟往迹即兹科目一事论之自洪武宣德弘治以迄于今凡四壬子矣其在洪武壬子值当肇纪声教未讫其在宣德壬子再经震遏鬱而未舒唯是浙中号称得士咸以弘治壬子为独盛焉夫古今称人才之盛者唯曰唐虞成周及稽其数一则曰五人一则曰九人而浙于弘治壬子之科所得士寔多而其最著者则有三入焉谓王守仁胡世宁孙燧也夫是三人者理学文章勋庸气节诚卓乎一代之冠冕而百年之间出者也乃顾萃于一科不谓之独盛可乎昔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不得圣人善人而思君子有恒谓才难也孟轲不但友一乡一国之善士虽天下之善士犹以为未足而尚友古人不但不屑为管仲晏婴虽颜渊亦姑舍是而愿学孔子要其至也然合而观之狂狷固可进于中行而君子有恒固作圣作善之基也尚友古人愿学孔子亦若是焉而已耳乃兹所谓三人者则岂徒一方一时之士哉究其所就盖直追古人而上之而不当以近世人物例论矣诸士固诵法孔孟者其于取善之义亦既有得矣乎夫豪杰之士旷世相感应运而兴今

圣天子纲纪作人神化率物修明礼乐鼓铸区宇而正文体端士习之诏则又屡申而不已焉历年之多必世之久回视弘治间益深且厚矣尔诸士甄陶乐育浹髓沦肌固有不啻赋菁莪歌棫朴焉已者则是遭逢之盛既已莫能云喻而兹三人者又尔浙之先达而前壬子所得士也某所以重有感焉而不能不援是以为勸矣尔诸士其无亦仰承圣化追迹若人而有所感发矣乎夫洪武宣德之壬子非无士也然未免为乡人而止以富贵终其身遂致氏名率多湮晦而郡邑志乘且罕闻焉况于天下乎况于后世乎尔诸士诚思及于兹则方进之荣祇益将来之惧唯日兢兢而懋乃厥修者有不能以自巳矣诚若是焉则治教风化行将有赖今日之举庶于前有光而某等之愿亦可以少塞矣不然则先资自献之言虽皆身心性命之理弥纶参赞之略而以古圣贤明哲自期待亦未敢谓其必然也某等盖于是乎有深惧矣尔诸士尚懋之哉尚懋之哉

○刻童蒙渎知序

童蒙渎知五篇晦庵先生条列以训童蒙也言近指远事切理该养正之功端在是矣余视浙学之又明年深愧菲薄无能为范而学校诸生未尽相信因思蒙养既失于初而遽欲责成于习染沉痾之后宜其若是之难也余真不谅彼已者哉因取先生是编并训子帖数条诗六十首刻以散诸社学俾童子转相传习庶几蛾子时术而日渐月摩将来不无得什一于千百矣凡我社学之师其尚体余此意勿谓余之不谅彼已而视为文具斯厚幸焉

○浙江壬子同年录序

嘉靖壬子浙江所举士九十人循故事为同年序齿录刻成相率问序于余余为语之曰子诸士今日同举于乡有司既有录矣乃别为兹录者夫亦同人让齿而示久要矣乎然有义焉同人之象着于易让齿之说详于礼咸可考见是故以言乎同必如所谓同乎天不同乎人同乎理不同乎欲斯之谓大同之道以言乎齿必如所谓唯知有道以相师不知其年之先后乎吾斯之谓忘年之交夫然后同而能异异而为同群不至于合污

独不至于绝物可以淑身可以善世矣否则文是而情非外良而中螫不比周以求进则同利以相倾而遭遇稍殊情状顿异若彼市人之为者恶在其为同也哉余视学于兹诸士习以道义相规矧兹年谊何假于言乃复申之以此者正欲其要诸久也诚信而不渝则斯录也不将风四方而永誉于天下矣乎

○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序

曩岁乙巳冬余以谪官赴盱江道出武林值文谷孔君董浙学政送余浙江驿下携所刻朱子晚年定论见示盖阳明先生所辑谓将以撤蒙障也越七年余亦以视学至浙进诸生而问焉乃蒙障犹若未尽撤者而文谷所刻则既散逸矣余为之慨悼者久之检诸故篋向所示原本则固宛然在也因命工翻刻之夫朱子豪杰之才圣贤之学其论何至晚年而定哉特以蚤岁亟于进人不容忘言解经释传遂涉训诂而以言求者于是多蹊径矣唯是晚年深自懊悔屡形翰牍亦冀学者之反求自得耳观其尝自咏曰独抱瑶琴过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时只今已是无心久却怕山前荷蕢知又曰琴到无弦听者希古今唯有一锺期几回拟鼓阳春曲月满虚堂下指迟噫朱子之心胸可想矣学者三复而质诸定论当自有得矣不然则阳明之辑是而吾党之刻之也不将为赘疣也乎

○校刻程文引

夫文以取士岂徒以空言为哉夫亦以观素养而征实用也然能言者犹或至于庸违矧言而无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迩来学校诸生会文切理者什一习懒仍便者什九所作制文动袭浮套言鲜由衷有司欲盈制额将亦不免拾取以充俗染风靡转相驰逐而延蔓芜秽殆莫究其所终矣余叨视学政深为此惧起衰变陋复雅还淳窃有志焉而未能也无已寓诸文告宣诸面命亦自谓费辞矣乃辄又误认简短妄意浅促自盘之钟漫不省究噫敝也甚矣顷莅绍兴值宛陵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锐志文教适得程文若干篇因属以校示诸学学者诚虚心观之则文之兴也其有几乎惜试录散逸兹帙犹未为完编然得此途辙神明会通亦可以例其余矣用是引诸简端

○诗说自叙

夫诗何为者也宣六情通百物止僻坊邪论功颂德寔感天地而动鬼神者也岂易说哉故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于乎说诗之义备矣以是为训而牵于文辞溺于志意者犹未免焉故齐韩毛郑之说去子夏之世尚近其所传受庶几影响而王仲淹犹且病之矧自是以后而欲以已意悬断于千百年之下吾未敢谓其能说诗也余少业诗遵朱子之训诂而会诸儒之同异兼采诸经之可以互相发明者汇为是编以应有司之举则亦自谓颇用其心矣若遂以为说诗之义止于是焉则吾岂敢诎谓坊间遂尔传刻近始见之因书简端冀观者谅余之志云

○太平家世录序

余观史迁记世家多引远胄旁摭推拟已弗类古阙文疑义迨欧苏谱举凡立例咸谓其善叙述乃又率详所自出岂皆传信者邪不然则援附倚藉侈大家乘后人何观焉

乃今见樵李赵谏议汉所汇家录首载其七世祖生值胜国卒克自全遭遇 高帝为时良民承受制帖沐浴膏泽遂即是以谱其世既自识之复系以诸名士文弗离其事实弗附会其所未详是固惻怛真切之情尊祖敬宗收族之义且俾子若孙知先世以清白起家敬承勿替诸凡孝敬俭勤燕享会聚与夫周恤庆唁以厚伦宣化者靡不在矣矧兹国恩感激思报策力匪躬以图奕世载德流庆发祥者又能自己乎哉是故斯录之系于赵氏关乎世风者盖大也谏议今为参政疏请致仕人高其义子四人传偕偁伊传偁为县学生伊任南职方郎中笃学励行凡所以世其家者其进盖未涯云

○水西奏稿序

水西奏稿者前职方郎中水西华君之奏稿也其子泮刻成属余序之余忆少尝与君同受朱氏诗于顾锡岩先生之门见君善谈经济方略无论巨细靡不究心余窃期之既君发解南畿联第进士余以为君之志必大行矣乃竟厄于时而弗克究厥所蕴未尝不为之怜才而太息也今幸获覩是稿近而正俗厚伦之道远而安内攘外之谋咸可考见而君之平生亦不可谓不酬其一二也然余闻君在职方时大司马逊庵李公章疏文移多出君手则君之施于有政者盖不止此虽散逸未尽传而隐然及物者则固有在矧有子如泮承考用誉将图不朽不可以慰公于九原矣乎为之序

○使朝鲜集序

余观诸史自迂固以下靡不为外夷立传凡山川风气土俗居处奢欲咸为纪载然未历其地弗获躬采览观祇以袭闻沿听多致影响缪互及班张陈寔诸人各使异域亲历其地矣则又或以功名宠利为念不登临瀚海封石勒功则枸酱竹杖葡萄天马之属悉归献纳以启侈心此中国之御夷所以率难全尽也乃今龙津吴君为谏议时膺 简命副使朝鲜隆重 国体绥怀远人既其归也 制诏章疏赠言致词并其山川建置迎候礼仪风土习尚俱次第编辑题曰使朝鲜集集分内外合为十卷体例森严意义周悉于乎若君者岂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矣昔延陵季子聘于上国至鲁陈历代之乐观其声容节奏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当实不浮遂为百世不刊之论及之齐之郑之卫之晋君卿大夫领其训辞皆免于难吴是以卒通于上国者皆札之使为之也今朝鲜在周为箕子之国在汉为乐浪玄菟之郡固声教所暨之地特唐贞观间以莫支离之乱不免勤中国之兵迨我 明兴输忱向化为诸夷先至我皇上诞敷大庆诏使亦唯及于其国固已昭受殊锡矣矧龙津使君之文章礼乐亦今之季札也以上国而使于海邦则感发之机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鲜之永守藩职不及于难而风诸四夷竞趋效顺未必非此集为之也序容已哉

○玉堂余兴引

自风雅湮而古诗亡乐经燔而诸调作词也者固六义之余而乐府之流也比声成音亦自与政相通而能使人兴起谓今之乐犹古之乐非邪桂洲公自谏院词林进秩宗以登元相文章礼乐鼓铸陶钧固已达之上下矣乃复感事述情发玄摛藻而辞于是乎

形焉故曰玉堂余兴云铅山令某将刻以传属余引之简端余取而读之见其和平慷慨蕴藉敷扬而忠爱恳恻之诚協恭劝勉之义盖飒飒乎溢于言表而考衷協度该物着伦又非特寄兴焉而已也乃若其中羨泾野之为有道美后渠之不通政府则公之好尚又因是而益昭矣昔汉武帝命司马相如李延年辈采新声谐音律下乐官掌记今观其所陈未免矫诞口?庞杂其视此何如哉乃知是刻虽公之余艺固亦可传也已

○怀慰编序

百泉皇甫子循曩官工曹以抗直忤郭氏谪楚黄理官置诸员外维时公卿大夫暨百执事以及友朋昆弟咸赠之言编曰怀慰云既子循起调南司勋谕诸寮友薛子薛子曰余读怀慰编而知今之人情之不甚远于古也申伯封谢崧高斯作山甫城齐烝民迨兴仲尼述诗垂之周雅谓无系哉夫固昭好德之彝也苟祇陈说平生流连光景亦何取焉子循少居吴中蕴思含精穷探逖听即有殊造及应制策历官中外所至士人罔不谓文驾六朝诗轶初唐皇甫季子才矣然未观其深也彼陆才沈炯李峤崔融之属其在承圣武德间并标绀素竞冠词林岂不烨然文章才美之士哉然俯仰僧辩附丽易之竟致流袁贬滁奔吴播越当时君子固亦怜才而恶比匪人卒莫之与呜呼兹不可以观邪乃今斯编高浮湘之节追蹈海之风纚纚洋洋咸出于中心之好固风雅之遗也季子得此匪直缘才物则民彝将逾自信矧阳德光亨阴霾荡涤权竖伏辜迁客旋召自是采乐陈诗以述我 明一代之雅又安知不与崧高烝民并传邪然哉其怀慰矣

○郭溪窓稿序

往余请教九江今大学士少湖徐公督学江右属余署白鹿洞院凡四方来学者给洞租以资薪水膏火之费俾其专志于学维时类多颖异之士而南昌鍾子季烈则尤余所知者既徐公召为宫洗余亦寻补南考功诸生皆散归各学嗣是濮阳苏舜泽公视江学政首校南昌诸士即得季烈贻余书甚加夸诩自是季烈文学行谊益征于远迩矣岁癸卯遂魁乡籍乙巳余谪盱江复不远数百里从余游于是养日益邃文日益闳庚戌复登南宫魁亚成进士令吴江政迹卓异追古贤者暇则与诸士讲学论道虽课试文艺亦篇为评校咸庆得师踰年以守制去又踰年诸士思焉乃裒其文刻之题曰郭溪窓稿云郭溪者季烈之别号也其门人周仲吕以其尝受知于余请序简端余惟季烈正直忠厚其所稟固已不凡而涵养造诣其所得且尤未艾盖有不止于程文者但今制以文取士寔关气运之隆替治忽而士之业是文者则率多剿袭装缀言鲜由衷其于士习治体盖深有可虞者故余视浙学每每病之惟吴之诸士尚得前辈守溪王先生之传故于季烈之文不觉相入而争师之也是文之刻岂直甘棠之遗爱其所系盖寔有大焉者矣吴俗之好德亦因可征云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九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

序二

◆序二

送马西玄序

送周兴化序

送王汝中序

送乔户部序

送李参军序

送陆思南序

送胡肇庆序

送蘓绍兴序

别西盘张公序

送姜约父序

送刘学正序

送郭副使序

送傅副使序

送李布政序

送丁孤山序

送唐布政序

○送马西玄序

天下之道翕则能辟精则能孚物类胥动本标胥应玄默深微妙通罔解故阳燧见日则然方诸见月则流夫其贞明之体曷尝屑屑于燥炎湿润以自炫其成能哉维其翕水火之精精专神应所以辟而孚者彼此莫喻也是故有道君子超世藏用修身轨物机运而弗扬化行而弗宰循其实弗居其名要诸久弗哗其近所以卒能成天下之务也斯其人岂易得哉余少时则闻关中多才贤意必有若人者出乎其间及长游京师乃益习闻诸名公而西玄公则其一云公兹以南祭酒进佐礼卿人皆谓公素明礼乐必且饰仪敷文增修缙节以章盛美余窃观公岂其有至意存焉者乎夫自太上忘言旋不可复无言之训厥指逾远于是博学疑圣华诬胁众者往往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以要名誉于天下学术日裂人才日靡至于今余盖益难言之矣公为祭酒岩峙山立规旋矩折望法者无为近仪者无事学徒千数喁喁向风日改月化率各随才成就譬诸蒲且弋羽于苍穹詹何鹜鳞于渊泽精神所至曾何假于言说哉公古雍州之豪杰知行忘助先后合一偏全同异之辨岂不能剖析几微修其辞说以角门户侈徒党哉公亦诚见夫实行之当敦而化道转移之机不在彼而在此耳吾是以知公兹行其必以教国子者以赞礼乐体中和之道究制作之原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者于兹益有辨焉矣昔有虞盛时舜命伯夷典礼后夔典乐自寅清直宽刚简数语之外无闻焉矧今 圣天子敬一传心礼乐明备公从容赞襄亦何为哉忆尝见公每惜贾谊之才而高汉文之见谓其爱养生息海内

富庶庶几成康岂真以礼乐未遑为是邪夫亦以协气嘉生人心欢悦而礼乐斯有所措也公兹往哉汉世故事已无足论虞舜在上可以亮天工而和神人矣

○送周兴化序

前年司寇议国威狱从缓诏出其属凡若干人补外淀山周君与焉君既守邓寻贰汝宁汝邓皆河南地岁比不登征徭荐重君悉心力务在生活安全苟可得为不拘文牵俗唯是民皆爱戴不知其尝为法吏也及进南司空屯田郎甫莅任即厘革奸敝毅然行之不为左右所动薛子以是益信君至是擢守兴化吾乡大夫士谓君盖余所知者因属赠言某不佞乃告之曰今天下士诵说孔子彬彬于六艺之科动驾圣轨论治必称先王宜其在位多君子而吏治蒸蒸黎民又安乃竟化离荡析而怨咨愁叹之声充斥里闾及展转以填沟壑者靡有纪极也岂气运有上下而叔季之世终不可以追隆古是故言道德者溺其职邪无乃务华鲜实徒文具而无惻隐之心盖亦人事然尔不然史称汉武之世外攘夷狄内改法度明堂建章栢梁承露创造制作惟日纷纷民用雕敝时少能以治化称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儿宽类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民藉以安天子亦倚重焉时曷病夫人哉乃兹学士羞称汉儒而究厥体用反若出其下者可以见华实之辨民生休戚之所关也余观淀山君敦本尚实笃于自信居常留意习俗淳漓及民所疾苦此其意虑恳切岂投机遘会随世以就功名者尔邪兹行守兴兴为闽粤着郡比屋业儒昔人谓为海滨邹鲁君以实心施之有政广求民瘼观纳风谣躬率理学以倡士趋不岳岳以矫名不偷偷以徇俗则其人之易于作孚殆又不啻若汝邓焉者而汉世良吏信不足为矣余以是预为君贺而因以贺兴之人得良大夫也君其往哉

○送王汝中序

王子汝中将奏绩京师问赠言于薛子薛子曰汝中阳明高第弟子也岂待余言者哉虽然亦尝窃观之周末孔子始生会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叙易书诗礼乐春秋以教天下而天下问德请业之士相率而归之者一时盖三千焉虽畏匡厄陈干七十余君不用历经险难皆弦歌鼓瑟无忍携贰其嗜师门之道譬之群饮江河各足其量成德达材靡有弃物然仲尼方且似不能言语其门人则曰子欲无言盖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圣人之道卒大昌明于天下及仲尼既没其徒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各以其学教弟子本源既远末流益分诞章乖离饰虚鼓众于是庄周列御寇荀卿李斯之徒往往附会仲尼以恣其无忌惮之说而道术日益纷裂卒至酿成坑焚之惨而先王懿训几至煨烬谓为多言之祸非邪赖道原于天天不息道亦不息汉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韩退之皆稍稍倡绝学于其间延及宋之周程遂建图着论而斯道大为发明厥后门户竞起分徒角立议论愈多党禁旋作噫此岂天寔为之要亦人事然也迨我 明兴 高皇帝阐明正学崇尚真儒其时佐命元勋暨侍从诸臣百工庶士咸敦本尚实惓惓无华学术习俗駸駸与三代同风自后人文日靡学者颇事奇胜于是矜文辞者缀缉秦汉晋唐之糟粕而身心性命漫不知究此固无足道其诸高谈理学者辄又致详于德性易简之说而气

节文章政事一切卑之而不论专主无适无莫不信不果而唯义所在多从阔略言语者什九躬行者什一唯是无以允协众心遂哗群议未见至诚动物而忽已成江河相激之势吾盖不知其所终也噫此岂 祖宗养士之贻谋与 今天子敬一传心风范宇内之初意哉汝中恳恳论学不安凡近其所以成已成物者将何如以究竟乎忆往余宰慈溪唐应德谓余曰山阴王汝中可特访之及余改教江西罗达夫又每问汝中议论起居乃今同官留都又见留都士夫自邹东郭以下多与王子相习夫一时志学好修之士其勤倦企慕汝中者若此而岂徒哉汝中盖必有以研其几而慎所趋矣若其官兵部为车驾为武选固王子余事不道道王子之所从事而世道之尤系者因赠其行而请所以处我

○送乔户部序

陶唐氏以前人各务尽已责咸思奋庸虽斡旋玄造丕赞生成亦视为常分不知有功又恶知所谓奏功邪涉虞稍异矣故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然当其时水土教刑工虞礼乐纳言唯以能其官寅恭和衷济济相让虽时亮天功亦奚尝自言于其上哉此后夔击石拊石之言说者谓其益稷之文之误无疑也至周计吏法备月要日成岁会太宰执以诏王废置诛赏此其意固已渐漓于古然以德以功以能而士人各知所兴起汉唐以下计簿具文岂惟矜功炫能且未免饰名巧致以邀上赏华实短长混淆逆置于是始去古远甚人才日靡世道因以流矣此岂古今人真不相及而上之人终莫能振励之邪盖徇俗冯生唯以便其身图而势趋会归自不觉其一至是尔世有贤者秉道御化遐览旁施其视天下事虽后先千百世与吾藐不相值有未当意直欲更订逆图矧身受若事顾有待于上人之稽阅课试铢缕岁月哉顷观三石乔子博艺经籍雅志先王盖贤者也方其产关中关中号称多士纔一出以其绪业应有司有司首录氏名再进南宫献策阙下咸上第斯其誉望固已籍籍足人听闻矣乃不媚权贵人置身通显仅官于南南又户部钱谷出纳惟允司会悉当厘刷兴饬殚既乃心三年告厥成事请诣铨考牒奏制也制所当为乔子为之其所不得为者乔子有天下度能无念虑冀一尽志効情乎哉古者敷言试功并举兹言有专官敷言之典祇具故事乔子行岂将遂应故事邪昔贾谊去长沙逾年召见宣室论对夜分君为前席然终不一及曩时治安太息事岂谊练达之后所见反不如前而厝火积薪之忧惘然无与哉谊亦惩絳灌东阳冯敬之属诸尚在列也乃今当路暨百执事断断有客长养才彦类非汉朝公卿俦比况值戎马交驰缘边诸镇单弱若无为所乔子生长西北习闻履见加之东南民力困于冗食空杼倾困不足以给征输而乘除根究总为虚费此又其服官阅历所深虞而隐括者也变通经济以图久安长治宁能不为谋谟庙堂者一商之艮不出位洪范稽疑士庶人可与大谋矧兹有禄无虑卑峻丰约位固无不在焉乔子精其义者可曰谈何容易遂让弗为哉关中诸君子仕南国者乞言以赠乔子余唯于常职之外更有望于贤者而陟明序进之说谅其所厌闻矣

○送李参军序

余少时则闻海虞有李文安公者云公起家进士历官翰林侍读学士至礼部尚书

正德初值逆瑾乱政公持正不屈遂致仕去瑾诛 诏起公不出称为石城雪樵其风节可想矣余盖未之及见也乃今见其子学樵君不可以自慰邪君以公荫为太学生授官光禄署丞改上林苑监出入禁近者凡若干年竟改南右府经历大都士人重内轻外南虽旧都去今京师远在二千里外驰鹜进取奔走形势者视之不啻若外省然吾顾乐官于南北其意岂寻常浅近者可测识哉吾尝观自昔世卿大家子姓藉其先人之余而朱丹其毂者初非不炫然华耀也溺而不止以自貶其戚若晋栾氏楚子文之后者将何赖焉学樵君靖恭以居位兢业以履盈退逊以安节其真得雪樵氏之遗矣可不谓贤乎宋吕原明张敬夫皆以恩荫补官匪直善于其职无忝于正献忠献二公之后且吾道之传卒亦有赖君循是以入即斯人可企者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可以预期待耶君兹考绩京师吾乡学士大夫属余赠君以言君雅厚余余不敢以薄待君故以是言进若夫懋官懋赏则自有常典在也不书

○送陆思南序

晋川陆子为南台御史之又明年奉 命巡视江上激扬修举旋已风动区域铨曹以思南远在徼外华夷杂居动辄有警匪有才望者鲜克率服议简才御史守之遂擢晋川子去去之日乡之学士大夫仕于南者咸称其才而惜其去属薛子赠之言薛子曰古之才也一今之才也二古之才也为定名今之才也为虚位是故高阳八才皋陶九德其究一也迨后敬仲以仗义兴齐国侨以修辞扞郑君子于其才尚不能无拟议焉矧夫办事簿籍呈能要约儆习仪文出入机数者其能以致远乎哉故曰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斯古之所谓才也又曰启明象恭静言庸违斯古之所谓匪才也且今之俗习去古远甚破觚斲雕而浑朴以散繁章缚节而敦庞以漓输衷恳款胥饮以和而戈矛森列扬眉激昂倡言以正而纲维具亡大都中土盖已什九而今之所谓才者可知矣遐荒部落虽号冥顽而戇直朴略犹有古之遗焉率之以诚鲜不孚者病文从野仲尼所以惓惓而浮海居夷识者知其非设辞也昔成都杂夷文翁至而人皆兴学渤海弄兵龚遂至而盗皆为农二子夫人所知也曷尝矜技能炫智术而鼓舞更张以易其视听圉其利害哉夫亦悃悃无华不堕乎忠信笃敬之训而庶几乎古之所谓才尔姑晋川子筮仕宰玉山吾尝一入其境见其居者有息肩之乐行者有出途之愿而玉山之民讴歌之及征为南御史则又见其慷慨明达宪度以贞而南之士人罔弗宜焉是又岂饰情修容袭取矫强之所能哉夫今之思南固远于成都渤海也其人之戇直朴略较诸江之左右更易乎也晋川子率其素履以往则汉良二千石之治行将复见而忠信笃敬之才于兹乎再试矣他日举汉世故事俾公卿选诸所表晋川子亦又奚让焉

○送胡肇庆序

昔在成周盛时敦率教典凡公卿大夫元士适子咸论年入学与俊造并进于朝故召虎平淮君牙纘服载德奕美天下称世臣焉迨其季敝化奢丽复蹈商之末习于是诗刺尹氏春秋恶宋世为大夫勋閼子姓遂与选举殊科而崇德象贤之意日微余以是每

叹宋之吕原明张敬夫真足以继正献忠献二公之后而世禄曷尝为人累哉始余弱冠即闻胡端敏公名若其发宸庶人反状及论哈密事未尝不想见其心胸面目乃后其子颜溪君为南宗人经历相覲论议知其不凡余固已庆贤者之有后矣今年冬君出端敏公年谱历履谓余作传尚未属稿而君适擢知肇庆或谓数年来铨曹用人重北轻南凡南官外补率多遐远僻隘而荫袭者则又视其先世之存亡盛衰以为轻重肇庆东广之名郡也端敏既亡君又孤贫且为南官何以得此哉余惟天之立君君之命相与夫小大庶官百执事之设凡以为民而已古之仕者内为卿士外为岳牧入则赞理出则旬宣协恭和衷各尽已职以求底绩固无内外重轻之别也自怙权凭势矜宠夸荣者旋作遂重内轻外而为民之初意渐灭渐尽于是投荒登僊之说蔓延于天下而士大夫曲为趋避恬不为恤延至于今虽两都并重隐然周之丰镐而用人者犹分彼此固其势然耳然亦曷尝有定哉盖铨司得人则度德命官量才授任惟其人不惟其地不得其人则拘文牵俗踵敝承讹又其甚也将善恶混淆贤不肖倒置而要其究竟岂止以南北为重轻云尔哉君古雅端方不徇时俗筮仕北督府经历即与权贵相忤乞就南官已绰有端敏公之风矣铨司乃请于 朝遂有兹命盖寔象贤之意故不以南北为别科目荫袭为限不可谓不度德量才者也然则君之往也宁无明发之怀而以古豪杰自待乎唯尔先公尝为太平宝庆德教所加夷民效顺广西湖南称思至今君体而行之则肇庆拟之二郡尤易为者一举而忠孝两尽君实其人矣追迹张吕远绍牙虎由此其进孰谓古人终不可及邪君之寮友相率请余言以赠君行君雅善余余故不以世俗望君其尚有以信余之言哉

○送蕲绍兴序

昔许昌靳裁之氏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志于功名志于富贵此其言岂不尽乎天下之人哉然可以论物情未可以品士类也仲尼曰行已有耻孟軻氏曰无恒产而有恒心于乎士之道可识矣盖必有耻有恒心斯其为志于道德而可以言士否则虽志于功名者其心迹之间尚不无可议曾是富贵之徒而与于士之品乎哉伊尹周公夹辅商周亨屯拯溺功覆天下阿衡冢宰位极人臣其功名富贵后世莫加焉夫其志何志哉观诸伊训周诰凡所以畜谋发虑亮天工而康兆民者一惟此道此德焉耳矣卒之功成名立而富贵随之固其推之而不能去者耳曷尝先有意以逆之邪柰何世变日趋人心陷溺不惟道德风流渐就渐灭至欲以功名自见者亦率难其人唯富且贵日相驰逐苟可得之无所不至于是饰道德猎功名以相夸毘而凡所以自炫于世者虽种种殊别要其志罔非为富贵图也自兹以往天下殆将无士而斯民之溺谁其援之今 天子轸念生灵侧席求士下诏诰司大行黜陟慎择守臣以慰隐忧唯是蕲子遂擢守绍兴夫绍兴浙之名郡也当事者岂漫与而姑试之哉寔以蕲子尝为御史及谪而起为南兵部每聚徒讲论辄以有教无类自负意其或志于道德者也故有是擢兹往绍兴绍兴为阳明王先生之乡其嘉言善行固其士人所饫闻而履习者子能以诚心孚之于上则因性牖

民由俗为治而一郡之三代固可以坐而致者不然吾恐巾舄充庭类皆无实适为郡治之累矣忆汉盛时多良二千石而文翁在蜀尤为著称岂以兴学养士为可后哉寔愿于名实真伪之际求诸心而辨之早耳或谓道德功力各以其时而俗士若不知变噫岂其然哉三代之民心亘古今如一日而信道执德之士固未尝受变于俗彼功力之说直邵子衰世之论而可遽以为凭借哉矧我 祖宗纯任道德慎重守令陶公安守饶州而召为学士刘公观守嘉兴而入为司徒今主上法 祖致治患无其人耳有若人焉必将褒然为举首矣太守为一方长伯有民人有社稷虽伊周之业由此发轫而有教无类又蘓子所自负者故吾亦以孔孟之所谓士者望之也能勿信余之言而可以自负自欺乎哉

○别西盘张公序

天下之士相遇固难而相信尤难也生不同时者固限于世代之先后而生同其时者则又或阻于声教之隔越故孟轲私淑诸人恨未得为仲尼之徒而吴公子札既聘上国犹不能与于颜曾之列此其相遇不难矣乎生同时矣而又相与以周旋矣然或意气之未孚或终始之未彻故狐偃从重耳于外十有九年及其归国犹沉璧以自誓吕申公荐常秩秩竟改节而申公抱快以终身此其相信不尤难矣乎旗少贫贱学与时违及走仕途言行多忤于俗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有意于求闻然于天下之贤人君子耆德元老一从士人间有得则心辄向往而亦不忍果于自弃今西盘公生长三晋宅于平阳蒲阪之间禀三光五岳之完气袭陶唐有虞氏之遗风为世大儒为时名臣盖自文清公之后而再见者也旗尝庶几见之而不可必得今年春制应考察京官值南太宰缺难其人 天子特起公于家于是公年且七十有六矣闻命不远数千里驰至旗时从诸司逆公于龙江关上入揖于靖海寺中公谓旗曰若为考功郎中乎人才难得而终身废弃决于一旦可轻以去之邪生民疾苦而一路之哭系于一人可轻以留之邪子必有如不得已之心而后可以执斯役也旗不敢对既而窃思之天下之事必相遇而后可与有成必相信而后可以言遇今且即事矣倾盖旦夕之间而欲定去留人才之计容默默已哉遂前致辞曰旗不敢负此心负人才以上负 朝廷即如公平生道德在士林勋名在朝野今晚年此出无非为国家计为生民计为人才计也旗亦何忍负之公曰吾亦知子虽然尚慎之哉既公莅部甫五日即会右都御史石冈王公佥都御史石渊傅公暨大小九卿合文武诸司而群议之旗侍立与闻可否稽素核实公听并观参驳往复斟酌剂量而黜降之数始定时四月六日也是日公督旗自夜达旦具疏差官驰驿兼程以进获奉 俞旨下冢宰咨南部转行各官钦遵如制既而北御史桂某劾旗肆意行事不足以当考功职司并诬旗箠仕改官之由疏入仰赖 圣明念考察重典不许轻变将旗薄责补外旗闻报感激恐惧遂解印以归旗自惟菲薄物望素轻不足论也箠仕改官文案具在不足辨也独念公以恳恳为国为民之虑拳拳进贤退不肖之心而旗之奉行从事万一如言者所指则初见致公之辞将不为大言以欺公乎是则深可惧也公素存心天下留意人才虽方莅任而南官贤否知之什九公固有以信旗矣虽然岂敢必哉旗今

归矣去公之日远矣然天佑纯德以培元气潞公再出司马复相公固未涯也尚愿公在南则询之于南人入朝则询之于朝士异时优游林壑则询之于道路旗虽鄙陋迟以数年论将自定而今日之举庶乎真不负公而旗亦可以自信矣话言在兹昭然契券执以投公再拜而去

○送姜约父序

天下之士有名有实而名实之间正诚伪之介疑信之端理乱之所由出也夫谓有实斯有名而东家之丘鄴人之子其始未必有名也夫谓有名斯有实而学博行坚聚徒成党者其究未必有实也故务实而不务名者可与言修己循名而必责实者可与言观人不然则作伪者将自欺以欺世而徇名者将随俗以丧真天下之事殆日趋于伪而不知其所终矣昔孔子没而门人以有若似圣人曾子以为不可子夏疑于西河之圣而同列罪之可以见圣门之学必核其实虽于近似彷彿者亦不容少有假借也处则相规以实学出则相期以实政而不为虚名无益之事犹之宫室舟车之可以利用布帛谷粟之可以厚生而生人之道不可一日阙焉者也然则志于斯道而以天下国家为责者可漫然从事而不知所省究乎始余请教江州往来南昌者两越岁而姜子约父独靳于见及姜子举进士令溧阳之三年余以考功谪归道出境上姜子留余余恠问之姜子谓近世讲学论道之士相望以起率多无实曩居南昌虽不当致疑于薛子而亦不敢遽然以进今且数年谅子久矣因出所制作及商确理道连日夜凡再信宿不欲余去于是姜子以治行最闻被召将行薛子乃告之曰君子之仕也凡以行其志也百司庶府无问崇卑咸可行志而阻于势之不能自遂者容或有之乃若志既可行而势又得以自遂者宰相而下莫若台谏与铨曹耳子今行矣不为铨曹必为台谏夫铨曹掌握人才而君子小人之进退天下之治忽安危系焉台谏主张国是而是非可否之论议天下之治忽安危系焉斯二官者固极天下之选也苟居其官而于人才国是非至公至明以核其实则巧诈横生真伪相冒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天下将何赖乎昔宋仁宗朝司马文正公曰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则天下皆饰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矣于乎敝也久矣岂特其时为然哉正统间王文端公位太宰凡台谏出使归者必令报其所历人才高下以备拔用一时号称得人而竞进之风顿息寔以当时台谏各廉访得实故也姜子自家食以至筮仕时其于交游往来间且核其实而不轻为结纳矣矧兹将陟要枢登言路其肯群称而共和哉吾见抱贞以自守违众而特立者子必有以知之而贤者将有所恃矣衒奇以哗众养交以市誉者子亦必有以知之而不贤者将有所惮矣子之兹行式寔弘大吾宁能默默已乎特书以俟

○送刘学正序

今之用人者每患于乏才而入仕者每患于不遇夫才未尝乏也而仕亦未尝不遇也储养之弗预而取具于旦夕职业之弗尽而较计于崇卑于是用人者有乏才之叹而入仕者有不遇之嗟矣何也应办于目前而不虑其终仓皇于事后而不谋其始营役于

身家而疏阔于理道中人以下大率然也余不佞尝奔走世路见有论治者曰民生之不遂吏治之无道也吏治之无道人才之不足也见有自论者曰吾道之不行吾位之不显也吾位之不显吾仕之不遇也余窃以为不然国家之用人也犹匠氏之用木也木必预养而后榱桷栋梁桁桷椳栝之用无有不适矣士之用于国家也犹木之用于匠氏也木既成材而后榱桷栋梁桁桷椳栝之用惟其所择矣昔者三代之隆家塾党庠术序既无往而非育才之地然犹以为未也乡论其秀升之司徒司徒论其秀升之太学太学聚而教之迟之以九年申之以再简夫然后论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司马论其贤者以告于王而官之唯是当时在官使者皆足以举其职而人才之盛所以上拟唐虞也自时厥后世衰道微而师之所以为教弟子之所以为学者既以大异于古而用人者又往往右吏治而忽师道于是人才日卑虽有愿治之君而卒无以副其所望是故以汉宣帝之励精而饰伪者蒙厚赏以宋神宗之有为而偏执者获殊遇夫宣帝固欲得不二心之臣而神宗岂不欲得帝王之佐哉然而终不可得者凡以不能素教预养而不容于遽办也乃今郡县皆各有学而两京各有太学良法美意其所以为人才之储蓄者则既详且备矣夫何郡县学职与夫六馆之官自非豪杰则鲜不视为闲散曰此仕之不遇者也姑为禄养而已士之入乡学与夫游太学者自非豪杰则鲜不视为虚设曰此非造就人才之地也姑以求仕而已于是苟且文具因循岁月而不知此寔豫章梗枏之山谷也此寔培植材木之工虞也人才所由出职业所由关诚莫要于此也此而尽道其间则既以尽职又以储才而吾人体用之学不在此哉余往岁丁酉校文闽中得刘君希曾知为有道之士及其掌教元城再教宜兴模范人才以克振师道而监司督学皆交章荐达人谓当得殊擢乃仅迁南国子学正吾固知希曾之所重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于其行也将叙是说以质之适门人李表致诸生某等之请因书前说以归焉

○送郭副使序

夫数易者势也不易者道也唯其势不唯其道则为之无本而制之在人人或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于人已之俱失矣唯其道不唯其势则为之有本而制之在我人不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于人已之俱得矣吾常自汉以下郡守长吏以贤能循良书诸纪志传诸父老者姑置勿论自余髫髻入庠校迄今滥名仕版三十年间其郡大夫之得于亲炙者如宜宾王公之纯明岂弟开州李公之端方恬淡琼山陈公之古雅敦厚遂昌应公之精详严密拟诸汉世之良二千石亦何让焉盖之四公者唯务自尽而不徇人故其张弛举措绰有余裕而治行卓犖亦其道然耳自时厥后常之士论渐多清议日起而守郡者或以强戾或以逢迎或以权术原其初意岂不欲厚封殖附名流要美誉以干进取而卒往往取败以去者亦其视势之所趋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也自任轻则无定见趋势重则无定守依傍门户缀缉支离鲜不败矣于是言者贰于听闻遂日常为难治之郡而铨司择人亦遂以为难而不轻授岁乙巳文水郭公以御史名西台资望既久当需内迁乃特简?是郡公固有道之士也清修古淡平心率物在郡三年道洽化流时和物阜其诸

兴学劝课清赋省徭恤刑息讼修废举坠固有人不及知而纲凡悉举者然公虽务自韬晦不求闻达而讴歌四起荐章屡上声称籍籍褒然列于宜宾开州琼山遂昌之间而吾常难治之名亦一朝洗雪于天下此岂有他哉亦唯公任道而不任势自信而不徇人焉耳用是而观或者将不为失已失人而公不为人已之俱得者邪乃今晋副山东按察使事讲武徐方徐固公御史时所按地也感恩服义已非一日兹行式昭旧职以慰东人再见之思而安定和辑固有不烦余力者但吾常士人不忍寇恂之去河内惟愿当事者举本始元康间故事公卿缺则选诸所表庶公之德施斯溥而吾常亦永有赖焉矣公之门人邵进士明甫尝受学于余谓公之行余不可无言余不佞窃观公治常之易而有感于难治之论因得夫道势人已之说以复明甫俾书以赠公且以谕诸世之为治者焉

○送傅副使序

余方壮时游京师见京师人士盛称傅彭原给事谓其论劾不避权贵有古谏议风裁既以吏卿夜启扉通闾闾狼籍选法遂上疏直言竟为所中谪丞县旋移胄监六馆官稍迁都水进武库郎紆回曲折凡若干年矣又复以忧去今年夏六月始复补精膳余亦同日复补祠祭见君苍颜古貌挺然若凌霜松柏而意气多慷慨激昂及叩之则恒退让不居笑而不答且或默如也岂所谓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君于练达之后固熟于此哉无何山东按察缺副使铨曹遂以君去而以余代君为精膳于是礼司诸寮谓余当有言以赠君行余闻常物之大情有四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辨欲独胜权欲独运而善是与不善是有弗量焉其所自为者亦有四一为身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而得为与不得为有弗顾焉夫于前四者有一焉则失人于后四者有一焉则失已失已失人则天下事无一可为而士人往往蹈焉此论人者所以发才难之叹而用人者恨不得借才于异代也今君以名谏议而退默若此是岂欲独贤独能独胜独运者邪君不能媚权贵人以蚤致身通显顾垂白而仅仅若此是岂为身为名为位为货者邪君若人也虽使于四方可也于山东何有哉夫山东古齐鲁也太公治齐鲁公治鲁君子犹谓其后世不能无弊管仲晏子虽不为孟氏所道而足食足兵取威定霸君子亦有取焉因时损益而与世推移正涵养深而阅历久者之事也君寔其人也余固无以为君赠也君其往哉

○送李布政序

往余在京师闻称贤谏官者皆曰桃源李公云一时籍籍谓公旦夕华要既乃外补江西按察副使或谓公公曰谏官行其言按察行其事言而未必行固不若见诸事之得以日尽其职也官之内外遑恤哉余闻而壮之然而未识公也岁乙巳余以南考功谪判建昌为公属吏见公博大浑厚中寔介介退而质诸官属士民咸道公贤一如在京师时未几余量移南宫公亦寻参知浙政进按察司使今年辛亥余以学政获侍公于浙见吏胥肃肃然罔不畏公威也见民农忻忻然罔不颂公德也见学士大夫帖帖然罔不服公义也是公之明刑真足以弼教余方窃有赖焉无何江藩缺右使铨曹以公名上 上特

允之檄至戒行凡我寮案属余以言赠余不佞敬致辞曰公往哉今天下称达人者率多徇时而言及往昔则鲜有不以为迂者以余观公卓有古意而余舍迂言则亦无以为公献者余不敢追述邃初惟我 国家稽古建官内有六卿外有十三布政使品秩事权胥準并重且以藩服去京师逖远政多统摄而一使之职寔兼六卿所掌钱谷工虞尤所倚籍盈虚登耗上下损益悉听处裁无非为足国裕民计也迩年以来边方多事国用军需日增月益征科制使络绎道途加派传符动盈几阁东南民力不啻竭焉尔矣而上严责成下希宽恤皆瞪目以视藩司值此之会可为易处乎哉矧江右之民负气尚义俭用嗇施虽公之威惠素孚其心值此力竭之际其所望于公者如饥寒之子仰视慈父而征科加派方日相寻公将何以慰之乎余亦不敢远有所引弘治中李康惠公守南昌值剧贼骄藩内外孔棘康惠运略应机次第安辑即上疏请蠲租八年虽以中官黎安欲害之而人心所属竟不能动江之民感其德而颂其功以至于今不衰夫公固康惠之乡人也今日之往江藩拟之康惠当日之官则其势又有可为者也纵时事难易未可定论而以公之德之才剂量化裁于其间则虽不必拘其往辙而所以培植邦本者要必出于寻常尺度之外而江之民其重有所赖矣忆公为谏官历吏礼兵刑四科凡君子小人之进退典章制度之因革将略夷情之险易狱辞民隐之通滞固尝参谋密勿封驳禁中其于天下之事熟谙素练如指诸掌已非一日矧又需次藩臬动经岁年躬亲听断益习以闲又何有于江之一省乎但今之时行多逊避动为掣肘虽理所当为分所得为才所能为者亦往往因循废格而上下不蒙其休此余所以特举康惠守南昌时事以激发公之素蕴而预为江之人贺且冀公行将大用德业闻望广被覃敷而湖南二李当赫然并称于天下矣

○送丁孤山序

薛子视学两浙巡历海滨诸郡校艺之暇登进厥民父老询其疾苦咸顿首曰濒海小民往为寇攘窃发倭夷驿骚苦不聊生朝不虞夕流亡失业者盖屡屡矣既值巡视大臣因内地奸人多为向导遂穷索搜治欲草薶而禽猕之仰叩初意岂不欲立我民命但过严太骤以致奸究煽言遂不获终事以去今幸逢我丁公视师海上申明军法整刷部伍岛洋夷险防御周悉慎核奸良刑释咸允其有怙势隐慝者亦皆悔化解散于是夷寇出没莫为指援辄就禽剿不敢犯我境上唯是流亡复业闾井又安我小民其有干城矣余以语诸士诸士曰岂唯是哉丁公严不至苛宽不至纵出入以度动止维则不纯任法不专尚兵词色所加豪右率服威怀所及携贰格心且犹振作艺文修明礼乐以淑我士类我士类其有师帅矣余因叹曰有是哉孤山公之作用也而岂无所本哉曩余在白鹿书院有感于前山长李敬子事敬子为晦庵高第弟子以弘毅见称于师门而经术行义名海内人之视之一儒者耳及为干办使会姚源寇成帅漕议平之而各持其说敬子曰寇非人耶岂必皆恶遂请自往谕以逆顺祸福寇皆帖服孤山公固敬子之乡人也禀赋厚而造诣深阅历久而涵养定锐志程朱邃于问学其本原盖自有在而发挥事业所至

辄效固儒者之作用耳岂徒事功名者可拟议哉公往在谏垣以建白忤时谪迁量移淹洩在外亦既有年当道谅之行且召入矣妄意者或又以海上难公不知正李敬子之所欲往者也今观士人之论若此岂不适以树公之业而永公之闻矣乎虽然亦公之余事也公固不以是为重轻也公在海上三年例应报绩长宪济轩唐公同野李公述宪案诸公之意谓余知公属以言赠余不佞未及详公之素懿爰叙士民之颂公者以赠公之行其诸登贤陟望起滞振淹则固当事者事也亦非公之所计也不书

○送唐布政序

余尝自谓君子之于天下也不可有我不可无人有我则私无人则忽私且忽而天下之事由是不可为矣既涉仕路垂二十年我则不敢有而不能不藐人之有唯是鲜克当意寡谐于俗再起再摈而缀缉经纬辄复断续不成尺幅居常静思默注反复其故而不甚了解及视学浙中长宪济轩唐公每过余论学论政余思公为郡县为部署为藩臬扬历中外所在卓有成绩籍籍著称而人已罔间问公何以得此公反诘余余告之故公乃曰有是哉君子固不可有我亦不可无我无我则自任者轻而或不免于随固不可无人亦不可有人有人则任诸人者重而或不免于动譬若交际然我则不受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加也譬若称谓然我则不诺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呼也斯则不落于人已有无之际而天下之事或者其庶几矣余方有味于公之言而公适有布政山东之擢诸寮送公行属余赠之言余固受公言者而何能为公赠哉然不能不为东之人庆也夫山东古青兗之地齐鲁岱宗渤海限带封域其土平旷沃衍其人雄伟沉毅以尚父伯禽为之则王道行焉以小白敬仲为之则霸业成焉秦汉而下治行随人而土风民俗亦略因之迩数年来岁有登耗河决不常转漕疏浅丁夫旁午兼之边鄙多事城戍继兴工役频繁东人告困强壮者往往流离转徙庐井芜圯甚则操弓矢刀戟呼群跃马从事暴客以偷旦夕之生而羸弱无依殍于茅莩沙砾泥涂潢潦者则又比比相枕藉也余尝往来上下盖窃忧之一时当事者亦欲兴革损益以纾其困或又未免各持文墨议论以务己胜而适为多事之扰将何赖焉唯公定见定力而波荡风靡之中常知有我不动声色不暴形迹而规为举措一观夫人情物理时宜事变而默识裁成能勿扰之而已矣兹行也东人不将有息肩之期矣乎夫古今之时不同而理同王霸之道不同而事同太公鲁公孰不知其为王也周公逆知其后世必有强弱桓公夷吾孰不知其为霸也仲尼深服其民到于今受赐夫固因时观理以道揆事不当执一论也斯义也岂声色形迹者可与知哉吾是以知公之优为而为东之人庆也载观我 国家惠养黎元勤恤民隐方岳重臣必慎简以充以储公卿之选洪武间则有若徐公铎宣德中则有若刘公中敷正统初则有若王公质皆以东藩方伯召为司徒而德业闻望垂诸不朽今公将媲美三公以需不次之擢以昭我 圣天子法 祖得人之盛其在兹行矣又岂特为东人庆而已哉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一

序三

◆序三

送陈思南序

代送张龙湖先生校士北还序

代送李尚书序

代送费锺石先生序

代送戴巡抚序

代送张襄阳序

代送钱尚书序

赠叶教谕序

赠王县丞序

代赠徐生序

送谢廉使序

送陈兵宪序

送营参政序

○送陈思南序

南营缮郎二峰陈君擢守思南其冬曹僚友诣薛子属为文赠之薛子乃为言曰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也道弗行焉虽密迕禁严荐陟华要威焰宠渥焱腾波流众人侈之君子弗愿也道苟行焉虽沦迹幽遐屏居疏绝怀远招携左支右吾众人难之君子所安也故曰君子以道众人以欲欲之所至业毁名湮道之所至骄孚蹇淳此岂待聪明强有识者然后能较得失重轻于彼此间哉夫亦人心之所同明也然人情竟往往厌此趋彼者无亦眩于耳目之所睹闻世俗之所习尚而旋不自觉与于是有能卓然自立期于道之必行而不俛仰汨没于庸众人之见者吾不无望于思南君此行矣夫思南为禹贡荆州荒裔历代抚绥羁縻建置兴废沿革靡一迨我 明兴丰德厚泽洪敷汪濊固已效顺输忱乐归编户至稽其种类华夷杂居轻生尚武终自与中土殊别唯是官兹土者率以孤臣自处多抑鬱无聊而甘心怠忽鲜克自树是不有忠信礼乐旷度达观之士志于行道不以夷险远近动心者未见其能守也吾观君详慎恭确罕所嗜好奋身贤科阅历岁年始至营缮职司兴作軫念土木凡奉先殿材 显陵陶砖皆教护属工节量程督罔有冗费以是推之则安节厚生乃其素定而经度机宜抚绥振率将无施不可何有于思南哉始楚威王时庄蹻定黔中从其俗以长之民遂殷富汉晁错当景帝朝规画塞下事甚悉而卒归之于得良吏吾尝以为二子之见于今之守遐方边郡者最为切至君兹往哉酌古今权便宜而发谋摅虑一无顾望唯不负其平生则思南之民有不讴歌者寡矣道行荒服策名徼外将不愈于官禁近而碌碌无所猷为靡益成败者邪君其往哉诸僚重别之情与夫赠言者之意他日谅有征焉也

○代送张龙湖先生校士北还序

天之生才曷尝有古今疏数之异哉元化旁流钩旋毂转章符耀采着秀呈祥而灵淑之萃聚寔委和之凝澄也故含淳秉德蓄玄抱艺之士冀遭时翊会以宣猷効悃者恒济济乎其相望焉若其用舍之衡进退之几则惟幹元化者操之而世道之污隆升降胥此焉出是可不慎乎哉盖淳者不能不漓贞者不能不变而声应气求捷逾影响至可畏也是故唐虞而下得人之盛莫过周室稽其宾兴则惟以德行道艺后世茂才孝廉明经辟举诸科其法加详而比其在位多弗类古此岂其制弗若哉盖天下之道有定体无定用有治人无治法周之得士非其制之独良也当时闾胥族师党正州长凡与宾兴之役者咸德行道艺之士也后之不古若者非独其制之弗古也郡国公府列侯二千石凡有贡举之司者或多不得其人也不然文词之学科举之制去古逾远何韩愈氏出遂起其衰欧阳修氏出遂正其习是不可以观邪龙湖先生蚤以学行名南服举礼闱第一人成进士历翰林学士青宫谕德职专辅导海内学者靡然向风先岁甲午被命校士南畿时称得人至是庚子例复设科先生乃再至寔殊命也 圣天子虚怀图治思得贤俊共成化理渊衷至意岂其微哉维南畿为我 国家根本重地其人才自昔著称与其财赋并甲于天下充盈羨溢之余侈靡浮竞之习日滋张大矜炫多文少实以故聪明才辨者或多驰骛口耳而朴实椎鲁者则又旋为风渐俗染唯是极艰难反虽今闾井日就凋缩而群好翕趋尚迷向赴厥有好学闻道穷高极微而艺文摘蕴辄忧深思远抗志沉精往往为时所摈是导扬衍溢者日异月殊而人才之上下文运之盛衰可独归之气数耶唯先生型范端饬鉴衡空平视晷昃觚翰以得心知性术而登崇陟隳者率多誉望声实之彥砥璧始璞铸金始矿岂直良工巧冶之能事哉冥孚潜运雷动云蒸固其声气之相感也兹其归哉持贤书以献诸明堂 圣人在上方将迈殷轶周可无烦傅岩物色渭滨后车而侧席之忧庶几其慰矣乎

○代送李尚书序

嘉靖十九年庚子夏户部尚书俭庵梁先生免归进南工部尚书涔涯李公往代之濒行南卿大夫士咸饯送郊外乃公官属请余赠之言于是某前致辞曰今之户书寔古司徒之职古以掌教今以经费费不经则财匱财匱则民困民困而教是不可行也方今圣天子锐意复古修举废坠工役继兴俭庵先生为国经费为天下阜财稽数考成势不能行于是再起再罢去 上以其职授李公渊衷睿注岂唯以公宏猷大略达变通方为能任厥成事哉盖寔谅公之素矣公昔起家进士出宰建昌安福即有惠政既召为监察御史按滇南值正德初逆瑾窃弄威福中贵专恣凡出镇守者皆其党与公在滇裁抑之因谢病归者十余年瑾诛后起公为广西按察副使备兵抚江遂进御史中丞镇抚宁夏边人帖息是公之才望虽逆臣强虏咸知畏服以是而总度支经出纳程工量才以差次乃直别能较艺以上下其既稟则百度咸贞群工竞劝而冒破干没者将自敛戢如是而财可裕财裕则用足用足而工役可就民力可舒矣此上之所以慨然用公也公其往哉

忆昔周官司会以九式均节财用隶之太宰以共百物而待邦用唯王不会世子以下皆会夫世子将君天下其诸仆臣侍御又与王山入起居凡所意欲咸得关白而司会以太宰之属顾独能抗其法而不闻有阻逆之者盖当时太宰寔唯周公其人而厥德明光于上下众志自尔协一罔有希觊故虽迁都营洛惇宗将礼费给不费而内府外府靡不充溢阡陌田野见于诗人之所歌者万亿及秭乃今司会之政统之司徒宿望如公信能以周公之道康其国而默旋宏济则财用自无渔猎不惟上副 圣天子之委任而因可以足国裕民尽古司徒之职矣余雅知敬公故于诸僚之请窃有厚望而不敢以汉唐以下之度支尚书望公也公其谅哉

○代送费锺石先生序

自昔周成康时天下方被文武光烈二君又皆继体持盈号称极治乃周公召公犹且惓惓以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为训此岂老成谋国长虑却顾者固如是哉今天下承平日久阔略戎政虽介冑氏族袭先世勋赏封爵?执干戈卫社稷固边隅为职业者亦往往多燕溺纨袴不省弓矢刀剑矧能闲韬略习机宜宣猷矢谟以折冲御侮邪顷丑虏窃发犯我边陲天子命将阅师适缺少司马参谋本兵下廷臣议金曰南少宰锺石费公维其人公固讲筵旧臣宸衷久注遂可之或谓公文学侍从资望已深且久在南国即当入直顾问军旅之政乃复以烦公邪窃惟人有恒言汉唐而下缙绅介冑分为两途迂儒武夫各持一说维是率多僨事不知先王用人必文武兼资而论将搜才咨询决策一听之耆儒宿学盖唯文斯能经武唯阅历深斯虑事远唯久任在外斯知人必真是故本兵得人则将领多贤而分阃专制兵政悉举不得其人则将领多不贤而越法谤张以启衅召侮是军国之安危休戚华裔之盛衰消长皆由此出其所系岂细故哉锺石公博雅谦冲正直忠厚自举进士入史馆已赫着誉望吾不论其它至如正德中乃伯兄文宪公秉国逆濠方炽疏请护卫公即虞其有变从中抗拒濠怒中公昆弟家居者凡若干年使当时在位者皆若公见必能潜夺其不轨而勤兵毒民未至后来若此之甚也及濠败始复起公编修国史寻迁侍讲春坊庶子掌翰南院历官祭酒模范诸士寔多造就及上疏条陈事宜咸中肯綮 上嘉纳之调北祭酒以文宪公方召入辅相遂恳为辞辟且寓书荐吕泾野以自代兹可以类观公矣乃今参掌邦政其必发摅生平所蕴畜以决大谋定大事而古称诘奸禁暴九伐平邦之法固将推而行之以靖强宇而逆折豫弭之道以人事君之心又公之所素具也岂得以文章艺苑目公而谓不当烦公以此哉不观赵括兵家子指掌谈兵虽其父奢不能难然竟不免长平之败厥后悔圣俞翛然一儒臣也乃注孙武子而后世用兵者多取资焉盖会通之学则固有如此者矧公兼综典籍究观今古历有岁年而切切以治道人才留意者乎吾固知公随所授而可以行其学矣尝观宋庆历初仁宗厌西兵久出亟用富韩范三公而杜祁公相与佐佑抑绝侥幸凡内降恩泽一切不与及范雍守延州当时欲以赵振代之韩魏公奏曰愿留雍以观后效无已则范仲淹为可是其经略边事者固非一端而其要则莫先于用人所以慎重若此余知公最久且同事

南部故于公兹行反复以用人言之而惜别之私则有未暇及也

○代送戴巡抚序

龙山戴公以按察副使备兵九江甫明年经略区画咸协时宜阅武修文救宁江汉晋秩参贵州藩司政戒行会畿内暨蓟州边备抚臣员缺天曹疏请猷望素著者莅之上乃复晋公佥都御史授玺书往某为公属义不可无言遂叙曰维今京师乃古幽冀虽形胜甲天下寔为次边地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驱策举踵不出旦夕匪若汉唐之咸阳长安去朔方吐蕃界在千里外我 文皇帝圣谟神略建都以扼虏冲而蓟州寔秦汉以来渔阳幽玄诸郡势阻要害设仓储屯戍制置勅使慎虑豫防缓急调发厥系攸重非有文武长材谙练经济者弗得授公兹往岂直懋九江官赏侈一方勋业云尔哉唯我 明天子暨左右辅理诸执事慎简臣僚谅公有素忆公昔尝为侍御史督理两淮鹺政条陈地方事宜所关最切者十二事厘奸剔蠹裕财阜民至今称便继按历西川值夷酋陇氏倡乱远近绎骚致勤上命将大举兵以夷其族方岁大旱民不堪命公先后上疏请罢兵发粟 上下廷臣议遂召旋师仍发内帑金二十万往赈蜀公又檄诸州出仓粟数十万石民赖以全活既乃复自成都渡泸会贵州守巡于赤水布惴声威兵不血刃而远人咸格因建处芒长策今公去蜀殆逾一纪而川贵之讴吟思慕冀复得公者不啻饥渴前曰藩参正以俯顺一方而畿辅重地则又非公不可遂寻有是命委任至意岂其微哉矧今三边六镇自石晋献地卢龙遂割太阿倒持积有岁年迨大宁东胜旋改其旧藩篱屏翰不无隐虞昔范仲淹吕夷简当景佑中正有宋极盛时一欲城洛阳一欲城大名虽二公所见不同均为大臣虑远防微至计乃公识倚伏之机达化裁之变值兹柄用必将大究厥施相时审势明罚勅法补偏救敝兴废举坠选将任贤强兵足食西制吐蕃北制瓦剌于以宁谧边圉弼成海宇以光昭代文明之盛以副当宁委任之意不徒旬宣劳来声容议论若是焉而已也某不佞寔于公有至望焉

○代送张襄阳序

今天下才雋奇丽崇言宏议之士岂少哉盖彬彬乎云会风流继踵海内矣至揆厥初以要久远鲜不殊轨此岂阅历摩厉者反始进之时不若而气志盛衰之相越邪夫亦以见无定理故守无定力而时靡波颓驰逐上下向之激昂感触于真机之发动者不有愤懣不平之气则有抑郁无聊之情而穷悔迁渝举其生平所尚者甘弃之若弁髦矣是故人才所以多赖于培养而匪能自树立历变贞一者不可与语乎其至也南车驾郎长洲张君士弘始以进士补刑科给事遂上疏乞宏圣度广延纳 上俞之继因各省官司及民间奏疏多支辞蔓说牵引不辜溷渎圣聪复上疏约辞慎狱 上下其议刻置长安右门外乃后因议先圣祀典忤旨下狱谪闽藩幕司量移进贤令怀庆郡丞奔走风尘从事簿牒朝会积有岁年夫君以黄门谏议左右侍从一朝罹此苟内外清浊崇卑淹速少婴念虑见势利之华闇德义之实其能不顾盼俯仰据微乘便营蜚景附以跨腾通显哉君顾恬默自居随所任使以图报称养士治民在有成绩及司车驾赞理兵政亦绰有端

绪古称官守尽职言责尽忠君殆若而人矣谓为有定见定力者非邪乃兹守襄阳其又肯负乎哉夫襄阳跨荆蜀控关洛湖南着郡也维昔莅兹土者若关云长之威震华夏羊叔子之绥怀远近杜元凯之立泮宫修堰漕皆盛有声称利赖当时貽思后世褒然为汉晋名臣寔维在是是后尹师鲁欧阳永叔皆尝以谏谪兹郡一监酒税一为县令虽二公勋德文章宋室冠冕于此则以权力未称不遂厥施君今之行其始虽以谏出而乃兹委任职专一面殆非尹欧当日之官而与汉晋三公几等埒矣行将登岷山之亭俯沉碑之潭其能不惕然以思慨然以兴而与之方轨并驾矣乎他日襄之人有颂良二千石者寔于君乎属望矣

○代送钱尚书序

周官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邇厥所从自尧之命契则既有然矣汉魏以下置尚书度支专主财帛委输军国支计以至于今之户曹虽职列地官而征其承受考其沿袭要勿外于民度金仓之属而教曲无闻焉岂经国建官者尽先先王之初意哉夫亦穷其体要酌其会通而与世剂量之道归焉耳故曰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其意盖谓此云至其脉络相承巨细联属则禄秩礼乐兵戎赏罚工虞凡所经费胥于是乎取资焉是故得其人则庶事理不得其人则庶事隳任斯职者诚有如地道然山岳河海之震奠物产生殖之休否咸所维系是其职诚重且大非有承载容畜体国经野者鲜克举之也桐溪钱公始以进士起家为良有司为名御史历方岳诸司进卿寺进御史中丞其所临莅吴越燕赵荆楚冀豫贵竹百粤诸方若其邦国都鄙夷蛮戎貉之俗与其财用谷畜之数夷险通塞利害之宜靡不周知逆处而所在士民讴歌赞诵厥既懋绩中外扬休士林矣乃今以尚书官留都掌户曹经制机宜动中物则食货之登耗转输之劳逸用度之多寡盖藏之盈虚不事按簿书促期会而轻重可否之间罔非足国裕民之道盖其应用之不穷者寔其涵练之有素也谓其克举司徒之职以辅翊我圣天子礼乐文章之教敷典扰民之治者非公其人邪昔郑桓公为周司徒善于其职诗人之为之赋缁衣而君牙克笃忠贞劳有成绩穆王铭书于太常自公之南也南国之卿士大夫庶民小子固莫不有缁衣好贤之念矣今以政成归报于明堂 天子其将不嘉乃丕绩以昭国家之有又乎

○赠叶教谕序

婺源叶君教慈溪学之五年武进薛子来知县事每至学宫讲论经理剖析疑义彼此谈驳阐发未明久之益习见其端方雅重悃悞无华以道自持表里协一敦学不倦将穷极本原而会通之诸生有率教者延接无时进退以礼务相与刮磨期脱徙流俗而进诸古有不然者则哀矜惻怛冀在感动罔事夏楚诸生安之其诸学士大夫不问其华要散逸待之一以诚恳而爱憎毁誉久近得失未尝一置于怀也先岁甲午考试关中号称得士既修浙省志多所记纂君所至未尝求合于人及吾见四方人士亦自往往问叶先生云今年春御史汝阳张公巡行东浙声色所加官僚屏息而望尘下拜者且犹未免叱

咤一时论者咸谓君古貌古心其将不便于御史之庭矣既乃进止自若应对从容未尝少徇张公为霁容加礼及去复移檄县官激劝特至此可见诚笃所孚虽盛威厉色者亦自相入彼屈身枉道者何为哉夫亦自夷其师范焉耳是君既孚于远近上下之人为弟子者将不益知所以自恃而天理之在人心其究不在于纷华盛丽逢迎容悦间也然是亦就君之所孚者言耳使在我者既尽而自反无阙就有不孚亦与君何重轻哉君性资淳厚固本诸天及观其伯兄东昌公为贤太守其诸子金宪君为名督学则家庭之所渐者厥亦有自矣素教预养之功又安可诬也

○赠王县丞序

维扬王子种学绩文久困场屋以贡为太学生薛子家食时江北士人往往称其人云然未之识也及薛子知慈溪之三月御史汝阳张公以按事至薛子病火欲辞去公留之时王子为台州太平丞适以事谒公于慈溪公命之曰薛尹苦烦县缺丞尉其一切琐琐旧事汝其暂为分之于是王子留慈慈故多狡黠凡赋税征输计户上供者悉为所侵渔积习成俗上下蒙蔽倚藉势力动持长吏先是为令者率多败事去继之者束手受制莫敢可否事王子乃昌言曰余受御史委而令复有薛子乃更不得施用则丞不负余而余负丞矣于是检旧牒搜微剔隐务殫厥心力得一弊与夫作奸犯科者辄书片纸移县庭或械其人系狱诸奸民不便者咸复口语籍籍冀少纵王子持之愈坚如是者几一月乃别去因征赠言于薛子薛子思曩在京师铨曹授知慈溪县事一时士人咸谓薛子兹行盖岌岌乎其难哉予谓尽诚为之不容而后去如程伊川之所以答吕进伯者斯亦已矣慈溪纵难治其若我何然余身当其事不敢畏难无足异者乃今王子丞太平而顾以身任怨唯知是非可否罔恤毁誉利害其真有的见定力而岂涉笔占位目吏问可不可者哉曩时江北士人之所称信无负云呜呼使向之为慈者皆若而人焉则慈亦何至敝坏如今日也

○代赠徐生序

汉司马迁作货殖传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贱贫夫迁良史而固亦其俦也为货殖作传岂其微哉而固独弗之知也固弗之知而天下后世皆以其言为信然吾于孟坚有遗憾矣尝观汉制论刑轻重视所赎有差咸获免有能输金钱龟贝刀布入粟塞下者率得补官维时司马相如以文学辞赋雄艺林犹且入赀为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边拜爵积官至通显子长独遭李陵之祸幽于縲绁竟下腐刑夫固无以为之赎也治生独可少哉货殖列传固其玩世自嘲之意而谓礼节荣辱之知由于仓廩衣食及所谓人富而仁义附焉者亦其探本之论也今徐生藉父世业日益饶裕知以权变勇以决断仁以取与古之善言治生者固已得其遗法矣乃入赀拜秩膺仕者冠服岂以夸金章耀闾里哉无亦以有财者宜输委以佐司国计者之经费云尔然吾观世之修行独立者每耻言食货至入赀拜爵事则又往往沮抑勿论斯固孟坚讥子长作传之意夫亦以其人之多弗克自树立也及观卜式谏止武帝兴利欲罢塩铁船筭当时东阁石渠文学则未尝有言及

此者虽其?货奋迹亦何损焉司马相如子虚大人赋及谏猎疏封禅书固多虚词滥说而杨子云谓其曲终奏雅然其要归引之节俭太史公谓其与诗之风谏何异允若兹亦奚问其以货为郎也徐生信能自勗则蜚声腾茂固自有地而非崇势利羞贱贫之谓矣余不敢薄待徐生是故敬进斯言窃附于以规不以颂之义

○送谢廉使序

自昔为天下国家者各因时以立政而唯朝会最为大典岂直以明上下之分系荒服之心哉盖黜陟诛赏行焉而贤不肖之进退乃庶官视以为劝惩而生民之休戚天下之安危寔于是乎在也是故虞廷群后肆觐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风励人才以致盛治者至今犹可想见迨我 国家定为三年一朝之制天下布按诸司暨府若州县各述所职以入觐以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去留而尚书都御史以下当事者唯布政按察使之言是听而按察使则廉访激扬总外台风纪之任尤为部院所倚重唯按察使得其人则好恶爱憎一出于公而恩仇德怨不能行于其间由是庶官之贤否不啻妍丑之在鉴低昂之在衡罔弗允协而部院之去留真足以为惩劝民生世道不有攸赖哉反是则有不忍言者矣矧今两京畿外为省者凡十有三而浙江寔居其首故考察之序必先浙江而以次及于诸省则浙之按察使尤为天下之望浙中称平天下其胥效矣然则少溪谢公兹行其所关系岂不甚重且大哉公昔以进士起家为名御史按历诸省督学畿内文章政事褒然著称而弘度厚养以懋经纶之业者每注意于天下之人才虽未及识面者其贤不肖固已知之素矣矧今长宪于浙则一省庶官近在所隶之下有能遁情于平衡空鉴之外者哉由是近法远稽而天下之凭借将于是乎在此吾于公之行所以不能无厚望也昔范文正谓一路之休戚系于一人之贤否故其去留之际每主于严韩忠宪见天下诸路擢拾官吏小过则愀然不怿谓不当錙之于圣世故其执政之时恒主于宽二公皆宋室名臣各有所见而要其至意未尝不同吾固望少溪公为今之韩范敢述以献从者

○送陈兵宪序

少岳陈公守吾常之三年适海寇挟倭夷为乱沿浙深入直犯苏松之境将踰浮山以泝上流公出谋发虑聚兵除器寇不敢窥我境上未几公即受 简命为浙江按察副使职专备倭奉 玺书从事戒行郡宪徐君暨吾邑令万君后先致辞问赠言于薛子薛子谓公以名御史历今官出入中外凡若干年德政敷被所在著称固无俟余言而饰情献谀諛亦非公之所乐闻也虽然樊侯城齐每怀靡及仲氏去鲁问何以赠是君子之心固惟日不足而公之兹行又岂无所采择哉余不敢泛有所及只如近日东南所患莫急于海上之事而 朝廷之所以汲汲用公者亦甚以海上为急余间岁在浙问俗观风尝窃闻一二请就与公商之夫天下之势所恃者民心所凭者士论而吾人之欲有为于天下其所凭恃者亦唯在此而已乃今浙中濒海处所习于番舶之利而禁令不行民心士论盖多摇惑于其间而制使重臣亦率为掣肘寇之滋蔓寔由于此今之当事者过自疑畏岂非老成持重将欲匿瑕含垢旋底消弭以图万全乎吾恐方萌之端蚤已不能逆折

豫防而已成之势安能保其不愈炽而奔溃也夫去草繁苗除恶务本昔人之论亦自有不易之道诚于此而留意焉则重门击析且可以御暴客矧山海限隔不假以梯航鼯尔丑类岂真能飞渡耶但民无定志士鲜公论积习已深卒难开谕虽其自为一身一家计者亦唯图旦夕目前之利而不虞深长久远之害矧欲其有大人之志天下之虑者诚不一二见也此其渐涵化诲之方斟酌剂量之用谄练阅历如公必自有相机顺应之妙矣即今思质中丞当分阃授钺之任甚能开诚布公广屈群策忆其东巡余尝与言于钱塘江上见其跃跃动色公兹行哉凡所当为与所得为者协恭共济不阻不挠则民心士论当自有反正之渐而东南之警行将有荡定之期固可计日而俟矣余特敢为探本之论以复二君之请用告从者以裨末议公试以问之中丞公其尚以余言为何如哉

○送营参政序

岁己亥复斋营公以江西按察副使进陕西布政司参政濒行江之官属士民咸饯送郊外惻惻不忍释去其僚友恒溪尹宪长属余赠之言某乃前致辞曰公之兹行也其将参知陕之政乎夫陕古雍州也介陇函萧散武峽诸关黄河左右旋绕渭汭漆沮弦蒲荆岐终南龙门鸟鼠诸川藪岩谷环映襟带形胜莫强焉惟其土厚水深故其人多厚重质直周邑岐丰王道四达诗人歌之谓之二南既分命周召益炽以昌而二公相业寔是焉肇厥后东迁秦襄始封康孝以下无衣同仇继作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气夫地一也周则为周秦则为秦淑慝污隆其人殊也汉晋西魏后周隋唐咸都咸阳维时京兆冯翊扶风弘农张掖酒泉胜肃甘洮诸路安危没服亦唯其人也迨宋中叶夏银绥宥静灵盐甘凉沙没诸西夏庆历分缘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以熙河洮岷通远又为一路各置制帅材官而韩范经画大着声称西人不敢窥伺民藉以宁遂为宋室名相今四夷耄服强陲宴然而圣化所被寔唯承宣者为之公冲襟雅度经济夙闲建白在谏垣明谏在观察声实所加罔弗孚裕兹行也其将为周召矣乎其将为韩范矣乎吾党深有望焉矣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一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二

序四

◆序四

吴封君寿序

何封君寿序

杨处士寿序

程处士寿序

余翁寿序

顺轩高君寿序

隆虑山人李翁寿序

胡母张太孺人寿序

钱母冯太孺人寿序

王母曾太孺人寿序

向母汤孺人寿序

海日灵椿图序

二山万椿图序

○吴封君寿序

史籍邃古皇人岁纪靡极维时风气未开昆仑凝结蓄厚引长固有然者稍涉虞周象数旋着犹沿浑朴重以上人宪老乞言而养道备悉匪直孤卿大夫士安享遐祉而庶人耆老亦罔不嬉嬉咸遂所以率多庞眉黄发而诗书所称靡得而尚云迨醇漓治远智巧朋兴神明所宅燎扬汤沸朝淳宵蒸虽金石不能保其不铄且泐也乃兹南山吴翁与世周旋年且八十康乐自得不啻壮时其诸同迹尘寰独立物表而古之所称有道君子者非其人邪或谓翁累积素封而伯子允祥仲子允际与其孙峻伯又并登甲第懋德树勋蜚英敷藻而方来者且犹继承未艾翁观而乐焉兹翁之所以寿也余惟富贵福泽固以厚生亦以溺志唯深于道者斯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去其诱慕除其嗜好屏其思虑息其胜负凡厥所值一如寒暑昼夜之往来通复无与吾事是故冕黻章甫之华舆台宫室之丽不足以易其素阡陌苑囿之饶仓箱金帛之积不足以婴其念骈肩累迹之众布山弥谷之畜不足以鼓其气白雪清角之声文珠翠玳之色不足以眩其真水陆珍甘之美椒兰菌桂之芳不足以渝其适故能大通混茫解意释神浩然而长存也不然则是数者烧其精营弊其玄光而形神气志祇为役役譬诸千寻百围之木登诸匠石镂以剖■〈屈 卩〉杂以青黄金相玉饰熠耀辉煌虽若异于断弃沟渠斲置山谷以言乎失性则钧也其何能干云霄凌霜雪历日月跨万卉而挺然独秀哉昔卜子夏古之大贤人也且犹以从欲而瘠得道而肥此吾所以断然以徒富贵者不足以为寿而寿考如翁必有得于道而不沦汨于时者也且峻伯尝与余论道于慈湖鍾阜之阳语翁丰伟卓犖刚介秉义及观其子若孙又以理道承之则享兹寿考虽若自致而昭旷眷德殆亦可征其不爽矣至是峻伯之同年请余言以为翁寿寔以峻伯博雅多文追古作者其必以余言为足以寿翁也

○何封君寿序

今天下名能显其亲者唯策名仕籍以膺宠锡褒封而谏垣给舍则又人情之所歆愿侈张而不可必得者是岂徒庸孺浅鄙濯沐声利者然哉虽向赴德义修明礼义腾茂敷文摘藻驰辨而号称卓犖瑰奇者亦往往欲乘器待时庶有凭借以为宣猷效悃之地而因是以扬名显休以光昭奕世也然或遭不逢时隐忍顾望以希朝夕之禄则外虽承欢中负歉惕而殊恩异数祇增重感一蹇谥尽职而上人不为优容则斥逐投窜而阴山瘴海徒为父母貽罹然则臣子欲尽分以承考克家被宠受祜岂不戛戛乎其难哉始石

川何子与余同举进士观政工曹值众材咸集群艺斯兴时方旅为进退无甚官守余窃观何子每于坐作间独沉默注虑知其中心盖有所感也既以行人陟南户科给事中屡疏建白政本其最著者则罢诸镇守臣清汰铨部危言正论天下想闻士气生色昔人所谓天子改容左右待罪盖于今见之 主上明圣方延纳忠言俞赐宽假适 明堂礼成覃恩海内遂进封若考松逸翁如其官母麦为孺人玺书策命荐美并嘉而玉容偕老乐有孝子凡所以安厥养者禄善色志靡不备矣夫忠于国孝于家臣子之心所当自尽也言之无罪听之无忤存乎遇与不遇而非臣子之所能自必也石川子何以遭逢得此哉记谓耆欲将至有开必先传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吾闻松逸翁刚介秉义翛然为世之隐君子而孺人宜家相之道潜德委和涵濡积顺厥惟善矣自是而沛泽流膏以发祥曜采以介寿祉岂会合征应流行于昭旷者固斯道之常与然得则其常也不得则其变也消息大分常居什九变居什一君子为善固非徼福若何氏之庆自足以劝善而因知人子事亲又曷尝专在富贵利达间邪故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石川子能永终誉则所以荣其亲而寿之者盖罔极矣

○杨处士寿序

余尝观图经地志见名山旷野奇胜薮泽辄兴向往及读逸民独行诸传则又屡慨叹遐泝恨不遂膏车秣马方桴剡槎穷跻跼蹻游从以与之上下景光衣被贞赍而用慰厥衷也既历齐鲁燕赵之墟及登会稽探禹穴览天竺武夷浮江淮彭蠡偃息于匡庐白鹿紫云诸丛林岩谷中往往与异人方士相觐值恬素夷落听其言多中肯綮窥其志则矫然高举跃出尘外厥视声华盛丽场中头出头没不啻若浮沉敝圃矧由是蹈危机罹险狡以戮辱灭亡而嗣续靡遗者又曷论焉稽诸往昔诸如此类寔难历数盖于是重有感焉以为夙怀至愿至是始酬云然犹未之深得也乃兹远林杨翁垂白发服山野巾服持所著书数卷贻余秦淮旅次自称去吴门住都市者且几十年及启其书读之皆古方恠录不涉世故不与文墨铅槩争衡于是恍然而悟始信朝市匪諠岩谷匪幽彼怀石沉湘弹琴顾景江夏临刑世人欲杀曾何权位势利之相轧哉祇以语言文字间耳此河上鶡冠之徒姓名究竟不传以至于今不知其为何如人也若翁者可不谓洞悉情变周虑远览藏用保终者邪如是而存神养贞行将汨乎太虚咀乎太和将人已混一而动静不作阴阳同波矣寿宁有涯哉

○程处士寿序

嘉靖戊戌歙有程处士年届九十其姻友栢庄方子属余叙为文以祝之叙曰夫生者人之所欲也永其生焉斯之谓寿寿又人之所大欲也坟纪邃古皇人动万有千岁时风气未开昆仑凝结人罕情宴会聚弗散有固然与既斲朴浇淳朋兴机术转务驰逐天札相寻匪直世运为之盖亦人事然也至乃逸人异士栖谷枕山偃仰呼吸守神还贞时亦长世但习为内学秘文奇牒关扃封滕靡得而窥唯是儒生学子忿其妄诞不经以为宜见藏摈昔人谓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核或同方术之失亦何恠哉乃若程

处士尚礼好义罔事爵禄输边易质种塩海上往来吴越征逐贵贱审时取与积累食货富拟素封晚乃优游里第敬贤致士周恤匱乏不夺声华不慑豪贵人玉容黄发享兹寿考岂亦有异术耶吾观唐子西铭古砚而得养生之道谓以钝为体以静为用蘓子瞻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处士当少壮时虽泛舟航连车骑不为岩处服习而心行不损理穷积着其深于钝靖安和之道而超方术之外矣人亦有言太隐居廛市谅哉故此一范蠡也货殖传既有范蠡列僊传又有范蠡处士非其俦伍耶是可以寿处士矣

○余翁寿序

夫菌芝载形麟鳳呈象种类靡纪莫究世本寔鍾太和綢緼发越盖其所托则然也是故贤英才哲载德奕世各本生成诗书所称咸可睹焉余昔则闻玉崖余子思孝振芳树艺光着南服及为考部郎上下黜陟中外官使一征素履协群情舆论不徇权贵人意指乃竟振衣脱屣长揖徒步遯荒野者数年不矫俗以沽高不养交以猎誉潜修独善恂恂如也兹复被征为南考部郎适余为主事获与朝夕游处熟观其动止议识务在从事本原不与世竞余谓余子曷以得此久之乃知若翁教云翁素邃志理学达变观化以其学教于乡乡之学者称为随时先生子贵不即封务行己志及得所治邑政成化洽志行矣部檄以循良征辄又止弗诣公交车此可以常俗浅近窥邪唯是知余子之贤有自而翁顾无托乎哉翁楚人也湘汉衡庐经带包络磅礴淳转含泽敷和翁寔得之流行坎止谅哉时矣今兹艾年繁祉永锡余怀好德亦又何言昔诗人颂寿曰冈陵川至维楚山川不封而崇不浚而深日引月长翁兹徜徉无极哉

○顺轩高君寿序

余昔请教江州值今大司成少湖徐公督学江右每校诸生文辄以示余余得其最优者凡若干人南丰高生瑶其一也少湖公遂移檄南丰分之传符给道里费遣之就学于余余时往来白鹿南昌诸处高生必相与俱熟其言默动止省其气志向往盖駸駸乎潜心穷理之学匪直文章丽藻之士焉已也余窃重之及每归省不踰时复至余间讯之则曰瑶之受学于先生也固少湖公启之而吾父顺轩君实素具是心惟恐离左右而为世俗之所溺也故余归即命之来余于是见盱江士人必询顺轩君而顺轩君之行义士人无不乐道之余乃知高生之得于家庭者不浅而有开必先殆不诬也及余甫去江州而生即举于乡乃诣余请文以寿君余固不文且方厌言有枝叶未有以应又三年生游南太学复与余聚于秦淮再申前请余惟人子之寿其亲也其心曷有穷哉然而有可以自致者有不可以自致者富贵福泽天固常与善人究其往来通复而尽数穷变犹或未之能齐此其自致尚有什一之难必也乃若夙兴夜寐立身扬名则称达人者必知其为明德之后诚所谓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者也其所以寿乎亲者无涯而致之自我不从外得固生之所当为而余之所望于生以效于顺轩君者亦岂有出于兹哉昔宋元丰间欧阳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曾子固稍后出竟与齐名当时自朝廷以至都鄙闾巷自学士大夫以至樵竖牧圉靡不传以为盛而邇流穷源者必归其父太

常公之惇德懿行余不类固不敢望欧阳公之藩篱而生方进未艾固将以古豪杰自待者试就其乡论之岂肯俛然出子固下哉然则顺轩君行将与太常公并着不朽而永寿于世矣乎

○隆虑山人李翁寿序

隆虑山人李翁者吾邑侯龙冈君之父也翁居相之隆虑山中岁乙巳以迎养来吾邑邑之士民爱侯因爱侯之父请余文以寿之余时以考功获罪迁谪倏未及为文及召还而翁已归相既龙冈君亦迁户部主事被论罢去吾士民之爱侯者则一如侯在之日再申前请余于是益信三代直道之民至今尚在而寿翁之文不能自已也人亦有言善仕莫如遇合采风必于舆论李侯之为邑勤于实政而廉于取名名所自出之地皆侯之所略者也竟以是失欢招排以来上官之论然而士民戴侯若此则侯之贤之着存乎人心者固自不容揜也明珠薏苡自古已然侯之去亦何憾哉虽然侯之贤翁成之也翁少耕于朝歌之野事亲奉先竭力尽分而凋穷恤匮族党咸赖其详具东野郭太史传中盖古之孝弟力田人也昔汉制取士有孝弟力田之科唯是终汉之世类多循吏以其心和顺纯一不见异物而迁故出而有为莫非实政今翁虽隐德弗仕而侯之渐涵化诲于家庭者有素及举进士出宰吾邑推而行之惓惓无华而吾邑之民鼓舞侯之乐利沐浴侯之膏泽孰非翁之德之所推被哉正如云行雨施庶物露生而含泽布气山寔为之隆虑南负太行北接恒岳形胜奇绝风气淳庞翁居兹山寔相比德尝观诗人之歌寿考必曰如山如阜翁之德既如山矣寿其可量也哉昔成汤问于伊尹曰寿可为邪伊尹曰欲之则可为弗欲则不可为也夫其所谓欲者岂觅方术候神人服习秘灵沆??齠霞露之谓哉亦唯以有德者寿而不为外物所动如古之仁圣贤人云耳其诸出处穷达毁誉得失之际正非所预也吾是以颂翁之寿必及翁父子之德且以见吾邑之人心犹为三代之遗直而翁之寿之所以无涯也若祇为漫漶不经之说文士游夸之谈则岂吾之所以寿翁者哉

○胡母张太孺人寿序

象冈胡君立之以御史督学南畿教敷化洽士人籍籍称得师矣忽为匪人诬构逮至京师 天子明圣鉴其无罪诏复御史掌道事值其友人薛子复官祠部每与讲学论道辄蹙然若有思者问之则曰吾母张太孺人在堂今年庚戌且七十某月某日寔初度之辰将图归省以甫释诏狱未敢请也唯是思之不能置耳既乃复具述以告曰吾母之归我先御史洁庵君也值君先后失恃怙吾母相之十年生聚家渐以舒今先君背弃二十余年家政惟吾母攸赖植叨今官尝巡视两畿吾母每以母辱 君命为勛及督学于南輿以就养尤谆谆戒曰汝一方师也其务以身帅人植奉教惟谨庶几无过三载秩满蒙 勅封吾母为太孺人植不肖世受 国恩固当夙夜匪躬不敢负吾 君矣然亦岂敢忘吾母哉今吾母远在一方届兹寿诞将遥致一觞子其有言以寿之乎余因忆往岁乙未与立之同举进士始获纳交见其学行纯至固已逆其必有所自及督学吾邦倡明

理学随才成就鼓舞振作士人兴起评者谓嘉请以来南畿督学固多贤者若山阴萧静庵之去邪勿疑临川章介庵之守正不屈则南昌胡象冈咸有之是太孺人之贤见于内则懿范者固难尽述而其所以成其子以匡翊吾道振起世风者不尤为章明较着也哉夫天下母子之爱一也其为教不能以皆同然大率牵于情者多制于义者少昔陈咸直道其父教之諂佞丈夫且尔而况闺门妇女可多得乎王琚以諂佞取容其母责之琚莫之改论者惜其有是母无是子范孟博之母子两得之矣而其生不辰君子有遗慨焉今太孺人有范母之贤而立之所以承之者盖拳拳于圣贤大中之学则其所成就盖有不啻于孟博者而 天子明圣能优容之其所遭际不亦难哉和气致祥仁者必寿七十之庆盖为之兆耳自是而耄而耄而期固有未可量者余不佞请以是为太孺人祝而因以慰立之之思也

○钱母冯太孺人寿序

余观昭旷之际盈虚相乘往复贞胜昭著区宇流行古今岂爽也哉乃今揆诸钱母冯太孺人则益可知已始余筮仕令慈溪采风问俗观生征献获行艺名实之士凡数人今中书舍人钱君叔鸣寔居其一每相与讲业论理道辄神解心往即欲见诸行事而气志侃然英特奋发不屑为脂韦渙浚恣以与时俗俛仰唯时赖其相成寔多及余去邑历南考部叔鸣以诗魁两浙卒業南雍视部政时部寮多四方颖异咸器重叔鸣称余能得士既叔鸣上春官取高第成进士服今官声实孚于上下吏部上其绩赠其父勉斋先生如其官而母冯封太孺人君子谓叔鸣名家子世秉礼教固宜其有是然寔多得于母孺人之教方孺人之归钱也勉斋事父值继母几至衣芦履霜之变孺人相之百凡委顺竟以慈孝著称勉斋蚤世孺人年方四十舅姑且老而子女葢立俱未有家室朝夕恒不能给而孺人贞苦以事老抚幼竟克有济以至今日虚极而盈无往不复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信然哉昔张师亮西都布衣欧阳永叔庐陵孤孺皆少历艰危藉母氏之教以有成立而文章勋业赫然为宋室名臣而孙郑二夫人亦各膺荣封享寿考以光于史牒兹叔鸣邃学敦行向往直前以承母志而太孺人冯年甫七十康强如壮时则其母子之远到殆将有光前烈而锡类介福固自有未涯者在也其僚友郭剑泉袁裕春诸君属余言为孺人寿而余固知叔鸣者遂书以复之

○王母曾太孺人寿序

余昨在京师集缙绅诸同志论学于灵济道院见户部西石王君于群众中独静观默识时出一语以裁众论则动切理道余窃服之无何虜犯境上诸缙绅咸奔走戎事论学之会遂弗能数于是西石君奉使督逋赋于两浙而余亦以视学继至乃于公余复讲旧盟值长宪济轩唐君副宪同野李君咸于西石君有旧时相切磋有新得焉既西石君使事就绪将复命于 朝冀便道归里第以称觴于其母曾太夫人之前而济轩同野二君遂为之问寿于薛子薛子曰余不佞何能为王母寿哉王母为湖南着族试即湖南之形胜观之洞庭之水渊然停畜而霜降不涸者其所鍾则然也衡岳之山凝然苍翠而岁

久不磨者其所积则然也吾闻诸西石君尝道其母夫人庄严整肃不轻言笑少归其先大夫顾斋先生先生慷慨有劲节不屑治生所居图书丈室而夫人处之宴然接以宾礼先生举进士为魏令寻忤中贵人被逮诏狱而夫人焚香叩天愿以身代先生谪迁量移徘徊州县而夫人助以清白所至称贤先生捐馆于曹亲老子幼洊遭家难夫人贞志自立舅姑安其养子读先世遗书以成进士是夫人之于先君子寔所谓无成有终矣无成有终坤道也坤道无强夫人宁有穷乎其所锺所积殆将与洞庭之水衡岳之山相为悠久有不占而孚者矣矧其子西石君超然物外邃志理学初以母夫人而成其贤今以其贤而成母夫人之志夫人之悦怿而康又岂浅浅者之所能测识哉昔子瞻之母愿子为滂和靖之母知有善养盖皆不以世俗望其子而其所乐而安者可知也西石君充养日粹而遭逢盛时固不当为滂而程氏之学将非其所优为者乎吾是以知曾太夫人之所为寿也又有出于寻常祝望之外也二君谓吾言足以寿王母矣遂书以归之

○向母汤孺人寿序

向生程不远千里从薛子于晋陵之野朝夕论理道相说以解于是其祖母汤孺人年且八十矣将归省焉问所以寿之者薛子曰吾尝为令于而慈图所以寿民生矣不得于郡守仅踰年而去吾尝督学于而浙图所以寿道脉矣不得于当路仅再踰年而去吾又何能为若祖母寿哉虽然不可得行犹可得言不当言之于众人犹当言之于吾子子不闻乎大孝养志若而祖母之志夫岂徇于流俗者哉吾闻其父复斋公尝守云南之广西履官守已甚为杨文恪公所称许则其所以渐涵化诲于家庭者盖已有素及其归汝向也向固世业儒而孺人内则阃仪动皆有法则其所以图惟于厥志者盖寔不以庸众人望汝后人矣子今以弱冠举于乡褒然为两浙名士则其责成于子者又岂但已哉昔和靖之母愿子善养申国夫人教子规矩若祖母之志盖寔有在焉子其仰体而克承之则其贞志保和而引年长世即上寿可必也若但备其膳羞时其馈献供其器服娱其起居饬其礼乐缮其文章虽所以寿之抑末矣子如服膺吾言则吾之所以寿民生寿道脉者虽不能行于一方而亦庶乎行于向氏也

○海日灵椿图序

余尝登匡庐见石有古文竹林寺寺盖僊人所居云及回岩转壑读周颠碑则慨然以思世固有异人哉矧山海大荒内外若图经所载诸方邈不可即者邪维时同余游者皆好古博雅通识瑰儒因相与踞石班荆推极玄黄漫论古昔若瑶池玄圃昆丘轩宫鼇梁羽衢之属以及老聃关尹之学即非通物方弘时务不犹愈于溺情依倚沉沦埃壒者乎然又有刻情尚意独行树名艺文修辞务自标帜斯固与蒙耻疵垢者殊科然往往触忌讳多不能自全如衔须受剑揆日鸣弦者斯未可以重轻轩輊矣于是南丰李子少虚因道其父质村君性度夷旷平生罕入城府所居一室琴尊器物咸具惟取应用不事工致绳床竹几偃仰自适朝市贵游一不与闻语以导引方术亦谢弗为也余谓君岂所谓逸民高士视世之好尚皆非其意所注留浩然而自得者乎将从麻姑山访之未能也再

逾年余次秦淮少虚持此图就见请为君寿余曰君固能寿者也图何为哉余又何言哉然闻海者水之会也日者火之精也椿者木之灵也气质相禅五行具矣图咸有焉君寿无涯此亦足征也乎哉不然嘉禾艳草奇鸟恠兽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烛银之宝以少虚之才华非不能致雅非君所好而亦非少虚爱日之诚也君子可以知君之所谓寿矣

○二山万椿图序

二山万椿图者王子文佐图归以寿其父二山君也君所居里西有夹山东有秦皇山二山相望苍翠秀郁而君徜徉于其间不事家人作业只读书教子种树灌花淡然自适罕入城府而仁厚正直乡人推之今岁庚戌年八十矣白发红颜双目炯炯康强如少壮时古称汉阴父老河滨丈人盖寔其人也兹文佐膺贡 明廷选授鄱阳学训将奉君就禄而携兹图以称寿语余题其端余惟天下之人心逸则休休则自适自适则乐乐则寿所以至人哲士抗迹尘外超然物表而与世相忘往往延引岁月以致长生如僊经道策所载者不可胜纪岂欺予哉其理则然也二山君教其子如文佐者高才博学修词染翰菁藻出人而制行卓犖不与时俗俯仰士论籍籍咸望其为清庙明堂之器而顾久滞场屋人皆为君不平而君则怡然不以为意其视得失宠辱不啻若浮云之出没二山而往来飘忽唯其所之此其高志远识固已加人数等神完气舒固不俟启关扃封滕窥秘文奇牒而可以知其必寿也矧此去鄱阳登芝阁陟遐观匡庐五老朝夕上下彭蠡沅湘浩渺涵虚而豪吟长眺怡情适性于其间者又岂特夹山秦皇之万椿焉已哉则君之乐而寿也寿而无涯也益可知矣文佐归自京师命服彩衣捧觴于君之膝下而宾朋在堂子姓在侧试以吾言诵之如何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二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三

碑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方逊志先生祠堂碑

重建始祖宋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祠堂碑

嵩山寺重建杨氏先祠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报之义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则诬有其人焉而不祀则怠有其人举其祀而没其实焉则混混则虽若差胜于怠且诬者而要其极致则亦非所以严祀典而明学术也义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为之阐发而后学之趋向皆将贸贸焉莫知所从事矣亦何贵于祀哉潜溪宋先生生于浙之浦江卒葬于蜀之成都成都则既有祠祀矣浦江顾独缺焉百五十余年莫有为之举者乃高淳韩叔阳氏以进士出知是邑之二年为嘉靖庚戌遂慨然请于金华守陈君

元珂达之监司明年辛亥余以视学至谓斯举不当缓于是韩尹辨方相址聚材鸠工建堂庑门宇三十七楹经始于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礼仍树碑以纪成事率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华属邑也金华之学自东莱吕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许四贤相继而出说者谓为朱学世适今其立言着论昭然具在固非后人之所敢拟议者然要之皆圣门之羽翼也先生继起是邦遭逢 圣主文章事业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称名臣已极夸诩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跻圣真直达本体则反为文章事业所掩而不得明预于理学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尝不喟然而叹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观其斥词章为淫言诋葩藻为宿秽期于划削刊落以径趋乎道德居常或终日静坐或支颐看云或挂冠行松间或击磬而浩歌翛翛然如尘外人及读其所杂着与凡六经之论七儒之觐观心之记则寔有不能自已于言者是岂徒欲以文章事业名世者哉奈何学术难明见闻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拟先生者仅仅若此也不知皋陶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时则为名臣颜闵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时则为大贤固不当以彼此论也况究观先生之学在宋则有若陆子静在元则有若吴幼清盖皆圣学正传后先一辙其与前四贤之繁简纤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独后品侔未当岂所以表先生而示后学哉苟但知先生之显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体则是见光华者忘日月覩溟渤者失原泉而精一无二之指无恠乎其未究也此固于先生无所重轻而祀典之寔混学术之不明余窃忧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书之石庶乎二三子之从吾游者可因是而绎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灵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处存歿有国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丘亩文集板刻韩尹雅知治本经画具悉有附录在不书

○方逊志先生祠堂碑

余尝读易至革之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未尝不叹圣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隐至以身冒忌讳而不顾也及观鲁论之称夷齐也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则又叹曰呜呼仲尼之意深矣称汤武以立生民之命仁夷齐以正君臣之义化裁达变贞固立本夫固各有攸当而不可以执一论也噫夷齐远矣诂谓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值者乎先生姓方氏讳孝孺字希直逊志其别号也居缙城里人又称为缙城先生父讳克勤从事圣贤之学先生寔其仲子渊源所渐日扩而大其出处本末则耆儒父老往往能言其事然亦有传有遗事有尊乡录有补国史之议有春秋俎豆之请夫既或述之矣吾独悲夫先生之所值者夷齐之时所执者夷齐之见而独无太公为之一引援其死独惨于夷齐也昔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君子筐厥玄黄小人壶浆箪食凡绍王而见休者盖已尽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独为叩马之谏至谓之不仁不孝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血流漂杵前途倒戈何有于二子哉而顾扶而去之俾弗罹于左右之兵也盖武王义兵也二子义士也太公之扶亦各从其义也周家卜世三十历年八百虽至叔季之微犹为天下共主而方伯之强诸侯之僭环视而不敢谁何者夫亦以名义所在等于天地明于日月威于雷电凜于鬼神洋洋乎鼓舞群动整齐六合制御八荒摄伏庶慝俾

夫涣者萃离者合强梁者沮沮诈者息而如线之绪犹得维持于数十年而不坏者谓非夷齐之谏太公之扶有以为之所耶然首阳之卧采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迁亦谓其积仁洁行深悲不得其所而有惑于天道之报施其叹息痛恨之意盖直浮于言外矣使其视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当何如以立言也然夷齐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齐而义益烈千百世而下犹凛凛有生气则先生之于夷齐均为不死者矣宁海旧建祠于缙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怀远杨君时秀令兹邑谓缙城旧祠僻在海岛規制未愜无以昭示前修兴起后学遂进诸生杨天伦辈议毁卧龙山三官祠改建请诸巡按御史张君景允其议凡为堂若干楹后厅若干楹东西庑若干楹最外为牌门一其碑亭二则又在牌门之外几越月而工告成杨君与余同举进士至是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尝知慈溪而与闻斯举也因属为文勒诸石余敬次数语而系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坎其击鼓卧龙之阳牲牲荡涤萧合馨香神之来思英风载扬恍惚及交涉降在堂光腾烈日凛肃严霜歌以迎神于豆于觞又歌曰纷再拜兮废彻趋跄礼成焚瘞感激衷肠灵之往矣旋驾洪茫于彼于此无体无方河岳流峙列宿寒芒歌以送神地久天长

○重建始祖宋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祠堂碑

吾薛自河东徙毘陵至宋和国公始显公初居溇湖之黄土岸既乃读书锡山往返跋涉遂置别业于横林之后埭仲子亨二守之后立公祠肖像于中亨二生彦泓彦泓生文俱能世其业元末毁于兵洪武初文之子祥伯吾高祖也徙五木之余巷去后埭仅数里而南尝欲为公建祠未酬厥志旗少时先考功盖屡言之因循未能也迨嘉靖癸丑旗归自浙待次家居思宋尹麻二臣皆死节于兹久缺祀典为建二忠祠以祀之仍造桥于祠右而疏河以通舟楫忽得石刻于土中盖公尝筑观文桥于兹积久圯坏旗感而异之因于二忠祠北特建公祠岂时序代迁废兴相禅固有一定之数而不容自己者乎抑天下之公论久而自明而公之心迹未尽白于身后者将至是而始定乎旗因祠成立碑以书其事为论世者公言之而非敢以厚诬也初公在宁宗朝以父任补官目击时事夙有去志丐祠不允既以楼宣献公钥荐复举制科循历通显当是时日食迭见大火频仍朝臣鲜有言者公独上疏其略曰天心仁爱变不虚生愿陛下深思顾諟之难益怀兢业之念勿谓帝德罔愆而怠于进修勿以天灾代有而应不以实若今日避殿损膳仅举故事非所以消疹而召和也尚内揆之一身外察诸庶政必求其所未至必思其所未周恢复本为至计而坏于匪人和好甚非长策而迫于时事惟陛下誓以今日遇灾警惧之心永为异时暇逸怠荒之戒庶天心昭格而咎征可回矣疏入上为之敛容其诸更楮备边补偏救敝而默旋潜斡者则又更仆难数也由是观之公岂隐忍附丽以希富贵者哉一时论者徒以其位侔史相未见抵忤遂生疑议而不知亢害承制公固苦心于其间也不然则刚正精博如楼公固赵公汝愚所谓当今人物也立朝少所许可其所留者唯晦庵朱先生其所荐者唯公斯亦可以谅公之素矣及观公在临安湖山宴会多所不预至今月岩峭壁所刻尚可考见则公忧时感事之怀固有难以语人者向果若人言虽孝子慈孙

百世难改旗亦岂敢厚诬公哉公之名字历官封锡其详具宋史列传不书

○嵩山寺重建杨氏先祠碑

传有之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己也不必为己论者尝拟其出于老氏而非圣人之言乃今自杨氏先祠之在嵩山寺者观之益信其为孔子之言而大道为公之景象虽不复见于后世而犹着存乎人心也初杨之先有名瓚者元季为无锡州同知洪武初与其从弟进道进礼暨从子工部员外郎德彝遇异僧志道于嵩山遂以山田二百余亩施之建刹其事具少师姚公广孝尚书孙公原贞记中是嵩山有寺寔自杨氏始也然杨之初意唯以其僧之可与而施之耳曷尝有所营度于其间哉志道则感其施因立杨氏祠以祀其先人于以示报本之意至弘治间嗣僧不齐而山田侵于有力瓚之曾孙寿府长史公文白诸官复正其强以归于寺而先祠如故后长史没而祠复废矣然僧于杨氏诸主则尚藏诸经阁而不忘厥初嘉靖己酉寺僧正端修废举坠因及于杨氏之祠于是杨之嗣孙县学生干倡率族人量材糾工以裨僧费至癸丑春三月告成而杨之先复妥安如礼始祖宣义郎某位于中推其所自出也同知公瓚工部公德彝暨进道进礼位于左谓其施山也长史公文位于右谓其复山也自兹以往杨氏之祠其殆永于兹山矣乎呜呼天下之人竭一生之心膂以为子孙计者何所不至哉然而未必其能尽保宗祊也故若敖之鬼犹不免于馁而房杜之子孙且至夷其先祀他尚奚说耶嵩山杨氏之祠虽其子孙代不乏人而寺僧相传之意则固宛然可掬也货奚必藏诸己力奚必为己哉此吾所以信其为圣人之言而今之世犹有大道为公之遗也登兹祠而读是碑者其尚以余言为然否乎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三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四

传一

◆传一

舒修撰传

泾野先生传

陈恭愍公传

○舒修撰传

修撰舒先生名芬字国裳江西南昌进贤人也其先世居浙之东阳元大德初有名文英者始徙进贤之梓溪载传至溥震溥震生廷式塋式生法皆积德累行世虽未显识者已知其后必有达人法娶聂生先生幼即岐嶷峭颖异于凡儿甫成童入郡学尝作赤鴈赋郡守奇其才谓当魁天下进贤有石人滩相传谓滩合则状元出人遂以石滩称先生盖期之也先生逊避别号梓溪家贫清苦不与人群虽于书无所不读寔励志圣贤之学不屑为博物洽闻之士端居终日未尝昼寝夜必计过自讼每悼俗学之陋尝曰吾唯欲出以行志耳不然则声律对耦之文可无作也故其为文气志涣发理道畅达一洗回

互隐伏支离缠绕之习正德丁卯举江西乡试明年入南太学誉望籍籍祭酒司业以至六馆师生罔不起敬丁丑举礼闱入对 大廷赐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尝谓古礼乐久废恒游心于周礼锺律无益诗文一切谢去戊寅春权幸江彬等蛊惑 武宗劝之游豫议以三月壬子警道东巡祀岱宗历徐杨抵金陵下姑苏复泝江浮汉登太和太岳且徧中土繁丽诸处将相大臣多从谏之都下人情汹汹危惧先生乃约诸同志上疏乞留俱会 阙下吏部尚书陆完迎诸上疏者曰 主上闻直谏辄引刀为刎状今且撒赖矣其容色词气尽归咎 武宗以沮言者一时言官又多其党遂为所沮先生乃邀吏部郎中夏良胜礼部郎中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举酒酹之曰匹夫不可夺志吾辈乃为大臣所夺乎遂连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张衍瑞礼部郎中姜龙兵部郎中黄巩孙凤员外郎陆震刑部郎中陆俸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俱连疏入时又有太医院医士徐鏊以医谏 上大怒车驾亦不果出下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于锦衣狱先生与张衍瑞姜龙孙凤陆俸等百有七人俱被命跪午门外梏拳五日既余廷瓚等亦下狱黄巩等六人亦在午门外梏拳跪五日是时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亦连疏入俱下之狱寻亦梏拳跪五日复有金吾卫指挥张英肉袒戟刃于胷谏数日天色阴霾京师震骇公卿出入辄被唾骂投掷瓦砾遂减去跟办官吏往往在昏暗时行乃益谋蔽惑请命礼部禁约不许言事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献谏者参劾司属为妄言由是 上怒遂不解戊午水溢内海子四五尺折桥铁槛是日先生等一伯有七人俱褫衣廷杖先生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异唯口呼 高庙之灵冀以感动 上心杖毕几毙裹创卧院中掌院者惧祸使人标出之先生屹不为动曰吾官于此当死于此既而复苏谪为福建市舶副提举其余罚俸有差 上怒犹未解四月己卯黄巩诸人亦俱褫衣廷杖林大辂周叙余廷瓚降级调外任徐鏊戍边其余为民时死杖下者陆震余廷瓚主事刘校何遵评事林公黼照磨刘珏行人孟阳李绍贤刘平甫李翰臣詹轼凡十有一人先生惻惻叹曰使余肯从宰臣之沮则诸疏且缓矣今致诸臣之死芬可以独生乎闻者感发君子谓先生此举振士气沮奸谋植风化寔有大功于世教也辛巳 今上即位诏起先生适宅父忧嘉靖癸未秋服除复修撰甲申夏会议大礼先生疏凡三上伏阙得罪再杖于廷明年乙酉母太安人卒于官舍先生扶柩归由长江至彭蠡忽飓风鲸波大作先生号吁风涛顿息君子谓诚孝所感云丁亥春三月疾作十有四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四所著梓溪集若干卷词严义正如其为人编辑周礼定本则尤其所注意也先生平生不事生业家无立壁巡按江西御史储良材为小筑省城居其妻孥子三人泰奉奏余昔过进贤进贤士人颂舒先生从事圣贤之学与其历履比旧闻加详恨九原不作不及言从之迈及官留都泰泉黄才伯往往为余谈成化间罗彝正劾大臣遭丧起复章德懋黄仲昭庄孔旻不作应制灯辞皆上疏落职当时谓之翰林四谏迨 毅皇豫游时史官敢谏者则唯舒国裳一人矣吾党自谓清华独不念辅导论思之职乎因出翰林先后姓名授余志之余寡陋因循未之撰次值有论学者援东汉诸人而摈气节谓舒

先生非圣贤之学然则圣贤固无气节者邪盖自正德丁卯逆瑾肆虐戴铣诸人始矫制褫衣受杖死者相继又十年庚寅再罹此变于是士人渐为此论呜呼此可以观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修撰传

○泾野先生传

泾野先生姓吕名柟字仲木陕西西安高陵人也西安为古泾阳之域学者称为泾野先生始祖名世昌载传至彬卿生八八生兴兴生贵贵生鉴世有隐德鉴生溥尤以行义孚于乡党排难解纷人多德之配宋氏生先生后以先生贵封翰林修撰宋赠安人安人为渾府教授玉之孙女教授幼好书人号宋五经以贤名于时安人少习其教先生孩竖时即诵其祖教授公之遗行以教之故先生七八岁时敦厚颖敏如老成人遣就傅于周丈人节之闻小学之教及入学受书于孙行人廷举时未总角辄有志圣贤之学不为辞章之习夏居矮屋衣冠危坐虽炎日蕴隆不出户限及冬月严寒则履藉麦草诵读六经恒夜以继日弘治乙卯丁母安人忧哀毁读礼未尝轻出服阕犹思慕不已辛酉举陕西乡试念母不及见辄泣下明年壬戌会试未第乃入太学会三原榆次安阳林县陕州河内诸同志之友相与切磋务事力行不尚口耳时虽为太学诸生而识者固已知斯道之有属矣正德戊辰举南宫高第入对大廷承法天法祖之问反复以仁孝为言而要之于学 上与公卿大臣嘉赏之赐进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寻为经筵讲官直以辅德弼违为己任其诸编摩纂辑则务尽古史氏纪动纪言之职词华藻丽皆所不屑也嘉靖甲申夏五月上疏自劾不职者凡十有三事当路者谓此皆大臣宰相之职不宜引为已责谪判解州至则赞州长以政教劝率士民酌取蓝田吕氏之规以行乡约刊订朱子家礼以正习俗儒生学子群至受业潜江初御史杲按山西为建解梁书院以居之御史亦时时就而论学居三年解俗为之丕变延及全晋亦赅赅乎复陶虞耕稼质成让田之风丁亥量移南考功郎中凡南官考绩评定贤否词若浑融实多所惩劝稽查吏籍革除诈冒一切奸宄尽为屏息公余即集问道请业之士恳恳为发明讲解或寮友邀游金陵诸口亦时复一出虽登临玩赏中率多师师规矩勉之意初寓柳湾精舍诸生屡盈户外乃即鹞峰东所居焉及迁尚宝卿历太常少卿吏事简省四方从游者日众先生乐于成人应接不倦是时海内讲学者相望而起然或未免空谈先生与诸生约每会即以六经四书质正就于其中探讨精义勉其体认践履或问朱陆同异先生曰晦庵象山同法尧舜同师孔孟虽入门路径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为同哉学者不务力行而胶于见闻以资口耳竟于身心何益闻者多感发兴起其训释经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所未发者故所至学徒如云滃雾集乙未进北国子祭酒时监规矩久弛先生发明揭示动以身教一二贵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绳之以法不少假借于是咸知所从事而乞差争拔之敝风顿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宽规矩先生者先生曰宽非纵弛之谓乃日刮月磨以要其成而不责效于旦夕故谓之宽然云敬敷则不可不谓之严矣古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意正谓是也今人才渐不如古岂真古今人不相

及哉内则祭酒外则提学皆有师道而以教人为职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临希悦违道干誉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规矩者不以为然而先生持之愈坚国子诸生自是知所检束而弦歌之声礼让之俗洋洋于京师首善之地矣丁酉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未几以灾异自劾得致仕去壬寅某月日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四所著有四书因问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史约宋四子抄释诗学图谱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南省奏稿泾野文集诗集监规矩发明署解文移各若干卷行于世然皆仁义之精华孔颜之正脉有非迂固以来文人词客所能与者呜呼先生内充外裕色温气和蔼然可挹而行方词厉守坚力定在朝在野随寓尽道其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岂不信然哉长子田以举人为汝宁府通判少子昀以先生荫为都察院照磨云薛生曰某为诸生时尝从先生于鹫峰东所而先生之所以切切启迪者则寔未尝一息敢负也今年庚戌来京师其子昀以先生年谱示余作传顾某浅薄何能传先生哉特以先生生关中关中风声气习淳厚闳伟刚毅强奋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汉以降其所谓豪杰者大都欲以古文辞名世故至于今关中士人动称西京西京云其潜心理道而务以圣贤为归者宋张子厚之外非先生其畴为首称邪某是以论著之于以见关中之学独文辞乎哉

○陈恭愍公传

陈恭愍公名选字士贤浙江临海人宋国子司业左辅之后由婺徙台之僊居再徙临海公父员韬宰新城有惠政后为御史按闽讯沙寇胁从者数万人悉释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为未食其报嗣当有人生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圣贤自期潜修独请不求人知唯以克己求仁为要因自号克庵景泰庚午举浙江乡试天顺庚辰以会试第一人成进士授监察御史会修撰罗伦论大学士李贤遭丧起复谪官诸在言路者默若罔闻公独抗疏直之伦虽不复而贤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议及按江西务持大体布按长贰有过卑献谀者公曰有宪纲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悦不以道吾不愿也诸皆动色相戒旧习顿革既提学南畿黜浮崇实宽严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为本试卷明列诸生姓名并不弥封编号曰吾不自信何以信于人邪所历郡县居宿学宫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诸生读小学习六礼体认经典措之践履徒文无益也士习翕然丕变时御史大夫长洲韩雍以功业显颇尚崇饬方忧制家居闻公至悉屏仪卫曰毋令陈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岂独诸生焉尔哉成化初迁河南按察副使整饬兵备寻改提学其所设教一如南畿中州学者咸庆得师会幸奄汪直被命巡郡国威侔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趋拜公独长揖直怒曰尔何官敢尔公曰提学直愈怒曰即提学便如何尔宁大于都御史也公曰提学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为世表率虽死不可屈节直见公词气严正举止安舒而诸生俨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无公务相关自后不必来见矣公即徐步而出寻转按察使政尚易简释系囚除苛细凡诸宿弊名为旧规矩者一切罢革独于赃吏不贷然受贿百金者要辞但列六七钱或问之公曰污人惜财如惜

命若责赂厚彼挈而货权人则法挠而难除矣然亦权以待兹时非正法也自是官属斂戢父老欢呼载道未几闻母丧即日奔归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数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广东右布政使踰年转左时岭南苦镇守中官椎剥琼儋骚然公乃严条约革和买减泛徭为惠养计会肇庆大水公即具奏灾伤状因体勘展转民命旦夕竟便宜发仓赈之市舶太监韦眷纵恣掊克籍富民供办公奏减之眷复以私舰通番为番禺知县高瑶发眷深憾之番人马力麻者贸货海口诡称苏门答刺国贡使眷利其珍奇将许焉公发其伪逐之又有撒马儿罕使臣泊六湾还国枉道至广谓将往满刺加市狻猊入贡所过震惊公乃上言臣闻西旅贡獒召公进谏越裳献雉周公致规矩盖不惟防玩好之渐寔以杜窥伺之萌也乃者珍禽奇卉旁午征求外夷小丑探听举动岂真有贡献之诚惟以邀赏赐之利陛下必以为娱玩之物于民无损不知奸贪凭借因缘为利招引殊方营图攘克即如狻猊本非泽国所产假借意指入海宣索惊扰寰中貽讥海外是陛下忽细行之矜而为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诬摭公党比高瑶和同贪墨上怒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爱鞠之行同爱畏眷不敢反异复赂公所黜吏张褰令诬执公褰不从行等阿眷执褰拷掠褰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灭公义陷正人也行等罗织无所得乃诬公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论罪当徙奏入诏夺公官遣锦衣卫千户张福建公士民数万人号泣遮留以卫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时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张元祜为治殓事以疏绌裹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祜曰公平生清苦殓以时服此公志也张褰乃上言臣闻周公元圣而四国之谤乃致上疑于其君曾参大贤而三至之言不免疑惑于其母是岂成王之不明参母之不亲哉凡以口能铄金而毁能销骨也陛下临御区宇明并日月恩同父母詎图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复有沉冤窃见广东布政使陈选素崇正学夙抱孤忠孑处群邪之间独立众憎之地太监韦眷通番败露知县高瑶按法持之陈选移文嘉奖以激贪懦固监司之体也柰何宋旻徐同爱怯势保奸首鼠两覷以致韦眷横行胷臆秽蔑清节荧惑圣明勘官李行承眷颐指锻炼成狱竟无左验臣本小吏以诖误触法为选罢黜寔臣自取非选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选以厚贿啖臣令扶同陷选臣虽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术颠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诱乃嗾行等逮臣于理弥日拷掠身无完肤臣甘死吁天终无异口行等乃依傍眷语文致其词劾选勘灾不实擅便发仓曲蔽属官意图报谢是毁共姜为夏姬诟夷齐为盗跖也本年岭外地震水溢漂民庐舍属郡交牒报灾老弱张口待哺而抚按藩臬若罔闻知选独抱隐忧食不下咽谓展转行勘则民命垂绝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议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选素刚正不堪屈辱乃为勘官凌侮愤懣成疾旬日而殁李行幸其就死不为医疗又潜遣养子密以选死报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结权幸一至于斯司寇之属要在诖奸刑暴安取此辈为也夫选砥节奉公横罹谗构君门万里孰谅其冤臣以罪人摈斥田野秉耒自给百无所图敢冒死披陈甘心鼎镬者诚痛忠廉之士衔屈抑之冤长谗佞之奸为圣明之累也奏入不报

第以他事罢眷镇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诏复官礼葬正德中追赠公光禄卿谥恭愍

薛应旗曰余少时闻里中长老往往谈公为提学御史时行事心窃慕之及长走仕途见缙绅先生辄称公为真道学益勤向往迺承乏两浙学政过公里第知公加详见张褰疏不觉恍然自失谓褰胥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李平廖立不是过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韦眷不足责也宋旻徐同爰李行叨冒襟裾顾甘心狗彘此又何说焉公固不待余传而传余因校士之暇特为公书之以付台士俾张褰得以附见云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四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五

传二

◆传二

胡端敏公传

费文通公传

于肃愍公传

○胡端敏公传

胡端敏公者杭州仁和人 名世宁字永清祖暹父瑑尝籍昌化公少为昌化县学生家贫衣食不给气志浩如学行为众所推弘治壬子举乡试第二癸丑举进士甲寅授湖广德安府推官时岐王初就封国府人骄横公律以法王有言公对曰此 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立国根本敢不恤既复请民间开垦湖田以供柴课抚按欲与之公曰此不惟使穷民失业他日各王府比例陈乞将遂多事矣竟寝弗与自是岐府敛戢各属豪民善讼挟制官司效尤成风公悉抵以法郡遂刑清讼简升南京刑部主事数辩疑狱决滞讼应诏陈时政边备十事不报其详具公奏议中弘治末公复上疏其略曰臣自入官以来十二年间四至京师今往来道途见村巷寂寥生理萧索困穷之状数倍于昔及至京师见士大夫用度奢侈馈遗丰盛亦数倍于昔贪墨者皆言当去而货赂狼籍者虽交章弹劾而犹存廉正者皆言当用而清介特立者或一人怨谤而即去士夫聚谈惟及世情私鄙之事间有忧民为国奉公执法者则众共排挤百计谤毁必使无所容身此其势必将尽驱天下之人阉然皆无忠义之气而后已疏入值 孝宗不豫犹领之正德初迁员外郎时刘瑾用事瑾党刘琅为南京守备南官咸迎谒唯公与张嶺余佑查约魏校弗往初制部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正欲相参谋议已乃郎中专擅司中政事多不与寮案相闻沿为故事及公为郎中相约裁决可否规正得失绝无猜嫌升广西太平府知府南徼土官多不循分公抚以恩信绝其私馈子弟应嗣荫者辄为移文送部由是夷落皆感服效顺太平州土官李璇先世数犯革职继营内侍得袭寻又阻兵拒命公潜命龙英州官舍赵元瑶捕斩之因大城壶关条治蛮事上之丁母冯忧服阕赴部道逢流贼避入沧州贼攻城甚急沧人摇扞约开门降管河通判赵廷璋乡官尚书

张缙推公为主公令军民商旅登陴拒守调度有法七日夜不寐城赖以全补湖广宝庆府知府约岷府毋受讼中人横敛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时迁江西按察副使整饬东乡兵备值降贼王浩三等复叛杀前兵备副使李情执参政吴廷举为质公议待降者以信服贰者以威已招者不杀再叛者不招传檄以谕贼奉吴参政归其杀李兵备者公仍进兵剿灭之因城广昌南丰新城三县而还宸濠反形已着人莫敢言公独上疏其略曰南昌失火延烧万室基地便利尽归王府债负所责遍及闾阎庄田所侵激民立寨三司多为铃束庶事受成而行买办渐行于外府搔扰远逼于穷乡臣下多怀二心礼乐政令渐不出自 朝廷盖自其奏讨护卫以来威势日盛乞戒谕止治其国毋挠有司有旨戒濠濠乃奏公离间亲亲妖言诽谤因令承奉涂钦赍万金间用事诸大臣及疏下都察院掌院石玠具复果摘礼乐政令不出自 朝廷数语以为离间命巡按御史逮公公时适迁福建按察使已离原任濠遂潜公为逃激差官校来捕且密通巡按浙江御史潘鹏必欲繫公江西困辱以俟官校公因间道走京师投系诏狱刑讯逾年楚毒备至言官程启充徐文华萧鸣凤邢寰等交章讼公冤久之得减死戍辽东沈阳中卫凡四载己卯夏六月濠称兵叛逆伪命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为左丞相举人刘养正为右丞相参政王纶佥事潘鹏以下衔各有差巡抚都御史孙燧按察副使许逵抗言不服皆缚出杀于惠民门外李士实等遂挟濠出南昌破九江南康进围安庆潘鹏安庆人即前巡浙御史捧伪檄至安庆城下招降指挥崔文擒其子戮之固守力战濠知不克将直抵南京又恐安庆蹶其后计穷犹豫值督南贛军都御史王守仁师讨贼濠乃还兵大战黄家渡守仁倡义鼓勇善用兵遂禽斩数万俘宸濠以献李士实等伏诛 朝廷穷治助宸濠反者夷戮死徙者数十族狱滋蔓不能竟向若公疏得行岂至是邪自是复起公为湖广按察使寻为佥都御史巡抚四川闻 今上即位天下延颈以望治平公即荐魏校何瑋邵锐充讲官林俊杨一清刘忠林廷玉为辅弼刘■〈廿漚〉徐钰为知府有名忌者挤之谓其才力不逮公疏■〈廿漚〉为给事钰为御史孤忠敢言即不逮宜采用其谋议松潘旧皆熟番其后官军不能制赂番以假道番杀汉人即匿不举军或杀番至坐抵命公请选将更戍以振威酌远近粮饷以足食立赏罚之格严隐匿之禁修烽堠谨巡望以通道路总兵张杰内臣张钦贪虐公劾奏罢免值嘉靖新政鉴正德宦官镇守之弊革不复遣天下翕然称更生矣召为吏部右侍郎丁父忧去既免丧即上疏其略曰今日以孝亲为大保民为本愿早定追崇之礼而遂赦群臣之失使讲求揅荒弭乱之策而急行之盖能保民则皇祖考享祀万世 陛下万世之孝也因言新进英达今虽议礼有合而难保其事事之皆是旧任老成今虽执礼过当而难谓其事事之皆非盖意存纳约而人或未之谅也召拜兵部左侍郎又奏请辅养 圣躬在慎起居节饮食金石草木之药勿宜常服且注大学秦誓章以戒媚疾洪范唯辟威福章以戒威柄下移易系节初九爻义以慎凡事俱留中省览大礼成升俸一级给事中余经管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将开告密之端公乞罢不报丙戌命公知武举荐李承勋何孟春自代引疾改南吏部左侍郎进南工部尚书召为

左都御史寻改刑部尚书用霍韬言仍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见辞免宫保请虚心待物毋以喜怒为用舍 上嘉纳焉公素刚严及掌都察院务持大体申明宪纲乞复执法被诬者官考察枉者许言官会疏论辨诏付所司施行仅逾月改刑部尚书盖公虽预议典礼而奉公持正其诸事体多与当路异同不久在院者实疏之也初土鲁番自弘治以来挟哈密城印以要中国而哈密回夷居甘肃城者为内应至正德间遂招土鲁番兵侵甘肃兵备副使陈九畴知其谋悉索城中回夷得衷甲者杖杀之以示番且募属夷劫番营又结瓦剌使据哈密九畴自搏战败土鲁番兵会总制彭泽经略哈密奉勅谕速坛满速儿火者他只丁还哈密城印九畴留勅不与土鲁番计穷阴遣间使写亦虎仙以秘术干进得与养子列知兵部尚书王琼与彭泽交恶即诬奏泽九畴罪琼为覆奏下九畴狱论死泽削仕籍众皆不平嘉靖更化初言官首劾琼戍榆林起泽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九畴为佾都御史巡抚甘肃连破土鲁番兵斩火者他只丁绝其贡赐番回失利大困敝后霍韬欲复哈密议召王琼为陕西总制琼遂谋报怨使王邦奇聂能迂上言哈密之不能兴复者由陈九畴妄杀启衅也遂执九畴下狱仍论死将并罪泽公独上疏具论回夷奸状讼九畴功 上大悟曰甘肃事得胡世宁说始知岂得杀我巡抚偿回子命耶九畴免死戍辽东泽为民寻转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陈兵政十事皆深切时务而其要尤在于爱惜人才土鲁番劫曲先卫人牙木兰以为将牙木兰拥族帐内徙土鲁番遣使求牙木兰将甘心焉大臣即欲与之以易哈密公曰曲先本服属中国牙木兰反正归顺非纳叛比而哈密空城悬远无益事实土鲁番用以为饵将携贰我属夷宜勅王琼为国忠谋先尽复?沙之地悉收亡失属夷封殖哈密永为不侵不叛之臣厚牙木兰以风蛮夷使相攻制此伐交之术也因荐御史马昊陈九畴副使施儒杨必进堪为将帅皆不用公遂引疾乞致仕三疏始得请甫归复召为南京兵部尚书不出但请广图继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未几卒于家时嘉靖庚寅九月晦日也年六十三赠少保谥端敏云公尝谓学贵经济不在诗文故其奏议二十卷及所著书数十种皆有益于世务非空言也子纯以公荫历官广东肇庆府知府所至以循良称立心制行克承厥考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为南考功时肇庆为宗人府经历尝属余传其先公余谓胡公国之名臣世之闻人史官将立传无俟余言矣及余督学两浙居杭州考其乡之先达而景行焉于肃愍公之后唯胡公之贤为最着其诸若佾事王琦之清介郎中项麒之廉孝太仆卿邵锐之端方太常少卿郑环之严正岂不卓行君子褒然杰出之人品哉然槩观杭之士习则犹未免崇势利而羞贱贫尚通达而贱名检岂数君子不足以风之邪追考遐泝盖自宋南渡君臣偏安燕乐靡丽所渐已成痼疾虽经重熙累洽之后化导劝率之余而极重难反亦其势然也余故特为胡公传而因并数君子论著之与后死者同观法焉

○费文通公传

费文通公者广信铅山人也名案字子和先世出蜀费祜后元季名禾者为弋阳尉始家铅山禾之后名本二者公五世祖也本二生广诚广诚生荣祖荣祖生应麒应麒生

五男子曰珣乡贡士曰瑄举进士贵州右参议曰璠生子宏以状元及第历官少师谥文宪自是荣祖应麒及璠皆累赠少保曰珣公父也以公贵累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曰瑞乡贡士公之侄懋中复以进士及第第三人为翰林编修懋贤以进士为兵部郎中费之族遂甲于江右闻于四方矣始珣娶张氏姪公七月而生弱仅盈掌然啼声若钟左耳下有七黑子识者知其非常人长益秀颖年十七补县学生邵文庄公为提学副使甚奇之文誉日起正德丁卯举江西乡试公时娶上饶娄郎中女与宁濠之妻兄弟也揭榜之明日濠别设鹿鸣燕于府第燕所举九十五人其意实以公故公称疾不预及计偕北上复以厚赆遗公公亦逊辞不受辛未登进士选庶吉士癸酉授翰林编修以公差过江西省城例当见濠值濠生辰燕三司官公亦预焉濠出所畜金线龟六以示公且问曰此何征也公曰殆寿征也濠曰汝独不闻宁王遗我大宝龟乎公即应声曰慎勿为此言下文有西土之人弗靖濠默然濠乃悬 高皇帝御容于殿率各官朝见公曰殿下自有始封之君不当上僭 高庙濠怒公率各官退差毕还京会濠赂贵幸谋复护卫值文宪在内阁公历陈利害力赞不可忽矫旨罢公兄弟官比归濠遣人阴伺于途公小舟微服夜数易泊所以避不测已而文宪舟果为濠党所焚仅以身免及抵家濠犹使群盗劫掠公家掘先世坟墓己卯濠据南昌叛下九江南康攻安庆远近绎搔适都御史王先生守仁将征兵会剿公间道迎以上书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遏其归路彼进退失据将成禽矣王先生纳其策濠果败其书具在闾幽录中辛巳 今上继大统复起公编修充经筵官嘉靖壬午预纂修 武庙实录未几丁母张夫人忧服阙以实录成升左春坊左赞善公在讲筵凡进讲尚书孟子者六明白剴切 上每改容听焉丁亥升南京尚宝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侍讲掌南翰林院事癸巳升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国子祭酒先是文宪谢事家居乙未再召入内阁为元辅适调公为北祭酒公上疏恳辞且寓书文宪谓吏部虽以年资见推兄虽内举不避亲案则不足以当此况兄方复召未及荐一才贤顾首及弟案天下其谓兄何因荐南太常少卿高陵吕先生柟为北祭酒公仍居南时论归公丙申升南礼部右侍郎寻改南吏部右侍郎是年 九庙覃恩给诰命荫子懋学为国子生辛丑改兵部左侍郎南吏科王给事中烨论公儒臣当此北虏窃发之时不当居兵贰公逊谢之谓王为益友终身叹服壬寅 上以公讲幄旧臣复改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公应制奏灵雨嘉禾诸颂 上俱见褒纳冬至大祀圜丘命充导引官甲辰升礼部尚书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未几命掌部事自是举大典礼议大政事公咸殫尽厥诚不岳岳以矫名不偷偷以徇俗上由是知公而眷注益深矣乙巳 太庙完加太子少保凡册妃告庙及遣祭诸神祇咸以命公应制诸文多命公撰金币赏赉日益加厚丁未二品考秩 上遣中使赐羊酒宝镪特谕加太子太保赐飞鱼服玉带寻复加少保盖欲大用公也戊申公痔疾作治弗愈十二月十三日卒上闻而悼之为之辍朝且犹以金币赐及其家遣官护柩祭葬赠光禄大夫谥曰文通云公岂弟仁厚好贤乐善称人之长而掩人之短其在太学谆谆训诲诸生而嘉矜体恤无不周悉真所谓贤愚皆得其益者至于

笃故旧恤孤弱抚仆御悉皆从厚有缓急相干者不问所从来辄遗刺帖为之掇解宁为人所欺而不悔虽或受谤而不辞盖天性然也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即姜氏以产卒继娶金溪吴都御史女复卒俱赠夫人子五人长即懋学读书绩文以荫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升经历调詹事府主簿次懋升懋谦懋祜懋泰皆服公之训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为太学诸生时值公为祭酒以文艺受公之知亦谓公为和厚人也及释褐为九江教授署白鹿书院见江西士人谓宁濠初畜异志结纳中外一时虽以磊落自许者亦多入其党不特丧身败名以罹赤族之诛而误国殃民可胜道哉公为濠姻戚辄覩于未萌早与仇绝宁为侮辱排摈而不一受其牢笼卒至保族全名以荣显终其身岂不卓有高见远识者哉及观辞召荐贤心服言官论列其大致益可知矣论者徒见公之和光温厚遂以公为太易而不知公之心事则寔介介故大节所在盖有人所不能而公独能者世或未之察也其视边幅崖异而中实汨没者相去何如哉公之子懋学谓家乘不可无余言余故论著之以阐公心行之大者云

○于肃愍公传

公名谦字廷益别号节庵浙江杭州钱塘人也其先家河南在宋屡有显官金末兵乱谱牒仅存而亡其名有名伯仪者公四世祖也迁云中元初收括新附复迁蓟州仕至太常丞伯仪生夔起家率书累赠河南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夔生九思为湖南道宣慰使延佑间迁杭州路总管致仕遂家于杭之钱塘公曾祖也祖讳文大仕 国朝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彦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贵累赠荣禄大夫少保兵部尚书曾祖妣马杨祖妣施妣刘皆赠一品夫人公生七岁僧兰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时宰相也长为县学生即以文行名永乐庚子中浙江乡试明年辛丑举进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公风仪峻整声音洪畅每入侍奏对 上必注听掌院都御史顾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诬狱出数百人于死王府以和买害民者廉其事劾治之比还复管理河道官民上下运船往复关闸启闭不相妨碍人皆称便 上亲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数其罪公辞严义正启口而成自是受知于 上属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灾 上亲擢公兵部右侍郎赐勅前往赈视时公年才三十有三而持重练达徧历经画问民所利害而兴革之民大悦九载秩满进左侍郎公在镇久恒以盈满为惧尝欲乞归举参政孙原贞王来以自代值宦官王振用事公多与忤遂嗾言者劾公擅自举代左迁大理少卿二省士民赴阙乞留乃复命公巡抚正统丁卯复兵部右侍郎进理部事己巳虏酋也先寇独石马营猖獗 上诏亲征公与尚书邝埜恳留不允八月望师次土木虏奄至皇輿北狩京师大震时公独任部事北望号泣誓以灭虏会 皇太后命郕王监国廷论土木之变罪归王振锦衣指挥马顺素附振众猝顺击死复索振所亲信二内侍将击之班行誼攘无复朝仪 王疑惧欲退诸大臣亦多敛避公坚立不动掖 王且留请降旨宣谕群臣顺罪应死勿论其二内侍请 太后命将军亟击死众乃定公袍袖为裂吏部尚

书王直执公手曰今日正赖于公若直等何能为进兵部尚书固辞不获首劾扈从失律周兴祖王佐寘之法王嗣位尊 上为 太上皇帝以明年庚午为景泰元年公入见泣曰虏贼犯我边强遮留 大驾将图深入当预为计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门列营伍于门外以振军威徙廩民于城内以避虏掠通州贮粮数百万卒难运入令在官食粮者悉诣关支大同宣府经虏剽掠请勅各守臣协力防镇文臣如轩輗宜为巡抚武臣如杨洪柳溥宜为将帅其诸机务臣请身任其责不效则治臣之罪上皆嘉纳行之太监喜宁原系胡种土木之溃归降也先为之向导奉 车驾趋紫荆关京师戒严侍讲徐理谬言占象倡议南迁事闻六宫人心摇动公抗言于廷曰京师天下根本宗庙山陵社稷帑藏仓储咸在于此百官万姓四海九州岛咸仰属于此一动则大势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监也 上是公言守议遂定主将石亨复为异议欲尽闭九门坚壁以避贼锋公言不可请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营德胜门外以示必死三军威奋勇气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关以送 驾为名前驱突至我军坚不为动喜宁嗾也先邀大臣议和需金帛万万计众皆大呼曰国有君矣对垒凡七日十月望虏奉驾渐远乃举炮击虏营虏死者万计也先宵遁京师解严论功加公少保固辞不得已受之大同参将许贵奏欲遣使议和以缓虏兵公谓去冬遣都指挥季铎指挥岳谦厚赍金帛以往虏辄深入继遣通政王复少卿王荣往议迎复亦不见驾而回虏谲诈莫测和不足恃莫若选将练兵养威蓄锐以复君父不共戴天之讎无轻遣使以取其侮从之又谓喜宁不除虏靖无日乃以计授杨俊擒送京师诛之辛未也先遣使入贡请送 驾还京下廷臣议公曰君臣大义兄弟至亲当速遣使奉迎万一虏诈我有辞矣议乃决秋九月 驾至自虏廷初北边独石马营八城为虏所据公即奏起都督孙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龙门关且战且守八城复完公谓京兵分隶五军神机三千诸营者虽各有总兵然不相统一或遇调发兵将不识卒难济事乃议以诸营马步兵择其精者十五万人分为十营每营以一都督总领之每五千用把总都指挥一人每千用把总指挥一人每队用管队官二人团结训练兵将相识有警当调某营则自其总领都督以下督率以行号令专一行伍不乱知兵者善之杨俊素恃功跋扈奏尽出营兵并调三边各路军马大举剿虏公执不可曰如此则京师各边皆空虏或分兵牵制何以应之 上从公言俊谋遂夺贵州苗夷作乱侍郎何文渊奏乞罢布按二司置宣慰司土官以莅之公谓贵州自 祖宗开创八十余年岂可因小寇而轻弃乎事遂寝初也先犯京师石亨因公成功骤跻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子冕授府军前卫副千户公曰一腔血不知洒在何处尚欲为子求官乎恳辞不许仍赐第一区又辞不许乃以平日所得赐物盔甲袍带之属移置第内封识加谨公握兵久宿将敛伏石亨贪纵尤为公所裁抑亨侄彪骁悍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往戍大同二人遂憾公思有以倾之矣丁丑正月 景帝不豫廷臣上章乞复储未报 英皇复正宸极亨等以夺门南内遂贪天功为已力即诬公迎立外藩与大学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狱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无迹可据亨等必欲置公于死会徐理者以倡南迁为公所斥久不获进因易名有贞尤衔

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无不承文不胜忿力辩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辩之何益所司承亨风指乃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狱盖即莫湏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状上上犹豫良久曰谦实有功众未及对有贞直前曰若不置谦于死今日之事为无名

上意乃决公刑之日沙雾四塞朝野冤之公生于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至是年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赐外他无一物皇太后初未知公刑比闻嗟悼累日上悟其冤深悔之都督陈逵收公遗骸踰年冕诣逵扶归葬于西湖之南迨至宪庙遣官谕祭特谥肃愍云呜呼公平生忠诚狷介不立私党身值危疑计安社稷大业在天下公论在人心一时之屈万世之信公亦可以无憾也已

论曰天道好还其真远而迹微而显昭然其不爽哉方亨有贞之构成公狱也自以为快其私忿且张威福矣未几有贞以罪远窜亨等坐谋逆夷族公则不惟勅祀于杭大启尔宇而山西则祀河南则祀随在血食公固不死矣此固人心不息之机而天之报施何如哉余拜瞻公像英爽凛然诂谓杭俗披靡公真山岳矣金匱有传人未获窥余忝司学校特采公家乘掇其大都俾诸士知所仰止不外于乡之先达云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五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六

论一

◆论一

养心

会道

审异

尚实

原经

折衷

息游

达常

识势

任人

○养心

或有问于薛子曰心可养乎曰可曰曷为要曰孟子所谓莫善于寡欲者是也曰饥之欲食寒之欲衣皆欲之不容自己者也可以尽寡乎哉曰是欲之正也得其正焉于心无累也食必甘旨衣必文绣斯欲为心害矣是故公刘之好货太王之好色皆顺应而无情不可不谓之寡欲也苟稍纵焉是登垄踰墙之滥觞也心之蠹贼也易曰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是以君子贵慎几也慎其几则心即体而欲即用矣孔子从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若以欲为累心而必至于枵腹褫衣灭伦绝类然后曰吾寡欲矣非惟其端无穷不可得

而除且活泼之几已窒而生理几乎灭息非直养而无害之道也将贤知者或求之过高而中人以下不免阻于难而暴弃君子之中庸曾若是乎哉故孟子不曰无欲而曰寡欲其词缓其指微矣然则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宋儒之说非欤曰是为多欲者言之也夫各有所指也会而通之孟子之寡欲亦即所谓无欲也养心之要斯其至矣

○会道

夫学以学道也今之学者日众而闻道者日鲜何也以其不能会道而名言累之也道会则名言亡名言亡斯近道矣夫名与言抑何始乎圣人始之也圣人将以名言启天下而卒至于累天下非圣人之过也不善学者失其名言之意也盖斯道冲漠无朕浑沦磅礴本不可以名言者也圣人以夫人虽同具乎斯道而聪明滞于气知觉迁于物将不能会通神明而斯道日见其茫昧也于是不得已而命之曰元亨利贞曰仁义礼智曰命曰性曰情曰才曰中曰诚曰敬曰信而其为学之方则曰执中曰制心曰建极曰进德居业曰致知格物曰戒惧慎独曰存心养性凡若此者不一而足岂其好为支辞蔓说以哓哓于天下哉盖将示人以入道之门而欲其因名以识义得意而忘言也至当归一曾何异同之有哉奈何学者事内而遗外逐人而失已执着于名言支离其辞说而过为分析以求之不知名有四德四端而其实非四也名有命性情才中诚敬信而其实无尔殊也会而通之三才之道一也尧舜以来贤圣继作虽其立言不同而旨则无二犹之木焉根干华实皆此木也犹之水焉渊渟川逝皆此水也苟能反诸吾心而超然自得则天之所以为天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皆一以贯之而此心之外无余道此道之外无余言也究而论之此心此道皆圣人名言之也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哉学者要湏自得

○审异

异学者吾儒之所深排也而其学卒行于天下而至今不废者何也以其徒犹足以守其师之说而为吾儒之学者反自叛焉也仲尼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当其时庄列杨墨之徒未兴佛氏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固夫子所尝问礼者其所谓异端岂专若人也哉盖谓名为吾儒之学而实则叛吾道者也名同而实不同也其斯以为异也故曰色厉而内荏其犹穿窬之盗也又曰乡原德之贼也夫谓色厉云者则其名必非自外于吾儒者也乃若乡原则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而阉然媚于世其托于吾儒也必矣仲尼以其外是而中非似德而非德故恶之若是之严而其所谓异端者盖此类也至战国时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始辞而辟之然观七篇之书所以距杨墨者甚至而其所自为者则务知言养气之实学竭明善诚身之实功真足以继往圣开来学而二家之言不能为吾道抗矣迨孟氏没而佛老之学旋兴自汉而唐而宋其说愈炽其始也虽有一二儒者辟之不遗余力然抗衡争长莫之消息其终也吾儒之徒或不免相率而归之矣是岂儒者之道反出其下哉盖二氏之徒虽偏于虚无寂灭而其立心坚苦用力精专势利声华不一婴其念世儒托迹圣门高谈性命顾不免多欲之累利害之私

高者为乡原卑者为穿窬方为吾道病而顾嚣嚣然诋佛老为异端不知已之自为异端而又其下焉者矣何以折其心而使之屈服乎此高明之士所以多溺于二氏之学固其见吾道之不真而亦其愤世嫉邪之过激也

○尚实

子言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称非称许之称。乃实称其名之称也。非疾其无名也。疾其无实也。世儒之说异焉乃谓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于是好名者益肆其侈心而凡可以盗名者无弗为矣是故子夏疑于西河之圣同列罪之门人以有若似圣人曾子曰不可夫卜有之在孔门虽号称高第弟子其造詣尚难与颜曾并列顾各以圣名而参则鲁回则如愚未尝以贤知先人然而卒传圣人之道者则唯回与参也岂直回与参哉孔子之圣生民以来所未有也居鲁而人指之曰东家丘。入庙而人谓之鄒人之子。孟子之贤、去孔子仅一间者也、鲁之嬖人。讥其昧乎礼义。及门之徒。不许其有管晏之功。是大圣大贤其为人所鄙者亦甚矣盖闇然圣修之学。无事表暴。坦然中庸之道。不立奇异。故人莫得而窥其际也。世降俗末、圣学失传、缘饰名流、诡道取胜、至于东汉极矣、李膺范滂陈蕃郭泰之徒、固亦好修之士、其于圣贤之学、则槩乎其未之有闻也、乃高自标致、各务夸诩、于是庸流俗辈、假其誉望、用为依倚、以恣奸佞、及门为龙、御车而喜、折巾则效、望尘则趋、自有道者观之方汗颜泚颡之不暇而彼顾相率为之。悻悻自得。其意盖谓名之所在。利必随之。卒至酿成党锢。玉石俱焚。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曾何益哉。东汉覆辙昭然可鉴而南宋诸人。乃复蹈之。卒之议论多而成功少。声容盛而武备衰。无以厌服群心。遂滋多口。党碑学禁。相袭俱作。始于庸徒。沿及善类。而宋祚亦因之以促矣。此皆不尚实而尚名而末流之祸遂沦胥而莫能障也夫是以知微生高之直名、陈仲子之廉名、孔孟所以斥之而不少假借者、盖尚实而防其渐也、

○原经

圣人之于天下甚无乐乎其有言也无乐乎其有言而不能以无言亦其不得已而然也圣人非不知天下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此心同此理同而犹哓哓然以鸣于天下何其不惮烦也哉盖天下之人罔其生。而圣人欲与之并生于天下。其视斯世斯人真有不能一日安者于是乎着之话言书之简册以训天下垂后世冀其因是以反求诸身。而各得夫固有之良心。以复其生理焉尔也。譬诸辨药制方虽金石草木虫鱼之异品酸辛咸苦甘滑之异味土产风气时序之异宜温凉寒热缓急之异用攻熨宣补疗节之异施凡以驱其伤感察其标本以全其生质而已非于生之外。更有所加也。向使人人固其元气。而疾疹不作。则方药可无设也。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气不扰。则六经可无作也。于乎是可以知圣人作经之意也易以道化。书以道事。诗以达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春秋以道义。先后圣哲上下数千言究其指归

。无非所以维持人心于不坏也。夫何圣人作经以生人而夫人则任末而弃本各出意见竟为训疏支辞蔓说眩博务奇门户争高相倾交毁而彼此枘凿后先矛盾遂使学者之耳目应接不暇而本然之聪明反为所蔽以经求经。而不以吾之心求经也。求经于经。而不求其理于吾心也。况乎不遵经而遵传今日之经已为世儒之经非复古圣人之经矣正犹读方书而不知治病反以庸医之说而乱炎黄之真也其害可胜言哉若夫假经术以文奸而缘饰圣贤以自便其私此则背逆方书而自速其死亡者也是又不必论也

○折衷

圣人之道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虽其寄于人者有明有晦有绝有续而道固未尝不在也何也天生烝民厥赋惟均而吾人本然之心固自与圣人同也人之言曰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既往道在六经是六经者固圣人之道之所寓也然其大原则出于天而夫人之心则固天之心也人能会之以心则圣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经而在于我者矣昔者仲尼慨道之不行也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庶其不行于天下者犹可以明诸人心也夫何没世之后异学朋兴妄意著述不可指数于是庄周寓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而荀卿著书则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盖其猖狂浮游纷纭颠倒饰虚鼓众恣无忌惮固敢于侮圣贤而不恤矣迨李斯事秦则又焚灭圣经大变先王之法其所以病斯道而为天下祸者盖又不啻于庄荀而已也苏子瞻谓李斯之乱天下寔荀卿有以激之盖斯尝事卿见其高谈异论历诋天下之贤人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故斯遂信以为然纵其恶而不自知也是诚探本之论矣至谓庄周诋訾孔子乃阳挤而阴助之则岂其然哉乃若杨雄作法言王通着中说盖窃附论语而知所向慕者也及观班固述或者之论比雄于吴楚之僭王而晁以道则谓通模拟窜窃深可恠笑似皆无足取者然温公则曰子云真大儒者明道则曰文中子极有格言盖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则二子之潜心笃志要亦未可尽非也汉之穷经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丘书如伏生以及欧阳大小夏侯诗如申公以及辕韩大小毛公礼如高堂生以及后仓大小二戴春秋如公羊谷梁以及刘氏严氏其诸若马融刘歆郑玄孔颖达诸人转相授受而注疏作焉虽其人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当然于秦火之后而非此数人则六经几乎熄矣至宋郑樵乃谓秦火焚书而书存汉儒穷经而经绝信斯言也则是汉儒之罪盖又不止于秦火也然自今观之汉去古未远而圣人之遗旨犹或有得于面承口授之余故宋儒释经遂多因之而阙文疑义一以汉疏为正如九六老变孔颖达之说也三文三统马融之说也河洛表里之符宗庙昭穆之数刘歆之说也五音六律还相为宫郑玄之说也其择言之广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经而不失圣贤之意耳岂得尽如夹漈之论哉盖汉儒之学长于数若仪文节度之烦虫鱼草木之变皆极其详其学也得圣人之博宋儒之学长于理若天地阴阳之奥性命道德之微皆究其极其学也得圣人之约合是二者而虚心体认则天机相为感触当自默会于燕闲静一之中超然于意言

象数之表而吾心之全体大用可一以贯之而不溺于先入之说不蔽于浅陋之见矣尚何有于众言之淆乱哉

○息游

尝观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立势作威结交强世谓之游侠饰辨设诈驰逐要时谓之游说假仁投好连类要誉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呜呼由悦之言观今之世所谓三游者盖合而为一而其所以生乱者殆又甚焉窃章甫之服窥诗书之绪假圣贤之言设儒墨之辨毁誉不觉其乱真是非若出于公道阿谀权贵而托之于不矫依附名流而谓之曰同侪公卿容之谓其能生谤也士庶畏之谓其能作祸也憊邪爱之谓其能虚美也恶少结之谓其能庇恶也唯是出入于缙绅扬扬于里巷随在而皆宜无往而不利不膺一命而握进退黜陟之权不操尺牍而执赏罚功罪之柄不待诸侯之招而道路交错不事四民之业而货赂充盈蛊惑人心败坏世道其流之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将立法度以禁之而闪烁潜形非法度之所能禁也将正纪纲以维之而狡滑无状非纪纲之所能维也果何道以息之哉夫易之载鬼遇雨则亡诗之青蝇遇明则止士君子苟能各虚其心疑忌不作而公听并观务相与以有成则流言不信而此类无可投之间固不必进诸四裔而游者将自息矣其于风化岂小补哉

○达常

帝王致天下之治也唯其道焉而其行天下之道也唯其时焉治匪其道则涣而无纪道匪其时则泥而不通时以从道道以济时夫然后顺其常而天下相安通其变而天下不倦而治化之成也有莫知其然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事业一本于道而变通也者夫固所以趋时也昔者五帝之时敦朴未散而纯于道化三王之时风气渐开而参以法制道化无为无为故无失无失故无革是以五帝相承莫之改易也法制有作有作则有弊有弊则有救是以三王相代有所损益也夏尚忠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质故殷尚质质之弊其人诡救诡莫若文故周尚文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是三王之所尚不同者非欲自异而相反也盖扶衰救敝各随其时也然举其名则殊制究其极则同归正犹水火之相形共济于日用也寒暑之相代共成乎岁功也故史迁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然其亦有见哉迨汉承秦唐承隋宋承五代皆余分闰位之后坏法乱制之余宜若一无可因者然易井田为阡陌变封建为郡县自汉以来固因夫秦也为明经词赋之科改乡举里选之法自唐以来固因夫隋也变什一之征为两税之限自宋以来固因夫五代也是岂秦隋五代顾能建不易之法而汉唐宋开创之君臣反出其下而循其旧哉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而情之所便势之所趋固有不可以人废者也何也欲废阡陌为井田则强界混淆而难为理矣欲废科目为选举则矫饰百出而难为辨矣欲废两税为什一则田不井授而难为赋矣岂唯尔哉结绳固不可行于书契之既作也偃皮固不可行于六礼之既修也蕢桴固不可行于金石之既设也毳毛固不可行于衣裳之既制也污

尊固不可行于范金之既合也席地固不可行于几杖之既陈也不然则三王之世岂不欲一循五帝之轨而周继商商继夏又何乐于损益为哉此仲尼所以不欲生今复古而孟軻氏谓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汉唐宋之君臣因陋就简虽其见不至此而其于前数者之法则固不当谓其为五帝三王之所行者而尽复之也亦不当谓其为秦隋五代之所行者而尽废之也唯当因其所遇之时所乘之势据其道而斟酌之要不失乎先王致治之初意而已曾子固曰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为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则宁至于漠然而不敢为岂其惑哉程正叔曰天下之理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惟随时变易乃常道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于乎观于二公之言而常道可达矣

○识势

天下之势不能以常均则必至于偏有所重偏有所重而不早为之所则其势遂成而难反故周子曰识其重而亟反之非灼见理道而极深研几者不足以与于此也何者势之来也渐而莫觉虽离朱之明莫能见也既其成也大而难图虽贲育之力莫能支也是故势重于宫闱则有吕武之变势重于宦竖则有训注之变势重于侯王则有吴楚之变势重于宰辅则有莽操之变势重于近习则有安史之变势重于边强则有藩镇之变向使图之早而反之亟则潜消于将萌而其势不至于极重奚致宗社震惊几于改物生民涂炭将无子遗而破坏伤残若斯之甚也故曰涓涓不息将成江河由蘖方萌将寻斧戈言图当早也又曰勿谓胡伤其祸将长勿谓胡害其祸将大言反当亟也虽然此犹以势之显著而易见者言之也缙绅先生文学博士炫奇鼓众立异聚交以要声誉于天下宜若于世无所损益也然人情作伪附丽取资若藤萝之延施瓜蔓之缠绵不至于酿成大患其势不容于自己也党锢兴而汉社屋玄谈盛而晋室倾清流浊而唐祚移学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议论标致不过起于一二人之猎胜而其究乃至于怨恶腾沸于寰中干戈相寻于海内而溃败不可收拾较诸前数者之足以速祸取亡其势为尤烈而人顾莫之省者何也以其不秉国非当路也诗曰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此尤识势者之所当三复也

○任人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容于不任也然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则是政之存亡系于人不系于政又自可见也且其所谓息者固已明言具在方策纲凡巨细可考而知非若所谓恶其害已而去其籍者然而何以谓之息也盖无其人则具在方策者不过为往事陈迹固不能推而达之天下也纵能循其途辙而时俗异尚风气异宜必不能化裁推迁以得夫立法之本意而行之无敝也苟得其人则虽不必事事牵合然以是心而行是政得其意而不拘其迹而因革损益天下之政粲然毕举矣是故洪荒之世结绳可以为治初何有于法哉然而天下怡然于相生相养之域者

以圣人之迭兴也唐虞之世任羲和而历象治任禹益而水土平稷教稼穡契明人伦伯夷典礼后夔典乐垂作共工龙作??肉言岂尝先立为一定之法而使之据守哉盖皆各运其心思而达之治理卒之庶绩咸熙而万邦从又者皆任人而不任法也三代之法至周始备周礼一书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然以周公为之则治而后人为之则乱王莽苏绰之徒固无足言若王介甫以一世之豪杰而卒用以酿成宋室之祸者何也以非周公其人也由此观之信乎法之不足任也任法而不任人则虽周公之法吾未见其不敝也况汉之三章唐之六典宋之家法苟非其人曷足恃哉此为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择相其诸法制之详固所不必论也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六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七

论二

◆论二

仪封人请见

三代直道而行

伯夷叔齐何人

学而优则仕

圣人人伦之至

正己格物

思者圣功之本

圣人能立于无过之地

学以人事为大

孔子惜繁纓

臣子执威权未尝无祸

圣人至公至神之化

经纶天下之大经

○仪封人请见

论曰天下未尝无人也有之而不能用也用之而不得其道也有之不能用用之不得其道而天下始无人矣然则天下果无人哉非无人也是无君也非无君也是无有道之君也世无有道之君而圣贤不为之用矣非圣贤不欲用于君也君不能用而不苟于用也不苟于用而不容于不用此道全德备之圣尊德乐道之士所以不为庙堂之谟谋而有道途之邂逅也噫是不亦大可慨耶愚尝读论语至仪封人之请见未尝不叹封人之深识乎夫子而天下未尝无人也未尝不因是而叹当时之无君遂使夫子之不遇封人之禄仕也易曰云从龙风从虎言圣贤之出也存乎其君也又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言圣贤之用也必能引致其类也是故有成汤而后有莘野之聘有高宗而后有梦卜之

求有文王而后有渭滨之载夫是三君子者岂乐如是之仆仆哉盖唯如是则不唯可以得伊傅太公之贤而风声所树自有以来天下之士矣是以当是之时或尧舜君民而立兴王之业或霖雨苍生而建中兴之功或鹰扬牧野而拯民涂炭之内是盖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有一代之臣必成一代之事业而千万世以下言太平者必归之也春秋之时果无伊尹太公其人乎抑有之而其君不能用乎呜呼若吾夫子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圣固不待论者卫之封人于一见之顷遂深加赞叹而冀其木铎天下则亦非常人矣是盖在一邑必能下一邑之贤在一国必能下一国之贤在天下必能下天下之贤者也使其于齐而为相则尼溪之封必不为晏婴之止而夫子之道可行于齐也于楚而为令尹则书社之封必不为子西之沮而夫子之道可行于楚也于鲁而为卿则女乐之归必不为桓子之受而夫子之道可行于鲁也今也不仕于鲁不仕于楚不仕于齐而仅仕于卫以为封强之官聊且为为贫之计其触目兴怀者不知凡几事而感时窃叹者不知凡几年矣一旦挹吾夫子之光辉于道途之邂逅而得以遂其请见之愿则其心之所蕴者要不特语二三子之数言而已也由是观之天下信未尝无人也有之而无以招徕之耳使吾夫子执政于时行道于天下则及门之士固有不必要言者而长阪广谷之下齐鲁郑卫之墟慕德闻风而愿立于朝者又岂特一封人而已哉吾知晨门必不终于抱关荷蕢必不果于忘世接舆必不为衰凤之歌而沮溺丈人亦不终于耦耕荷筱矣是何也数人皆贤人也世不可用则唯知有隐而已矣圣人在上则其效用之心自不能已而声应气求固理势之所必至也惜乎封人知圣道之可用而隐于下位圣人能致封人之请见于仪而不能致如封人者千百其类请见于朝廷之上遂使尧舜君民之业霖雨苍生之功救民水火之政不得一施而春秋之时遂一偃而不起也噫此可见圣贤之不用者君之过也执政之臣之过也而亦当时之民之不幸也不然则方将尽致理之责而振民育德干蛊亨屯之不暇矣夫子何为也封人何事也仪何地也而顾得以从容会晤于此也

○三代直道而行

天下之治圣人为之也圣人为治于天下而不以已治天下是故无所不为而寔则一无所为也天下见其治而寔不知其所以治者何在也圣人亦人也非能离世绝类超凡入异而神其术于天下也天下固自治也天下之人固自与圣人一也圣人触其机而天下无不动慎其所以感之者而天下之人无不向赴而景从也圣人顺天下而无情天下亦自顺而不知圣人之情故曰大顺大化莫知其然之谓神圣人于是乎始神其治于天下而未尝外天下以自神也圣人不世出而其所以治天下而神之者未尝一日不在于天下也圣人之治不常见于天下而其所以治之之道则未尝一日不可行也仲尼盖有感焉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呜呼斯言也岂其微哉夫自混成既开伦类斯属古之治天下者多矣何独言三代耶天之生人久矣何独言三代之民耶盖泰上圣皇含德柄道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天运地滞钧旋毂转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践行喙息蠕飞蠕动各乐其性莫知德怨浑浑乎忘言之世也唐虞中天而兴尧舜应运

而生虽设官分职历象日月星辰封山浚川工虞礼乐肇修而法制犹未备淳朴犹未散也及夏殷周之世人文日开被施颇烈权量文章正朔服色徽号器械衣服凡其所得与民变革者罔不举也命令鬼神禄威赏罚礼施爵列尊亲凡其道之所得为者罔不为也粲然而备具沛然而流行而治化所及风声所树物采所章盖赫赫乎其在人矣既其后也夏之民则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之民则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之民则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敝人见其如是也遂以为夏殷周之民一也方禹汤文武周公为之则治而其后无禹汤文武周公承之则敝是必数圣人者以身役物以智役神觉视于天地之间灵行于物象之表有非夫人之所能及也不然何先后之治之不类也不知数圣人之所以致治者非有所作为于其间也因时升降由俗为政而一顺乎民之心也文为制度崇尚损益其粗迹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则固有在也此义不明而世之为治者遂释大道以任小数浇淳散朴巧故萌生杂道以伪机术朋兴于是天下之民日?佳日?佳吁吁莫不竦身而听视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冠裳以要名誉于天下聚众不足以拟其变积财不足以贍其费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声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天下之敝日甚矣曷不自其道而观之生民一心也天下一道也古之治天下者必达乎斯民之心通乎此心之理其举措未必同也其合于道一也是故赏罚施而天下宾服仁义布而万物蕃殖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各得其当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我而在于民不在于民而在于民之心心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古今圣愚之所同也心一则道一道一则欲恶好憎不能外矣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人已本同也无是无非无毁无誉顺而无情应而不留不求合于天下而天下不能外也盖天下者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生杀之柄而以行其号令耶亦唯行其道而已道苟行焉则夏之季世洪于非彝汤起而承之而民皆归于一德也商之季世其俗靡靡武起而承之而民皆会于有极也然汤则纘禹旧服而武则反商政其所以致之民者殷因乎夏周因乎殷而三圣相授守一道也何也殷之民即夏之民而周之民即殷之民也其民同则其心同其心同则其道同而圣人固不能外民以为治也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元会运世时不同也时不同而民同变而通之存乎其人皇帝王霸势不同也势不同而民同推而行之存乎其人圣贤才术事不同也事不同而民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由是观之治在道不在时治在道不在势治在道不在事道也者固具于斯世斯民之心而吾人所固有穷天地如一日者也故夫人心所在而世道之污隆升降胥此焉系此又几微之际间不容发者也此仲尼所以惓惓于三代之英而有志者当熟复而深思之也

○伯夷叔齐何人

圣人以无心处天下而天下不能以无心待圣人也天下不能以无心待圣人而圣人之心始白矣何也圣人之于天下也唯其在我者而已而其在人者则固未暇计也是

非无心也无私心也柰之何人不皆圣人也始不能无疑于是矣向使圣人预为之计而先意以逆之则其心岂待问而后白哉昔蒯轍拒父而夫子居卫夫子以为吾自知其非也吾自不为也吾虽居卫庸何伤哉不知夫人之心正不如此也此冉有所以疑之而子贡所以有伯夷叔齐何人之问也且伯夷叔齐果何人哉扣马一谏大节有以昭日星让国一逃清风有以激颓俗其为人之心胷面目至今可想也是故在当时则太公谓之义士在后世则民到于今称之是夷齐之为人夫人所知也子贡之在圣门聪明才辨素以颖悟称者而谓其于夷齐有弗知焉吾不信也知之而复问之此其意何哉岂不以夷齐兄弟逊国者也蒯轍父子争国者也夷齐以父命为尊以天伦为重者也蒯轍则不知有父而灭天常乱人纪者也夫子是夷齐则必非蒯轍矣非让国则必助争国矣此其所以有问也乎呜呼子贡之问至此固可谓善于探取者矣吾独重有感于夫子之圣子贡亦弗之知也而况于冉有乎而况于其它乎盖夫子之于卫也始焉以际可而留终焉以问陈而去而其复居乎卫也意其不过聊驻自楚归鲁之车而与伯玉讎由相主客也卫君或待我而为政焉庶犹可以正其名也无可无不可正谓此耳其于拒父之事固未尝先意以逆人之有辞于我也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此其所以为无心处天下也向使夫子唯恐浼已而不肯一日居乎其国则人固不得而疑其为矣是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之事也圣人何容心哉于拒父之后而噤若寒蝉以告人曰某也晋纳而当立某也拒父而当诛则人亦不得而疑其为矣是务为皎皎之行闻于人者也圣人岂为是哉既不容心于浼已又不立言以自明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此其所以为无心处天下也乃若古之贤人之答求仁得仁之言亦不过即其实据其理以告之耳其始入而问也固不知其疑我之为卫君也其终出而言也亦不知其知我之不为卫君也故曰圣人以无心处天下而天下不能以无心待圣人也天下不能以无心待圣人而圣人之心始白矣虽然圣人之心固不待是以白也就使冉有疑之而不问诸子贡子贡惑之而不问诸夫子而卫君固自知之也卫人固自知之也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固自相参列于两间而终不可掩也子贡智足以知圣人者也而犹有待于问焉夫子至诚动物者也及门如子贡犹未免于问焉信乎相知相信之难也其诸明决如子路而始不悦于南子之见继不悟其公山之行实亦圣人之为圣人有未易知也

○学而优则仕

君子之学何学也体用合一之学也是故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也体不立则殆殆则穷穷斯偏矣偏则滞滞则窒窒斯无用矣君子之学以为已也为已所以为天下也而卒至于无用焉其心肯但已也是故必思所以用于天下也子夏曰学而优则仕呜呼其知之矣大哉学也书曰学古入官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则古人所谓学也言学则优也弗优弗谓之学也是故子路使子羔为费宰而仲尼曰贼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为邑子产曰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夫子路也子皮也非漫不省天下之事而悍然不顾民之利与害者也而使不学之人为宰与邑者何也必子羔尹何非全未

尝学者也稍知所从事于学而未优者也此仲尼子产之所以云尔也是可以见古人为学之意也学不优弗可仕也自夫世之贪饕富贵者则不知有学语其所仕功名富贵焉耳也自夫世之长往不返者则不知有仕语其所学虚无寂灭焉耳也是固不可与之言学与仕也间有略知体用之学者则又于其名不于其实其所从事者驰鹜于口耳闻见之粗而于身心性情经世宰物漫未之究乃号于人曰吾学矣吾可以仕矣及其出而宰一邑事一职遂束手无措而毙毙焉日见其败矣况可与之相天下乎噫是皆不学之过也学之而未优也究而论之子羔尹何之弗若者也世无仲尼子产谁与告也告之谁与信也此天下之所以日趋于敝也何也学体也仕用也天下有无体之用哉今夫操弓者必熟于射而后可以中微制大也否则终日不获矣将车者必熟于御而后可以任重致远也否则覆辙相寻矣仕之为道岂特射御已哉而可不优于学也信乎仕不存乎仕也存乎学也学之道奈何谓未离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调未离磻溪而济川之舟已具者是也于乎学者得斯说而推之庶乎仕者之有人矣

○圣人人伦之至

天下一道也道极于圣人也圣人亦人也道曷于圣人焉极也以其尽人之心也以其尽人之心之理也是心也是心之理也夫人之所同有者也有之而不能存存之而不能尽而圣人始为天下极也是极之云者非他也此心此理之为也极立于圣人而天下之弗协于极者如其自暴自弃焉则已不然则未有外圣人之极而谓之能人道者也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之言亦唯圣尽伦之意也今夫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故阴阳成象而天道立矣刚柔成质而地道立矣仁义成德而人道立矣别而言之三才之道也合而言之一理也具之乎人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是心也万事之所从出而万化之所由行者也是故见之于人伦则曰父子也君臣也夫妇也长幼也朋友之交也其所以尽是伦之道者则曰亲也义也序也别与信也是皆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是故惟圣人为能尽之也盖其心赤子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湛然无欲而旁烛天下之理寂然不动而中涵天下之感未发则谓之中而为天下之大本也发之则谓之和而为天下之达道也不虑而知而无所不知也不学而能而无所不能也是故于父子则亲焉而父子之伦至于君臣则义焉而君臣之伦至于长幼则序焉而长幼之伦至于夫妇则别焉而夫妇之伦至于朋友则信焉而朋友之伦至至之云者道之本然也必如是而后尽也所谓帝降之衷物则之彝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加之毫厘则太过损之毫厘则不及者也是圣人之所以为至也运之以一心之理而无余也夫人莫不有是心也心莫不有是理也其始也拘于禀其究也交于物爱恶相攻屈伸相感利害相乘而彝伦之攸斁者皆由此其出也是故圣人有忧之经之以治其纲纶之以治其目父慈子孝示之亲也恐其未至于亲也是故有坐立之礼君令臣共示之义也恐其未至于义也是故有聘觐之礼兄友弟恭示之序也恐其未至于序也是故有族食之礼男外女内示之别也恐其未至于别也是故有昏姻之礼丽泽重

兑示之信也恐其未至于信也是故有宾射之礼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此之谓也凡若此者皆圣人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何莫而非人伦之至也何莫而非此心此理之为也不宁唯是而且推行以尽通化裁以达变禅授所以尽父子之伦也放伐所以尽君臣之伦也东征所以尽兄弟之伦也七去所以尽夫妇之伦也绝交所以尽朋友之伦也极深研几会通尽神信非圣人不能也此所以为人伦之至也此所以立极于天下而天下会而归焉者也此所以为员之规方之矩也欲尽人伦而不法圣人是为方员而不法规矩也吾见离娄无所用其明公输无以施其巧矣而何方员之有哉是圣人者信人伦之规矩也柰之何规矩设而天下之为方员者弗庸也是故小弁作而父子之伦缺矣苑柳作而君臣之伦缺矣白华作而夫妇之伦缺矣角弓作而兄弟之伦缺矣谷风作而朋友之伦缺矣凡若此者其端始于一念之微而其祸蔓延于天下虽圣人亦末如之何也信乎学之不可以不讲理之不可以不明而欲为人尽人道者当于圣人之所以尽伦者而求之可也

○正己格物

君子之处人也有道亦唯求诸己而已矣何则天下之物理皆系于吾身而形影之势感应之机则有至不可诬者苟徒远取诸物而不于其身焉求之吾见形不足以立影感不足以致应而物于我何有非唯不足以格物而反役于物矣君子之处物而至役于物焉其将何所不至哉于乎此程子于御史之问而必以正己格物为言也今夫天下之物纷然不齐而吾以一人处于其中知其一未必知其二而况什伯千万有不可胜计者乎知其外未必知其中而况矫伪饰诈有不可以常情测者乎而况吏胥之在物又号称难御者乎君子于此而欲其于我格焉岂非势之所甚难者哉殊不知天下之物理虽众多而感应之机则存乎我我有文德焉则有苗可格也鸟兽可驯也吏虽难御比之夷狄禽兽则犹有人心者初何难格哉呜呼是未可以难易言也何也吏一也而其所以为吏者有不同焉自朝廷而言则天子而下凡百执事皆吏也自一国而言则诸侯而下大夫庶士皆吏也斯其为吏也御之格之犹易为力也乃若奉金书而供使令者则其为吏莫非诬上行私之属而奉公守正者千万不一二也吾言未发而彼得以探之吾令未宣而彼得以窥之吾欲未萌而彼得以导之吾念未及而彼得以先之阿谀逢迎以希吾意奔走承顺以快吾情巧辞曲说以乱吾听蒙蔽壅遏以眩吾明追改日月涂擦文字以败吾事间见迭出而居其上者不觉也于此而欲御而格之非有孚苗之德感物之诚则无以发其良心而使之格也吁其亦难哉君子于此固当正己以格之而正己之功则又不可以易为也必也正其心正其身正其衣冠正其瞻视正其体统正其举动大庭正焉退食正焉非徒格其面而务以格其心也非徒格之于一时而务以格之于永久也潜消其狙诈之术而俾之献其诚默化其奸宄之私而俾之输其恂不惟不能欺而自不忍欺斯可以言正己之功也吁此犹吾儒正心诚意之学而纯任道之言也万一道可行于夷狄而不能行之于玩法之奸道可行于鸟兽而不能行于欺公之党则又将柰何哉亦必正吾

之法正吾之刑正吾之罚核其实当其罪不以私喜而或贷不以私怒而或刻不屈朝廷之法以市左右之微恩不为姑息之计以避奴仆之微怨不甘于退托而任其所愚不溺于委靡而听其所侮朝而听政暮而思焉此心必常常而曰吾之民朝廷之赤子也吾为是官而朝廷所以托我者甚重也吾之吏不得蔽吾而戕之也吾之事朝廷之事也吾为是官上以为君下以为民而吾之所以立身行已者在此也不得纵吾之吏以败吾事也此宗道所以有科条之揭而公绰所以有舞文之诛也是亦正已格物之事而有御史之责者所当慎焉者也不然则法弛而不张令行而不戢祇见其败乃事而役于吏耳亦恶在其为正已哉又其甚也将藉之以渔利托之以进身而毁誉利害之权彼反握之而有太阿倒持之势矣噫可慨也程子之言引而不发若有意焉吾人可不绎思而深省乎虽然此特因刘安礼御史之问而吾之所言亦专为御史发耳若论其极则正已格物之功固圣门第一义也自是而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位天地育万物举不出此岂唯可以施之御史而已哉

○思者圣功之本

夫人皆可以为圣也而圣人不常见于天下者以夫人之不为也为之而不得其道也不为者是自暴也是自弃也固不足与有言有为也乃若为之而不得其道而圣终不可至者是阻天下之学圣者也不知圣人非易也亦非难也盖自有至易至简之道而夫人之所能为者也何也天下之事固有在外而不在内在人而不在我者矣凡若此者吾虽欲为之然或格于势之不可为或拘于分之不得为或限于力之不能为而未可以取必也乃若圣人之所以为圣者则固吾人之所各具而无待于外不由于人者也亦为之而已矣为之之道柰何周子曰思者圣功之本盖明示人以入圣之途易简之道而欲人之致思也吾尝因是而自慨且慨夫天下之人其所谓自暴自弃者固甘心于弃天褻天罔其生理而不足言矣其长才秀民则或牵于刑名功利之术或耽于词章记诵之习或溺于神仙佛老之学是皆不足以语圣也是皆终归于自弃者也间有以圣为可学而汲汲以从事焉者则又滞于闻见之知昧于从入之路费精神靡岁月而苦于圣人之难学也噫圣人果难学也则是天之独厚于圣人而生人之理有二也理有二乎哉盍亦反其本矣其本安在哉易有之夫干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人之所以为圣者亦若是而已矣何也夫人非圣人也夫人之心则固圣人之心也易曰成德书曰恒性诗曰秉彝一理也皆具之乎此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能存乎此心也众人之所以去圣远者以其昧乎此心也吾唯于此心而致思焉勿忘勿助而敬以直之则虚灵之中无贰无杂寂然不动者吾心之诚也感而遂通者吾心之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吾心之几也皆是理也貌之德恭而作肃者此也言之德从而作又者此也视之德明而作哲者此也听之德聪而作谋者此也洪范虽以五事并列而思之为德则寔主乎貌言视听者也故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惟睿则能通微通微则能无不通无不通而圣人之能事毕矣是

皆本于思也大哉思乎其真思诚研几以存其心而为圣功之本乎苟非致思以存其心而徒役役于其它吾恐天下之大人物之众事类之靡定古今之异趋其名与义有非岁月之可办盖有童而习之皓首而不得而去圣益远矣何也心逐于物而非主宰之天君也若此者亦非不思也乃所谓朋从尔思者也故曰何思何虑又曰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圣人能立于无过之地

夫圣人人之至也无过不足以尽圣人也夫谓圣人而止于无过则乡党自好者皆可以为圣而圣人之有过者且不得为圣人矣噫非然也无过者夫人可能也有过而无过者非夫人可能也唯圣则然也斯理也邵子知之故曰圣人能立于无过之地以其善事于心也今夫人莫不有是心也亦莫不有是心之理也唯其朋从尔思往来憧憧虽善皆意也圣人洗心退藏于密而斋戒以神明其德故其心一天之心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与天下相忘于无我者也公则纯纯则明明则于天下之事如鉴之在照而不可欺以妍丑也如规矩诚设绳墨诚陈而不可欺以方圆平直也天下谓吾为有过耶吾弗辞也天下谓我为无过耶吾弗喜也吾唯从吾之心顺吾之理以行吾之所欲为以建天下之极以经万世如此而已矣是故以臣伐君过莫大焉而汤武则为之以弟杀兄过莫大焉而周公则为之党恶匿非过莫大焉而孔子于鲁昭公则为之夫汤武周公孔子大圣人信圣人能立无过之地宜莫如汤武周公孔子也而伐君而杀兄而党恶匿非举天下之大过而庸众人之所避忌而不肯为者而四三圣人皆有之何天下之大圣反夫人之不若也于乎此所以为圣人也宁以一身殉天下而不以天下殉一人也宁以身受不韪之名而不以吾之名之故累天下也心普万物而无心而有过与无过曷尝较计于其间哉若常人之知自好者则惴惴焉远嫌疑存形迹唯恐天下以吾为有过而他勿遑恤矣故曰无口过易无身过易无心过难邵子正以语圣人之心也而其迹之有过无过不与也于乎此其所以为圣人也然则未至于圣人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始

○学以人事为大

论曰夫学何为者也夫学所以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者也道在天下如之何其冒之也以其有所统也于其所统者而究竟之则道不在天下而在我也何也我固有之也所谓自中出生于心者也是道也皆人事也是故外人事以为学者非学也外道以为人事者非人事也外心以为道者非道也邵子曰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其言引而不发盖欲吾人反求而自得诸心也夫古今天下之为学者多矣其从事于六学者亦众矣然温柔敦厚得诸诗疏通知远得诸书广博易良得诸乐洁净精微得诸易恭俭庄敬得诸礼属辞比事得诸春秋者能几何人哉此王仲淹所以叹息痛恨于齐韩毛郑之诗大戴小戴之礼九师之易公谷左氏之春秋也又其甚也学易如京房而流于术数学书如欧阳歙而甘于受赇学诗如匡衡而持禄保位学春秋如公孙弘而曲学阿世凡若此者皆其良心不存妄意为学其所学者不过欲广闻见工文辞甚则欲取青紫以荣身家耳而非真有心于为学也是故徒事口耳而不反诸身心得古人之糟粕而竟遗

其精神也此桓公见讥于轮扁而优孟终非真叔敖也不知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措之当时则为事垂之后世则为经所谓人事者是也正吾人日用常行之道也皆发之于心者也圣人之心何心哉继善成性与吾人均稟而同赋者也圣人能勿丧耳圣人惟其存是心也是故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是故能处一身则能处一家能处一家则能处一国能处一国则能处天下何也心为身本身为家本家为国本国为天下本也然则吾人之为学者舍人事固无所于学而舍是心亦将安所从事哉盖必存吾湛一之体虚吾明觉之常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事事物物各循其则举措张弛各得其当凡众之动务求吾心之安而后已焉吾见不必求于章句之末滞于文字之间也将自从容默会于体验力行之中超然自得于意言象数之表温柔敦厚而不愚吾心固自有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吾心固自有书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吾心固自有乐也洁净精微而不贼吾心固自有易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吾心固自有礼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吾心固自有春秋也所谓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变动不居惟其所适而不为典要者也苟学而不于人事滞于人事而不求诸于心而惟辞章记诵为尚割裂装缀为务则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假圣言以文奸者固不必言已虽为圣贤之学者亦任其一偏之气而各以其意求之如谢显道谓圣人为择婿杨中立谓圣人所求于人者薄如此类者岂可以一二数耶是故诵诗三百而不达于政者仲尼不谓之多而事君事亲贤贤交友者子夏必谓之已学也举史书不遗一字者明道谓之玩物丧志而每见人静坐则叹其善学也呜呼观此益可以知为学之大端存乎人事尽人事者存乎其心也虽然读易而韦编三绝诵诗读书而尚论其世圣贤固未尝舍经典以求人事也特孔孟之心则纯乎天地之心而不杂以己意故化裁神明之下自有冥契默会之道而大圣贤所以独异于众人也或者谓邵子之学主于数而心学非其所事也噫不然康节先天之学也先天之学固心学也天下岂有理外之数哉故其言曰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吾尝为之说曰学以人事为大人事业以心为本

○孔子惜繁纓

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也圣人有心于天下故遂有心于天下之礼而严为之防礼不乖而天下之分定分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且礼之义何始乎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礼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于乎斯礼也天寔为之也所以正名分一制度而纪纲天下维持人心于不坏者也自夫斯礼废而天下始多事矣不然仲尼何取于繁纓而惜之盖繁纓之为物虽小而礼之大体寔于是乎在而君侯卿大夫之等自有不可紊焉者也是则繁纓非物也礼也礼不可假借而繁纓可以轻与人乎繁纓而可以轻与人则车服弁冕之章宫室舆台之度先王何以有一定之制也先王亦诚知夫天下后世将必有越礼犯分之人灭天常乱人纪而其渐不可长也是故举其责而归之于吾身因天地之高卑即人心之秩叙而列贵贱相形之等品节限制有不可以毫发僭差者先王之制礼何严也非先

王之礼之严也礼之体本如是也今夫武夫悍卒至勇也奋挺而起抚剑疾视自以为天下莫能当者然而覩冕旒则知敬过宗庙则肃然者盖等威之所加自有以抑其猛戾雄狠之气不自知其降心而率服也是故平王东迁姬篆如线而犹为天下之共主晋武盛强而六章七章之衣犹必赂王而请命此固其礼之在人心而亦其势使然也向使礼非其礼则体之严者已褻而人将玩之而何忌憚之有吾见礼于是乎无权矣夫天下之人之众情欲相攻屈伸相感而帖然不敢贰者以有礼也礼之权不行于天下则人人得以纵恣而刑罚不足以惩有罪兵革不足以威暴乱天下之祸方日相寻而莫知纪极矣夫子生值衰周目击时事告朔惜一羊之亡春秋谨六羽之献而大夫之命车不与夫恸哭之颜子者其为世道虑名器惜也曷尝一日而忘情哉或曰繁缨不可以与人矣而鲁得以独用天子之礼乐乎呜呼此非成王伯禽意也鲁之末失也夫子鲁人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夫子亦若之何然观其书禘书郊则既明有所不满矣是亦惜繁缨之意也

○臣子执威权未尝无祸

吾尝观古昔人臣之事其君也君曰是臣曰非君曰可臣曰否是非可否与天子争于一堂不少逊避而天下蒙其福后世颂其功与德者何也以道事君而已不与也固不知所谓威权也亦无嫌于威权之执也是故君不贤则放之及其贤则反之废兴由已天下未闻有如此之事也而伊尹则为之东征三年诛其至亲流言一兴遂避居东土进退由已天下未闻有如此之事也而周公则为之是伊周之威权何威权也呜呼苟利社稷遑恤其它伊周之心如此而已矣虽若由已而实则臣道之当然也已无得而与也盖鼓天下之势存乎威干天下之事存乎权无威无权孔孟不得行其所学而况于其它乎是威权未尝祸人也有意于执之者之自诒其祸也惟有意于执之则招权市宠无所不至赏一人也不曰君之赏而曰赏之自我罚一人也不曰君之罚而曰罚之自我徒以张一时之气势以骇庸夫俗子之观听而不知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汉霍光氏所以不旋踵而子孙无噍类也书曰臣而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必凶于而家害于而国此之谓也许鲁斋之言其有自哉不宁唯是书曰斯谋斯猷唯我后之德□□善则称君过则称已是功与德亦不可执也虽然人臣者亦唯竭其忠以尽其道而已矣若又惴惴然唯计一时之利害祸福而于军国大政辄避忌而不敢毅然为之而卒以僨天下之事则人君亦何所赖哉呜呼此为臣之所以不易也

○圣人至公至神之化

圣人感天下而天下无不应者亦唯奉若天道而已矣天之道何道也心普万物而无心者也圣人之道何道也情顺万事而无情者也无心何以能普物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因物付物而天无与也是非无心也无私心也无情何以能顺事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事处事而圣人无与也是非无情也无私情也情统于心者也无私情是无私心也是圣人之心一天之心也而其化之公也神也一天之道也皆本之乎此心者也圣人何心于化哉善事其心而化之成自莫之为而为也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今夫天

下之大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圣人以一身为之大君欲其帖然服恬然顺熙熙然各得其所而与天下相安于无事相忘于大同斯亦若甚难者不知天下虽大而生人之类其大分不过有二焉曰善与恶而已矣夫人之情应感起物而动固无有常而其大端亦不过有二焉曰好善恶恶而已矣圣人在上虽一日二日万几而其大政亦不过有二焉曰赏善罚恶而已矣赏罚者政也而所以赏罚者存乎其善与恶也夫善与恶曷从而辨之存乎吾之一心也吾苟不以天之心为心则不公不公则不明不公不明则善不知其为善也恶不知其为恶也善者未必赏而赏者未必善也恶者未必罚而罚者未必恶也又其甚也知其非善而以私喜行赏赏僭而人不知所劝矣知其非恶而以私怒用刑刑滥而人不知所惩矣岂惟不知所劝惩哉赏及淫人则恶党纵肆罚及善人则善类消亡而民生之显祸家国之隐忧盖有不可胜言者矣安望其成天下之化哉夫人君擅一国之生杀予夺而治乱安危之所系也其赏罚无章颠倒悖谬一至于此岂其好恶之性与人殊哉失其本心之良故也惟圣人之心则浑然天理湛然虚明方其存也未发之中一鉴空衡平之体也及其发也中节之和一鉴空衡平之用也人有善焉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虽或有五服五章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异其赏圣人固不得而轻重之也人有恶焉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虽或有五刑五用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异其罚圣人固不得而出入之也故曰天命有德言德在所当命而命出于天非圣人之命之也天讨有罪言罪在所当讨而讨出于天非圣人之讨之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此之谓也夫火在天上明之至也明生于公者也神也化也皆由此其出也本之于心术之微而措之于事为之着端始于居室之近而风行于裨海之外惟无所赏赏则天下皆知所劝而乐于为善是恩及于赏之所加而劝及于赏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劝也圣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惟无所罚罚则天下皆知所惩而惮于为恶是刑及于罚之所加而惩及于罚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惩也圣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何也天下之人同一心也天下之心同一理也有一善焉不惟圣人好之而天下之人亦好之也不惟圣人赏之而天下之人亦欲圣人之赏之也有一恶焉不惟圣人恶之而天下之人亦恶之也不惟圣人罚之而天下之人亦欲圣人之罚之也良心之相感天理之相入气机之相迎自尔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犹之天然阳一嘘而为春为夏则天下之物莫不以生以长而所以生长者天无心也物亦无心也阴一吸而为秋为冬则天下之物莫不以收以藏而所以收藏者天无心也物亦无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故曰圣人与昊天为一道也夫赏善罚恶者圣人之心之公也劝善畏刑者圣人之心之不忍也是故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善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此又其体天地好生之德而收藏之几固所以为生长之地也此其所以为圣人之心而神化之所由以妙也然则未至于圣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而已矣盖必敬以直内而存其本然之良则欲寡理明动静内外自合于一赏罚自无不当也苟不知所本原而屑屑于政事

之间则支离杂驳而逐于物矣尚何神化之足云噫此存心之学所以不可不讲而君人者尤其所当急也

○经纶天下之大经

圣人所以立人之道者亦唯纯乎天道而已矣而岂有所为哉圣人无所为而天下之道皆自圣人出焉一诚之默运也大哉诚乎其天人之至神者乎其神妙万物合一不测而不可以名言者乎是故圣诚而已矣天下之道亦诚而已矣诚则一实万分充周不穷随在各足圣人于其间不过自尽其诚而已矣因物顺应各止其所遂若圣人有心为之而圣人曾何为哉故曰经纶天下之大经唯天下至诚为能之也呜呼知天下之至诚斯可与语经纶矣今夫丝棼然不齐也得其绪则理矣今夫网涣然无统也举其纲则张矣此经纶之说也有迹指据而可措手足者也于此有物则焉为天降之衷为民秉之彝统之则为心存之则为性发之则为情见之则为行措之则为事散殊而不可为象恍惚而不可持循何以能经纶之也噫此固有几焉端倪莫窥而受命如向非天下之至精不可与语此也日用不穷而流行罔间非天下之至变不可与语此也寂然不动而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不可与语此也是故邃古之世淳庞沕穆上恬下熙虽未有礼乐文章之设而天经不紊人纪肇立者何也有物有则而物物各循其自然也一实理之散见而几之自相通也固无待于经纶也迨夫风气日开浇伪旋作烦称文辞而实不效智谲相诞而情不应有博学以疑圣者焉有矫情以任术者焉有缘饰矜高诋张立说以鼓众者焉若是者已则不诚而伪以率人遂无以感触人之良心而适以起其忿悁不平之念天下之达道遂榛芜窒塞而莫之由矣无怪乎彝伦攸斁而人纪沦亡也于是有圣人者出以斯道为人之所固有而不忍其日入于悖谬也教之为父子焉教之为君臣焉教之为夫妇焉教之为长幼朋友焉而天下翕然从之以言乎父则慈以言乎子则孝以言乎君则仁以言乎臣则敬以言乎夫则和以言乎妇则顺以言乎兄则友以言乎弟则恭以言乎朋友则信三纲正九畴叙万物太和而天下大经不啻丝之就绪而网之在纲也圣人何以有此哉盖天地之道为物不貳诚而已矣圣人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强之而纯乎天道亦诚而已矣诚则精精则钩深致远而有以察其几诚则变变则参互错综而有以研其几诚则神神则两在不测而有以妙其几唯几也是以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务而大经之经纶也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何也降衷秉彝天之道也一实理也人人之所共有也天则不容伪诚则不可欺逆而施之则相悖而犯顺而迎之则相说以趋固理也亦势也圣人以诚而经纶天下而天下亦以诚而归圣人此其天几之相为感而一诚之外无余事也人见其合慈孝以为亲而有父子之经合仁敬以为义而有君臣之经合和顺以为别而有夫妇之经合友恭以为序而有兄弟之经合相与以为信而有朋友之经谓圣人能经纶之也而不知五者之伦固夫人之所自有也圣人以诚率之而夫人以其所自有者而应之盖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向使夫人本无是经而圣人顾欲经之纶之以作法是强为也将何所据而为之向使圣人诚之未至而顾欲经之纶之以

示法是袭取也将孰从而信之是故必赞幽通明而后有龟卜蓍筮之象也必识微尽变而后有书契章程之式也必理性协情而后有咏歌鼓舞之节也必范围曲成而后有权量尺石之制法度礼籍之準也故曰圣诚而已矣诚无为也而其有为焉者迹也而所以经纶者不在是也君子察此而有得焉则庶乎由子思之言得圣人经纶之实而所以先立乎诚者自不能已矣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七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八

论三

◆论三

高帝

文帝

武帝

宣帝

季札

石奢

张良

贾谊

疏广疏受

王通

韩愈

苏轼

王安石

○高帝

夫儒者之道大矣大配乎天地小入乎细微明并乎日月幽赞乎鬼神而河岳之流峙民物之阜安者皆吾儒者之道为之也高帝固不学之主也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则固未尝泯也何至于儒者而有嫚骂溺冠之事也此必非有人心者而后可也然观其过鲁以太牢祀孔子而旷古盛典帝寔始之至鲁城下而闻弦诵之声则不忍加兵见四皓之衣冠则割戚姬如意之爱是其天德秉彝之良而崇儒重道之一念固不因马上之习而尽澌灭之也嫚骂溺冠何至若此之甚也噫帝盖英雄豪杰之资也其于当世所谓儒者必有以窥见其微也盖自孔孟之道不行于春秋战国而一时之求富贵利达者罔非乞墦登垄之徒以至于秦之季世极矣是其所谓儒者道德不必论也必其一无所得漫无所知而罔益于事功成败之数者也不过窃儒之虚名冒儒之衣冠以自诡异于当世而求宠庸者也是故无以感动帝心而自貽其辱也岂独高帝之罪也哉不然则智术如萧张文学如随陆亦儒之近似者耳而帝犹用之各当其才惟恐其不为所左右也况进于

此者而忍辱待之乎吾知其必不然也世之论者据其迹而不原其故乃遂议之曰高帝不好儒术而嫚骂溺冠之主也诚如是也则鄙褻之辱何异坑焚之惨而帝亦亡秦之续也不仁甚矣其能五载而成帝业耶故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或者曰昔人有言致士自隗始其人虽非儒者夫既儒其衣冠则亦宜尊礼之以劝来者不然犹当为名器惜也何为待之若斯之甚也噫翕受敷施顾名思义帝固非其人也吾固不以是而厚望之也吾独惜夫帝犹有崇儒之良心而当世无真儒以为之用也

○文帝

余少读贾谊传及谊所著新书见其陈说治理具仪法识要奥崇言竝议诸可见之施行而文帝谦让未遑未尝不谓帝之志识浅陋不能脱徙流俗而坐失机会遂至贤者不获自尽而无以为文饰太平之具尝着贾谊论以惜之及反复迁固帝纪而统观汉之国势则又叹曰嗟乎帝之意深矣汉兴至文帝时仅二十余年兵革甫息创残未起中经惠帝昏弱吕后擅权国家多难民物殷忧譬诸人之一身虽肤革充盈而神气未固若不事服食而遽以筋力为礼鲜不仆矣帝唯有见于此是故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兴礼乐虽心知其然而不即措之政令颁布天下者盖诚以为天下又安则教化可兴而人心和洽将礼义自着苟为之无本行之无序游心广大改革张皇未免扰天下以饰一时之观瞻其名则是其实则非而人亦将有弗信弗从者矣又安用此为哉吾惟与民休息而志虑专一精力不分则天下之疲敝庶其有瘳而谊之所陈者以次而举亦未晚也此则帝之意也史称其议振贷省繇费开籍田赐民租劝树艺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将军陈武议伐南越朝鲜则曰朕念不到此匈奴侵暴边境则曰结和亲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凡若此者无非所以惠养天下也是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鸡鸣犬吠烟火万里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其于古帝王虽未敢妄议亦庶几乎食哉唯时政在养民之意矣及观其众建诸侯益广梁地养大臣有节崇廉耻之风谊之所言后皆遵用惜乎谊之早卒也谊不卒则絳灌东阳冯敬之属恐终不得而忌之而任以公卿帝必将遂其初意也惜乎谊之蚤卒也呜呼若帝者可谓识先后缓急之宜者矣

○武帝

夫兵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不不得已而用则王得已而不已则亡不得已而已则弱弱则窘窘则削削则虽未至于遽亡而亡之形已见终亦必亡而已矣故曰教答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良有见也武帝之用兵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其不得已而用者乎吾尝观汉之世矣国势虽定裔戎日炽高帝被围白登吕后受书狂悖文帝时则又侵上郡入萧关杀都尉候骑至雍甘泉当时岁致金缯动捐子女者岂乐于大羊相结好哉诚以天下新去汤火物力未丰委曲迁延以徐观其时势之可为耳迨至武帝当文帝惠养之后粟陈贯朽将勇兵强而匈奴又数犯边境今日入上谷明日寇鴈门今日杀郡守明日杀都尉而一岁之中烽火杀掠之警无日无之于时犹不大张国威以兴问罪之师则日示之弱而豺狼无厌之求必且重贻他日之祸矣此正夷夏盛

衰消长之机汉家安危倚伏之会也帝于是制诏公卿博议命将一时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贺之属用之各当其才征伐四出所向成功自是匈奴远遁氏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以致幕南无王庭而累世之耻得雪中国之威日壮虽以成哀之世单于乌孙犹且稽颡来朝廷至光武初立尚闭关以谢西域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见其登封巡幸之举栢梁承露之作纷纷不已遂并其征伐之事谓之穷兵黩武而以秦皇汉武并称亦过矣诚使其用兵果不当于人心而穷黩如秦则虽有轮台之悔秋风之悲宁能免哉噫此吾于宋真宗澶渊之役恨其不能一决遂致后嗣之播迁而梯山航海此实为之滥觞也

○宣帝

人君之于天下当虚心以为之而已无与焉斯得矣夫人惟有己则心弗虚心弗虚则蓄疑逆防而抚世酬物遂失吾顺应之公日延月蔓积微成着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此固夫人皆然而人君为尤甚以其所制者大所握者重也吾观汉之宣帝史称其厉精图治综核名实盖志于中兴者也而霍氏之不终赵盖韩杨之不得其死令人环顾自危周章沮丧而汉之元气寔因帝以索其所为惨刻何至若此之甚哉始于心之弗虚也盖帝长于民间少经危难一旦受玺篡图为天下君而目击昌邑之废立躬被大臣之威权幽怀隐衷有不能一日释然者观其褒赏霍光赞扬功德几不容口益封食户金钱增帛奴婢舆马甲第侈拟王者族属子壻咸极显荣而帝且敛容虚己诸事皆先关白此其情何情哉春秋谓郑庄公之于叔段如二君然然亦未至于此则其所以族光者盖不待张敞之疏徐福之书而可知也矧赵盖韩杨皆以功名显一时威望慑权贵而广汉延寿则又光所汲引者谗言一入而身受极刑无恠也何也帝之意以为天子废置出自臣下则威福下移将不知其所终矣惟杀戮一行则人知自保而作威作福惟上专之不知善人天地之纪而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纵不能爱惜亦宜罚当其罪讵可先意以逆之而过为虐刘之惨耶霍氏专权剪之似不为过而养恶滋蔓待其自敝帝寔有以致之其诸广汉诸人不惟当时吏民之称冤代死者动以千数而百世之下读汉史者犹为之扼腕哀平短祚议者之言夫岂过哉亦天道然也虽然帝亦有所受之也观其尝语太子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然则其贵许史用恭显杀大臣者岂亦高帝溺吕氏宠閹孺杀韩彭之故智欤世儒至谓宣帝开三大衅此则非所以论帝也

○季札

吾生延陵之乡闻父老侈传季子让国事未尝不想慕其清风高节以为古之贤人君子也或曰贤则贤矣惜其让国以阶乱也始窃疑之及读胡氏春秋至吴子使札来聘之传乃知或者之言自康侯发之而前此未有也呜呼是果仲尼之旨乎哉吾不敢知也仲尼之称夷齐也曰求仁得仁吾则谓季札当日之事正与叔齐相等埒孤竹之立齐寿梦之立札其承父命一也齐之逊伯夷札之逊诸樊其重天论一也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何也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而后有立嫡以长之制此盖先王顺人情合天理已乱息

争之大道也是故为之嫡者苟不至于大无道而足以亡国覆宗不可易也况诸樊以札之贤而亦欲致国于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论者札之不当有国也亦明矣因是而传国以嫡则以次相承而乱原不庶乎其息哉是札之让也正所以已乱也若曰兄终弟及亦礼也是言兄弟之无后者也否则如太伯之去而不返否则如伯邑考之继承弗类要之不可以为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虽贤圣而仅居冢宰之位也光唯弑僚故以札宜有国为辞而仗义执言以誓服吴人耳奸雄之窥窃大抵然也未可据以为信也札果立则光又肯但已乎余祭夷昧之立光尚少也至僚之时而光之有国之心则有未尝一息亡者观其乘间而发可知已足是吴之乱理势之所必至也纵不在僚亦迟速间耳杜元凯曰吴自诸樊以下兄弟相传而不立嫡是乱由先人始也此之谓也不究其原而归狱于札札其可以承领乎康侯知札之贤而惑于春秋名札之旨故其为说如此窃惟春秋之作内夏外夷其大防也书名书字书爵书人其凡例也故外国之使率以名书吴自申公巫臣之来始通于上国盖禹贡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录者也札虽贤夫子虽贤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坏夷夏之防乎其例于秦伯使术楚子使椒也夫复何疑若其所以贤之者则固有在也观其一则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一则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夫礼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云礼云可以归诸让国生乱之人乎吾见其必不然也吁夫子在夷齐则曰仁在季札则曰礼礼亦仁也是又可以知孤竹寿梦之命不可以公私论也如以公私论则从治命不从乱命而伯夷之让又非矣呜呼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与论札矣

○石奢

石奢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以不受令自刎而死薛子曰杀人非攘羊类也言之可也窃负而逃不言可也言之而王赦之斯诉然矣必自刎焉将遗父母令名乎

○张良

智哉汉之子房也其它或可能也其功既成为韩之心既遂而托赤松以长往者不可能也何也富贵非吾愿也而欲富与贵者夫人之同情也况高帝又多欲之主而猜忌特甚者乎虽其知人善任使而于英雄豪杰之士其防不已也良尤其素所忌惮而畏服者彼其前日运筹决胜间关百战而今日一旦舍万户侯封而去此岂近于人情者哉而帝肯信之乎帝不信则良不能去良不能去则为韩之心无自明而保身之智穷矣唯托于神仙则帝必以良之所欲尤有甚于我者不然则其精神意虑鼓舞已倦而惑于妄诞者也良之去无能为也已帝于是释然而春秋复讎之义大易知几之智子房可以兼得之矣是虽不免于几权之用而亦君子之正术也此伊川所以谓其有儒者气象也彼史迁以为真若有鬼神恠物然者而世遂以赤松之托短良此固无足与议而其但知良之

明哲保身而不知其用智之善者亦浅浅乎知良矣

○贾谊

人君之任相也以贤乎以次乎必以次也则庸夫俗子漫不可否天下事而苟延岁月者皆可相也如胡广苏味道之徒是也必以贤也则深山穷谷不问其类崛起而能经纶参赞者皆可相也如伊尹传说之徒是也然则人君之任相也何为也将以大有为也欲大有为于天下而以次任相则何取于相哉由是言之信非贤不可也吾少时读宋苏子瞻文至其论贾谊者有曰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深信其言甚为贾谊惜也乃今读汉史所纪谊行迹及谊所自着新书乃始叹曰嗟乎非谊之不能用汉文也实汉文之终不能用谊也谊于伊传固未敢妄议要之良相才也汉得若人而用之则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兴礼乐与他政事悉更秦法新书所载必见施行而汉之国是必不止是也夫何每诏令议下诸老不能言而谊尽为之对于是絳灌东阳冯敬之属忌而短之而长沙卑湿乃其卒老之地矣呜呼年少初学果不可用也阿衡良弼固方起于耕莘筑傅者也年老旧臣果皆可用也中庸模棱固禄食久而更事多者也故曰信非贤不可也惟其贤也老可也少可也旧臣可也初学可也书称老成人而又曰任官惟贤才诗颂三寿而又曰髦士攸宜正谓是也当时将相大臣如絳灌之属可当老成三寿矣通达国体如贾生者顾不得谓之贤也才也髦士也而可乎汉文诚虚心以听之排众哗以委任之则治安一策固其先资自献之言也若曰立谈之间不得遽为人痛哭则畎亩幡然之数语说命对扬之三篇何为者也况廷尉一荐而召为博士则孝文之于谊又似有相信者君也而非未同之人也人臣见君之初而不尽言言而舍所学以徇不几于怀诈挟术以欺其君如商鞅之为乎是殆未可疵谊也不责汉文不能为汤为高宗而曰生之不能用汉文不责汉廷大臣不能休休有容而欲谊之优游浸渍而深交之斯亦难矣马迁传谊而合诸屈原呜呼原也忠则忠矣其志其才果谊班乎虽然谊不必深论也谊一不用岂惟谊不复振而汉遂因陋就简吾于是深慨夫世之论相者与夫以才见忌而忌人之有才者独孝文哉独贾谊哉独絳灌诸人而已哉

○疏广疏受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谓可去道不合志不行而无与于国家之理乱者可去也所谓一辞而退以远乱也何谓不可去委之专任之重而有关于君德之成败者不可去也所谓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汉之二疏位在师傅责在辅养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稍知君臣之义者必有所轻重于其间矣顾以宦成名立为荣后悔为惧一朝移病去其自为谋则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广既为师傅则亦尝读书学问者也独不闻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伊尹之复政厥辟必待于处仁迁义之后而咸有一德犹惓惓焉不然则颠覆典刑吾之责也可去乎哉周公明农之志起于基命宥密而洛邑之告成然挽留召公则有累数十言而不置不然则幼冲有过宁挾伯禽虽三叔流言而不去也

若曰周公亲亲之道当然也而伊尹之进固莘野之耕夫也何为其然也语曰一人元良万国以贞伊周之心为吾君与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经论语正蒙以养正而山静泉清之会也况于广受之归而知钱贻之礼则又知师傅之当尊而可与有为者也未可谓吾君不能也使广得教世子之法而能早为之所则望之之下犹恭显之擅权必不见于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之业亦不衰于继世之后矣柰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子孙稟异于人而幼冲之年已可槩见则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孙而神明之胄也而颠覆而有过而何以卒为守成之令主也吁疏广之父子纵不去吾固不敢以伊周之事业望之也吾独恐夫孟坚明仲之说行而天下后世之为身谋以后其君者得以借口也

○王通

今天下三尺童子操觚染翰辄能病仲淹者谓其续经之僭妄也然则经终不可续乎经不可续则通之罪信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如有道焉则吾不敢随人而谈笑也昔人有言曰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既亡道在六经斯言也若泥而求之方道之在圣人也则不复在天地也既其在六经也而后有圣人焉则又将不复在圣人也吾则谓斯道也未尝一日亡也无间可息也故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通程子所谓隐君子也固未至于圣人也而较之愚夫愚妇则不啻什伯焉者也道固无不在也况高隐龙门笃志经术未可谓非知道者今其所续经不少槩见使其叛道乱德固无足取若止以经不可续而病通则天下后世将无一可为者而听斯人之日贸贸焉莫知所趋也隋何时也自书亡于秦火附会于汉儒迨晋清谈盛而老庄之说蔓延于天下以至于隋极矣时岂无豪杰之士哉靡靡焉日入而不自知也通独有见于圣经而取以续之续之也者尊之也尊之也者信之也朱子尝取程子之说以补大学格物致知之传而序之曰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人之称朱子也亦曰纲目继获麟而作然则谓通为僭且妄者其亦将果于非程朱也况其居家不废周礼而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其有志三代之英而惓惓于当时者可想也自时有仲淹而圣人之言遂稍稍传播于天下仲尼尝曰明王不兴天下其孰能宗予于乎通殆宗仲尼者也高文武宣之制录秦誓也曹刘沈谢之句述歌谣也曹褒荀勖之礼乐不可望夷夔也然则世无其人则礼乐终不可兴乎此延陵之礼武城之乐夫子所以愿见而乐闻也褒勖固非季子子游之比然因是而讲求之亦存羊之意也于乎夫子生于周末故诗书所载春秋绝笔仅止于是使其生于今日则将举汉唐宋之故事而漫不加之意乎吾见亦必有以品节删定之以诏万世也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孰谓经终不可续乎孰谓后世终不可为唐虞三代乎噫此吾于世之病仲淹者而重有感也

○韩愈

夫文者根抵乎道者也天下固有畔道之文矣文而畔道虽一二言而止吾亦病其多也苟于道有发明焉则虽累千万言而不足也退之有见于道而长于古文辞有所得焉辄于文焉发之盖将以明道也世之论者见其文之富而又不畔于道也则谓因文以

悟道延至于今之论者亦曰退之文人之雄耳呜呼退之文人而已哉道可以因文而悟哉今夫水必浚其源而后流可长也今夫木必培其根而后枝可达也今夫文必造乎道而后其言裕如也世亦有因文悟道者谓其观乎人文而绎其旨者也如季札观周乐而语其盛德之蔑以加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而曰周礼尽在鲁者此所谓遡流而穷源缘末而探本者也非谓其为文而悟道也如曰为文而可以悟道则先秦两汉之文人如邹衍李斯邹阳枚乘马迁班固辈其著书皆不下万余言者也何独不能如愈之悟道也为是说者正犹截木之枝而曰吾得其本汲水之流而曰吾得其源有是理哉且愈之时何时也愈之言曰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宋齐梁魏隋之间是可以知愈生其时理学晦蚀而前无所因后无所袭也愈独起而高谈性命排斥异端自今虽经道学大明之后取其文而读之其道德仁义之言炳如也固无甚悖谬也非其深造自得有不能及此也间有瑜不掩瑕亦宜有以谅其时矣岂可以文辞之故而遂谓因文以悟道哉而遂止以文人目之哉论者谓后人以文辞之故推尊退之吾则谓后人以文辞之故掩退之之造道也吁隋有文中子唐有韩文公皆贤儒也言理学而舍斯二人者非公言也

○苏轼

今之论子瞻者不曰异端杂学则曰未败之荆公也呜呼子瞻之在当时其政事其文章盖以吾儒为归而汲汲欲有用于天下者也略见施行而军国之事因之以就绪者已大有可观而非庸众人所及出知方州而民皆绘像祀之此其学术之不足以乱天下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终厥志耳志既不终而又使之蒙乱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荆公之是非吾未及论而子瞻则有荆公有为之志而又济之以通融者也若其理学之未融彻则儒之未纯者又奚特一子瞻为然哉大抵责人不可不严论人不可不恕孔孟待人之家法也孔子曰攻乎异端而问礼问官则又及于老聃郑子之徒孟子辟杨墨为无父无君而又曰归斯受之此孔孟太公至正之心虽于异端曲学而取用汲引犹惓惓也子瞻其果老聃杨墨之徒乎特以叔孙制礼之言逢怒于伊川而二氏门人遂相攻击至有洛蜀党之分此其血气用事子瞻固不能免而亦当时吕陶辈不能尽事师之道也以是之故而遂如论者所指以没其平生吾恐伊川亦所不忍也虽朱光庭贾易辈亦未有若此之甚也子路以正名为迂而司马君实平生最喜孟子据是而以由不得为贤人光不得为君子而且挤之于杨墨佛老之列其得为尚论之公乎故吾尝为之说曰苏轼宋之贤臣也儒而未纯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计其数尺之朽则子瞻亦可为经世者之法也

○王安石

士君子之欲有用于天下也莫先乎其所养也养之至则有以克其气质之偏而尽物情屈群策天下之事将无不如吾志之所欲为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务否则虽其志欲为其才能为其时可为而有不骇于安常习故之听者几希故曰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呜呼此吾所以深惜于介甫者也介甫何人哉振古之豪杰也

方其出也将以尧舜其君也将以尧舜其民也究其志直欲亲见周礼郁郁之盛举宋室于三代之隆区区汉唐杂伯杂夷之治孔明魏郑之臣盖未尝一注念者此其志何志哉皋夔稷契乃其所自任也及观其试于常而天下仰望试于鄞而至今便之此其才足以副乎其志而要非誉口说者矣举而措之天下宜无难者况乎以神宗有志之君而委之专任之重此尤千载一时也云龙风虎之相从不是过也夫何法制一立而朝议沮之天下怨之后世口??之讥诃讪笑流布汗竹以至于今之溺旧见主先入而不原其情者亦罔不裂眦而羞称之是亦非有恶于介甫也据其当日之迹真有以僨天下之事也噫介甫初欲为何如人而乃今一至于此也良由其涵养之功未至而偏执以成性也甚哉偏之为害也惟任已之见逞已之长而以为天下之人莫已若也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忌且毁者丛集焉以利其败也不知吾实非圣人也焉能事事之尽善乎既不能事事尽善而忌且毁者又从而乘之由是所行一不得其当所任一不得其人而吾以一身处于朝堂之上而散处于天下者莫肯平心易气以推行其法而蔽因以滋将以治天下适以乱天下盖理势之所必至也向使其留意于身心研穷于物理于以克其气而矫其偏积诚以动物从容以俟时集众思广忠益而吾于其间若大匠之处群众中而呈工献技者执绳墨而短长之则人心必服舆论必归而施为举措夫然后可以遂吾之初心也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谓此也柰之何有其志有其才有其时上不得为皋夔稷契次不得为韩范富欧而成兹一王介甫也故曰士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也莫先乎其所养也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八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九

论四

◆论四

○御寇论

御寇论 【甲寅五月作】

薛子既谢浙江学政待次家居值海寇陆梁直抵苏松以及于无锡所在伤残不胜惨酷奔播中为着御寇论八篇乃若足赋募兵修舰备器一切用兵之事则固有任之者矣不着

正名

守险

勅法

作气

虚心

论功

固本

去奸

?正名

昔之行师者必曰名其为贼敌乃可服言当揭贼之名以示人俾皆知其为某贼也又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言当示吾之出兵将以讨某贼也斯其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而贼将无所逃遁矣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杀掠焚荡之惨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寔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向导引致倭夷以为之助也惟以倭名则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曰今兹之寇是倭也我无预也人亦曰是倭也彼无预也于是金帛财货得以菌载而归虽白昼大衢之中人所共视而莫敢谁何矣若指其名而播告于上下远迩曰今兹之寇是某某也引倭以为之党也人自必知之曰某倭也是某贼为之主谋也某倭也是某贼为之向导也则义士烈夫皆知所效忠宣力而奋然斩获无回惑顾盼之虑矣彼贼亦岂得肆无忌惮而室家族戚偃然处于无事之地哉正德中盗起东海则指其名为邓茂七施天泰盗起文安则指其名为刘六刘七盗起蜀中则指其名为廖麻方四 国昭连坐之刑人怀敌忾之愿遂不旋踵而底定今乃槩以倭为名而不侦谍其姓名为何人所以无赖恶少恣溪壑之欲以苟朝夕之生者多断发跣足以趋之恃以倭名而莫之觉也不然则虽禽兽亦有煦妪啁啾之情者肯不顾亲属而甘蹈诛夷之法耶是贼之名当急为侦谍以昭示于人庶名著恶彰而人知措手贼党亦自知畏避而或有涣散者矣此非出兵之缓务也若彼此相蒙而必以倭为名是亦必有说焉吾固不得而知之矣

?守险

古称王公设险以守国夫所谓险者岂城郭沟池云尔哉易曰地险山川丘陵也是故洞庭彭蠡河济太华孟门太行伊阙羊肠青泥栈道皆古之所谓险也呜呼是险也夫人之所共知也抑孰知有至顺而实至险者乎今苏松之地平坦沃饶若至顺也而三江五湖经纬上下支河派渚流漫其中陆行则车马阻于桥梁水行则舟楫虞于浅涩非如平原旷野可以纵横驰骤也非如长江大海可以漂荡出没也诚于白茅许浦福山古湫诸凡通江沿海处所既非运河又非驿道苟不为捕鱼采薪诸儉言邪说所惑俱置椿藉草壅遏各数十里则倭夷海寇虽号称奸黠乘彼双桅巨舟岂能飞渡纵使舍舟登陆而绝桥断港必难连络而进自可制梃以御岂得入我苏松肆为杀掠若目前之惨毒邪今舍此易简可守之法听其入境而集不教之民与战正昔人所谓驱群羊而格猛兽輿尸之凶不占可知也顾又厚集丁夫博敛刍粟区区各守一城而乡闾村落恣其焚劫此之谓城下之耻岂古人守险之义乎我闻之诸侯有道守在四封四封者沿海诸处是也昔李特么么小孺子耳入蜀而叹刘禅为庸才以其有蜀之险而为邓艾所破也今吴之山川与蜀不同而其险可守义寔无二幸勿为李特所笑可也

?勅法

夫法者天下所公共者也固一定而不可易也然其初亦缘人情而制之酌时势以

为重轻者也故先王或用轻典或用重典未尝执一以施之也今强寇日炽肆无忌惮其所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寔因承平日久用法者类多宽厚杀人于货者虽三覆五讯情罪输服亦不即加诛往往老死于狱甚至夤缘而出者亦或有之唯是恶少玩视以劫财为良图以杀人为豪侠万一破露即以圜圉为戏场以桎梏为玩器而恬不知畏也又其甚者则又鄙此辈为穿窬而耻与俦伍故遂结党连类跨海招夷屠城掠地重为目前之患矣当此之时若又袭故蹈常拘文泥比则生灵旦夕之命欲其少延时日不亦难哉夫先王制刑非以杀人也将以生人也其所以生人者必杀有罪方能生无罪也若有罪者不死无罪者其能生乎故曰辟以止辟盖谓此也辟不辟其能止辟乎诸葛亮之在成都张咏之在益州消奸化宄而道不拾遗者用此道也况目前之寇岂止奸宄而已哉断断乎当勅法以莅之也

？作气

天下之士其强弱勇怯岂大相远哉顾其气有充馁耳气充则寡固可以敌众气馁则众不可以敌寡光武能作士气遂以六千人而败王寻等百万之师符坚不善振作而丧其气故虽百万之众不能当东晋之三万曹操恃其三十万众而败于吕布及归许而作其气也遂能以二万破袁绍四十万之众是士气之不可不作也明矣今寇至而兵民不前及战而辄为所败者岂其无是非之心哉岂其无长上之心哉岂其无父母妻子之心哉惟无以感发其心则视一身之死生为重虽父母妻子且有不暇顾者安望其辨是与非而亲上死长哉诚谕之以大义示之以至情体其苦乐同其荣辱则自知我顺而寇逆而长上之当亲父母妻子之当保一身之死生置之度外而不恤矣夫既置死生而不恤则其气自倍而一可当百十可当千矣然犹未也厚其刍粮时其劳恤听其便宜宽其文法若其斩获既多就有所失不问也若其设意本是就有所误不问也故穰苴欲申军法虽庄贾为君之宠臣亦戮之而不顾而其君亦听其戮而不问李牧破匈奴十余万骑虽曾以数千人委之而诱其来而其君亦不过求于牧盖皆作其气而唯恐摧折之也矧为将领者而可以索士气乎士气一索则众皆解体此最今之御寇者所当熟思而审处也

？虚心

天下之事变无常而寇盗之险谲尤不可以一定测君子之心贵乎常虚而于用兵之际尤不可以恃一己之见故必人之心思尽为我用则我之谋虑无敌于天下矣人之耳目尽为我用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苟自用而不用人则虽有逸群之才高世之见而千虑一失吾未见其能济也譬诸器焉虚则注满则覆此自然之理无足恠者夫逸群之才高世之见且不可恃矧可以势位加人而是已之非遂初之缪蔑视群策漫不究心乎昔田忌以公子之贵韩信以大将之尊势位固莫加焉而其才与见则尤所谓逸群而高世者也然于刖足之孙臆偃军之左车汲汲焉师事之不遑而卒成伐魏之功肇兴汉之业者凡以其心之虚也向使其心不虚而自满则以如是之势位而且有如是之才

之见其视二人不过刑余就缚之辈耳鄙贱孰甚焉纵其有言且不见听矧肯极其尊礼而求之恳切问之殷懃若是耶由是观之惟其济吾之事即当不问人已不分彼此缙绅之言可采也介胄之言可采也道路刍蕘之言可采也亡卒败军之言可采也故曰人一之我万之人塞之我通之如是而寇不灭功不成者吾未之见也

论功

古称上将无功其次莫如战胜夫以无功为上者非无功也消敌于未形弭变于方动无兵革馈饷之扰无战争杀戮之惨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上夫以战胜为次者非不欲胜也不能消于未形不能弭于方动临敌应机乘变取胜然兵凶战危不无亏损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曰次我苏松之境虽云平衍然陆则沟浍阡陌水则湖陂塘荡支回派绕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所谓伏至险于至顺之中初非用武之地也昔郯克欲使齐人尽东其亩以便戎车吴玠在蜀于天水军作地网以阻金兵之骑今畎亩纵横既不尽东而又随处皆为地网不谓之至险者乎诚于江海入港诸处椿塞戍守而又密访奸细之为向导者尽寘之法则海寇岂能深入而江南之地可以不烦战鬪而宴然矣此功之上也若不此之务听其入而肆为杀掠然后徐图战胜以为功吾恐非计之得亦非功之上也

固本

往余在京师会诸士人论学之余辄即论兵凡山川虏势士马城堡将领粮饷事机权变纪纲法令之属咸能建议俱各成章而天文輿地图说亦若靡不究心矣及庚戌之秋虏众犯我都城则相顾错愕无能为驱逐之计幸其志无他唯在抢掠饱欲茵载迤■〈乚里〉而出余切恨之是冬外补道经涿鹿河间询之父老咸称虏虽强众中国逋逃什居七八民则困于有司之征派军则苦于债帅之诛求妻孥冻馁不能聊生辗转死亡莫为軫恤故甘心异类北走匈奴为其向导耳当事者若能少宽一分则彼虽禽兽谁无怀土之情而沿边诸处自将鼓气奋勇以保家室人人干城可不烦九重北顾之忧而虏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无穷而分有限不能为之所也迨历浙东见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缘沿海穷民为输将所迫始则投势要以通番继乃邀番人而入寇与西北事情如出一辙乃知昔人尔??丝保障之说诚为有见而卖剑买牛者盖必有所作为而致之柰何今之为民牧者平时既无以及民一遇有警辄又多方科扰是何异灌膏而掇焚导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内变且作当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为深长之虑而蚤为固本之图矣

去奸

昔管仲遇盗取二人焉曰可人也其所与游辟也是其所取者可人也而非盗也灼见其所与游之辟而非其人之辟也书固有之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是胁从者可原而渠魁者则固王法必诛不赦之贼也若渠魁罔治而辟者取之槩曰使功不如使过吾见不足以图旦夕之安必且重贻终久之患矣何也过可使也恶不可使也过乃偶失可以激

而立功恶必怙终每有待而为乱是故秦穆舍穀陵之过而用孟明遂一战而霸西戎张飞不虞帐下之恶而用范强张达卒致见杀也此岂可以不审哉今兹海寇直闯内地如入无人之境盖必有稔恶之巨奸为之先容也苟因循姑息而不早为之图则机械愈巧陷穽愈深日甚一日而吾不知其所终矣欲望其悔罪立功胡可得哉昔人有论汉之七国者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变速而祸小不削则变迟而祸大目前之事何以异此秦人有患疽者抚摩抑搔以冀旦夕无恙且谓其必解散也仓公过而问曰而所患者何不决而去之其人曰决则流血损肌吾不堪其疾痛也吾其从容以俟之未几毒发而溃召仓公无能为矣吾恐今日之含垢为秦人之护疽也前年庚戌虜人犯顺亦尝赦将官戴纶诸人而用之矣此皆失机之罪其情可原者也亦尝释贼徒赵颂诸人而用之矣此皆北方之人其欲易足者也岂若东南之济恶者欲既无涯奸又叵测固不可以一律论也断断乎去之不可以不亟也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九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

策问

◆策问

两浙岁考

家塾私试

浙江壬子武举

福建丁酉乡试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两浙岁考

问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天下之道中焉止矣此固精一而无二者也而世之为道者吾惑焉彼杨氏墨氏固各溺于一偏矣而不杨不墨以执中者何又谓之贼道若以其举一废百则天下之道贞夫一者非欤狂者狷者固未进于中行矣而不狂不狷以谨厚者何又谓之乱德若以其无举无刺则小人而无忌惮者是欤至于佛老之学无异于杨墨乡愿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皆辟之不遗余力今三尺童子皆能斥其非矣何孔子则从老聃问礼且有犹龙之叹而王通尊信孔子何乃以浮屠老氏之教与儒者鼎立而为三耶夫文中子人或有疵之者然则孔子非欤此吾所以求其说而不得也诸生必有根极理要之论以究竟吾儒大中之学毋徒附和掇拾以孤主司之望 【右考台州府学】

问学者宁学圣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先正斯言诚吾人为学之向方也何鲁男子不学柳下惠而君子善之杨龟山晚年出处欲学孔子而尚论者谓其自处太高只湏当学子路然则圣人终不可学而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言岂诬人者欤诸生皆从事圣学者愿相与商之 【右考临海县学】

问说者谓纲目继获麟而作吾窃有疑焉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其时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仲尼伤之因鲁史以定褒贬以赏罚天下以擅南面之权盖亦甚不得已也故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若其君犹为天下之共主则虽桀纣幽厉亦不一及其事焉何纲目于汉唐正统之世如七制三宗之君亦为之褒贬赏罚而不一与其权耶文公此书多成于台郡与赵几道辈往复整顿何遂不论及此耶此其凡例意义二三子生长于斯必有所闻矣不然请各以己意断之 【右考僊居宁海二学】

问称韩子者谓其文起八代之衰而原道一篇乃犹未免遗议称欧阳子者谓其变一时文体之陋而宋有四篇文字乃复不预然则其所谓起衰变陋者安在哉诸生其各据所见而极论之毋徒以先入之言为主可也 【右考太平县学】

问足食足兵皆军国之要机而食犹兵之所急者也故虽赵充国之能而制胜方略先议边余魏晋而下敌国声势皆以所积虚实为兵之强弱史氏所载历历可知诸生亦尝讲之乎夫师行十万日费千金汉武之世虽威行沙漠而大司农往往告匮唐自宪宗以后用度不足遂无以制方镇之强亦何恠哉故曰善战不如安边战而能胜不若伐人之谋能取诸彼不若保我所有此名将所以无功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人为谁乎其才识方略亦可得而述乎诸生固有志于天下国家者主司于此愿有闻焉请详陈之毋徒委之曰未学 【右考黄岩县学】

问知人则哲尧舜所难而言貌取人孔子失之何季札聘于上国一倾盖之间于齐得管仲晏婴于郑得公孙侨于卫得史鳅蘧瑗于晋得叔向之数子者果皆一时之才而安内攘外之功尊主庇民之略历历可指岂札之知反出于圣人之上而以言以貌亦可得人乎兹吾于二三子亦冀有所得何以便能如札也愿为我言之 【右考天台县学】

问通天地人曰儒儒之为道大矣未闻与道学岐而为二也迨宋史始以道学立传而儒林又自为传其果何所见欤抑亦有所本欤自今观之其所谓道学者何人而其所学者何道其所谓儒林者何人而其所以为儒者何事可历举而言之欤抑其人品果有不同固不可合而为一欤二三子皆学道而业儒者其必素所究心而得所从事矣请尽言之毋让 【右考杭州府学】

问生今反古而?及其身孔子有是言矣孟子则谓由今无变不能一朝居何其言之相戾耶岂春秋之时犹愈于战国故其言有不同欤抑各有所见欤及观孔子告颜子则取夏时殷辂韶舞而于周仅一冕焉又似有类于反古者孟子语齐宣不斥其世俗之非而且谓其今乐犹古乐焉又似无意于变今者此其精义必有所在兹欲酌古準今以会通夫孔孟之言而定其趋将如之何而后可 【右考仁和钱塘二学】

问冯唐谓文帝虽有颇牧不能用而杨子云则谓文帝能用颇牧岂各有所见欤夫是二者之论于文帝孰为得其当欤今固思颇牧之时也设有若人焉其能用不能用之道抑又何所在欤请究言之以观平居用世之略 【右考安吉武康孝豐三学】

问韩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说诸侯李斯师荀卿而以诈力事秦其终皆陷于大戮而说者归咎于老氏荀卿之学今其书尚在也试取而观之岂可尽以其咎归之乎夫咎之诚是矣何子路宰我皆孔门高弟一则为孔悝而攻庄公一则助田常以乱齐国不知二子者当时何以立孔氏之门而其学之所以失而至此者何也毫厘有差遂致千里二三子其为我早辨之可乎 【右考长兴德清二学】

问荀文若当汉之末、间关河冀、竟从曹氏、昔人尝以不智不忠讥之矣、吾尝因此而窃有危于狄梁公之事焉、梁公值唐厄运、周旋武后之朝、向使寿春之命不延、虞渊之功不就、其将何辞于天下后世乎、而天下后世抑亦有以谅之乎、君子遭逢险难身名固所不计然于平居则不可以不讲也二三子要非成败论人、而随人谈笑者其于荀狄之事、为我极论之可乎、 【右考归安乌程二学】

问孔子于沮溺丈人接輿荷蕢之徒、每拳拳接引、而不深加讥贬、夫固各行其志而不必其道之同也、迨淳于髡辞梁卿相、而终身不仕、陈仲子不食齐禄、而辟居于陵、岂不亦卓行修洁之士哉、孟子则不惟不之取、顾直斥而力排之者、何欤、岂人品有高下、而淳陈二子、不得与沮溺诸人比欤、抑圣贤待人气象、亦自有不同欤、诸生方诵法孔孟、而斯人之徒、固无世无之者、愿一论之、不敢以微辞隐义相困、亦愿勿以老生常谈见复可也、 【右考湖州府学】

问吾尝观桑林之祷诵云汉之诗知旱之为虐固、盛世之所不免也然以洪范五事论之则恒旻者岂亦有所自欤夫汤之应天顺人宣之内修外攘其昭格于天者盖素矣而何以有是欤然当其时一则兆民允殖一则流民来归而未闻其为旱所困抑又何欤今旱亦甚矣思欲尽人以回天值变而有备其道安在二三子目击时事其为我切论之以纾杞人之忧可也 【右考海宁县学】

问燕昭王之于乐毅汉高帝之于萧何蜀先主之于孔明符秦之于王猛其所以深知而笃信者盖必有在矣象山先生所谓不可不理会者也诸生请试言之如何 【右考崇德桐乡二学】

问古之耕莘钓渭者皆起自疏远一朝为相兴殷造周不知当时君臣何以便能相合如此耶汉贾生召对宣室语至夜分文帝自叹以为不及宋苏子瞻入见便殿烛送归院宣仁母子语至泣下此其相知不可谓不深矣然一则长沙之傅终身不起一则黄州之谪竟不能免此其故何欤岂行止固自有命非人所能欤抑别有他说也愿一论之 【右考嘉善海盐二学】

问邹志完为颖昌教授值范纯仁为守属撰乐语志完辞之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信斯言也岂司教之官方以道义自持而学士仅可为词人耶何祝钦明为祭酒虽八风之舞亦为之而韩偓为学士则不肯为宰相草麻重以君命强之而不从耶是固系于人不系于官矣志完之言无乃过欤夫以纯仁之贤欲乐语何为且又不知志完之为人而属之撰者何欤此虽一事而处已处人之道有在焉亦不可以不讲也 【

右考嘉兴平湖二县学】

问宋人有言曰秦火焚书而书存汉儒穷经而经绝信斯言也则汉儒之释经无一可取者及观宋儒之传注乃又多本于注疏何欤昔孔颖达讥刘炫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也宋多理学之儒岂为是欤吾窃有疑焉愿二三子明言之 【右考嘉兴府学并秀水县学】

问范文正谓光武遂子陵之高子陵成光武之大信斯言也则古之渭滨钓叟后载以归莘野耕夫三聘而起其君臣之间顾非遂其高而成其大者乎二三子生长严陵游心三代而志于希文者也其于斯义必会而通之矣请为我陈之 【右考严州府建德桐庐三学】

问程明道谓自古举事不能无可否是非亦湏有议论至引符坚寿春之役西晋平吴唐师取蔡为说盖以宋室是时西夏多事无一人敢议故也今西北边情之反复东南民力之艰难昌言于 庙堂者无虑数十辈矣然切近精实之图久安长治之策果安在乎此固诸生江湖之忧且行将出而用世矣其为我预陈之 【右考绍兴府学】

问杨雄黽勉于莽贤之间冯道周旋于五代之季虽三尺童子皆知诋之矣胡安定师表一世曾南丰学本六经顾于之二人者各有取焉岂皆无所见耶诸生请各以已意断之如何 【右考山阴会稽二学】

问明道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伊川则谓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朱子尝谓举业坏人其徒陈器之则谓应举何害义理其伯仲师友之间何其所见之不同也夫明道晦庵谅必有定见矣然观其入仕则又皆由科举而出抑何说欤诸生从事兹业固熟究兹义者也试相与论之 【右考萧山新昌嵊县三学】

问汉明帝临雍拜老唐太宗大召名儒其兴学养士可谓至矣然汉以节义称唐以词章着而圣学之传未闻有得其要领者其故何欤迨宋之季党碑学禁相继并作士生其时斯亦危矣然转相师友不避祸患而吾道精一之指卒赖以明至观其文章节义则又未尝不卓然著称也其振作感发之机果安在欤二三子其究言之 【右考上虞诸暨二学】

问于越为先王之封国仲尼作春秋顾列为夷服迨昭公之时始以国见经此其故何欤且虞舜夏禹天下之盛王也过化存神咸在兹矣地独不可因人而重乎夫春秋之义夫子必有所取何后之称东南之美者必待于虞翻之易而后叹其不止于会稽之竹箭也然则舜禹之作述反仲翔之不若乎二三子生长是方必尝论及之矣不敏愿有闻焉 【右考余姚县学】

问仲尼于七十余君不能用然后退而作春秋以明王道是未尝不欲见诸事业也程子则曰唐虞事业自尧舜观之一点浮云过太虚耳信斯言也何夫子若是之皇皇也宋自南渡以来诸儒辈出诵法孔子倡道东南在有兴起至于恢复大计则若视为缓图者岂真以事业为不足为欤诚若是也吾儒体用之学又安在欤此必有至理存焉吾固

不能无疑也敢以质诸多士 【右考余姚县学】

问君子独立不惧小人而无忌憚二者相似而实不同也果何以辨乎吾观于宋若王介甫之为政陆子静之为学虽举世非之而不顾而二子实未尝有所利于其间也岂肆无忌憚者乎抑亦有所见而独立不惧者乎吾于群诋共排之中窃有疑焉诸生据其心迹而究论之如何 【右考奉化定海象山三学】

问明婺二州浙之古名郡也婺有何王金许四先生之祠学者崇奉久矣明有杨沈舒袁四先生则祀典久缺今有司建议行且立祠不知与婺州四公之学术其亦有稍异欤抑孰为得其本指欤其祠祀之有先后岂人心崇尚之有隆杀欤抑亦有其故欤二三子尚友之下必有定论矣请为我陈之 【右考宁波府学】

问赵清猷谓皋夔稷契何书可读是言唐虞之时无书也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谓唐虞无书可乎春秋之时载籍未经秦火何季札聘上国始知历代之乐韩宣子聘鲁始见易象与鲁春秋耶若谓其时书不易得也及观管仲晏婴郑侨郈谷之属皆能博综六艺究极群书又果何从而得之耶今则古今典籍流布坊市而号称博雅者亦往往不及古人此又何说耶诸生请试言之毋徒曰玩物丧志夫我则不暇 【右考慈溪县学】

问先正谓战国之士务奇谋而不徇正道西汉之士喜功名而不务奇节东汉之士贵节义而不通时变东晋之士乐恬旷而不孚实用自今观之夫亦论其槩耳当其时岂无中行独复卓然不为习俗所移者乎诸生试各就其时举其一二言之以观论世尚友之学 【右考鄞县学】

问古人不离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调不离傅岩而济川之舟已具兹尔诸生皆山林之俊逸也岂无志其志而学其学者乎夫畎亩幡然之数语说命对扬之三篇人孰不知之然其所以成调鼎济川之业者盖必有切近精实之所在而不徒泛然于语言间也其各着于篇以观平日之所究心者如何 【右考鄞慈二县儒士】

○家塾私试

问说者谓五帝而下享国长久莫如三代以其有循环迭用之法忠质文之相济尔诚若是也五帝何为而不用耶抑时有同异而道有优劣耶岂除旧布新务于改革而扶衰拯敝其道有不得不然者耶三代而后论正统者曰汉曰唐曰宋宜若不屑于秦隋五代之法矣然秦人废井田开阡陌改封建立郡县自汉以来因之隋变乡举里选专以科目待士自唐以来因之五代袭杨炎之议废租调而为两税自宋以来因之然亦率能致治此其故何欤夫尚论者每以汉唐宋为不足法而秦隋五代之季乃亦有可因者其竟何所谓欤我国家祖述五帝宪章三王忠质文为之迭用而卜世之长固与天无极矣不知于隆古之制近代之法其尚有可损益者乎

问仲尼之后大道浸微六经散逸百氏具兴然其间有诋訾孔子之徒者有以子思孟轲为乱天下者其放诞不稽固无足论至谓秦燔经籍亦此辈有以激之其果然欤自

汉而下有作法言以象论语者有着中说以準论语者其亦自附圣人之门矣或又谓如吴楚之僭号而模拟窜窃深可恠笑则是其去诋訾者盖无几也汉之穷经者类多专门名家其亦辅翼圣人之道矣或又谓秦火焚书而书存汉儒穷经而经绝则是汉儒之罪盖又浮于秦火也然欤否欤及观宋之大儒或有取于法言中说而训释经义者则又多因汉疏此其故又何欤兹欲师圣学贤崇经黜子而辨惑向方固二三子之所当究心者也可无至当归一之论乎

问坟典丘索左史倚相盖尝读之至秦燔经籍存者无几先秦古书说者谓出于孔氏壁中太史公歆向父子杨雄班固贾逵许叔重之徒从而斟酌去取之今之所谓先秦古书其句读脉络不甚见其凌夷断缺岂兰台东观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约之于一时述作之间乎或谓孟子长于诗书然诵诗至云汉读书至武成盖有不胶于见闻而自得者此其所以为知言也汉儒之于章句或泥而不通则必至于更定古语岂皆当乎唐韩愈柳宗元固一代文人之雄也退之尝读仪礼读荀子墨子鹁冠子且为之折衷其指画果皆当欤否欤子厚尝辨列子文子鬼谷子亢仓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国语其当否又可得闻欤至于鹁冠子则直以为鄙贱不足道何又与退之异欤诸生尚合是数书而究其颠末较其评核用以观博雅之学

问设官分职凡以为民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则又倍之至周则监二代以损益而其制为益详焉周官以后有着百官公卿表者有为百官志者有作六典者有修职官志者其更革繁省视周制为何如也然就其世论之汉兴定三等之爵其属已有定员建武以来务从减省十存其一然犹以为有未尽罢去者可得闻其槩欤唐初设内外官亦有定员然贞观已不免有员外之置或特置或因事而置事已则废或遂置之而不废中世以后则又有军功之官亦可指而言之欤夫以汉世之官则以渐而损而唐则以渐而益抑又何欤宋初官无专职熙宁元丰间始命馆阁校详而文武官阶各有定制矣然元佑以后渐更元丰之制而员名冗滥此其故何欤我 国家稽古建官準周六典参酌前代而因时损益则又得夫化裁之宜固可以为万世法程矣迩来建议者欲裁革冗员以节冗费固不为无见而当事者又恐缺人以废事然则必何施而后可

问戎狄之患自古有之然皆不能为盛治之累者以其备御之有道也可得闻欤或谓御戎无上策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或又谓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汉无策焉抑各有所见欤夫昔人之论御戎者不一曰德义曰将帅曰兵旅曰军食曰器械曰形势曰坚壁曰整甲而今之筹边者要亦不出是数者而已不知竟以何者为策之上欤迩来强场多虞庙堂必有至计而江湖之忧则亦不可遂自委也愿究言之

○浙江壬子武举

问兵莫先于择将而将才寔未易知试观古人之求将更有可拟议者孙臆被刖身且不保田忌何见而咨之左车偃战身且就禽韩信何见而师之然一则料庞涓而成伐魏之功一则下燕齐而肇兴汉之业二人之见如取偿于契券不知其道安在欤或谓用

兵有五事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彼能读父书而善谈兵法者不能免长平之败其言呐然如不出口者乃谈笑以当衷甲之变然则知与不知又不当论欤又谓临战有庙筭多筭者胜少筭者不胜彼熟识机宜而行事果断者不能副天雄之托命驾出游围碁赌墅者乃从容以致淮淝之捷然则多筭少筭又不足凭欤谋元帅而取诗书礼乐之士似矣然黥刺而少文者顾数立奇功何欤度羌虏而必至金城以图方略似矣然聚米为山谷而果如所料者又何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任将之道也然诗谓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则军中又何尝不宣君命耶贪可使诈可使用将之方也然易谓长子帅师小人勿用则贪与诈者又其可使耶诸若此类更仆难数诸士从事将略行有阃外之寄者其必素所究心矣愿为我极言之

○福建丁酉乡试

问太子天下本是故养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而三代谕教之方与选左右之法莫详于保傅传可得闻其略与舜教胄子专命后夔岂官不必备而其教独尽于乐与自汉而下詹事庶子春坊宾客之属代有因革其视典乐保傅之官同与异与而其所以为教果无虐无傲保其身体傅之德义意与其间英辟固有法术之赐博苑之置帝范之作仁孝之诗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所致望于其子者尽仁也否与何宋儒慨其僚属具员而无保傅之严讲读备礼而无箴规之益将是数者尽虚文而寡实与又谓六典官制东宫为详而病当代讨论未及宜诏大臣仿旧损益之尝尽行其说与我 太祖高皇帝微见独识凡东宫官皆取廷臣勋德老成者兼领之而不专设抑何意与 太宗文皇帝于辅导之官深加戒飭又斥黄老申韩之非所以为教乃采古圣贤之言切于修身治国平天下者为圣学心法一书有纲有目可指言其实与恭惟 皇上至德格天骈锡胤祚天下臣民举诵螽斯之盛而歌麟趾之祥矣顾所谓养之慎望之仁以衍我 国家亿万载无疆之休者在燕翼之心得无切与尔多士其酌古言之以为端本助可也

问王制豕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祭用数之仂盖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圣帝明王为治之先务而区区计筭筦榷之私不与焉然世儒知其一而昧其二动称井田限田无惑乎言之易而施之难此农功所为卒不见于后世也姑举一二与多士商之三代而下言富强者莫如汉文夷考其治有如募民实粟塞下此富国之术也今之鬻盐实边非其遗意与何饷每匮而商益困也又如募民田塞下实强兵之本也今塞下不复田者何也恐其为敌人之资故不为耶则耕朔方田金城田代郡身先士卒内益蓄外有守御之利而卒服夷狄者何人也今天下闲土莫多于山东一牛之价其贵一金而淮南贩豎以涂黼鬻然则古人市牛配牛之法不可行于今与抑泽卤之地终不可变与邳固泽卤之区也史起为令何以有稻粱之歌与西门豹不可谓不智矣必待史起以富河内者又何与今水利之官徧天下其道主于疏浚而惮于改作者将令使之然与抑沟洫既治他无可兴之利与夫水性迁徙自古无常百余年来乃独无可治之水吾恐吏慢上而病民也夫谋固有缓而实切事有难而反易者求三年之艾惟医

国者能言之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也

问书曰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自古帝王莫不作乐以风谕众庶扶来扶持咸池大章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矣惟韶夏濩武载之经传信乎治道之升降不外乐而得之也及观三代以后享国之久者必曰汉唐与宋然汉莫盛于文景至孝武时河间献王始献雅乐然举用希阔而郊庙之所常御者非其所献至哀帝时始用之未几而有新莽之变何与唐莫盛于贞观开元之时然其所上者皆胡部俗乐则其所谓乐可知矣何亦有三百年之祚与宋莫盛于天圣景佑然当时礼乐之臣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而卒有女真之祸何与夫古者因乐以观政后世乐成而政秕何其相反之若是也岂气数使然而乐固不能移易之耶抑别有说耶古今言知制律之本者莫如司马子长其说于汉唐以后之乐亦有可征者与兹欲复古乐以变今乐因器数之末以求声气之元以还韶夏濩武之盛以宣今日太和之化其道与制果安在哉愿闻根据理要之论毋徒曰以俟君子

问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天地之道之所寓也史称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深切抱恨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首末具存诗亡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固无恙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或者又以为杂于五官之中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嬴秦所燔者自六经言之虽不无残缺其所存者尚多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曰独存而今反希阔其故何与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火之厄哉宋皇佑时尝命儒臣作崇文总目然尚多缺略学者犹不满焉后之文儒有读书记有书录解题其所载之书皆行于世而可考见者其著作之本末流传之真伪文理之纯驳诸生必研究而讲究之矣请悉言之毋隐

问养兵之费前代以来恒患之将相大臣论者非一其言并列史传然当其时或用或否方其无事皆以为事体重大持之而莫敢议比其履至极之势不变则败然后议而更之然议行而事已无济故号咷于治平之世者不可少也以言今之兵衣粮给与以厚其生矣何以每称不足与闲练演训以教之艺矣何以卒无勇敢与勾补清核以阅其数矣何以士多阙伍与拣汰省并以务其实矣何以类多耄惫与宋臣有举建隆故事真宗诏旨神宗旧制为言者其详可得闻与其事亦可施于今日与李泰伯有言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没之产未尝绝书欲使撮粒不取于仓寸帛不取于府而带甲之壮执兵之锐出盈野入盈城信斯言也则无养士之费而天下立致富强矣为之亦有法与愿并着于篇以观经济之学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其一

史称汉文帝欲重用贾谊而不果于东阳侯冯敬之徒今读谊所陈政事疏皆凿凿

据理实至其保傅一篇语周秦之事独详而其故皆决于太子乃知古今通达国体者诚莫如谊使帝能绎而用之何至以法术为赐卒用晁错辅成景帝刻薄可惜也谊之言曰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谕教与选左右宋胡仁仲所谓养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其原盖出于谊今以谊言考之殷周之王皆能守成业而致盛治盖非其生独贤圣也古者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缙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大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是其未生而胎教素也君举之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已又有始生之教保其身体傅之德义导之教训已又有孩提之教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已又有少长之教司过有史彻膳有宰进善有旃诽谤有木敢谏有鼓已又有成人之教三公三少道充弼承而太公周召史佚者实为之而其下亦必得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为之辅翼共明仁孝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太子乃日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志长化与心成不求而贤圣入也犹习与齐人居欲其不齐语也不可得矣秦汉而下东宫官属代有沿革而唐制独详六典所载一视朝廷为之降杀至宋则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官左右春坊直以使臣领之以神宗之改为而讨论不及于此朱子欲仿旧损益之盖以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嫚嫖狎奇袤杂进之害正不独为具员于寮属备礼于讲读而已也不然则虞廷典乐一夔已足而何唐之不多贤圣也自古语太子者前莫详于贾谊而见疏于治安之朝后莫切于朱子而不售于励精之日则帝范之作戒子之篇元良之述固不足论是宜巫蛊之祸媒于博望而好色以危宗庙者固尝为仁孝之诗也身示不仁甚矣而求养之能慎乎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登极之初首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以教

太子而东宫官属皆兼而不设圣虑渊微见于詹同李善长之谕至语太子固惓惓于正心修德以保宗社以福天下生灵望之 太宗文皇帝灼见理乱之由陋刑名术数不以为教乃为圣学心法一书以授太子宏纲细目谟训并传信如胡广所论至其戒勅保傅则惟欲其推广仁义道德之原开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涵养而恢弘之养之慎望之仁我 祖宗良法美意追三代而上之矣是宜圣子神孙奕德重华万世一日也肆我 皇上敬一之德格于皇天泰和之气洋溢宇宙 圣胤笃生继明重润是诚足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而系其心矣然易之蒙曰童蒙吉又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今日端本之助将不在于是乎三代成人之教易入者则以孩提之教实先之也在今宫闱之内所以调护节宣固自有道但自兹以往苟礼义未见则知虑日昏动作无制则心意日逸戏谑无度则骄矜之习成服御无节则奢侈之患纵怠惰荒宁之气既胜则勤励不息之志自靡宦官宫妾之周旋既熟则贤士大夫之势分自疏于此欲矫而正之劳且难矣是则保傅之官其可缓乎纤悉曲折虽不必尽同于三代之制要当使 朝廷宫闱合为一体凡 东宫起居动作衣服器用与夫前后左右之人为保傅者皆得以与闻而裁制之而又慎选宫

僚申饬职业庶几淫巧靡丽不接于心目仁孝礼义浸渍于见闻圣功日懋主器日洪而正位凝命以衍我 国家亿万载无疆之休者乃有在也抑犹有说焉舜教胥子而虐傲之虑存于刚简禹之戒舜则曰无若丹朱傲盖帝王之得于天也未尝不厚不得于明必得于才挟而有之者胤子朱是也遂囂讼以拒人虽左右之其能受乎故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夔以乐教正和其心使入耳我皇上天德纯粹圣学缉熙一身所章大教无隐莫若于燕闲之侍爱以威克诲以时行迪之以 祖宗之训而使思观之以 天子之身而使则义方所逮潜德必深而虚中之地乃其敬德而受仁义者也故曰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言父母师保之教均也而亲疏久暂其致一矣

其二

善计国者莫如备先具备具之道莫如审所贵夫民不捐瘠于尧汤之水旱而填委于叔季之沟壑者备不备也孰不为备顾其所备者非民生之所急而盗贼之所以日覬以为轻资者也此其逸豫于无事之日一罹饑歉府库且非已有故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晁错之说曰珠玉黄金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故夫上之所贵不在珠玉黄金而以饥寒所必湏者为上则五谷徧于泽卤之区矣何也人情莫不欲爵莫不欲亡罪亦莫不欲利利权与爵与罪皆人主之所操也使三者而皆得以五谷易之则人莫不农矣夫鬻爵之敝也自汉以来无代无之罪人之赎鬻盐之法其由来者远也顾权之何如耳权得其道则粟贵货贱百姓又安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帝是也权失其道则货贵农惰仓廩空虚自汉之末世而已然矣今夫千金之子有绮縠珍器有游燕狗马之娱岁凶而倒廩无不蹙然忧矣贫人无立锥之地转移执事得升合之谷方且含哺以嬉故无衣之寒犹在卒岁日不再食人不堪命矣富有四海不能粒玉众庶老穉非谷不饱典曰虽有病夫食谷则生日啖醇醪不甘五谷此庸医所谓无足患而扁鹊仓公之所望而惊焉者也是故粟之于人无贵贱贫富老少不能一日去者夫其不能一日去则天下之至贵者宜莫如粟乃今不然无他以其家有而人蓄也夫指粟而谓人曰是隋和之宝明月之珠也无不愕而詈者饥急之极大命以倾虽有珠玉宝璧无益于生炊哺为饕餮者吟而倾者起然则理人之所为贵将安在哉是故农者圣王之大用政之本务也为治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矣然有贵粟之道有积贮之方贵粟之道劝农之机也积贮之方务农之事也知有其机是谓徒善不足以为政知务其事是谓徒法不能以自行盖相湏也夫古者授田之柄在于官后世券田之柄移于民唯在官故岁有垦辟以官府之力治之也唯在民故一定而不增间有垦者不过区区之功而地有遗利矣夫自井田既壤阡陌再移欲田之复古难矣曲士之说泥古少功故虽董仲舒师丹之议苏明允氏之论皆非当今之急也夫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今之不农其过盖不在民而在官矣官之过有四边镇之臣不欲复塞下之田一也鬻盐之司不用藁粟而用银二也水利之监因循度日秩满则迁三也行法之吏弛屠牛之禁而不纲四也夫四者官之道也四道相寻于天下而欲望其兴利辟

田无其期矣田不辟而望民之无饥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夫今之塞下独非古之塞下乎文帝用贾谊积贮之说尝募民为田是以施行有序坐致富强今议者曰边地不可使种禾麦恐胡人乘之而牧马吁此与惩噎废食者何异夫赵充国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许下屡开沃壤彼皆为之于师旅之间我顾不能复之于治平之后乎舍近利而不图匮司农于飞挽敝政宜无大于此者矣汉兴以来边郡转输率三十锺而致一石自汉文用晁错之计实粟边郡是以不烦转运而储蓄日增今主鬻盐之议者曰粟贵征粟粟贱征银若是者利固不全归于商然亦何尝归于国殆亦弗思甚矣盖国初酬估甚厚故边商竞至类多占籍治农以谿开中故商有贵粟之风军有益屯之渐乃公私两利之策也今展转折阅而商利日微运余益劳而边饷愈匮岂非大可哀痛者乎若夫大江以北畿辅以南淮海维扬汶泗淄澠之间斥卤之区可垦之地无虑数百万顷诚使庙堂之上少加之意别立农官以分领之治其水配其牛则变斥卤为沃壤理有必然者夫天下之事成于谋断而败于因循昔者西门豹固贤于治邺矣然导漳水以溉河内顾必待于史起者岂其智之不起若哉豹固以为先民未之为而不知其可以有为也今之时有能为起者则天下之富强将不出淮海汶泗之外而致之矣姑举一二郡县言之庐多苦两风多苦旱非天时异也地形使然也庐地多洼无泻水之渠凤地多隆无潴水之陂以二郡而推之则天下之不可无水利也明矣是可以不务乎夫农必资牛淮扬之间广原长薄牛实产之淮徐而北一牛之直其贵一金然而屠豎贩贾不以之服济上之耕而以之涂吴人之釜者岂非北则由陆南则由水由陆有牵挽之难固不若由水得舟楫之易耶此其情易通其势易止但能立一官以监之则朞月之内牛徧强场矣李彪之在后魏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市牛其时赖以丰贍唐开元间亦复酌量土宜软硬配牛有差其为法有不可行于今日耶夫事不师古则劳而寡効有古人之法而复因循不振是斯民之命也今若立以科制而课农官之殿最而以前所谓四道者严其罚而重其权则目前即未见其利而十年之后宇内富庶和气充盈作乐制律唯 上所欲为矣昔之树王霸之业服戎狄而坐致南面者粲然史册莫不率由兹道况以天下之力为之其所成就岂曰小补之哉故愚必欲先之以贵粟终之以重其权而后古先圣王休养生息之道乃复见于 今日矣夫春秋于他谷不书惟禾麦不熟则书之重民命也其意亦犹是也

其三

先王作乐崇德宣音平化以调天地阴阳之气以和神人上下之情故其诗曰钟鼓喤喤磬管箫箛降福穰穰其书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鳳皇来仪是知乐者天地之元声也此声得则乐可作此乐作则天地顺应鬼神顺感万物咸若天下咸宁而其遗响余风虽经千年而不绝故孔子在齐闻韶而吴札在鲁观舞韶箛者盖唐虞之际天地纯和而从容禅受不假话言和亦至矣此其作乐之时所以精灵透液妙不可解有以独盛而不泯欤是知和者天地之元气也元声元气相应相含而作乐有不成者吾未之闻也故夏非不大也承帝而已矣濩非不雅也救民而已矣武非不美也定天下而已矣欲其声容

极和美善兼尽四灵至而百兽舞视韶不有间耶尧之大章于斯为盛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非黄帝咸池之乐张之于洞庭之野者不足以伦之也由是推之则羲皇之扶来以立本神农之扶持以下谋者虽曰遐邈莫闻然循其义而想象之则冲淡淳庞之趣幽玄希阔之音宛然若有所见泠然若有所闻者其视三代以后之乐则不胜节奏之多声容之扰矣何足观哉虽然亦有可论者也汉兴之初高帝不事诗书固难以语此孝文继世恭默化民无所改作而马迁叙律书推本作乐之意乃首载帝之谢却将军陈武用兵之言而且称叹天下殷富百姓和乐意惟此时可以作乐而帝终始谦让不肯轻任斯则迁之独见盖自班固以下罕有能识者矣嗣是而景而武严刻奢靡汉之和气荡散殆尽虽欲强作其可得乎故河间献王虽献雅乐不过采缀故事既非一代新制而又止备数岁时不登宗庙岂非掖庭材人上林乐府内外蛊惑者众欤至于哀帝尊尚雅音放绝郑卫而运祚寢衰卒致新莽摄篡之祸乃其君德不振威福下移所致非用乐之罪也大抵声音之道内与心通外与政通苟得其道则惟皇建极百官式序国之利器吾得而执之臣而无有作威作福者矣何下移之有否则虽朝奏云门夕鸣韶濩未见其消奸而化宥也故必达用乐之机者而后可以为治端建极之本者而后可以作乐噫亦大哉此则汉事然矣唐之太宗明皇号称英辟故皆收录雅乐斟酌裁定被之管弦其志有足称者而胡部俗乐如巴渝西凉之曲霓裳羽衣之舞眩目奋聪杂然并进不知二君何以闲情也魏文侯聆古乐而恐卧晋文公闻新声而忘食者将非是乎故渔阳鼙鼓感召而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其乐虽谓之胡可也雅何有哉此则唐事然矣宋至天圣景佑之间承平日久天下晏然故仁宗留意礼乐之事而太常燕肃谓金石不调请求考正后虽更制竟无成绩及政和之时国事废坏乐之泣声应之而君臣不务修德但图造乐且多大晟之成喜动颜色岂知女真之祸将至而乖戾不谐之音先见于金石丝竹之内也师旷识紂乐于濮水万宝常泫隋祸于江都不类是乎故其乐虽谓之不作可也其何益哉若或享国灵长或遭害酷烈乃其创业天命之定守成人事之变固非乐之制与不制之应也大抵上古之乐有意无声故其神藏隆古之乐有声无文故其机隐三代之乐声文极备故其懿着汉唐以来皆剽窃文具聊备一代之典章而已乐云乎哉独汉文之时其会可乘而帝则自失遂使玄音妙理千有余年而不流闻于世不亦深可惜乎虽然吾心有元声焉吾心有元气焉以吾之声合乐之声以吾之气合乐之气则阴阳运而律吕调金石协而节奏顺矣然岂易能乎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建中和之极反纯朴之真使万事尽理万物尽育四夷尽宾而太和之气充塞两间包表四极然后阴阳会精鬼神效灵大乐有成天地和同王道备而治化极矣方今 圣人在上懋德建中治隆化洽训典仪章焕然星日顾太常乐部尚袭旧物不亦昭代之阙典乎请自今伊始于礼官之属专设一署而以儒臣之审音者掌之博选其人优之员秩使之循习器数歌舞声容假以岁年俟其自得如此则必有师旷州鸠之神解妙悟者出以鸣中和位育之盛韶濩可追而汉唐宋在所不言也

其四

夫书契既作文籍肇生伏羲尧舜文王周公相继数千年间群书始备历世宝之无敢加焉迨春秋之世明王不兴圣人未出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诸书芜秽庞杂托名上古楚左史倚相读之贵之曰能孔子出而一切忧之赞易以黜诞定礼乐以黜僭删诗书以黜不雅修春秋以黜不王然后六经之道如日中天万目利覩而倚相所读者遂亡圣作而异端伏经成而群书散也及其没也邪说巫风盈满天下虽以子思孟轲之贤尚口穷辩修辞力诋竟莫能止曾几何年遂罹秦火之害然后知六经之全缺关世运之隆污群书之存亡视六经之显晦也故易诗春秋苟无见焉虽全无益也尚书三礼苟有见焉虽缺何损也若不持此求书而惟全缺之视则五官已繁虽足冬官而何用古文虽出岂尽虞夏商周之旧哉故医卜种树之不存犹燔燎毁弃之不亡者也故必明王在上圣人佐之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神而明之从一陶铸庶乎六经为完书也不然搜购虽广缀葺虽全不过孔壁汲冢之余耳岂能得其真乎秦火既息汉氏代立挟书之令罢献书之路开诚世道转移之一机也柰何陋儒藉是希宠剽窃旧义曲加润色甚则伪作而私传之以要爵赏于是稽古夸荣而经道复晦矣故书不再火而识者已知其有可亡之渐下逮隋人爰至唐宋非无兰台石室之藏宝轴锦幪之异集贤丽正之所太平淳化之号然世代一移辄成灰烬奚待稽之艺文假之书数然后知其所亡者乎独宋之王尧臣所撰崇文总目百家小说无一不备君子已议其非馆阁藏书之体而或者更谓尚有缺略不亦好奇之过乎盖茫唐浅陋世自有不传之书逸放沉沦书亦多不幸之变而载籍之繁文词之盛则固政治之妨忠信之薄也与其无益而存曷若不幸而亡乎故必明王在上贤人辅之同文轨物不使无知妄作庶于六经不背而且不晦也不然则兔尽中山竹尽南国不足以供毛楮之用而责剥相寻穷上反下其势不至于燔燎殆尽不止也其谁能拯之乎然世之君子往往爱尚纂集括为成书如刘歆之七略荀勖之四部王俭之七志阮孝绪之七录者何可胜数而晁公武则就南阳所藏总之为读书记陈振孙则就家塾所有名之为书录解题管辖百家筌蹄六籍其心苦以专其力劳而久可谓博雅君子矣然即其书而观之广采详论虽大学之一端而寡要旷功终儒者之末事矣究其本末察其真伪权其纯驳其亦王应麟马端临之俦欤大抵萃类之书皆剪芟经传决裂义理使人利于诵览不求全文实亡书之媒残经之窠也故必明王在上儒臣主之择定见书数种布式天下着在法典有不遵者加之常刑如此则人读全书学致全力六经之域可践而圣人之蕴可窥矣不然则终年参校累岁编摩祇亦古人之糟粕耳其何有于我乎故尝为之言曰人不力学以书之多人不修行以文之盛国不善治以人之浮然则必何如而后可中庸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其五

天下之费固有名重而实轻者不急之费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天下常疑之而不敢动持之而莫敢议何者举其事则必有以成其谋倡天下以必劳之事而已欲独处

其逸其势固有所不能而况天下大计所寓非一旦之力所能必其有成也苟非一旦之力可成则其间中沮中变意外之隐虞有不可保者呜呼谋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终而且有隐虞以伏于吾之前后则吾亦何为蹈不测之险任累岁之劳以图不可期之功耶噫此养兵之费所以不闻论列盖自宋室而已然矣然当时人主亦未尝不以为意往往形之诏旨亲加校阅而卒不能弘宋祖建隆之规而卒成庆历之弊者言人人殊爱其劳而乐因循也姑举一二陈之建隆间命殿前侍卫诸州守臣各阅所部兵士汰其耄懦而择其超然雄勇者升之上军寻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他兵有愿归农者官给田屋自是诏免之兵迭见史册使其后世能推广之则宋之为宋未可知也顾代自为制或是或否一齐众楚虽有所为终亦无济真宗屡诏内外简汰士卒矣及令转运使阅验沿边老兵悉遣归农矣迨夫神宗又拨并军营减军员十将以下三千余人一岁省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布草称是且令转运使经画之矣此咸平熙宁之间所以号称饶裕而庆历以来不能率循其法顾乃务增兵数广军额至一百余万此何为者耶夫所贵于兵者以其威戎狄则能制胜御盗贼则能止奸非徒张皇人数也自黄帝蚩尤以来无虑数千战矣盖未闻以人多胜者光武以六千人而败王寻等百万之师苻坚百万之众不能当东晋之三万曹操恃其三十万众而败于吕布及归许而悟也遂能以二万破袁绍四十万之众此兵多必败兵少则胜之明验也彼庆历君臣计不出此竭天下之财力浚百姓之膏髓崇虚名以养无用之兵卒之国势日以卑弱而海内日以虚耗吁可慨也越人如齐夜舍空室而有惮心则偕五尺竖子因谓之安比盗至无可与谋而后知竖子之不足恃吁亦晚矣以今天下卫兵其不为竖子者寡矣论战鬪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骄惰脆弱类多耄惫且其平居坐食未尝经涉险阻逐队趋营未尝亲交剑楯聪明不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不足以犯死伤之地蚁聚于支廩之司鸟散于辨貌之吏稽籍则存核实则亡开府库辇钱镪得之而不恩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夫未尝不厚其生未尝不教之艺未尝不阅其数务其实而卒不得其用反虞其害法至于此弊不可谓不极矣尚可苟安目前冀旦夕无事持之而不变更乎昔者唐之兵盖三变矣虽其意有臧否要之事关大计则不容以不变今欲苏万姓之困坐致富强舍兵费之外无可与计者欲省其费莫如选兵而选兵岂易能哉不归之农不可也自少至壮皆已籍之为兵矣则商贾工技皆非所长矣则其老而弱也于义不得不赡之故必如宋建隆咸平之给田可也然则于何而取田也取之见存之屯也取之入租之官地也取之籍没之产也不足则取之毁废淫祠之田园也复不足则取之湖山斥卤涨沙海荡之可垦者补之也夫屯田之籍不可复也久矣富豪干没猾卒盗沽自其祖父侵为已有而子孙固以为世业有难以左券棘者故曰取之见存之屯也盖失今不察将并其见存之额而亡之矣今天下官租之地往往而是上不足以利国祇足为奸欺之资耳是不可以赡兵耶籍没之产未尝绝书裁价斥卖未足为公家之利也以之益屯顾不宜耶梵寺淫祠以无牒废者日益于天下而未见公家取以为利此不可以置屯耶夫游食之徒其病农也久

矣今取其田以苏农民之困顾不可耶斥卤闲地之可垦者天下在在有之以利率人其化瘠土为沃壤理所必有夫莫之禁而不为窃为执事者病之苟虚心嘉纳而求之于制则是说也非愚之臆说也寔成我 祖宗之德而广其未备也盖尝考之制矣天下郡县皆有兵以镇守之亦有屯田以廩之以藉军十分之三服农亩之事二人受田四十亩岁入十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余余丁亦以差受田而岁课其入盖初非不欲番休迭上尽归之农顾势有未能耳及生齿渐多则地利益尽督屯得人则岁入益富行之百年则举天下之屯足以廩天下之兵矣此立法之意盖欲待之将来观其分数有常置屯无限则可见矣如此则民之所输止以供国用耳乃今一兵以上尽仰县官农夫终岁勤动所赖以为生者亦渺矣是岂 祖宗之意哉故为今日计莫若以前所陈五等之田每一兵量地腴瘠受田有差使人年二十则上番为兵勦力将衰则复归为民撮粒不取于仓寸帛不取于府而吾兵皆精锐矣或曰一旦变之宁不起怨夫为之固有渐次必使之乐于就农固有说也夫今财赋之地上田二亩价可一金有田十亩则为中人彼兵虽岁入十二石然其自分固不若中人之产也中人无十二石之入然终岁出入于一金之中常宽然而有余何也不系兵籍则为商为工可自慰借故归兵于农乃其所欣慕而争得之而非有所厉也怨安从生今夫以百亩之田牧马千驷而不知其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亩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散兵于农之喻至易晓也以经济为任者尚其留意焉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一

墓表 墓碣铭 墓志铭

◆墓表

静庵萧先生墓表

胡松阳墓表

广东按察使赵公墓表

○静庵萧先生墓表

会稽之阴有大儒曰静庵先生者禀赋不凡少即颖异甫踰十龄修词艺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厌弃之从阳明王先生游讲明圣学穷极指归体认践履不务口耳在诸生中甚为提学副使赵公宽所赏识弘治甲子杨文恪公廉为浙江乡试考官得先生文大惊谓学有本原才堪经济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寔先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进士选授监察御史时方以言为讳先生劾奏兵部尚书王琼虽小有才多挟私妄作都督江彬夤缘投托蔓将难图申救胡副使世宁孤忠为国力剪强藩封章慷慨天下想闻其风采非徒事声容者比奉 命巡山海诸关值边备久弛将官怠纵先生遍历边徼修废振坠相机设备广树材木多为覆塹虏骑不敢长驱相顾喙息会传奉 武宗将出边捕虎总镇以下遁相掎克先生上疏言 陛下不当贱民命而贵异物玩细娱而忘远图因及官司掎克兵民疾苦之状留中不报总兵戴钦镇守王忻图中伤之用事者曰萧

御史无隙乃止尝疾驰黄花镇启视仓粮直砾居半且侵克累巨万守将尽论如法巨铛温祥在司礼监有权令二倖折简为请先生并逮倖治之边境悚然士始获饷先是权贵人多冒夺士卒首功前御史尽为纪验先生悉奏夺之江彬钱宁忿然论于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几百里某乃同日杀虏彼此获功岂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语塞巡边代还尽图山川形势量地夷险叙着机宜方略缓急有虏按图可议战守彭都御史泽上其功且荐可大用王琼以夙憾不为覆奏先生亦初无意于论功复命巡按云南值左脰为边风所中疾作太孺人忧之遂疏请归省踰年南畿缺提学御史乃膺简命先生素以人才废坏为忧至则振起科条以身范物先德行而后文艺士有可进者先生降色温言恳恳诱掖语及理道反复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纵其文拟杨马词并庄骚亦在所必黜重以权贵人请之不听也其诸官师之贤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贤山林之遗逸靡不悉心咨访抑扬兴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习跻之隆古而与人为善之诚惻然可掬此岂可与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陈泰山萧北斗之谣陈谓先提学陈恭愍公选也寻升河南按察副使仍董学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临颖有大臣在内阁以故怨构诬其乡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为处乃复为其子弟甥婿请托又弗许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先生连及广东提学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当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临颖意乃量移先生于湖广魏于江西皆兵备副使南御史上疏谓二人皆长才硕学宜大用不宜左调值临颖去位乃更先生广东魏河南仍各为提学副使广学政久弛魏以过严获谴先生继之不少贬复为怨者所构先生不辩唯疏求解职竟复论改调寻丁太孺人忧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盖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复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时令子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见天日耳子泣请遗命曰为好人余一无所言先生讳鸣凤字子雛绍兴山阴县人学者称为静庵先生父讳昱任山东高密县知县以先生贵赠监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为国子生女一适钱塘县学生田肯播孙男三承方县学生余皆读书习礼先生所著有静庵文录诗录教录杜诗注若干卷六经方次第有说创草未就先生瓌杰廓落廉靖方介终身未尝畜媵侍静处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独步中庭遇风月清朗则自喜曰此吾儒受用处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于出处之际百折不回虽识者谓其足以大受惜其不为公卿而先生之视功名事业则真若浮云之过太虚也呜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几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门人武进薛应旗亦以视学过先生甲第拜遗像而寻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属之余谓先生之化今传后固不待表而见然亦自有不容已者因叙次先生之履历与所尝闻于缙绅先生者而表于其墓曰呜呼先生藏于兹丘其封不满数尺而关系世风者则何其大哉余为南考功时西盘张公为尚书检察庶寮唏嘘嗟叹者久之曰士失养于学校而顾稽之于既仕殆犹使不教之民战也宜其鲜完人矣近时如萧子雛魏子才之为提学其人岂易得哉然则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也昔欧阳公谓宰执可

为而唯翰林学士不可以轻授余则谓学士可为而唯提学不可以轻授盖士习之污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广东如何今南畿诸士去先生三十余年犹若畏先生而不敢为不善者此其为益岂小补哉余因表先生之墓而重有感焉故特书其大者

○胡松阳墓表

天下名实真伪之际何其相越之远哉慨自大道风流古人不作通材秀民养交振誉而学问政事类多矫饰天下将何赖焉此余于胡松阳之墓所以特为之表也松阳少与余同游郡学余见其闻人之善辄兴向往虽课试末艺词赋微长亦必手录不遗及其应举入太学多与四方名士结纳而四方名士亦乐与之游于是专意身心之学自家庭之燕接以至于友朋之聚会每亹亹论学不倦恨不即见诸施行既三试南宫不第乃慨然曰苟可以行吾之学亦何必进士科哉遂就选知松阳松阳故岩邑也莅任一以古人之政行之岂弟慈祥从容和缓敦信崇礼节费省役穷民咸德之至其抑中官怙宠之势绝上官非义之干正豪右犯礼之法则又不少假借监司方岳初亦率多感动然而儉邪丑正直道难容竟以此去松阳矣呜呼古今天下此心同此理同孰谓世无君子哉盖有之矣然而往往委曲调停以取隆名显位如仲尼所谓色厉内荏者则寔未尝寡也松阳顾能实心向善锐意慕古而其名位反不能与若人等焉是遵何说邪岂昔人直弦曲钩道边公侯之谚有固然邪抑所谓非附青云之士则名湮没而不章邪然松阳宁为此而不为彼此其人岂易得哉松阳姓胡名云字雨之别号霁斋世为常州无锡人曾祖悦祖辕父岳俱有隐德为锡名家按状盖出宋安定先生之后也灵长之绪渊源之学厥有自哉松阳生于成化丙午四月二日领嘉靖戊子应天乡试戊戌令松阳三年而归归四年而卒卒之岁乃乙巳四月十六日年盖六十矣是岁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西高山祖塋之侧子男四际可行可猷可求可际可行可俱县学生君尝僉就学于余葬之前三月君之弟露疏君历履率际可等遵君之治命请余表其墓余故知君行谊之详者然不能悉书也特表其大者以为世风云尔

○广东按察使赵公墓表 【代闻石塘公作】

呜呼此故广东按察使赵公墓也公葬时震泽王文恪公尝为志铭以掩诸幽而墓前之石尚未有表之者至是盖垂四十年矣其仲子太学生禴以公尝视学浙江余为诸生受知于公诣请表之余因忆公历履并按其状而书之曰赵公名宽字栗夫世为苏州吴江人曾祖铭黄岩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仕皆未显至公父某始以公贵累封刑部郎中母沈封宜人公自少警敏风仪秀整为诸生时即以学行称吴中宿学多所推让成化丁酉公甫弱冠举应天乡试明年卒業太学王文肃公时为祭酒深加赏识文誉日起辛丑会试南宫吴文定公司考校得公卷大惊遂寘公第一刻其文以传寻登进士上第授刑部主事公初以文学名及是兼治律例靡不通析历员外郎郎中谏狱明允若素擅刑名之学者凡若干年迁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学政躬行率人罔事口耳随才成就学

者兴起凡所品藻悉协众望而一经指授率为名士在浙七年迁广东按察使甫莅任即决滞狱禁和买约束镇守中官岭南士民方望其道之大行未逾月竟以疾卒年仅四十有九某年月日其子禧等护其丧归吴葬兹横山灵石峰之麓其配莫宜人祔公居吴江学者称为半江先生今有半江集行于世云子男三长即禧眉州判官次即禴以贡入太学次福县学生孙男四重嗣重道重文重科重道为吴县学生类能好学克家以世其业呜呼公之为人光明简重操持自信不妄从人与人亦无所留隐亦不恤人喜怒唯是以省元登第历官且逾二纪仅为按察使以死兹可以观公矣虽然余尝观宋自景佑明道以来崇阶廕仕者亦不为少而欧阳文忠公表安定胡先生之墓独称其为当时学者之师而因及于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其于官之崇卑勿论也乃今公之文章在士林政事在法曹而模范之着于师道者则吾浙士人至今称之公亦可谓不朽矣是故表之非直成其子若孙之孝亦以慰学者之思也

◆墓碣铭

徐雪井墓碣铭

○徐雪井墓碣铭

汉太史迁称范蠡治产积居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乃其人远矣然闻其尝往来于吴市门今吴市门袭其风流则有雪井徐君者云按状君名耀字文彩别号雪井其先世为江西南昌西陇乡人宋淳熙间有名寿者以贤良征典教常熟遂即其直塘里居焉迨元有名士瑛者为锦城主簿士瑛生公大公大生渊渊生子三其季子朴善治生懋迁封殖业日以起初娶张生子焞继娶李乃生君君性孝友弱冠值其兄以郡诸生遇例补太学父命代兄赴部途次疾亟或劝之返君力疾竣事及父疾躬侍汤药罔昼夜间居丧哀毁特至既终制追惟父业遂自奋励相时权物积着尽变廉取厚蓄益大厥家故吴人之称富者必曰常熟徐云初君家籍太仓间有不相能者君孙于长洲族人复有辞君曰利以和义遂以三千金分贻之岁歉应平糴令恣民所取其诸建医局设义学振贫穷释逋负修闾关补县帑凡所施舍类皆不费又奚啻三致千金而分散之邪教子务以义方勿纵逸勿过劳唯是其子履祥绩学好修与余同举甲午乡试然君旷达知命岂直悉人情之变迁泉货之流布哉虽死生之际亦若寒暑昼夜之往来通复无少系吝岁丙申登晨台山而乐焉因卜丘于其麓逾年己亥某月日遂卒距其生成化某年月日年凡若干娶张氏继娶杨氏王氏子男四人长即履祥次履中履和履道女二人孙男女五人皆联姻士族君卒之又明年庚子葬晨台山之麓即君所卜藏也呜呼昔邹鲁以曹邴氏之富多去文学而趋利此固无足道若君之好行其德而有范蠡氏之风其视高谈异行之徒佯耻货利往往攘攫潜丧所守者其贤否何如哉是君固可铭于墓上者也铭曰玄宅畴封达士攸崇善必有后报施不穷来章宠锡尚贲幽宫我铭在兹用考厥终

◆墓志铭

邹山人墓志铭

陆东卿墓志铭

陶子沾墓志铭

邵云山墓志铭

强处士墓志铭

杨介石墓志铭

陈石村墓志铭

鍾廓庵墓志铭

沈夷斋副宪暨配顾孺人墓志铭

○邹山人墓志铭

余少为郡学生时见山人在诸生中虬髯鹤立往往以能诗名余时方业程文山人每倡余诗余未之和间效汉魏间语答之山人辄弗怪曰诗以道性情何必乃尔故山人诗多所自得山人性旷达雅不好俗儒训诂既为诸生久之遂弃科举业徧游吴中诸名山馥馥有五岳之志旋以体不柰劳寻复家居不出曰一丘一壑均可寄兴何必效司马子长之游哉遂即其家之北建祠以像其始祖忠公浩且筑道乡台以寓景行之思山人家故饶裕既为公私所需乃日落殊弗介意日唯披鹤氅衣戴九峯巾吟哦以自适名其斋曰听天自称曰山人云山人姓邹氏名承字文谟听天即其别号也居常州无锡之塘庄曾祖元祖忠父观皆有隐行娶华氏赠兵部职方郎中基之女生子男二同心娶陆氏同仁为从弟绍之后娶华氏孙男女五人山人生于弘治戊申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嘉靖癸卯五月十五日年五十六卒之日正襟端坐无一言及家事徐谓同心等曰愿薛考功铭吾墓足矣是故同心服山人治命因其族兄乡进士文征诣余请铭余方懒于文未有以应也越明年甲辰同心将卜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山人于乐丘之原走留都官舍申铭者三余重怜山人之志且嘉同心之能艺文以世其家也遂铭之铭曰吁尔山人人亦有言美须则贤山人才志匪贤则然韬贞匿采永贲斯阡

○陆东卿墓志铭

广东按察僉事陆君东卿既卒之又明年其仲兄辰卿率其孤集诣薛子请铭集稽顙泣曰吾父不幸死矣吾父存时每对寮属宾客及母子兄弟辄言自少受先生之知公余宴息辄诵先生之言以教集今墓前之石非先生其谁铭哉余悲惟曩昔取友于乡其年之少于余者在武进则有唐君应德在无锡则有陆君东卿皆资性超越好问学能文章未几应德以礼部第一人登进士余与君则又流落不偶者五六年至嘉靖乙未始同举进士踰年君为中书舍人需次调户部员外郎郎中出为广东按察僉事前前后后十数年间督解辽阳军饷巡视甲乙等十库监收太仓粮储催理两浙逋税整饬岭西兵备君随所事事矢谟宣力不为■〈火旬〉赫而权衡筹划诸皆就绪惟岭西居东广上游与苍梧岑溪接壤丛山险隘猺獞往往出没流风鼓扇民多椎跣寇掠君初欲孚以诚信徐为

之图既夷情叵测啸聚窃发遂赞提督参总相机荡定君体长神清倦勤辄病至是更有劳焉明年乘传入贺途次疾作至浙省顿剧竟卒于舟时岁丙午四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弘治乙丑五月十三日春秋纔四十有二年不满德用未究才君子惜之君讳子明东卿其字尝以白庵扁其读书之所既仕人称为白庵先生按陆氏自宋尚书左丞讳佃之子棠仕为提举由山阴徙居常州无锡之太湖桃墅棠生新城令演再徙徐陶为锡名家载传有讳敬中者洪武初征为礼部主事敬中生昌祚昌祚生纶纶生君之父介以贡为浙江天台县学训导调江西会昌县学教谕卒之日君方九岁今以君贵赠中书舍人中书初娶邓继娶范亦各赠封孺人君乃范出温雅淳厚不落时格自零丁孤苦以取进士自布衣徒步以至方岳大夫不事骄矜不遗故旧居今之世有若君者不可谓难乎君初娶施氏赠孺人继娶谢氏封孺人子男二长即集聘成次臬聘陈俱谢出女二为施出者嫁邵某为谢出者受吴某聘葬之日为嘉靖戊申冬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邑之官山之原施孺人先君十六年卒祔窆于石塘祖塋之次至是迁与君合兆于乎君其已矣余于应德亦各稽违旷阻无复曩时矣存亡聚散真如泡沫此吾于君之铭不能不重为之慨叹也铭曰大化流浪曰消与息人生幼化曰感与寂其唯达人观化齐物嗟嗟东卿生则成名死则完璧始亦奚忻终亦奚戚悠然长逝返尔玄室吁彼众生及乃贪烈各随所殉其将焉极我作斯铭勒尔贞石

○陶子沾墓志铭

陶子沾生三十九年而卒卒十有一年而葬葬之先一月其遗孤栋泣请于薛子铭其墓薛子子沾友也感怆泫然因书以归俾刻诸石呜呼子沾已矣以子沾之事观之古今天下之士一才一节附青云而显融当时声施后世者不知凡几其卓犖奇伟命世出伦者顾坎坷终身名湮灭而弗彰也又岂少哉子沾长身玉立气性豁达甫弱冠即欲陵跨杨韩掩迹颜孟尝对镜自言曰以若人而仅为近代人物非夫也邑里侪辈遂目曰陶痴陶痴云乃子沾则寔不安于凡品攻苦力学务究所志短褐衡茅啜粟饮水陶如也久之贯穿经史而百家九流咸泛滥出入及发为文章则又劲切工致无芜辞长语初游郡学有司召之弗往选入国学祭酒司业亟问之亦弗私谒也既举应天乡试再试礼部不第穷居一室杜门自乐饮酒歌诗形影相答人以事干辄谢馈遗之弗受侪辈乃始曰陶子其果为文章气节之士哉至其妙悟本原上窥圣学则固其所自得而未有知之者呜呼子沾盖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尚浅乎知之况寰海士人未识子沾者其又何以称哉嗟哉子沾委骨原野萧然一丘不得与一才一节之士并驰于世谓有幸不幸者非邪虽然其与白发蒙头紆金横玉而身集百诟以死者则亦有间矣子沾姓陶名泽子沾其字也从游者称为朴庵先生世为常州武进名家其先居于横山徙于郡城运河之南再徙城西之宋庄村曾祖某祖勛任宁海州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于弘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属纊时援笔致书以贻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为长别母老子幼望一视之余无一言怡然而逝呜呼死生之际整暇若此

此不可以观哉所著有近思续录古本孝经解朴庵稿若干卷藏于家娶徐氏子男一即栋聘吴氏女一适谢某君卒之年栋方七岁幼且贫弗克襄事今为县学生渐有成立遂卜地于白鹤溪之原以葬君君其有后矣乎葬之日为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铭曰玉毁于璞孰为主璋金沦于矿孰为干将孰云可遏终不可藏还诸造物返此大荒川流岳峙日朗星光将与地久而天长

○邵云山墓志铭

云山邵君之卒也其冢子德令长兴闻讣奔归哀毁踰礼卜地于黄沂之原奉君柩以葬先期泣血稽顙请余铭君墓前之石余惟世道日趋民俗不古江左风流常郡犹为近朴沿习既久亦遂好尚奢侈争先势利其有矫俗者辄又于人情太远民眩观听罔知所措污激相杂各务缘饰浇伪更甚武进无锡为常属邑五木当二邑之交寔为陋鄙吾薛与邵托居于兹跨运河南北以相望世缔姻戚唯先考功与云山君守身乐道课农教子世业不替而余与长兴亦相继成进士乡人慕效咸知耕读晨夕阡陌犁锄联属桑麻荫翳而弦歌诵读之声亦且彻于闾巷矣呜呼君于行辈虽后吾先考功而务本尚实敦化善俗君盖寔相媲美者也君今卒矣可无闻于后乎君名一经字大常云山其别号也世为常州无锡人曾祖瑜祖洪出粟赈民例授承事郎父昱咸以仁厚礼义著称君性孝敬敦朴承考克家不事表饰服食器用务从俭质尤习于稼穡凡水旱丰歉能先时知备筑堤浚流乡人多利頼之方长兴未第时值余修学于德庆僧舍君令从余受易躬自劝率长兴既游县学文誉日起君每戒谕勿以小成自安及长兴举嘉靖丙午应天乡试明年丁未第进士选授长兴君更以远大勉之初长兴欲奉君之任君乃曰县令之职最弗易尽汝其国尔忘家庶克有济长兴乃汝治民之邑非汝私亲之地也汝克供职以不负吾心其为养也大矣长兴服君之训往即乃邑专心听政仿古循良士民爱戴称贤令焉是君虽不仕寔于民物有造矣君生于弘治辛亥八月三日卒于嘉靖戊申九月十日年五十有八娶郑氏子男三长即德娶胡氏次复娶成氏次衍娶吴氏女二一归武进戚某一受丹阳姜某聘孙男五秉仁秉彝秉忠秉礼秉智孙女一聘于同邑刘某葬之日即卒之年冬十二月十有九日呜呼昔史纪汉文皇时间并年七八十翁皆嬉嬉然如小儿状盖淳厚之气所鍾也今以君之淳厚而顾止于斯焉是遵何说哉岂嗇其躬而丰其后邪抑造物茫茫有不可以究竟也乃喟叹而系之铭曰呜呼生可欲也彼罔而生者祇以劳其形死可恶也此没而宁者乃以全其贞吁嗟乎君荣封可待上寿可登而皆不膺于情有坟斯原葱茏鬱盘君其允安盖与元化而周旋

○强处士墓志铭

处士强君文华之卒且葬也其季子一凤奉进士邵明甫状请余铭诸墓石余忆曩昔读书德庆山房君过余曰若欲读书为官人乎吾乡读书者未见其能有成也久之过余曰君之读书其为官人不为官人皆未可知盖异于吾乡读书者也遂遣一凤从余游君时命童子挈榼自携壶觞就余饮余以饮少辞君辄自斟自饮醉即卸冠就禪榻卧鼻

齁齁有声及醒乃谓余曰君其以我为醉乎吾见世人之醒者耽恋于功名富贵沉酣于声色货利头出头没日昏昧而不知是其醒也乃真醉也一日又过余值有贵客在座立崖岸修边幅君乃谈笑谐谑如平时客既去君复谓余曰若其以我为痴乎吾见世人之僇者机械变诈以为巧趋趋嗷嗷以为能猿攀狐媚日劳顿而不觉是其僇也乃真痴也余时尚疑其言谓岂有所自得者乎及观其居常率真任质不屑生产唯好观史书及朱子通鉴纲目每袖一卷编帙尽脱夏日坐茂树则为亲党子弟谈说历代绝续及谋臣武将方略或晡时出行畎亩与田夫野老相问答凡水旱丰凶之验及乡闾间家世来历咸能一一道之有当意者辄携共饮饮必尽醉曰床头酿熟此正吾适意时也君与俗无忤唯见好讼者辄弗悦故终君之世乡族各安于田里而罕识官府者皆君所感也君非有所自得者邪君姓强氏名灿字文华别号养心按状强之先自宋尚书名至者生子浚明由钱塘徙居常州无锡之五木数传至基生馄馄生湊湊生承事郎椿娶邹氏生子五人君行居四兄弟皆饶于赀而君独清约兹亦可以观君矣娶陆氏子男三长一龙次一麟次一鳳府学生女二人孙男女五人曾孙女一人昏聘皆士族君卒于嘉靖戊申正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七卒之年十二月丙寅葬于彭村祖塋之次呜呼昔人称汉阴老父江上丈人说者谓为寓言或有所托而隐者也今以君观之殆其人与是故可铭也铭曰古有至人抱朴含真逃名适志混迹同群嗟哉斯世寔唯有君君有子耕君有子读以克厥家以绥后禄君乐斯丘永无樵牧

○杨介石墓志铭

余少时见无锡杨澹成先生博学好古严毅执持自举进士以至弃官归乡里于人无问内外远近罕所当意独于其侄介石君则每每称许谓其质任敦朴不同于流俗也余方业程文侨居于锡与澹成先生比邻尝见君出入辄服生巾蓝衫恂恂徒步或时游息则缙冠布衣怡然自适学士大夫咸信澹成之言而知君为有道之器下至闾井童竖见君至辄相率曰杨秀才来矣遂争趋迎视或追而随之盖君貌古色温不徇物亦不忤物故能动人如此每过余必讲论理道旁究经子余尝以古人目君君亦不以少年视余唯时往来甚密既澹成卒君又屡试场屋不第遂僻居坊前不入城市杜门读易课农教子绝意进取啜粟饮水晏如也晚年遣子干从余受易余时时询君动止益知君所得更深方冀与君论质而君顾逝矣干受君遗命泣血稽顙请余铭诸墓石余遂按状书之君名江字大源介石其别号也晚又更号贞静居士杨之先江西吉水人宋建炎间有名邦又者倅建康死节谥忠襄绍兴初征其子璇赴行在遂寓居于杭璇生时泽时泽生宣义郎燧乃自杭徙居常州无锡之鸿山燧生将仕郎宗达元兵至常州时与仲子济良逆战死之宗达生震发咸淳九年进士为余干州教授震发生文炳为常州路判官文炳生璫为无锡州同知璫生誨洪武初补博士弟子员寔君之高祖也代有闻人故人称鸿山杨氏云誨生纪纪生志志生寿寿娶华氏生君兄弟五人而君行居长君之生寔婴家落事父母必竭力共为子职家事总总一不烦诸兄弟诸兄弟性气不齐君恒委曲其间率皆

雍睦诸有外侮君辄以身当之君之父未老即安而诸兄弟垂老不识官府者君寔为之也君虽处匱乏而见义必为族人有客死于外者返其丧而葬之亲友富贵者召君多弗往往亦弗利其有平生耻谈人过而乐劝人善每笑语中亦自有箴规之意凡先世懿行及时事之善可为法者辄书之所著有备忘录六卷君生于成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丁未十月十二日寿七十有六卒之日惟以宗谱世墓祖祠未及修复为歉余无一语呜呼此亦可以观君之大都矣君初娶吕氏继娶顾氏严重勤俭甚宜其家先君二十九年卒寔正德己卯八月二日也年才四十有三君念之乃不更娶子男三长渠次即干县学生次渠孙男女各七曾孙男女各一昏聘皆士族君卒之三年庚戌正月某日葬于邑之东瀦村祖莹之次先是顾孺人祔葬梁鸿山麓至是启与君合兆云铭曰深山幽泽芝蕙自芳明月夜光未必尽登于庙堂句吴之野有隐如君今之良士古之善人乃竟抱璞以终厥身郁郁斯丘不亡者存呜呼奈何乎君

○陈石村墓志铭

石村陈君之卒且葬也其子忠言疏君历履衰经诣余匍匐稽顙泣而言曰先君葬有期矣忠言无似尚未有以显吾亲愿乞先生一言垂诸墓石既其师邵进士明甫为之申之且忠言亦尝受易于余而石村君固余所与知者其又何辞遂按疏书之君姓陈氏名凤字某初号古塘更号石村陈为无锡着族南宋时有之渊之才者兄弟同举进士再传至某胜国时避地东海洪武初自嘉定徙锡之山坝寔君之曾祖也祖某以贡入太学历官四川广安州同知父周登成化辛丑进士历官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卒于官君生纔四年稍长就学于其母舅华尚古君早年病肺舅氏怜之命应例补德府引礼舍人君谢不往性好书尤好吟咏汉魏六朝初中晚唐人诗无不涉猎出游遇佳山水辄徜徉忘归四时乘兴有浴沂风雩之意筑台家之南植松其上题曰独啸时挂琴松间风来自鸣危坐听之故其发为诗章多所自得至治生则又经理有道未尝以此废世业也辟园植果时自芟灌遇士大夫则折梅赠李岁致殷勤嘉靖初诏举贤良方正或谓君曰盍图之君笑曰贤良方正顾可图也往吴康斋推轂于石亨君子犹未愜焉吾何敢以此为哉自是罕入城市畴昔交游稍稍辞谢时乘小舟扁曰采芳往来溪涧曰吾以此终其身足矣君性孝友慈惠每念不及事父谒祠堂则泫然泣下有从兄老无所归时为解衣推食其姊妹之有家者则问遗不绝教子则爱而知劳必遣从名师良友于乡人之空乏者则务为周恤虽倾囊弗靳呜呼若君者可不谓今之隐君子乎君生于弘治己未某月日卒于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一卒之日作书别诸亲友且呼忠言教之敬慎当此病亟之时而周详若此其亦不惑于死生之际矣所著有玉案山人吟稿藏于家娶华氏前光禄署丞理之女子男一即忠言县学生娶王氏女三长适秦进士梁次适县学生华一夔次适胡同祖孙女三长聘于徐某次聘于王某皆士族次未聘忠言卜君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君柩于邑之某原铭曰呜呼昔人有言不夷不惠居身之珍我观斯世君寔其人谓君有官而君不曳裾于王门谓君逃名而君顾有闻于士林呜呼君乎其殆有得于

穷达显晦之际而非拘方着相者之可伦责幽宫而不随物化兮尚永征于斯文

○鍾廓庵墓志銘

廓庵鍾君卒于吳江官舍其子崇文崇武扶君之柩將歸葬于其鄉之某原衰經銜銜哀持南兵部主事同野劉君狀詣薛子請銘薛子往署白鹿書院崇武嘗從問禮知君有素銘其容辭按狀君名任字重宣江西南昌人也鍾為南昌著姓君之曾祖伯恭祖叔鼎?頁皆有隱德至君父光業朱氏詩為邑博士弟子員初娶徐氏繼陳氏生君君生岐嶷襁褓時即善對耦弱冠籍名縣學紹父業已嶄嶄露頭角矣值父病日家又董稅賦歲歉民多逋負君遂罄產償之曰惟課子弟為學故其二子暨諸子沂相繼登第弟賢亦廩于學君倜儻卓犖少善奕時寧濠方熾招致賓客藝士將以召君君遂斂迹不入城府屬又惡少賈濠之勢嘯聚村境為民害鄰有熊婦者資妝為諸惡攘奪輒自縊將絕君聞之亟往解懸且奮然力追所攘婦乃復蘇惡黨銜之竟亦不能害君君之弟季繼母李出也將析居于外李不欲其外徙君遂以祖宅讓之而自居于外其篤于恩義類如此君蚤歲艱于得子及生二子時已年垂四十矣比長君乃謂吾鍾數世儒業予愧不能光大吾今有子可愛而勿勞不竊附于庭訓之義耶于是語崇文曰汝其學詩乎語崇武曰汝其學禮乎二子承父之志各占一經游歌郡學並以文行名于時嘉靖癸卯崇武以禮魁鄉荐庚戌舉進士選授吳江知縣持廉秉正威惠并著士有師民有父母君子歸君之教壬子崇文以詩舉于鄉一時賢俊率先推讓二難趾美君教益彰方計偕上春官君亦躍然有出游之興遂泝葛溪下桐江涉錢塘以覽武林諸勝因觀政于吳江會崇武將述職乃留公廨君雖雅志江山自是肅扃閉不出手書岳武穆集一帙賦詩二十余章以需崇武北還忽疾作遂不起癸丑正月一日也距其生為成化己亥五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五君平生力于為善置義田以恤宗祀修橋梁以利民涉諸凡有益于人者不憚捐已為之晚年更悟于往來消息之理而為善益堅唯是南昌稱善人者必首舉君云君娶田氏生二子長即崇文娶萬氏次即崇武娶胡氏女一適喻某孫男五為文出者曰顏府學生娶樊氏為武出者曰孟聘陳氏曰濂曰龍曰夔俱未聘孫女一亦武出納萬金憲仲子某聘嗚呼君以向往之學邁眾之才沮于家累格于世用然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而厚積余慶于是乎足征矣宜銘其墓以為世勸銘曰人謂天道平分常與善人又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自古已然匪今斯今太中不作明允久湮我懷若人非君其孰與倫洪都之野有睪者墳封章寵錫行且游臻我銘在石永世攸聞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孺人墓志銘

嘉靖乙未春余與夷齋沈君同舉進士初見于南宮即歡然相入既復試 文華殿君入為翰林庶吉士乃謂余曰仕以行志亦何必清華余頗訝其語既乃携邸舍與余相近數數過余論學論政余益知其忠厚正直不為世俗粉飾交游之態未几余外補踰年君亦散館授吏科給事中遂奮然以言責為已任上疏請數御經筵日臨便殿懇懇數千言言涉于抗上優容之薄謫浙江布政司照磨即素位循分承受上官差委務勤干濟時

决滞讼贤明之声彻于上下君固不以曾历中秘青琐自矜人亦但知其能尽职而忘其为谪官也既量移南国子监丞整约诸生有文有实是时马文简公为祭酒今大学士南渠李公为司业咸称其贤数与讲学论道若寮案然进南武库主事仪制郎中南曹多暇君益种学绩文时出登山临水意豁如也及升承天知府遂经理庶务筑堤捍水抑强扶弱威惠并行阖郡怀服一切营建悉心区画制使不劳闾井不扰工获就绪 上优赏之升浙江按察副使巡视海道初近海势家交结任侠通番贾利习以为常往往为之向导杀人劫财官府稍设防御辄以捕鱼采薪为辞多方萋菲必致其去位乃已唯是官兹土者虽知其奸亦率隐忍以延岁月不敢摘发君至下令敢有犯者必如例处以极刑全家戍边乃竟蒙譖被论改调广东副使履任甫半载政事籍籍有声虽猺獞亦知感化壬子秋入贺寓京邸闻黄岩为海寇所陷浙东沿海诸处焚掠几尽君仰天叹息愤急不平者久之忽疽发于背以卒卒时顾谓其仆曰吾上负报主之心下不能终母之事余无一言呜呼君之志意可悲也哉先是君之配顾孺人卒于官归其丧尚在殡至是其子敷言迎君之柩卜以明年癸丑冬十二月甲申将合葬于其乡黄坡之新莹君之壻吴江县学生顾曾瑜尝从余受业敷言偕以诣浙奉君弟涑之状请铭于余余固知君者铭其容辞君讳瀚字原约夷斋其别号也世为苏州吴江人曾祖政祖达皆有隐德父玘以君贵赠吏科给事中母李氏封孺人生子四君其长也君自少岐嶷秀颖气志不凡尤为给事公所钟爱遣从名士游弱冠为县学生即有文誉年二十四值给事公丧诸弟皆幼家值空乏君哀恻迫切竭力营葬既乃授徒治生不惮劳苦教养诸弟曲尽恩义虽为之兄实有父道戊子举应天乡试悉以先世产业暨诸所遗推与诸弟而一无所取及登进士所得俸资乃又分遗故居官十有八年位历方面四品而薄田不过五顷君之大都于兹益可推矣配顾氏汝宁知府曷之妹在室故丰裕及归君勤俭孝敬而麻枲酒浆之属悉躬执劳勩虽受封孺人龟勉一如往时君得逊志于学殫心于官者皆其助也君生于弘治丁巳七月二日卒之日为嘉靖壬子八月十一日年五十六顾孺人生于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日为嘉靖壬子三月四日年五十四子男一即敷言国子生娶张氏女一壻即顾曾瑜孙女三长聘于曹僉宪孙大夏次聘于吴工部郎孙烛次幼未聘呜呼君始以一官之故奔走南北而夫妇各殁于异地然终克同穴以藏生顺死安亦何憾哉铭曰人才难得自古已然然而有才者又多不得究其才无志者多举世通患然而有志者又每恨于赍其志吁嗟乎君志存匡世才本出群方成辄毁几至沉沦谁其尼之有天者存人心不死长世令闻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一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文

祭九江文

祭小孤山文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祭杨子江文
祭土地文
告常州府城隍文
杨慈湖先生入正学书院告文
谒濂溪先生祠告文
谒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谒旌忠祠告文
二忠祠落成告文
祭孙忠烈墓文
更定阳明先生祠额告文
祭蔡鹤江先生文
祭张龙湖先生文
代九卿祭张龙湖阁老文
祭熊太夫人文
祭顾锡岩先生文
祭徐养斋文
祭渔石唐公文
祭韩修撰文
祭曹封君文
代本堂闻公祭梁俭庵尚书文
代祭杨邃庵阁老文
代南九卿祭诚意伯刘瑜文
祭华都事文
焚黄告先母史安人文
吊太学生庄效才文
吊冯贡士文
祭张通判文
吊王主簿文
祭邵明甫文
祭周子垂文
○祭九江文 【代夏方伯作】

维兹九江總括汉沔兼包淮湘洞庭彭蠡沅澧沮漳呼吸吐纳环汇汪洋川流既巨

神灵必臧矧际 圣明岳渎效灵 慈宫南来尚其敬承风涛寢息景宇清宁泝洄沿流
徒御不惊维神之职庶几攸钦

○祭小孤山文 【代夏方伯作】

维神作镇江湖典司风浪芘覆民物于兹有年庙貌血食四方尔瞻矧今 天子仁
孝明圣百神其依躬命官僚远奉 慈輿南祔 显陵道经彭矶神之效灵寔维其时尚
其云开日明风恬浪寂 龙櫂翬綸如履安宅庶其上闻以昭功德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嘉靖乙巳四月六日南京吏部尚书张润都察院右都御史王以旗同各堂官某某
等恭率考功郎中薛应旗焚香酌酒敢昭告于天地鬼神之灵曰我 国家举惩劝之典
严考察之司寔以民生休戚之关而理乱安危之所由出也既湏爱惜人才又当軫念民
隐凡我有位当矢厥心或去或留务協輿情若报恩报怨稍失其平明有国宪幽有天刑
不在其身必在子孙惟神鉴之

○祭杨子江文

惟神会通四渎吐纳百川德侔造化功赞黄玄幽明鉴格细大不捐旗自筮仕以迄
于今往来经涉惟神寔临乙巳奉例考察南官遭论调外义命是安旋以会荐辄复今官
守制家居先后五年今兹北上敢告微虔

○祭土地文

维嘉靖三十二年岁次癸丑秋八月乙亥朔越二十日甲午前浙江提学副使薛应
旗敢招告于五木土地之神维兹五木为吴越要冲当宋德佑初文丞相天祥因元兵至
常州遣尹玉麻士龙来援是时将领张全遁去二公遂率残兵五百奋勇竭力逆元兵大
战于兹土死之五百人感二公忠义无一降者郡城士民亦皆死战兹土寔二公死所为
吾常倡率忠义之地迄今垂三百年未有专祠此吾乡人之耻也旗少也贱有心无力既
叨禄仕奔走未遑兹自浙归经营相度捐俸聚材卜诰朝乙未将建祠立主春秋私祀之
神其保佑以永血食谨以清酌脯醢祇荐于神尚飨

○告常州府城隍文

嘉靖三十三年岁次甲寅三月朔日原任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旗敢昭告于常州府
城隍之神惟神聰明正直精爽英灵人有善恶可欺于众难欺于神人有曲直不白于官
必白于神应旗心迹神作证明戈奴父子常熟逃民诬财结党污我平生果若其言余乃
兽禽顾不知耻玷此儒绅神告上帝速即余刑孔子大圣犹且矢天小子何人敢不告鸣
再拜陈词唯神鉴临

○杨慈湖先生入正学书院告文

维嘉靖十五年岁次丙申后学武进薛应旗来知慈溪县事谒宋杨文元公慈湖先
生祠下见其家众杂居規制未愜乃秋八月乙酉敬造木主书先生谥号姓氏入正学书
院而以牲醴匹帛修厥奠事敢昭告曰呜呼仲尼不作孟氏云亡六经余烬训疏多厯专

门殊尚竞为否臧莫适所从后学彷徨天阍斯文公生是邦清夷古淡高远明光受道子静默契相忘本心本圣无体无方筑室授徒德润湖旁熙光咏春游息修藏发蒙启蔽挈领提纲正学真传赖公主张旗生也晚作令公乡未获及门犹幸登堂普济禅院邻公书居彻去佛像永作公祠敬修豆觞公神是依穷源遡流谁其配之庐陵曾氏建昌傅氏严陵钱氏庐陵曾氏吴县叶氏永嘉赵氏皆获亲公之教而悟公之微者也地有不同均藉甄陶尚赖余休造我俊髦

○谒濂溪先生祠告文

嘉靖丁酉夏五月后学武进薛应旗以九江教授谒宋濂溪先生周元公祠下时适有闽中之役奔走道路弗克酌水告虔越明年戊戌春正月人日率僚友诸生陈牲设醴焚香奠帛再拜稽首以告之曰呜呼斯道之在天下昆仑旁薄终始流行固无间可息而其存乎人者则有绝有续有晦有明孔孟不作异学朋与悠悠千载踳驳纵横先生一出默契圣真穷源探本扬澜发英二仪载启日升月恒建图著书分明指出而从容洒落不立户门心存民物志切经纶而出处唯义不与世而浮沉唯是入先生之堂奥者谓道统之有在而粗得先生之节槩者亦谓其超出乎风尘于乎先生其真儒者之冠冕后学之典刑而渊源所渐宜其遂得乎二程先生也应旗无似忝教江州拜公祠墓精爽神游配以二程风行海流道其在是安用旁求仰惭俯愧终身有忧更愿诸贤同懋前修

○谒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嘉靖丙申冬十月己亥三日乙酉武进薛应旗谒宋岳武穆王祠谨以瓣香束帛酹酒再拜陈辞以告之曰呜呼王之忠义建天地昭日月贯四时质鬼神而本心全具生顺死安虽善于赞述者不能容一辞矣吾独恨夫高宗秦桧何为者哉忘国大讎甘心事虏卒之戮忠害良殃民覆国岂天理之在人心独遗此二人耶一念之私起于毫忽而末流之祸遂不可遏此岂人之心也哉其所以陷溺之者则然也三百年来闻王之名慕王之忠义者无问智愚贤不肖皆愿食桧之肉而夷考其行则有甘心为桧而不顾者岂其为祸必如桧之烈耶循私规利怙势虐民致匹夫匹妇有一受其冤者皆桧之流也呜呼可畏哉某晚末无似登王之祠拜瞻肖像焚香酹酒白日在天矢志千古系兹一慨惟王其鉴之

○谒旌忠祠告文

维嘉靖丁酉六月某日武进薛应旗谒赠礼部尚书前江西按察副使许公赠礼部尚书前巡抚江西都御史忠烈孙公赠光禄少卿前户部主事马公赠太常少卿前江西参议黄公赠江西按察使节愍周公之祠长跪陈辞以告之曰天地正气萃于群公仓卒构难慷慨从容视死如归不为苟从心贯金石愤激霓虹成仁取义臣道始终天纲地维赖以不穷庙祀血食典礼追崇式瞻肖像凛凛犹生奸雄褫魄神鬼攸钦某也无似敬羞苹藻少慰生平英灵精爽鉴此微诚

○二忠祠落成告文

嘉靖甲寅夏五月朔日庚子浙江提学副使在告武进薛应旗谨以羊一豕一焚香酌酒敢昭告于宋赠濠州团练使尹公高州刺史麻公神位呜呼宋事谁寔坏之元兵渡江遂不能支二公尽节死战于兹垂三百年始有此祠众工告成妥安如仪旗亦何心天理民彝今日何日东南一路横罹倭夷公灵赫赫尚为保障以毕生时尚享

○祭孙忠烈墓文

嘉靖丁酉春正月武进薛某谒故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孙公之墓焚香奠帛陈牲设醴长跪临风以告之曰呜呼忠烈天地伟人江藩遇变慷慨杀身一心不死千载犹生吁嗟此心人孰无之利害得失较计毫厘苟便身谋遑恤民彝以此思公能勿涕洟我令慈溪公坟在兹酌酒告虔天纲地维盖寔有无穷之感而非为年家之私也精灵英爽鉴此情辞

○更定阳明先生祠额告文

嘉靖壬子春二月浙江提学副使后学武进薛某巡历绍兴谒阳明王先生祠见祠以新建伯题额因思先生之所以振起乎世道着存乎人心者恐不专在是也越夏六月某日属绍兴府知府梅守德易以今额具香帛果醴为文以告之曰于乎先生豪杰之才圣贤之学辟世路之榛芜阐吾道之精一真有继往开来之德不止勤事捍患之功某等虽未及门窃幸私淑顷登先生之祠会先生及门之士议易今额直书曰阳明先生祠谨用告知僭踰之罪唯先生其谅之尚享

○祭蔡鹤江先生文

呜呼天下之士尝苦于世之难逢而偶有遇合者又或恨于未得所宗此古之人所以虽不贬下从人后而往往愿为知己死也某自髫髻读公文章窃知慕公分缘蹇薄垂二十年未获窥公户牖乙未南宫公适校士遂以程文受知门下鄙劣无似方且自愧而公顾莞然曰吾之于子颇类东莱之知子静而犹未能荐也顾余何人敢当斯言哉自是旗沦落江汉公两寓书勗以坚忍是公惓惓造就之心未尝以疏远或遗而某之夙夜不忘公者诎谓一别公而不及再见也兹以役满循例北上道出公庐幽明异感能勿悲哉呜呼公以格心之学华国之才夫既不究于时矣而吾又将何以为世用以不负公之教耶淮水一觞倾我心曲公神有知其有以鉴余之衷乎

○祭张龙湖先生文

呜呼公之名实施于天下公之门人弟子徧于寰区何有于旗哉而公拳拳属望之情恳恳责成之义乃愈久愈切真所谓未尝一日不欲激昂而使之前者岂亦气类之相感志意之交孚有固然耶不然公之刚方严毅于人落落而人且敬惮之不暇吾又何以亲就于公也忆岁甲午公为赞善校士南畿余以程文出公门下相见数语遂若故知及辛丑壬寅之际公贰卿南吏余为属官南曹事简公每游览金陵诸胜辄携余以从或登危冈峻岭或坐丰草长林究竟理道论说物情尔汝忘形堂属破格人皆谓弟子先生而公之与余则并是而俱忘矣乙巳春余以南考功奉行故事稍稍甄别致腾谤牒公时掌

翰北院掀髯极论抗排群议而余滨死复全者多公之力也及余遭忧席藁公复以尚书南来时勤使问慰谕有加既公召入内阁余谓公之道于是大行矣今年来京见公甚欢辄复嘖蹙不久而病病遂不起回思二十年间与公数见数别近临几席则笑语移日远寓笔札则累幅连篇今皆不可得矣旗独匪人能勿悲哉呜呼公长沙人也昔汉文有道而贾谊沉沦固宜其悲愤以死今公逢阳邁会官居鼎鼐位列禁近顾亦扼腕而卒是遵何说哉此寔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解于其心者也今夕何夕余将南征登公之堂抚公之柩而莫覩仪刑矣莫此一觞中心如割长跪陈词莫罄微衷公灵英爽其鉴之乎

○代九卿祭张龙湖阁老文

呜呼公遂已哉昔人有言曰君子之生世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之谓不朽又曰人臣之事君也上臣以人中臣以身下臣以货斯之谓不负公于数者固生平之所自期待而亦天下之所属望于公者也公能遂已乎哉虽然刚毅有执挺特不随虚怀受善恳切怜才天下莫不服公之德扬历南北洊陟部院表仪士俗旋斡世风天下莫不归公之功扬眉吐气敷藻摘华绎微阐邃订古训今天下莫不诵公之言校士于礼闱者三于南畿者再登明选公类多君子谓以人事君者能尽如公哉劝讲东华直庐西内尽瘁服勤死而后已谓以身事君者能尽如公哉识达盈虚虑周损益俭以示国富欲藏民谓以货事君者能尽如公哉是公虽年不满于百岁位方列于三孤而所谓不朽不负者公亦可谓无憾尔矣但某等慨仪刑之永逝叹耆旧之凋零自不能不相看而陨涕也忆欧阳永叔以范文正之歿谓成难毁易而苏子瞻谓欧阳公之丧将民之无禄兹吾党之所以悼公者又岂特哭吾之私而已耶公灵英爽耿耿若存其有知乎

○祭熊太夫人文

呜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然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者岂唯匹夫匹妇尔哉虽王公贵人须眉丈夫朝享锺鼎暮同草木者亦不知其凡几也吾尝有感于宋之韩国申国两夫人无独成专制之义而顾能流芳垂誉至今不死者何耶盖以欧文忠吕原明二公之贤寔其有以成之耳今太夫人令子北原翁夙受家训为国元老进退唯义纲维世风卓然古之大臣而远驾欧吕则太夫人之利贞于家显扬于世者不啻如韩如申而均为不死矣其诸膺殊锡享遐龄者则固太夫人之余事也某也晚末迂疏多忤时俗受知原翁寔深感激兹奔播吁江适闻太夫人之丧服役羈縻未能即叩几筵而幽怀隐衷有无穷之感矣焚香奠帛用代生芻长跪临风侑以此辞

○祭顾锡岩先生文

呜呼先生名魁乡籍位至大夫固夫人所可能也而卓行追前修苦节激末俗文章淑吾党政事被斯民此则夫人未易能也某追惟髫髻从游受业而先生即以远大相期迄今三十余年偃蹇世途尚未克有所建立方日惴惴愧无以副先生之望而先生已矣往余筮仕慈溪遵承明训不敢坠失既先生署篆于其邑乃寓书道及慈人去思立碑之意若有当于心者今慈人之思先生亦复有碑后先并峙而浙之士人始知不肖前日所

行本原有自而先生不及见矣能勿悲哉百岁相知幽明倏忽莫此一觞我心如割先生其有以鉴之乎

○祭徐养斋文

呜呼公其已矣而公之拳拳好修何其至老而不已也位登八座而清素俨如寒士年垂七十而效法取诸后生谓圣贤为必可几及谓典籍为真可依凭信道之笃务学之至而不迁移于论说之纷纷和不雷同贞不绝俗而始终一念惟恐没世而无称呜呼若公者其殆近世之冠冕吾党之典刑也旗生也晚辱公之知留都官舍晨夕相依文章理道参驳论思及余被谪将适盱江公率群公亢言赠送为时主张先母安人葬未有铭公为秉笔光我先莹余方感公莫知报效公忽长逝可胜痛悼洒泪捧觞聊陈此辞此固阖郡之悲而亦非我一人之私也唯公其鉴之

○祭渔石唐公文

太宰渔石唐公既卒之五年为嘉靖辛亥后学武进薛某以副使视学过公里第迫于岁暮未及拜公墓下明年壬子春为文以告公侑以香帛牲醴属兰溪教谕赵旻躬致之其文曰呜呼断断无技休休有容古之一个臣所以能保子孙黎民而仲尼录之于书者夫亦以三代之后其人不多见也诂谓近世有如公者文章德望高出海内顾乃自视欽然至于人之寸长片善则激昂推奖汲汲若弗及焉盖又不但有容而已呜呼若公者谓非古之多才多艺而勤于吐握者之风度耶公自进士起家位登太宰扬历中外垂四十年明扬士类不可胜纪至如旗者乃亦弗遗此旗之所以夙夜拊心唯恐负公之知也忆岁己亥量移南部还自西江道经灊水公时家居访余舟次开怀论议欢若故知既余拜公迟留日昃方始别去踰年公复寄诗为我先考功寿忘年忘分君子固已难之暨于乙巳余奉例考察横罹谤牒得罪播迁南科会疏建白适公掌铨曹 天子下公复议公上言旗性过自执学不徇人疾恶去奸为国任怨愿 陛下留之自是旗获召还以至今日昨登公堂而莫覩仪刑矣旗独匪人敢忘公哉敬奉一觞酌于宿草临风致辞洒泪如雨呜呼昔叔向不见祁奚人皆高之恐非士为知己之义常秩有负申公人皆贱焉旗也敢不勉诸公神英爽其闻余言当必有以鉴余之衷矣呜呼尚享

○祭韩修撰文

呜呼天下有不世出之才有不可必之数不知造物者何心而丰啬去来若是其参互唯兄温淳博雅乃贞精所聚而华国文章寔储之有素献策 阙廷遂合 上意御札亲题首登及第职列翠华班联禁署而师傅公孤咸谓其可以不日而至夫何遽膺奇疾忽尔长逝萧然旅櫟还自京邸姚江旧居贫无依倚在殡十有五年莫能为瘞此盖天不可问人不能穷而观化感遇者徒为之兴嗟而陨涕也某等情切同年义敦兄弟客宦此邦哀伤惊悸聊展助私奉兄之枢泉台安止敬羞苹藻洒泪陈辞千古茫茫九原莫起此情此义曷其能已唯兄鉴之

○祭曹封君文

呜呼天中之野鲔水之阳有哲人焉父丞内台子参岳牧荣被封章洵承世禄亦既贵且显矣而其高尚之志廓落之怀则固追踪于汉阴父老并驾于河滨丈人而不屑屑于世途之宠辱或耕于田或樵于麓而得意忘形人唯见其大帛之冠大布之服虽诗礼素闲于过庭义方收功于家塾令子所至士民咸沐其余休而公之独乐则固永矢而弗告呜呼若公者正宜等寿乔松齐年济谷胡一夕长逝而识与不识咸悼百身之莫赎况某等与令子同举南宫义敦兄弟而千里讣闻能不临风而恸哭緘辞寓诚聊展情曲

○代本堂闻公祭梁俭庵尚书文

呜呼士君子生天地间立心制行虽在一人之身而实系乎道化之消长虽若一时之事而实关乎气运之盛衰吾尝以是观公盖公之镇定凝然如山而浮云出没不为之动公之操履冷然如水而潢潦沉浮不为之淆是当于古人中求之而近世所赖以维持者也今其已矣人皆知公扬历中外垂四十年而吾犹以为未能尽公之才人皆知公跻陟融显位大司徒而吾犹以为未能究公之志此吾于公之亡所以抚膺长叹每望庐而歔歔也追惟畴昔余方筮仕公适召入同官刑曹左右朝夕见公清素爱敬逾切中虽睽违气求声应交谊如一去春余以秩满闻公南归未及一见竟成长别疾不省视讣不奔泣顷陈薄奠聊写衷臆言有尽而意无穷惟公有知庶其鉴识

○代祭杨邃庵阁老文

嗟乎士大夫之出而用世也其始孰不欲泽被生民功施社稷然或德不满乎其位才不副乎其心遇不适乎其时而泯没以终身者众矣维公妙悟神鲜发自童蒙涵养扩充成于积学而洪略远猷则又深于练达故任隆师傅位极人臣而德足以体元经国出入将相心切匪躬而才足以安夏攘夷佐佑四朝洵蒙知遇而且当乎全盛之时是公之人品固振古之豪杰而鸿名硕望亦遂超出乎等夷晚虽疑毁公则怡愉高山大川磊落瑰奇青天白日夫谁不知盖生有益于当时歿有传于后世而令始令终可谓无憾尔矣独余蚤岁承乏铨司公为冢宰特荷见知兹虽岁月屡更人事迁移而感今思昔不能不向慕而瞻依敬涓一觞有泪涟如正所谓上为天下恸下以哭吾私公神有在庶其鉴之

○代南九卿祭诚意伯刘瑜文

呜呼盛极者难乎继任重者易以倾故工冶之子习为箕裘而公侯之职责在于城追惟尔祖间世豪英文猷武略翊我 皇明进封诚意显被宠荣旗常着绩策府载盟不有贤胤孰与丕承维公奇伟天寔笃生积庆流芳数亏而盈排云闾阖溢祖文成万户之禄九世乃复理固好还公寔有谷志节功勋屡见旌录召虎平淮君牙纘服匪直承家光映开国兹虽奄逝亦足永世青田黄坑旦夕归瘞某等同仕留都情不能已奠兹一觞庶其鉴只

○祭华都事文

呜呼公殆司马氏所谓雄杰之士也公尝自谓大丈夫生世既不能宣猷密勿以康济四方又不能跃马边强以封侯万里便当施舍一方役走群动岂能局促蓬屋吮弄毛

锥以贬下从人后哉唯是公自环堵寒儒遂累赘素封拟迹朱顿而东南民庶咸用出入以取资也忆余蚤岁单衣短褐抱艺泥涂唯公一见许以国士余虽未酬而耿耿之志敢谓公无知识耶恨余十年以来奔走王路与公相见仅纔一二而公竟长往虽令子翱翔上国指日封章而公亦不及待矣能勿悲哉惠泉一勺聊以酹公公如有知亦可以鉴余之不忘公矣

○焚黄告先母史安人文

旗罪戾不天年甫十二吾母弃逝长育鼓复提携保抱罔极之德莫知所报迨今三十余年犹忆吾母篝灯纺绩因教旗以小学孝经论语冀有成立今幸蒙休叨列仕籍而吾母不及见矣兹以南考功主事秩满蒙降 恩命赠母安人恭奉 制勅益深哀慕仰惟慈灵歆服锡典旗虽不肖敢不敬恭益励初心为子为臣罔或荒坠以貽母羞

○吊太学生庄效才文

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学生庄君卒于号舍越七月朔同馆生常州薛某具瓣香尺帛为文以吊之曰呜呼庄君非选贡而来太学者耶君来我出我复君病虽为同馆两不相值未及通姓忽惊君讣萧然旅櫟行道伤嗟而况同侪能无隐怀君之来此也其将终为入仕计也不然何病而不归归而不棘而竟殁于客也其亦有感于世途见贡非可藉以仕而抑郁以至是耶吾则谓天地广大江湖浩茫安往不可以容与而徜徉高官大拜达人且有不屑胡为恋恋于升斗之微丞尉之行也君其或者不在于是而别有他故耶吾皆不得而知也陶子为诗哭君薛子为文吊君二子与君未尝有燕游一朝之好而乃为是者盖触于孤嫠之惨荒楚之寓而因伤夫出处之际也岂谓无从之涕耶唯君其鉴之

○吊冯贡士文

嘉靖乙未冬十二月延陵薛子将知慈溪县事至浙省城时贡士冯材新领学台选贡谒薛子于旅邸恂恂然一儒者既至县更复来见请赠言北上熟复其言貌风旨益爱重之然因循未之赠也明年四月既望通人以贡录至自省城薛子命吏往遗之返曰冯贡士昨死矣薛子伤悼为罢厅事以瓣香束帛吊于其家为文以告之曰呜呼贡士穷达利钝信有命耶命存乎天天道赏善而刑淫如君者而顾不禄此何命也岂数不可穷理不可究而值夫未定之天耶茫茫无知将谁问耶邑里士人皆称君为善士而疑君之福余谓不然君虽不禄而士论若此获考终矣彼白发蒙头黄金横带者世岂无若人哉然或身集百谗天下传之史册书之孰寿孰夭其视君何如耶余虽与君未为深交而亦尝一接颜色再闻士论且为宰于斯矣昔季子邂逅徐君为之挂剑余固季子之乡人也虽不能如其义而亦岂能忽然于君耶君有知耶其无知耶其闻余言尚不可以慰于幽冥耶

○祭张通判文

嘉靖丙申夏五月日张公以宁波府判署事象山竟卒于署所越几日柩还于府治

于是其属官慈溪县令薛某剖手酹酒以祭之且告之曰嗟夫造物者难穷而人之所值靡定显晦修短聚散悲欢其真梦幻泡影而达人哲士所以蜉蝣天地傲睨今古而不一置于怀也吾于公之亡能不重感于中而益信天下之一无足恃也维月之初某尝谒公于府廨公论及时事反复移时虽神闲气徐而词旨惻惻若深有不平者且自谓有负俗之累不能决去而不免俯仰以希朝夕之禄也呜呼悲夫公有隐衷矣盖公尝为国子六馆先生虽不免晨立于堂然退与司成则坐而论道而章缝之士又日执弟子礼于其前未尝呼诺进退伛偻如仆臣也一旦来此宜公之不能为情矣然公莹肤玉色勤施雅操以常理论宜其遐福诂谓别不踰月而遽闻蒿里之歌遂作雍门之调也某迂疏狂妄公每略迹而原情是虽未尝杯酒弹剑而萍水之逢均可谓意气相倾者矣公今已矣扬觶陈辞其有知乎

○吊王主簿文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九江德化县王主簿逆操江都宪简公于江上遂溺死九江府学教授薛某为文以吊之曰呜呼古之不吊者有三而溺居其一君固死于溺者余独吊也与哉夫亦以君之死甚惨而其情有足感也去夏四月余至九江君往彭泽至冬十月余归自闽始一识君形体壮盛不谓君即死甫越月而迎谒上官乃竟死于江耶时余亦在江口黄风大作白浪排空虽履平地不免肃然而恐君顾冲涛向风逆舟而上大呼以报职名岂以奔走逢迎小官常分而不虞其有他变耶吾则谓主簿之官升斗之禄亦不甚富贵胡为周旋不舍甘蹈灭顶之凶而倏忽之间遂致寡妻孤子而抱痛于无穷耶余比君之官虽闲冗稍异而阶尚小君一级亦不免奔走风尘而去住未决视君之死不能无感于衷矣萍水世途系兹一慨江流浩茫潮汐上下君其依凭而有知乎

○祭邵明甫文

嘉靖癸丑春邵明甫以浦城知县入覲北归夏四月朔将复之浦城余送之溪上既家人自杭来报明甫讣矣余惊悼疑信如梦寐中事即遣人迓之是月十九柩果至余哭于其家乃具瓣香束帛特羊果脯为文以祭之曰呜呼明甫将遂已哉明甫昔从余游年方卅角为文辄出群辈吾谓兴邵氏者必明甫也既果轩翥庠校文名日起及壮遂登进士先知长兴复补浦城殫竭心力皆绰有贤誉且性资委顺练达物情不问乡党仕途人皆宜之吾又谓取大官跻要路者必明甫也顾别未旬日乃竟至此谓之何哉天道未定人事难凭余固不能不为明甫悲矣且老母弱子值兹世态余又不能不重为明甫虑也余与明甫故旧恩义有同肉骨岂伊异人哉固不必临诀之书而后为明甫深长计也明甫有知亦必信余言于九原矣呜呼痛哉尚享

○祭周子垂文

乌乎天乎以生人为心以造物为利长育成就宜无不至胡今梦梦反常为异顾于善良方成忽败垂兴而废吾乡数里生人萃聚何啻千百秀颖出群百无一二不半年间明甫夭折子垂继逝于嗟乎天竟亦何意矧我子垂温恭雅饬忠厚岂弟少从余游勤苦

自励出入相随文章道义既举于乡黽勉克家以光先世柰何数奇七试南宫弗获一第
今年归来惘惘失意我谓子垂不当较计忽尔疾作我心忧悸亟往视汝汝谓不死再踰
旬日乃竟不起于嗟乎天歼我良朋胡酷乃尔岂茫茫者不可致诘而未定之天顾忽忽
若是耶莫兹一觞我心痛裂子垂有知庶或听之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二